

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日記

附總報告書

白崇禧



中國同教近東訪問團日記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 序

慨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倭寇之謀我，一易其向之蠶食而爲鯨吞，我以愛好和平之旨，當隱忍之，非懦也，蓋欲覓政治之途徑，謀一正當之解決耳。自七七變起，敵更肆無忌憚，大舉進犯，以逞其侵略野心，我爲捍衛國家疆土計，維護世界和平計，忍無可忍，遂不得不起而抵抗，以與暴敵相周旋。倭寇心計狠毒，手段卑劣，欺騙造謠，是其慣技，恆以虛偽宣傳，惑人聽聞，致是非顛倒，黑白混淆，歐美各邦，固已洞若觀火，不致爲所蒙蔽，惟近東各國國家，與我夙辭往還，對抗戰真相，未甚明瞭，雖免不爲其所欺，我國有五千萬同胞，因信仰相同之故，與近東各國，情誼素洽，聲息夙通，爲宜達抗戰意旨，揭破倭寇陰謀，因組織近東訪問團，遍赴近東各國，從事宣傳，此種國民外交工作，在我國當屬創舉，而施於近東各國，尤爲當前需要。預其事者，有王君曾善、馬君天英、張君兆璵、薛君文波、王君世明等五人，由王君爲之長，於二十七年一月出國，歷印度波者、阿拉伯、埃及、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巴勒斯坦諸國。迨二十八年一月返抵陪都，爲時一年又三月，經行十餘萬里，泛黃洋，

適異域，艱苦經營。所至之處，訪問當地朝野人士，交換意見，召集民衆，開會講演，頗獲同情，就中尤以麥加回觀期間，收效爲最，蓋全世界穆民，集中天方，禮畢散之四方，歸而述諸鄉里，環窮陬僻邑無遠弗屆，裨益抗戰前途信非渺少，收獲之鉅，難以數量計也。前者王君曾印有「近東訪問團總報告書」已見屋略，茲復刊印「近東訪問團日記」問序於余，余見其逐日詳載，纖細靡遺，諸君子宜矜國事之經過，澹然紙上，不惟工作實況昭告國人，而後之從事國民外交者，亦將有所取資焉。誠可謂不虛此行矣，故樂爲之序。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立春唐柯三識於淞城

# 弁言

本團於二十六年十一月在南京組織，於二十七年一月由歐陸渡，此行計訪問之國家凡九，歷港內及十萬里。本團使命，在以國民外交之方式，向近東回教各國宣傳我流亡之意，論其聯絡各國回教民族之感情，每一至處，深蒙當地朝野回教人士熱烈同情，收效之鉅，多非始料所及。迨本團任務完成，於二十八年一月返抵重慶後，際已將訪問經過分別向各報發表，或公開講演，茲特將本團訪問日記及約報告書同時發表。訪問日記係本團團長薛君文波於旅途中所記述。至本團沿途所攝照片多幅，以製版困難，未及刊入，擬俟將來再版時再行刊佈。各界同胞，對於本團素極關心，尙希垂察指正爲禱。

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團長 王曾善謹識 廿八年五月一日

## 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宣言

我國自九一八事件發生，迄全面抗戰開始，六年之間，中央政府與日不在忍辱負重之中，委曲求全，企維持和平於萬一，迨事已絕望，乃不得不起而爲衛國抗敵之戰爭。國內人民在政府領導之下，不分種族宗教，莫不一致奮起，共同對外，觀於此次之團結一心，尤見我中央政府與最高領袖其誠所及，感動兆民，形成全國統一共禦倭寇之一致表現。回教人民爲組成中華民族之重要成分，平日奉公守法，與人無爭，一遇國家有事，則莫不挺身而出，努力衛國，觀夫歷史所載，如遇春之滅元興明，左保貴之禦倭殉國，安德馨之抗日捐軀，豐功偉烈，光耀千古。最近北方各省回民義勇軍之蜂起，均足表現回民忠勇愛國沉毅奮鬥之特性。敵人知其然也，對我回民久已時加注意，二十年來派遣浪人如川村狂堂左久堅輩，假意信奉回教，潛赴西北各地，與各省回民聚居之處，多方煽惑，實行其險毒離間之陰謀。但回教民衆愛國情殷，未受其欺，彼輩野心不售，無計可施，乃於九一八後設立伊斯蘭協會於長春，強迫東北回民參加，東北回民忍氣吞聲，屈於此種非法組織壓迫之下者，蓋六年於茲矣。自蘆溝橋案發生，

此輩浪人又復詭譎平津，施行狡技，對回民威脅利誘，聲言成立回教國，必欲分化我中華國族爲若干部分，以遂其徇私我國力，各別宰割之野心。幸我回民洞燭其奸，不爲所動。敵政府知近東回教各國以宗教關係，與我國回民情意素洽，於是派遣冒稱回教信徒之日人，分往遊說，侮蔑我國回民素受壓迫，陰謀獨立，冀之各回教國人民同情我國回民，另樹政權之謬說。不知我中華回民皆中國之國民，生於斯，息於斯，與國家有絕對不可分離之關係，絕非外人陰謀謂言所可動搖。回教人民認爲中華民國之休戚，禍福共，興亡有責，國內其他民族或不免有受敵欺騙者，但我回民則愛國精神始終如一，決不受敵人利用也。古爾天經詔示曰：「汝等當爲正道與殺汝等者戰，但不可過度，因真主不喜過度者」。至聖穆罕默德謂：「愛國屬於信仰」。凡我回民對此天經聖諭奉行維謹，從不敢違。本團認荷國內各回教團體推舉，訪問近東回教各國，宣佈暴日侵我國土，欺賤回民之罪狀，與我國羣民抗戰之經過及決心，使命至重，深懼不克負荷，謹發勉勵智能，努力以赴，期不負我國全體回民之付託。切望全國回民一本素志，盡力奮鬥，與國內同胞締結團結，同心協力，求我最後勝利，滅此惡魔，復我失地，本團隨國之日，當隨諸藩之後，共慶勝利。茲當遠離，不盡依依，謹此宣言，敬請國人。

二十六年十二月于漢口

中國回教近東訪問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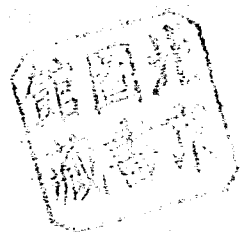
# 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日記

## 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之發起

七七抗戰開始，我國都西遷重慶後，舉國抗戰之心益堅。回教同胞爲中華民族成份之一，值此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亟應發揮其濃厚之國家意識，奮起而爲救亡工作，俾符天經聖諭之所垂示，而盡國民天職。

日本侵略我中國，其最險惡之政策，厥爲分化國內各民族。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滿州國」偽組織成立後，內蒙各地之王公大人及僧侶階級，被其威脅與利誘，亦不斷的演其傀儡之醜劇，西藏又遠在西南邊陲，離國防前線遼遠。然則能擔當救亡圖存之最重責任者，惟我漢回兩族耳。

歷經中國歷史上之演變，國內各民族之互相磨擦，本身力量，不無損失。回教同胞在過去從未處于優越之政治地位，故其民族力量，亦少消耗，意識堅強，特性猶在，此時亟應與我國其他民族在同一戰線上，共同奮鬥。日本人亦知其然，故又對於回教時行使其割裂分化之手段



，其鐵蹄所躡蹂之處，派遣浪人冒充回教信徒，期以宗教感情，維繫各地民衆，在其暴力之下，成立五花八門之偽組織，務使與我政府分化，遂其侵略之野心。

我國西北爲回教同胞之大本營，數經專制時代統制階級之壓迫，迄未屈服，仍保有其強大之民族力量。時至今日，西北將爲我中華民族之最強生存線，回教同胞應盡其所能，奮起救國。而日本亦明乎此，派人往西北各地，設法聯絡，幸回教同胞意識堅決，未有所動。又近東各國，人民多信仰回教，彼等對於同一信仰之民族，均極深切關心。土耳其民族復興，固由于基瑪爾總統之領導，然其潛勢力，則爲各國回教民衆之聲援。今日本又派人至近東各國，冒充回教信徒，前往游說，誣蔑我中國回教同胞，受有政府之壓迫，將欲脫離而自成政治組織，俾得其同情我國之回民，懷疑我國之抗戰，而陷我政府于孤立。用心之險，無以復加。

因此，回教同胞中有志之士，思欲補救，而破除日本之鬼魅技倆。故聯合全國各回教團體，成立兩種組織，一爲回教西北宣傳團，一爲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俾分頭工作，藉收宣傳之效。

本團爲第二種組織，目的在往近東各回教國家，宣傳我國一致抗敵之決心，及日本侵略之實況，并陳述中國回教同胞在中國地位之重要，及擔負救亡責任之重大，冀以引起其同情心，

而爲有力之聲援。國民外交之基礎，或可因此而樹立。行期擬定爲六個月，路上如有需要，或可延長。本團團員爲王會善、馬天英、薛文誠、張兆理、王世明五人，並推定王會善君爲團長，因王君曾留學土耳其，于近東各國情形，頗爲熟悉。

### 香港十餘日

本團成立後，以茲事體大，不可延緩，抵港後本不想多留，惟以今日交通梗塞，同人由各處來會，極費轉折，故行期多爲耽誤。且簽領護照，製備行裝，又多費工夫，一轉瞬間，十餘日悠然過去。茲回憶其印象較深者，籠統記敘于左：

達浦生阿衡朝漢志——達阿衡自上海搭輪朝覲漢志，抵港，停泊凡二日。阿衡意不欲下船，同人堅約，乃上岸，并出席香港回教團體之歡迎本團大會。達君爲回教阿衡中之傑出者，幼年遊學於北平及西北各地，今乃掌教上海，與哈德成阿衡和衷共濟，負擔滬上回教領導責任，東南宗教，賴以推展。

成達學生赴埃留學及學校之南遷，——平津淪陷後，北平成達師範卽爲停辦，雖經敵人多方勸誘，該校代校長馬松亭阿衡迄不爲動。後馬往南京見唐校長柯三，商議南遷，決爲遷于南

京淨覺寺，復以時局屢變，環境全非，又擬遷于西安或重慶，終乃決定遷于桂林。乃由該校代教務主任謝徵波及代事務主任常子椿率領全體學生，輾轉南下，到達香港，幾瀕危境，均賴平安。常子椿先生本珠寶玉商，篤于宗教，頗有國家觀念，此次不忍成達之破碎，復恐回教增加污點，於斯時局，冒險負責，至可欽佩，吾人相信宗教及國家前途均有望也。南來學生中，有十八人爲赴埃及留學者，最近亦將放洋。

香港中外教胞之歡迎會——香港爲華洋薈萃之地，外籍回教人士頗夥。于十二月二十日假博愛社開歡迎會。歡迎團體爲香港伊斯蘭博愛社，及伊斯蘭學校。被歡迎者爲朝漢志之達阿衡，赴埃及之成達師範師生及本團同人。下午一時開會，由脫主席維英致歡迎辭，繼由達浦生馬松亭二阿衡講演。最後由本團團長王曾善報告本團出國之目的，及團難期間中國回民應有之努力。席間，國語與粵語，不能互通，乃由馬達五阿衡等擔任翻譯。出席人老少咸集，招待異常親摯，與在國內無異。地域何嘗能限制我伊斯蘭教民？散會後，赴脫主席約宴。

香港清真寺之歡迎會——香港清真寺，本地人稱爲摩理廟，蓋誤稱也。香港清真寺，爲印度人所建立，阿衡爲印度人，教民亦幾全爲印度人。寺在半山間，頗爲宏敞，庭中俯瞰，香港市如在釜中。阿衡爲一四十許人，彬彬儒雅，藹然可親，見外來教胞，殷殷慰問，情景誠摯，

儼然一家人，本國同人嘗參加一次聚禮，在一阿衡領導之下，雍雍如禮。嗟呼！種族何能限制我伊斯蘭教哉！一月九日，阿衡歡迎外來教胞，出席者成達師範師生，本團同人，更有天津劉竹君先生。

其他零星記載——香港印度人最多，其頭纏各色各式，有滿纏者，有纏而露頂者，有纏中戴帽者，更有纏垂于肩後者，至於顏色，更無色不備。印度人不外印度教與回教，將何以別乎？久之，乃能區分。蓋纏中戴帽者，短髮剪齊而中豁者，纏端垂于肩後者，雜髮者，皆爲回教人，餘則否。我國西北回教同胞，遵聖制皆留長鬚，若以之判印度人則誤矣！

香港禮拜堂阿衡，服裝極奇古，白布纏，上端出于頭上，下端披于肩前，著深藍色長袍，身更披以淺黃巾，容貌清濯，意致雅靜，耳際時露長髮，更饒豐趣。手「而梭杖」，坐講演台上，朗誦天經，聲音鏗鏘，不覺肅然，萬慮俱消。

余等作聚禮後，徘徊院中，見一老叟，持香烟伴阿衡而談。毫無顧忌，余等驚以爲奇，蓋我國阿衡輒以烟酒並爲禁例，印度阿衡必以喫烟爲輕微矣。在上海時，哈德成阿衡自寺內出，一吸烟印度人，急將烟藏于身後，不敢正視，殆得哈阿衡之訓禁矣。據馬達五阿衡言「此持香烟老叟，乃最篤于宗教，日禮五時而不脫者也。」

印度回民以宗教之感情，對我國回教同胞極爲親熱，同人張兆理君，初來港，不知清真寺所在，問一印度人，彼非伊斯蘭教徒，曰：「余不知，請稍待。」少還，一跛叟自遠處來，頭纏白布，中露黃金帽。印人急呼之曰：「來！速來！」跛叟至，印人謂之曰：「此乃回教人，不知清真寺所在，汝當帶之往。」跛叟聆言，大喜，握手問安，乃導之往。寺在半山上，叟蹣蹣艱苦，張意良不忍，然叟毫無厭倦意，比至寺門，約三四里。張請其入，叟固辭曰：「余甚忙迫，朋友！恕不能相陪也。」復緩緩下山去。張歸與同人言，咸感嘆曰：「回教之偉大，常于瑣碎事中見之！」

博愛社主席孫君，爲一青年印度人，約同人至其家茶會，屋中設備極精雅，書清架上，若一飽學之士。座中尙有三人，余等以爲廣東教胞，詢之始知爲馬來人。談中日戰事，頗多論斷，彼等固同情于我國者也。尤其于我國回教同胞之努力救亡運動，更感興奮。對我等之赴近東訪問，彼等僉虔求真宰，加以襄助。并于南洋路上，介紹教友數人，可感也！

座中某君，健于談，身軀亦魁梧，氣派頗類北方人，某君大笑。馬達五阿衛在座曰：「彼之老太爺，身體殊矍鑠，喜穿中國服裝，領下垂美白髯，儼然一北平之老『鄉老』也」。

本團來港，籌備及購辦之事物甚多，惟以不通粵語，難之。兆理君之舊友顏譯滋君，及馬

達五阿衡相伴十餘日，至情殊可感。

時當陰歷之十二月，憶平津一帶，朔風冽凜，滴水成冰，而香港極和暖，若三四月天氣，烟波帶綠，小山聳青，不知尚在冬日也。香港樹木花卉，頗多奇種，大者亭亭如蓋，都不知何名。更有喬木，粗可數圍，其根下佈，盡露地上，錯雜如細網。芭蕉葉極肥大，向只于圖畫中見之，今不勝目觀矣。時見人家，矮樓數級，小竹成牆，簇然隔絕內外，雅絕可賞。

香港全市強半在山上，崇樓傑閣，均位于山麓間，櫛比綿亘，若西藏拉薩之喇嘛廟，神而化之，使人心曠。入夜，山不可見，而于疏疏點點之燈光中得其輪廓，羅佈若衆星，景更幽美。

乘船入香港，兩山環抱，海水通之，形勢極險峻，苟有軍事，南來軍艦，不能飛渡也。要塞委人，良可慨嘆！

## 航行第一日

二十七年一月十日——本團原定于八日首途，惟同人中馬天英君，尙留于滬濱。忽上海又起風波，音問難通，屢電未覆，焦急不已。十日，法輪大德能由滬來港，盼其或可隨此船來，

渴望至夜，終無隻影，相顧失望。乃決購票，明日即搭此輪就道。俟馬君到來，所有船費及一切應備物件，統請向馬達五阿衡接頭，并約與蘇伊士相會。蓋麥加回教年會（漢志）期迫，不能再為停留。朝漢志日，各地回教領袖雲集，正本團宣傳工作良好之時機，事畢赴開羅，然後分往各地，仍大有時間也。而于翌晨，接馬君來電，謂已起程，按其船期，今日可到，同人大多為難，若候其同行，則恐有誤會期，不等又感遺憾也。

十一日，乘大德能 *Darshan* 輪放洋。該輪為一九二五年造，重二萬四千噸，殊寬大，惟較陳舊耳。且載貨良多，秩序紛擾，據船上人云，航行東亞已七次矣。

同乘小火輪來大船上者，為達五阿衡、顏澤滋君。少選，常子椿、謝激波、王仲光、張阿衡、王曾耀及趙爾謙姊弟，咸來相送。香港異鄉之地，居然有如許多之教胞，相聚數日，雖于客中，不感寂寞。揆自平津淪沒，回教同胞中有志之士，皆不投降而南來，氣節大可標榜于今世。憶向之以「爭教不爭國」一語，被侮蔑而自侮蔑者，不可同日語也。

船離港，要塞層疊，國難方殷，徒增悲曲。行遠，平沙小嶼，尙時隱顯，久之，汪洋一片，極目不知其際。南行苦燥熱，傍晚，平台上，雅可眺望，開船時曾市三個臥椅，價不甚廉，且粗糙甚，今仰臥其上，適以自豪。平台下視統艙，老幼枕藉，什物凌亂，而其中又分等級



有帶行軍床者，有草蓆一鋪者。方檢驗裏時，任人呼喝，便集合，然後魚貫行，一一數，情景可憐，不啻牛羊！方今日上大船時，有單梯凡二，乘一二三等艙者，取梯，統艙者，走西梯。余等在東梯下，一黑人或倚梯端，統艙客不能辨，誤往東者，輒被其推下，跟艙欲仆，而一外國茶房出，黑人扶之，催恐少墜。實則吾同胞尚未當亡國奴，且在錢買環者，而遭如此苛遇，豈不禁與悲矣！

孝先（曾善）不暈船，覺源身體壯，只覺不舒適，錦章幸有兩次國內航海經驗，亦覺搖擺弗安。統艙客，臥不起者，嘔吐狼籍者，比比皆然，余等不敢正視，恐見景生情，受其連累也。陰念暈船能臥起，是程度輕者，二三日後，便安之矣。

## 航行第二日

十二日，天氣最好，無大風浪，水呈黑碧色，若濕煤。以航行之經驗，由水色可測其深淺，黃色者靠江河近，必較淺，綠色者必較深，至黑碧者，必深不知其底矣。行黑水中，雖無大風，然亦有駭浪，船時上下，方其傾斜時，火行平台上，儼如登坡。惟波濤中亦有美景，大船衝行，水勢自傍推出，飛濺白沫，絕白如雪，沫後爲細水，鮮碧可愛，若美玉，若嫩葉，往返

鸚鵡，尤覺生動。時見飛魚如小燕，三五成羣，自浪中出，再落水，若連續投小石。

午後，心覺恬靜，乃共剪報。來時載報紙一籃，借作國外宣傳時之參考，乃將國政、敵情、戰報、輿論、外交、畫片、醜劇、回教世界、回教與抗戰，其他資料各項分裂十二本。由孝角凌類圖妥，覺源剪裁，錦章則粘貼于各本上。俟集中後，以爲宣傳之材料。同船者，見之生疑，多爲推測，信其必疑我等爲新聞界人也。

同船某君，曾游歷西北，與錦章殊說得來，錦章詢以一姓馬之友，某君卒然曰：「余良熟！彼乃一「回子」也！」余等相顧不悅，想某君必不知我等爲回教者，卽知之，亦必不以此「回子」語爲難聽：吾人以後唯有自拔，自重人自重之！此些須小事，固不甚介諸懷也！久之，齒相熱稔，知其無惡意。更有某女士，善彈鋼琴，于客廳中，時奏美曲，聽者忘倦。

### 俄國水手

船中操作者，不類法國人。一少年眉目殊娟秀，若新疆之回族，詢之孝先，曰：「此俄國人，流落于他鄉而不能歸者，爲此苦役。」綿章曰：「俄亦強國，此人何艱辛乃爾？」曰：「俄國新舊黨不相容，此殆其舊黨也，今爲求生活，犧牲勞力而得極便宜之報酬，亦殊可憫！」

錦章曰：「法人奚不爲此？」四：「法人所求者奇，不屑乎爲此。我國人爲外輪水手者，亦固甚多也。」

### 繫戀夜月

入夜，明月在頭，有若故人，浮雲時掩映，而光影亦有變化，觀之神怡，星位羅佈，如家鄉中所見，情景無異，而地域全非，動人遐思矣。

幸先談近東各國之民俗故事，使人入勝，夜深，仍不忍就臥。

### 西貢路上

#### 流連海岸

十三日，早起，憑窗外視，見山勢起伏，去岸甚近。更見有簡單之小屋，旁樹白樓，疑是安南人廟宇，又疑是燈塔，同行人言：「今日可抵西貢。」園內有「西貢米」，蓋來自此地者。

下午四時許，抵一山嶽，中間平林一片，更多矮小房屋，時見炊烟縷縷，景極幽靜。小火

總值俵來，大船即停。一水兵援梯而上，短鼻小額，頰安兩人。停駛既久，望海上日，如冉冉自雲中下墜，若吞若吐，近海涯時，頰紅橘，更無輻射之光線，而白雲變爲朱霞，更多彩色，羣指以爲樂。

### 明月下之港灣曲折

近六時，再發，入夜，月光異常明耀。兩旁多港灣，紆迴生致，植物蓬蓬約丈餘高，數武外，只見黑影，不辨爲何種草木。入港愈深，路愈狹，水愈淺，而船行愈緩。未幾，岸上燈光甚夥，知抵西貢矣。人多集碼頭，視之，身體若甚短小，汽車絡繹來，亦不甚高，而皆爲黃色。更有馬車，亦極靈巧，馬小如驢，而殊矯健。黃包車亦如國內者，而雙把著極長，車廂亦彷彿寬大，可容二人坐。

船方停，有發商嗷嗷，往返船上而營業，視其狀，皆戴圓桶式之紅紫帽，貌黑黝。微髭剪齊。上短衣下花裙，赤足，穿無邊之鞋，余等意此地必多回教友也。

## 馬來之回教老叟

余等精神尙好，乘夜未深，閒步街市。過一稅卡，見余等無行李，未過問，稅吏衣制服，仍戴紅纓帽。知爲回教友。聞孝先言回教友雖在各界服務，惟必保持其紅帽，此種不妥協之精神，民族特性，所以永不消滅也。入街，買賣家率皆休息，惟一日本商店，尙在工作，見我等，張望不已，疑其皆認余等爲日本人，頗有同情心。嘻！誤矣！轉過街頭，見一雜貨鋪，經理爲老叟，戴圓桶式之白冠，盤膝長桌上，見人殊假蹇不爲禮，余等向之說「賽倆目」（回教問安語），叟急應答，乃以半通之英語問訊曰：「君等爲日本之回教人耶？」孝先答之曰：「否！日本無回教人，我等爲中國人，中國之回教人良多也！」叟露驚奇狀問曰：「多若幾許？」孝先曰：「全國五千萬人。只北平一市凡十八萬人，禮拜寺凡四十三處。」叟徵呼曰：「主乎！中國有若許之弟兄在也。」時有法人在旁，叟笑指余等曰：「若等爲回教人！」言訖微笑，面有得色。詢有無回教飯鋪，叟曰：「有印度回民開設者，惟距此較遠。」乃書以地名。明日爲「主麻」（回教聚禮日），并相約禮拜寺見面。一發出，戴絨色高冠，見我等無此帽，曰：「回教人不應無此帽。」窺其狀，有譏諷意。

### 煙館如林

循街而行，忽現異景，蓋此地之煙館，多若櫛比也。門口大書曰：「談話室」，旁更有一「公認開燈」，「通宵」等字樣，言簡而意賅，立意亦云新奇。自窗外視，櫃房中滿掛煙具。內有席大長床，吸煙人枕藉而臥，胥骨瘦如柴，面無人色，果然絮絮談話不已。名實殊相符。煙館中，無法國人，更無馬來人。嗟呼！安南民族，此終于不振耳。毒化政策，不能讓日本帝國主義，專美於前矣！大魚喫小魚，果為天演之公例乎！街上有異香，不知何味。更有臭馬糞，時襲人鼻，不可久留也。

### 安南民性

西貢為安南南部之海口，地勢險要，物產豐富，且處于熱帶，一年可產兩季米。生活極其，民習于懶惰，此國亡多日，無慷慨悲歌之士以謀規復，良可浩嘆！且其人體孱弱，復多縱權，幾何不久淪于亡國奴！然萎蕤之者我國；亟救之者仍須我國也。

### 西貢之熱度

西貢無冬季，雖處嚴寒之月，仍有蔚然深秀之山川，常綠不凋之花木，人民皆白衣裝，素  
隨襟扇以行。離香港之第二日，覺熱不可支，乃去羊毛褲，至西貢，船上燒暑已極，較窮逼人  
，儼餘北平之伏天。察所攜之寒暑表，已由 70。至 80。矣。

### 就食印度回教飯館

十四日，余等身作大小淨，以備「聚禮」。九時許，下船，復往昨日所見叟處，以滙幣兌  
銀百幣，換幣一元，可換實幣九毫二。復與叟深談，始知叟名阿巴布家 (Afor Bakat)，叟  
姓全稱朝「漢志」，(參加世界回教年會)益為起敬。

遊回寓告以印度之飯館，其經理名愛米哈爾漢志 Amir Hussn Haji。其地名及字號為  
Royal Restaurant Bombay 1,3 angle Rve Philipinet Schouria 乘黃包車往，車廂殊寬  
，且棉軟，設備舒適。叟代譯價，每車車票一角，至飯館，車夫狡猾，堅謂二角，一角本不足  
，叟因欲款可恨，終不與之。飯館主人為一黑而瘦者，云自英國倫敦來，所食為鷄與羊肉，  
亦不為多，食畢未飽，而所費已實幣三元許。觀其生意極冷落，座中更有一男子，面白皙，貌  
極其強，稱希臘人，詢之名略云希拉 (Sila)，兩齒汗之感海島。門前來小馬車，儼後為

之攝一影，車夫索報酬甚昂，無環鬥氣，乃與之，飯後理髮。理髮館爲安南人買賣，言語不通，任之而已。結果髮蓬亂都不成樣，且又奇索錢，去南人之觀小利竟如此！又赴照像館，修理像匣，約半點鐘，時已正午，「主麻」之時間已到，覺源復返飯館，請其派一夥計，導往禮拜寺。夥計爲一本地人，病目，貌極甚，不肯來，非雇車不往，後許以錢，始來。

### 參加西貢之「主麻」

禮拜寺之建築頗爲堅固，規模雖不大，而殊精潔。教民來者，絡繹于道，裝束雖小有異，而莫不代表其民族特性。至大殿，四面透風，極涼爽。且殿之四面出廊，又皆鋪以席，亦可隨拜。時阿訇正說教，聽者約四五班，餘則集坐廊下而談。余等入，向衆問安，衆羣起以應，聞自中國來，益爲稀罕，圍觀者數重，其不能道言語者，皆以眉目間表現其無限同情心。率先與覺源戴便帽，錦章戴中國帶稜角之古式禮拜帽，亦惹人注目。

### 新奇之水房子及宗教師之形色

禮拜寺無中國式之水房子，只有一亭，寬可三丈。中有大池，蓄以水。池有邊緣，寬一



尺許。每盥離二尺，設一小墩。洗小淨者，疊其上，以手抄水而洗，不潔之水，順邊緣而流下。最奇者，洗足時，將足伸入水者凡三次，吾國四教向以逆水洗爲不潔，對此將不可解矣！旁亦有湯瓶，形若醋罐，蓋亦備而不用者。阿衡不逾三十許人，而已長髮繞頰，面不甚黑黝，服髮與香港禮拜寺之阿衡略同，而衣色爲赭紅，頸纏黃花綢布，談聲，殊爲動聽。觀最奇古者，爲「目安金」（司儀之宗教師），年七十許，乃一佻儻翁，面黑如煤，遍殿中無有過之者。且鬚色如雪，著大衣，亦純白，陪襯同，益覺生趣。尤可怪者，其聲音之宏亮，念經時，屢引高亢，韻調迥折，全寺傳響，聆之肅然。

### 寺中所見

教民中因服裝不同，種族有異，就其面貌論，亦可判然。蓋教民中不外馬來與印度二族，其骨類西洋人，而著肥禪者爲印度人。其骨類中國人而著各色之花裙者爲馬來人。而「目安金」面色奇黑，必非洲人也。教民中皆戴紫及白色高帽，而爲頭纏者殊多。其留鬚者，或上唇微髭，或頰有鬚，然只可手一把，此聖祠也。更有鬚紅如硃砂者，非生而然，乃其鬚漸蒼白，還其將老，而故染爲紅色者，實則鞞不能增其美。此處作「主麻」，有一特點，方「目安

金「書案」後，乃持「而梭」杖以侍，俟阿衡登「珉班」（講台）後，乃將杖奉還，此又舊未之見也。「而梭」爲一有棱之杖，極大，上鑲以蚌片，頗美麗。又有一點，與香港禮拜寺不同；即阿衡領拜，念天經首章後，衆共念「阿敏」（求主承領之意）在中國，向爲各教民瞻頌，而香港禮拜寺則猝然高念，精神爲之聳然一動。而此地則又願，此殆習慣之不同也。

### 那潤第君之熱心招待

拜後，共謁阿衡，表示敬意，阿衡降階迎，極表歡迎，并示鼓勵。出寺，欲雇小馬車，遊全市。有那潤第 ZOORHEE 君，極爲幫忙，而不見馬車來，欲雇汽車，行甚疾，恐不能流覽全景。此時余等渴甚，亟且飲水，那君乃導余等至彼家，比至，乃一百貨店，只一安南人看守，余等方問思，此一人能支持全店事務耶？

未幾，其弟來，其先生來，其髮方皆來，蓋園門而皆作聚禮去也。噫！此種精神，求之我國，不可得也！那潤第君，招待良殷，與其弟，皆具國際眼光，曾說一語，頗有價值，彼曰：「使國際上回教民族聯合，世界上當再無不平等之現象。」彼等對於中日戰爭，訊問甚詳，于中國回教民族，關懷尤切，覺源告以中國回族人數，及歷史上之人物輩出，并告以回教同教

，在蔣委員長及白副總參謀長領導之下，參加抗戰之情形。彼等殊眉飛色舞，意爲之勵。又從蔣白總參謀長之豐功偉績介紹，彼等極爲欣慰，彼等又詢「日本有無回教？」余等答以「日本爲佛敎國，近稍有信仰回教之人，然皆爲政治作用，藉以分化中國，欺騙回教世界者。若日本能擁護回教，華北之無數敎胞，何以受其壓迫與威脅耶？」彼等聆此，若已釋其前疑，均爲歎惋！那潤第君又詢中國之護教運動。孝先乃詳述其原委，及回教民衆護教之熱烈情緒，并介紹薛錦章（文波），謂此人爲數次護教運動之熱心分子。那潤第君傾聽，爲之神往，急召諸夥友，情張覺源（兆理）重述其事，衆精神倍增，那潤第君握手曰：「君乃真率之所喜者！可賀哉！」

### 遊園

那潤第君代余等雇車子，往遊公園。公園不甚偉大，然熱帶之動植物畢陳，類皆罕所聞見，亦可觀賞之地也。入公園數武，樹木漸幽邃，芭蕉樹，層層撥生，葉殊大，其若椰子之植物，亦高可二三丈，皮環複相聯，呈蒼赭色。萬年青植物，隨地生，不若我國北方之寶貴。若仙人掌，仙人鞭，皆節節添生，大如小樹，更有露根之木，根叢叢下垂，與老幹相併，若藤蘿之掛枝。房沿屋角之上，時有盤旋之奇花，繁葉翳蔽，花色紅紫，纍纍成簇，絢爛可愛。一老樹

下，環以木圍，內有鯽魚凡三，皆伏地下，蠶眠若死物，鱗甲視之，若甚堅硬，怪尾荷能運用自如，亦其武器也。過一小橋，方亭橫之，亭中有枯木，二大蛇繞其上，怡然不動，地下更有數蛇，聚臥，頭尾相雜，不辨其爲誰何。一僕役掃其上，雅不畏怯，余等相謂曰：「必非養蛇，不然，彼何以從容若此！」蓋毒蛇正與瘋犬相類，噬人，人輒斃。虎獅相隔一檻，體皆條條，虎毛色斑，性必異常兇猛，然與獅較，則極遜色，蓋雄虎之大適等于雌獅，至若雄獅，則爲砂土色，巨駁如盆，長鬣覆頭，稱獸中王矣！然皆在檻中，人類鬥智不鬥力，恃力以強者，何爲哉！禽鳥除灰鶻鷂鸚鵡可辨外，餘則奇形異色，莫不具備。猴無大者，猿升跳躍，極爲靈巧，其互相撫弄，有如人類。復乘車行數武，至象園，圍觀者甚夥，守之者赤身，只腹圍一布，類馬來人。象隔檻求食，時引其長鼻。象體雖大，而眼甚小，此其所以受操縱于人類也，一小象置園外，類新生者，極醜陋，所謂纏象者，此其是矣。

### 安南文明與中國文明

過一畫亭，四周皆畫故事，設色筆法，均無可取，惟使吾人注意者，其所畫故事，類皆我國之普通故事者。茲舉其數幀，即可知之：俞伯牙鼓琴，曹孟德奪舟避箭，巢父洗耳，舜耕畝

餽，尉遲禿馬教主等等，嗟乎！安南之文明乎？我國之文明乎？

## 西貢博物院

復數轉折，林木更幽深，出一女郎，十七八許，衣粉紅色，長祇過膝，襖亦寬大，可委地。雲鬢鬆攏，貌極秀雅，行路窈窕，尤多姿態，我國昔日之病態美人，今殆至一國矣。半里許，至博物院，多古佛像，其雕塑與中國所傳者，大致相類，惟多殘缺，雖登可憐，然其值貴，或許殘缺也。中間房，蓄許多武器，刀矛極鋒銳，乃我國所未見者。院中對聯頗多，詞句皆中國文筆調，惟可怪者，卽其上下聯皆倒置，蓋左方爲上聯，右方爲下聯也，初以其誤，向守院者，請其解釋，守院者不能通語言，方力求爭辯間，二女郎來，頭覆白手巾，若農家子，見我等窘迫狀，皆撫口格格而笑，殊不羞怯。忽覺源曰：「勿再爭！所有聯，均上下倒置也！」一聽之果然。始知其國俗固以右爲上，入國不問俗，而妄加糾正，深自悔孟浪而少見多怪也。余等更聯想在街上走路時，我國則以從左邊走爲順轍，而此地則以從右邊走爲順轍，故余等屢與汽車相值險甚！後始時時以爲戒。

### 安南寄慨

博物院中，更有予吾人深刻之印象者有二：（一）陳列之安南古代尺，尺分四面，其類如下：（甲）官田、（乙）官木、（丙）官絲、（丁）魯班。皆爲我國之古制度。（二）安南人之倫常思想，與我國完全相同。若其對聯有「施恩休望報，回頭但看爾兒孫。盡孝莫辭勞，轉眼便爲人父母。」頗可玩味。就今日所見，安南男女之服裝，仍有我國古代風味，其老人率不戴頭，而留一椎髻，宛如中國古之人物。余等往一照相館，見有一安南貴族像片，仍寬衣博帶，滿繡蒲風，黑紗帽，依然兩翅。嗟乎！歷史上中國與安南之關係，如是悠久也，而于戰勝中，割讓與人，致世界上傳爲笑柄，外交失敗，甯有甚于此者。今我國之文物不失，挽回仍然容易，若安南民族今日之衰頹氣象，終必走淘汰之一途，幾何不爲其統治者所獎勵而成，可哀矣！吾國苟國力有餘，似不應使其久沉淪于此悲慘之環境中也。

晚飯，仍食于印度飯館，值過昂，且未買強賣，更知其有非分之企求，明日故改食馬來餐。船中苦熱，欲宿客店，仍以船上所辦事甚多，致未果。

### 西貢涉訟

十五日，天氣良好，因畏熱，不願出門。而不幸之事驟以生。先是余等所買船位爲三百十二號，而公司又將其賣出，乃臨時通融，請我等改住三百二十六號，數日頗安之。是日，公司忽使我等騰房。蓋三百二十六號，又爲彼等售出矣。如此折騰，殊不耐煩，行旅人孰願多爭執，乃使茶房擾動，不意于搬移行李中又生枝節，蓋有一本地苦力，幫爲移動行李，事後索錢，余等以彼係公司喚來，我自不能負給報酬之責，令其向公司交涉，彼不敢，必在此相擾。余等赴街食飯，彼仍尾之，忽向覺源袋中偷攫新換之港紙六元，錦章發覺以呼，覺源捉其腕，六元落地，乃拾起。彼忽改詞相難，謂六元中有彼一元，理直氣壯，煞若真事。孝先以此種人，那有工夫與爭執，乃與之數角，以便彼可藉機而去，詎彼以我等亦弱也，仍謂六元中有其一元。乃訴之警，警不諳英語，乃請覺源與之赴警廳，俾得水落石出，而免滋擾。警廳對外來人殊客氣。廳中人不諳英語，復尋一翻譯來，爲印度人。詢此案始末，覺源謂：「彼在船中搬運行李，係公司之司事人雇用，不應向我等取值，彼滋擾既久，復竊取余錢，發覺後，奪回，彼復詭詐。彼病人，我何以利其錢，且憐其貧，更可施與之，然其蓄意詐欺，惡性實大。」印人將此語復轉譯于法官，乃說竊錢人，都不知作何語，視其狀，張口結舌，若理屈，法官以足，而爲扣押，覺源出，曰：「與此人爭訴殊不值，觀其被禁，又良不忍！」錦章曰：「若不

如此，必喫虧，傷財而又惹氣也！」孝先曰：「幸我輩常出門人，能以應付，彼所以有所恃而不懼者，亦歛我輩之短于語言也。」

### 就食馬來飯館

余等復往阿巴布察叟處，詢問馬來飯店地址，叟告以此地 Rue Vieyc 其經理名侯賽戛尼 Husangani 乃步行往。路遇一友，乃禮拜寺所見者。彼名莫哈木賽立 Wohamed Salih。住 60, Rue Yauvier，精通英語，于我等殊親熱。乃導往馬來飯館。比至，乃一雜貨鋪，後面爲賣飯處，殊簡陋。一食客盤膝炕上，正以手抓飯而食，貌類中國人，而說馬來話，向我等說「賽倆目」，始知彼亦回教人也。經理侯塞戛尼，亦爲一叟，長鬚覆唇，頂濯濯若垂山，上短衣，下紅裙，觀其貌，絕類嘛喇，食其飯，心殊不安，幸彼壁上，懸不少「卡拜」圖，尙有無限之宗教意味也。所食飯，較豐富，然絕辛辣，至飲冰冰以解之。余不慣手抓飯，乃以匙代，是時，六七紫紅帽者來，爭觀異客，由莫哈木賽立翻譯，衆亦新奇。與侯賽戛尼叟約，晚仍來此食，最好不要辛辣，叟不能辨，惟頻揮其手于額，并搖頭若波浪鼓，姿勢既奇，含意亦多，良多趣味！



## 印度佛教之廟宇

出飯館數武，有一大房屋，門前羅列花草，設備極爲精潔。門前一印度人立其旁，若軍隊之站崗者。余等初疑爲舞廳，而向內窺視，有佛像，有鐘鼓，有許多法器，知爲廟宇。忽見來三印度人，不冠，眉塗白粉甚濃，其額上均染有紅點，手腕繫大環。蓋往廟拈佛事者，又是奇觀也。

## 莫哈木賽立之熱衷

隨莫哈木賽立，至其店舖，舖中亦有五六人，均極誠招待，一貌不甚黝者，蓋爲本地產，對余等尤爲同情，導余等往電車站，擬乘車游出龍 Calton，出龍者，中國聚居之街市也。

此處電車與向所見者有別，乘車者須先向站買票，然後持票乘車。電車不以鈴聲而以汽笛。此處之火車極小，軌道窄狹如電車，走大街上，并無木欄以限行人。

## 出龍道上

車上流覽南國風景，始識香蔗樹。雜林叢生，都不知其名，惟熱帶之樹，多羽狀葉，似無  
疑義。又中國人畫山水畫時，學樹葉點法，輒覺過於想像，去事實較遠，今見其各形各色，始  
知中國畫，頗近情理也。兩旁民居殊矮小，只覆以枯草，設遇北平之大風，其有不被拔飛舞于  
天空者乎？

### 可敬之華僑

至出龍，中國意味果大，人體較壯，婦女多大辮子（廣東裝束），更有古香古色之祠堂，  
雕鏤空靈，窮極華麗。街面上亦有活氣，我僑胞在不失本色中，仍能維持其固有勢力，殊可欽  
佩。僑民之國家意識頗強，其精神處處爲之表現，若照相館內，國內抗戰名將肖像，胥爲羅列  
，蔣委員長及白健生將軍之影，更皆放大，配以顏色。若書鋪內，則雜陳抗戰之雜誌及畫報，  
惜乎余等皆不諳粵語，無以互道其衷曲也。

### 宗教感情之偉大

自出龍歸，走西貢街上，戴紅紫帽之回民，皆能認識，舉手向余等問安，更有不熟稔者，

強拉余等入其屋，款以茶水，而又不能通言語，只有默契對笑。互作表情而已！

晚飯，仍食于侯賽葛尼叟家，惟仍辛辣不可支。以今夜一時開船，乃向那潤第及莫哈木賽立二君處辭行。二處之教友，均握手說「賽爾目」，并囑到「天房」之日，代彼等祈禱。嗟乎！兩日之友耳，別時不禁默然，宛如多年交好也。

### 數日來之時差與所行哩數

十六日，天氣較陰，見甲板上濕潮，疑夜間有雨，波濤不甚澎湃，水色又變為淺綠，上午趕作數日之日記。孝先又將工作分配，苟船上無風暈苦，當可次第爲之。

數日來關於時間差別，及海裡程數，茲紀之于左：

#### (一) 時間差別

香港西貢間每日20分

西貢新嘉坡間每日15分

#### (二) 海裡程數

十一日正午十點二十分開船

中國佛教近東訪問日記

二八

十二日午北緯 16° 33' 5"

東經 110° 39'

距港 401 哩 距京 533 哩

十三日午北緯 10° 33'

東經 108° 10'

距昨午 407 哩 距西貢 126 哩

下午九點到西貢

十六日上午一點開船

午北緯 9° 11' 5"

東經 106° 57' 5"

距西貢 115 哩 距新嘉坡 533 哩

(輪行每小時四十八哩)

法軍之娛樂

自應賞發，統帥未售客票，駐屯法軍乘船者甚夥，間有非洲黑人，與法兵同裝束，彼等于歐戰時，頗有功，已取得法國籍矣。更有帽中帶紅心之軍人，乃為各國之義勇軍，五年後，更名改姓，便可取得法之國籍。平台上，看彼等動作，歷歷如畫，有為撲克戲者，有吹口琴者，有作各種舞姿者，乾燻之生活，得以調劑！

夜間，月形全滿，發光亦強，倒影直抵船下，皆呈金黃色，波濤推動，光亦起伏，所激動之白浪，亦呈橙黃狀。清風徐來，一盞暑氣，衆咸攜椅來，坐甲板上，流連而忘倦。

### 天氣苦熱

十七日，天氣晴朗，紅日自海中煜煜出，大洋中朱藍一片，頓放異彩。海水又呈鮮綠色，一望茫茫，不見島嶼。

天氣熱極，平台木板皆佈火力，額汗淋漓，乘客皆避陰涼下。每飯必飲冰水，否則不能祛胸中之煩燥。香港亦熱，然有時海風送涼，稍覺爽冽，使人不能忘今日尚為冬季，憶該地報載，尚有凍斃窮叟之事實，此事殊奇異，然證明其天氣仍變寒，至於西貢西來之路，直如五六月，船艙中有電扇，不少停。圓窗時開，夜眠臥不寧，箱中半月前穿帶之皮陸毛衣，望而生畏。

矣！

### 回民應有之努力

午間擬一告世界回教人士書草稿，定其綱要如下：（一）中國回民與近東回民之聯絡。（二）日本侵略之實況，及政府抗戰之決心。（三）中國回教之參加抗戰。（四）介紹蔣委員長白崇禧副總參謀長。（五）希望世界回民之同情與援助。

今夜爲舊歷十六日之月，上升較遲，羣羅椅東向以迎。少刻，月自雲中緩緩出，燦爛如銀盤，光輝四射，衆有喜色。談回民運動事，時頗久。關於以後應行努力之事項，具體者有如下：（一）集中理論，（二）步伐整齊，（三）集中回教青年力量，（四）宗教組織須有統系，（五）加強其國家與全民族意識，（六）民族特性，力求表現。

### 法兵起舞

月明之夜，大海靜寂，四周景象，極爲恬靜，忽音樂悠揚，隨風飄來。自平台下視，在燈火黯淡下，人影幢幢，辨之，皆爲法兵行動，都無秩序。手琴拉奏，羣中雙雙起舞，姿態奇妙

。間有水軍，白帽紅纓，更多趣致，音樂調變，形勢亦易。琴聲歇，衆亦罷舞，怡然返棹，亦覺安閒，其興濃處，齊聲歌，聲宏亮，魚龍駭忤！

昨日之溫度已八十二度，今日又增至八十四度矣！其海裡程數如下：

十七日正午 北緯  $4^{\circ} 10'$  東經  $105^{\circ} 19'$

距昨午 328 哩 距星洲（新嘉坡）215 哩

就臥時，孝先謂：「若天英在港，今日必乘意輪起身矣！」

## 華洋雜處之新嘉坡

### 招待記者

十八日，晨七時許，船始靠新加坡岸。登甲板外視，無限綠島，望望蔚然可愛。小船如蟻，解夫操作極忙，約略視，若皆黑黝，嘻！至馬來之國矣！

方欲下船游，有星洲星中各日報記者來訪，中有一英人，餘均爲華僑。當即接見，記者詢問余等此行之意義，當答以：「中國有五千萬同胞，國家觀念極深。日本侵略中國，全民一致抗日，同胞絕對擁護抗戰，中國西北各省之國防最前線，同胞隊伍，已有相當之準備，現統籌

戰局之白副總參謀長，卽爲有榮譽之同胞。今近東回教國家與中國國土毗連，關係甚重，又皆處於弱小之地位，休戚相關。本團承國內同胞各團體之命，前往宣傳政府抗戰決心及暴日侵略實況，俾得國際上同情，而樹國民外交之基。且日本分化國內各民族，無所不用其極，在各回教國宣傳，中國政府壓迫國內同胞，侮蔑同胞欲行獨立，使國際上回教痛心我政府，陷我政府於孤立，而使國內同胞，失去立場！本團關於辨誣之點，尤負重大使命」云。華僑記者，均係愛國之青年，極爲感奮，并致慰勞不已。英記者亦謂：「日本摧殘人類之和平，實爲不當，且今日之深入中國，前途未必光明，余相信日本之乘驕而戰，孤軍推進，與拿破崙之攻陷俄國，而有莫斯科之慘敗，將有同一命運」云。並爲余等攝影，乃與辭而出。

### 新嘉坡之所見

新嘉坡果一奇絕之地也，以入種論：有馬來土著，有歐美，有華僑，有印度人，有非洲人。以宗教論：有回教，有基督教，有天主教，有佛教，有拜蛇教。民族與信仰之不同，而服裝亦呈異趣，以其各有特性之表現，仍能分析之也。街上人，率多戴紅紫色之圓桶式帽，亦有各色布纏頭者，更有窄平帽而滿鑲以阿刺伯字者，殆皆爲回教人，觀其狀，回教在此地亦必握有



雄厚之勢力。

本地婦女，裝束益奇，衣裳皆肥大，色調偏於大紅濃綠。口角鼻端，均爲金銀手飾品。更有一種男人，長髮覆額，貌黑如炭，設無白睛玉牙，則不知其面目，全身裸露，惟躡下一條布耳。

此地警察，身負二翼，身時斜正，以爲車馬進退之標準，亦奇觀也。

### 華僑之愛國

此地華僑，極爲關懷祖國，於其新聞紙上，頗可鼓舞人之興趣。據報載，結隊返國作抗戰工作者，日有所聞，抵制日貨之精神，尤可欽佩。向之漁業勢力，多傾於日本，幾月來，大受排斥。乃改往爪哇，廉價求售，而爪哇之土著漁業，遂蒙影響，又爲列強之反對，日本漁夫乃致無以容身。

馳名全國之胡文虎、陳嘉庚二實業家，均僑於此地。華僑類皆富足。以新嘉坡一區而論，自抗戰以來，向祖國捐款已達一千萬，購救國公債達二千萬。以人口之比例，每人負擔約十元，華僑之情緒如此，可卜抗戰前途，有絕對之希望也。華僑絕不拋棄其固有國籍，而忘情於故

鄉土者。當閱該地報載，福州同鄉會，獎勵同鄉於舊歷年關，向家寄錢，目的在家境充裕與桑梓繁榮，觀念如此，此其所以永爲作客也。

### 遊新嘉坡市

今日九時半，余等遊新嘉坡街市，時間只有五六小時之運用，不敢久耽擱，故極忙迫，計修理照像機，購買打字機，及內衣，已費許多時間。食午飯，復訪問全馬來亞回教會，歸來尙爲從容。

余等買小褲裙時，爲一回教商店，貨物極精美。經理爲一黑叟，貌極奇，短鬚大吻，頭有棱角，致白帽須斜覆頂上。眼或有病，平視人則眼望天。惟嫻流利之英語，態度和藹，極能作生意。數夥友，皆紫帽青年，亦均活潑，與講價，頗爭毫厘，忽發現余等爲朝漢志之中國同胞，殊喜慰，乃一一問余等之「回回名」，夥友亦敬茶水，再不爲價目麻煩，終以原本出售云。

往一飯館喫飯，樓下食客頗多，各形各色，不能具寫。經理爲一印度人，朱帽紅纓，頗強健。余等上樓，佈景全類中國，圓桌，周以小椅。西壁多精美之畫。更有一玻璃櫃，內鑲一中國畫，爲一老松，猿鷹矯立樹枝上。旁署曰「英雄符志」，是中國化之回教飯館也。在西貢時

，頗苦辛辣，孝先下樓，親爲照料，告以不要「加立」（辛辣物）。已而飯來，每人一鴿，一牛肉，仍滿敷「加立」焉。既已作來，不必置辯，乃強嚥之。錦章曰：「向在甘肅日，不得已而屢食辣子，自謂已有基礎，今日仍不能當也。」

飯館在阿刺伯街蘇丹門，旁有清真寺。建築類西貢者，而寬敞過之。水房子亦倍之，且設有水箱，水管，更較精進矣。作五時禮之鄉老，均憩臥廊下。忽聞念「班克」聲（警衆禮拜），音響絕大。蓋極高之「班克」樓上，置一大喇叭，「日安金」向播音機而朗誦，傳播甚遠，此種制度良好，更可用於我國，聲浪激強，足可警裝聾作僂之教友也！

### 訪問全馬來亞回教會

全馬來亞之回教會，即在蘇丹門。會長爲隨地哥，副會長爲阿刺薩古夫（*Alasagut*），皆該地回教知名之士，香港博愛社孫主席所介紹者也。余等往訪，皆不在，當由該會祕書孟施（*Moosah*）接見，極表歡迎，并以所出之真理伊斯蘭雜誌數期相贈。孟施君，爲一學者狀，身不甚修偉，而美鬚髯，態度安詳，殊藹然可親，因時間急迫，各留名刺而別，孟施君乃命一青年名努倫的尼者，導路而返。

同船者梁君徐君，皆於此地下船，梁君相約歸家後，以汽車來接，余等不能待，終使梁君撲空，歎然也。徐君住於該地中華書局。我等行踪，此地新聞紙必有所載，唯船行必不得見，乃往中華書局轉託徐君，託將登載之報，寄往埃及。

附新嘉坡之新聞紙及記者名姓

The Straits Times 報名 Hugh Milner 記者名

南洋商報 攝影 記者 王維鈞

星中日報 記者 陳灰蔓

南洋商報 記者 胡 濤

星洲日報 記者 王奇空

星中日報攝影記者 張師狄

### 遙望蘇門答臘

十九日，船行殊平穩，兩旁綠島斷續，相距只數里遠，時見白帆往還，知荒島中必皆有人居。旣舞風暴，水復不深，故毫無波浪，平潔如鏡，天上時有朵朵白雲，垂影海中，掩映可見。

。更有飛魚出沒，較向所見者大，且多白色。途中與一荷蘭船相值，精美若象牙雕鏤，船首至尾，皆爲客廳，遠視之，酷類海上旅館也。

### 讀真理的伊斯蘭有感

暇時翻閱全馬來亞回教會出版之真理的伊斯蘭刊物，于我中國之同胞，頗多論評。刊物中有「中國回教雖有五千萬至六千萬之多，然未能盡廣佈宗教之天職。如日本之文化，多數皆由中國傳來，伊斯蘭教獨不能由中國之回民而傳入乎？」又謂：「中國回民既少與外面接觸，復自因教派而爭，致失回教團結之本意。惟中國北部，已有派學生往埃及留學者，相信其使命至大，中國回教發展將于最近之將來也。」

### 感言

錦章爲論評之感言如下：（一）中國同胞何以不能盡傳教之責？同胞數員雖有五千萬至六千萬之多，然與全中國比較，不過八分之一。且中國國內各民族，漢滿與蒙皆曾取得統制之地位，每一民族有其優越之政治勢力，似無暇顧及他族之發展。同胞人數較少，且環境惡劣，其

所以不能傳教，良有因也！（二）中國同胞果于歷史上未盡傳教之責乎？不然，回教之開闢自守，始始於清朝也。回教來於唐，興於宋，至元明時代，回教之地位益高。若元朝各民族之階級，以蒙古人爲最高，次爲回教，再次爲北方漢人，又次爲南方漢人。又若明太祖爲漢族之民族英雄，革蒙古人之命。然予以最大之助力者，乃爲回教之將領，其開國元勳若常遇春、胡大海、康茂材、沐英、華雲等凡十餘人，皆爲功在明朝，炳耀於史冊者。方其時回教處於政府重處之地位，南北各地，類多皇帝勅建之禮拜寺。故若以元明兩代而論，回教之傳播，必有驚人發展。不然，同胞之五千萬至六千萬之人數，何以自來乎！迨至清朝，同胞無日不在惡劣環境奮鬥中，方自保之不暇，無力以向外也。（三）中國同胞應取如何之態度？應打破舊的觀念，極力向外發展也！何以故？今日國族平等，信教自由，固無專制與壓迫也。且中華民族處於今日危弱之局面，大原因爲多數民衆無共同之信仰。雖有許多之信仰，其力量實等於無信仰。故至危急存亡之秋，少悲歌慷慨之士，擔當重大之責任。若以回教之信仰，專一之精神，灌輸於中國全民衆，則精誠團結，保衛國家，愛護民族種種美德，均可產出。若於此時，傳播回教，非爲一族一教之利，實爲中國全體之福，故今日實爲發展宗教之好機會也。（四）中國同胞何以放棄向日本傳教之責？其原因殊單簡：（甲）海洋隔絕，（乙）中日在歷史上爲長期之交

戰國，（丙）日本爲佛教國，其信仰力超過由此傳來之中國與發源之印度，若非有大的力量往傳播，難以收效。有此三因，非放棄也，乃可能性少也。近日日本已有回教矣，然傳教者，余憾其不能盡其神聖之天職，復恨信教者類非真心，而另有作用。故於今日斷言之，雅不欲攪擾和平，有害人羣之日本入回教，而貽回教羞也，（五）教派之爭。此點余深恨之，既失回教國維之本旨，復爲毀滅宗教之遺現象，人之如此評我，亟應接受而自惕也！（六）成達師範責任之重大。該刊爲所謂中國北部之留埃學生，即北平成達師範之留埃學生也。該校經唐柯三先生馬松亭阿衡之慘澹經營凡十餘載，今日始具規模，國內頗表同情，以中埃文化之溝通，更能引起政府之重視。留埃學生已有數班，能用功自愛，其服務西北者，更能有喫苦耐勞，爲教犧牲之精神。一般人確信成達，仍將開燦爛之花。今已得國際上之注意，更信真宰絕不負苦心人也！

！譽者日高，當之者益恐，成達師範更應懷乎責任之重大，努力前進，以副國內外之望也！

### 溫度及海程

今日之溫度及海程渾數如左：

溫度：24°

海程：午北緯  $3^{\circ} 41' 5$  東經  $99^{\circ} 53'$

距離新嘉坡 282 哩 距科命布 1288 哩

蘇門答臘爲一長形大島，去船不遠，遙望終日始過。

### 走盡蘇門答臘

二十日，天陰雨，且多風浪，初乘船人，必又有暈舟苦。

今日海水又呈黑色，知在深不可測之印度洋中，惟島嶼又不能再見，蘇門答臘島必走盡矣！

上午，一法兵喜謂適才無線電報告，日本經濟，已陷於困窮，外人資本，已都欲借用。蓋日本作戰以來，消耗至大，持久戰，農業國可以當之，工商業國，必終不能支持也。

### 船上所見

午後，余等徘徊於甲板，有多乘客，乃爲一印度家庭。與一黑且胖之青年談，始悉爲錫蘭人，信基督教，談印度之宗教與民族，殊爲複雜。彼手鉛筆，畫印度國土，更廣劃爲若干



省，標明其民族與宗教之所在地。口說手寫，頗爲熟爛，繼曰：「中國與印度皆古國，其國內民族頗多，錫蘭族之於印度，正如蒙古之於中華民族也。」一翁一嫗，皆健壯，余疑爲其父母，詢之，乃其姊與姊夫。數小兒女皆黝然，天真可愛。

自步南來之法兵，右帶小孩者。乃彼等與安南婦女之混合種，今歸國，棄其婦而攜其子女。日落，小孩思母，嗷然而啼，慰之不能已。憮然以聽，動人家鄉之思。每哭，輒旋繞棺中，悲弗能禁！

### 溫度及海程

溫度：82°

海裡：午北緯 5° 59' 5" 東經 97° 33'

巨昨午 354 哩 距科倫布 934 哩

### 讀中國五千年來之愛國魂

二十一日，陰而不雨，水色墨，風浪甚大。

終日寂寞，同行入競爲各種遊戲。余等讀五千年來中華民族愛國魂，書爲徐用儀先生著。

其內容頗皆爲國家已瀕於滅亡，而中樞得人，終能撥亂反正，轉危爲安。其所標榜之人物，爲謝安、寇準、李剛、虞允文、于謙等，其事實乃節錄於銅鑑。著者於今日之中日局而比較，而爲論斷。其愛國情殷，溢於言表，而於中樞方面，痛下針砭，膽識尤有足多處。惟強敵無異往日之外寇，而中樞較前稍有不同，蓋專制政體，政權操於君主，或昏庸而自用，或無知人之明，或怯弱以自保，終致養寇成患，以至不可收拾，寇準李剛之忠心耿耿，尙屢經竄逐，幾不能全其首領。于謙之老成謀國，結果粉身碎骨，而爲千古惜。今之中樞政府，謂爲欠健全或有之，若謂其蓄意誤國，彷彿責之過奇！且昔所謂外寇，皆爲今日之國族一部份，言之過於恭詳，畛域顯明，未免重染痕跡，當之者自感不安，非中華民族精誠團結之福也！在一般士大夫階級，其民族觀念，過於狹狹，率多以漢族爲中心，而自陷於孤立。民族意識濃厚之徐用儀君，亦所不免，悲夫！

### 溫度及海程

溫度

57.0

海程裡數

距昨午 326 哩 距科命布 548 哩

午 北緯  $5^{\circ} 56'$  東經  $82^{\circ} 12' 5''$

三十二日，天陰，風浪愈大，激盪極高，至奪齒入。惟天氣極為涼爽。

今日仍航行印度洋中，大海茫茫外，別無可見，約計明晨可抵科命布。

溫度及海程哩數如左：

溫度  $83^{\circ}$

海程 午 北緯  $6^{\circ} 01'$  東經  $82^{\circ} 49' 5''$

距昨午 319 哩 距科命布 229 哩

### 錫蘭大島之科命布

二十三日，晨起，隔窗外視，烟樓扶疏，已見陸地，知已抵科命布。未幾朝曦升，滿海鐵動朱紅色。一人造之石隄橫之，其極爲一燈塔，約略甚堅固。塔基受海水推壓，白沫時起。

余等簽證照後，乃棹小汽艇上岸，一嚮導自薦，謂將同往名勝地。余等以路生疎，計亦良得，允之。

對岸碼頭，迎客者殊多，裝束較向所見者又異，蓋路上見四五雜頭黃衣人，其大衣肥寬，類我國之內地和尙，而顏色不灰黑。尙鵝黃，類我國之蒙古喇嘛，而又不作束帶窄袖。然其爲佛教徒無疑也。更有只雜額上髮而垂椎髻於腦後。眉以上，雙鬢間，皆塗以白粉，而鼻之極，染以紅點，若我國之舊日裝飾小女兒者然，不知此又是何宗教。印度人不都爲黑皮膚，間亦有黃白者，絕類我國之西北省區人。故其士女，體格既強壯，而濃目長睫，雙瞳美朗，固含蓄無限之智慧，宜乎爲古文明民族也。史地學家多以印度人爲白種，其論點在軀幹，而不在顏色。實則軀幹仍是東方人體格，與白人無涉，主其說者，與我國滿朝謂乾隆皇帝爲漢劉備轉生者，同一附會，其意在乾隆皇帝雖滿族人，然實爲大漢劉備之後身，統制漢民，復奚有不服者。今英之於印，亦白人統治白人也，既是一家，印民復奚有不服者，此種文化侵略之史地家，其罪惡乃甚於飛機大砲！

余等兌換本地錢幣，兌換處凡有數種文字之標識：曰英文，曰森格利斯（錫蘭之本地話）Singhalese，曰太米耳（印度之普通用語）Tami，更有漢文。兌換畢，乃雇汽車游科倫布市。

### 回教先賢墓

路上亦時見各色帽式之回教人，意此處回教，必亦甚盛。此地亦有洋車（黃包車），惟極高大，視之極笨重，然長腿之印度人，挽拉固甚合適。汽車亦寬敞，有窗而無玻璃，必此地天氣燠暑，乘客得透風之車，喜其涼爽矣。馮車夫將往清真寺，已而至一處，高挑綠旗，隨風飄盪。門上石刻極精，鑄一星月徽，作環抱形，頗工美。集團活動輒有其對外之代表標識，回教之右綠旗與星月徽，在似有組織而無組織之回教，難乎其能一律也。憶我國之宗教學校，以白月綠旗為校旗，大為驚世駭俗，攻擊者，至以為口實，謂其蓄有割裂民族之意。嘻！何如是之甚也。入門，不類禮拜堂，什物錯亂，殊鮮整潔。出一教民，階階逐異客，余等詢「伊馬木」（教長）所在，教民指屋中，余等趨往，更無所見，自玻璃窗而視，乃一石塚，覆以綠網。始悉此地為一先賢墓，乃其為之祈禱。惜當時未能詢其名也。出屋幾轉，又有高敞之屋，旁有小水亭，知為禮拜堂。該教民謂：「附近教民，五時禮於此，若『主麻』則須至大禮拜寺。」此殊為合理，向聞阿衡言，「主麻」為全城之總彙，非各自為政也。以北平而論，禮拜寺在城郊者，凡四十二。若以北平之遼闊，聚於四個禮拜寺為已足，就四城較大及適中之禮拜寺而舉行，意義將如何重大！而牛街與教子胡同，相距咫尺，而仍有兩個「主麻」，不知昔之用意何在也！

## 市立公園

出先賢墓，過市政府，青草如氈，悉是曠土，間有古木，枝葉濃密，高可參天。下車步行，樹林漸幽邃，風景清雅，其蔭厚處，可蔽天日，一滌暑氣。有佛樹，綉枝垂懸，若長鬚倒掛，若引得之麵條。樹皮光華，呈赭黃色。有植物，悉羽狀小葉，開紫蘭之花，花形三瓣，纍纍爲簇，絕類藤蘿，然如普通樹，而不蔓生。更有大竹，叢然攢生，細葉繁夥，宛然天棚，徘徊其下，萬慮俱寂，寵辱盡忘矣！車夫言，此地爲公園，規模雖較小，實煥熱中之清涼地也。上車時，有乞兒，向車中擲花，與以錢，歡然去。

## 博物院

博物院爲一盤旋樓，古物陳列，依類分佈。入正面樓，所陳者，皆古代兵器，中有巨礮，邊緣皆鑲以銅質花牙，頗爲美觀。西樓下，佛家之法器甚夥，都與我國和尚所用者異。更有鬼神面具，胥象以禽獸之頭形，諸色雜陳，瘳惡可怖。我國噱喇廟，有跳鬼之戲，舉行頗熱鬧，其扮鬼扮神，亦有無數傀儡，其面具如牛鹿象等，亦都各具情態。今適與此符合，惟細微處有

所耳。樓之中部，多爲瓷器，若景泰藍，若康熙及乾隆年之作品，皆爲羅列，考其名籍及產地，皆我國物也。其後樓滿懸古畫，設色用筆，均有工力，精神實健，俱臻美妙。壁上畫，若甚粗穢，設色亦極簡單，形體模糊，尋視不易。惟上面所畫者，率皆低眉合手，盤膝靜坐，必爲佛家故事，不得知其究竟。一小畫，而替不太，而所畫人物滿紙，騎馬者，乘車者，聚而談者，走徘徊者，驚惶失措者，相值而低頭者，窺測其意，若有禍患之事臨於身者然。按其說明書，始知爲回教故事，在我穆聖時代，聖之外孫哈珊遺失，衆悉力以訪尋之也。樓之右方爲古之木雕刻，皆爲殿宇窗壁，其形式，有類我國所有。樓之後爲錫蘭王寶座，雕鏤極工致，椅背更有二坐佛像。座旁有王冠，方形多角，婉然僧帽。有刀，鋒刃極利，其柄與鞘，皆金屬物，亦多花朵，有杖，長可八尺，上亦鐫刻，委宛若游龍。看座者謂：「物皆黑金製，乃錫蘭最後之王御用者也。」余等亦疑之，設非金物，何屋中無燈，而反映耀煌之黃光若此！樓之左右爲動物標本，觀賞其下，不禁錯愕，始悟眞宰造化之偉大。蓋一鯨魚骨之模型，長有五六丈，儼一小舟。尾骨多節，修而曲折類鷓鴣。其頭骨，陳於廊下，不知者將疑爲大石，叩之，鏗然有聲。旁有大象之全副骨骼，相形之下，覺渺小矣！

通計所遊各部，一事一物，莫不具有濃厚之釋教意味，錫蘭乃佛國也。

## 新美之佛廟

繼遊一有名之佛廟，名易峇巴塔那拉馬雅 Isigalinaramaya。廟非古廟也，建築之年必不久，以其一五一磔，皆呈新鮮之狀也。廟中有大白塔，塔前有案，佈以香花及食品，疑此塔下，必爲僧塚。入大殿，必須脫鞋，防褻瀆也。殿中已爲塑像及畫像填滿，幾無隙地。殿中更分裏外屋。所塑像，亦呈異趣。外屋之迎門者，爲一坐佛像，旁有二立者，皆怒目持刀，譯者謂此乃護法之神。復入內環行，無數坐佛併肩立，皆蓬髮，面目相髣髴。每一佛所靠之壁上，又畫其平生之得意事蹟。其外牆之壁，亦畫有一首尾之故事，推測其情，蓋爲一皇后夢象而有子，後其子雖爲皇帝，頗有向道之心，後乃成佛。譯者謂：「卽裏屋之佛也。」就此故事而言，爲創造佛教之佛祖釋迦牟尼乎？余等問：「裏外屋之佛有別乎？」曰：「裏屋之佛爲已成者，外屋之佛未來者也。」裏屋有三大佛，而有三姿態，一臥者，長可五六丈，一臂支頭，一臂撫膝上，目闔神寂，若已睡熟。其兩廡者，一坐，一立。亦皆魁大。余等疑爲臥者之弟子，然何有坐與立之別，豈得道有高深之差乎！譯者謂：「三佛之姿態雖不同，實爲一體，彼等非師生也！」壁上更畫許多和尙像，亦皆臥者之徒，猶之孔子三千門人，未必皆有名者也。殿外一古樹，



周以石欄，亦供以香花食品，然則樹亦藉傳之光而有神靈耶？惟此瑣碎處，乃有誤於高古之佛教也！噫！

### 水族館

海濱有水族館，規模極小，而票價甚昂。其設備亦可記述。屋之四周，嵌以玻璃箱，自下引海水而入，復由旁洩出，既爲海水，復永不陳腐，且箱中有管，蓄以空氣，水族得以不死。水族類皆爲小體之魚，形色奇異，多向所未見，尤以龜之游泳，最爲解頤，時鼓舞其爪，扶搖而上，人方譏其藉勢以傲之姿態，而彼正自鳴得意也。

### 動物園

動物園在一極空曠地，余等渴甚，乃購椰子，本地之土名「克克那得」者而食，狀類小西瓜，而皮極堅固，余等以爲剖其殼，必多汁肉。小販以利刃剖去其外皮，點其心，有汁水溢出，以大玻璃盃承之，適爲盈滿。飲之，極清涼，類葶藶味，心地澄朗，暑氣盡消，衆相驚奇。斯地而有斯食物也，眞幸爲人類著想，周且至矣！

動物園有羊，與我國之北方者，大小相等。毛色亦黑頭白身，惟頭處隆起，若人之有「氣稟」者然。駝鳥不甚大，而羽毛修美，向人時搖其頭，性必馴，非猛禽也。猛獸在柵中，往返疾行若旋風，騰騰兀視，不減兇猛。一雌虎方嘯小虎，小虎如貓，平列其腹下，母子之愛，於野獸中亦可見之！猴類殊夥，一大猴紅顏出吻，蒼毛被身若篋衣。奇其貌，乃爲之攝影，而雌猴以不利其雄也，猝以爪擊人。守之者怒，拋石擊之，雄者以身翼雌猴，不中。人方返走，石由柵中飛出，落地上，蓋雄猴投石之技，不弱於人，幸而未遭其算，險矣！黑熊良蠢，體格雄壯，必有大力。一孔雀，羽毛殊美麗，細尾若屏，碧錢蟬聯尤可愛，余等復爲攝影，雀適續長鳴，不知屬引。余等方轉身，忽覺疾風自腦後來，若有木板擊身上，急回視，始悉孔雀突飛，以雙翼來襲，孔雀殆又爲誤會者。余等相顧而笑曰：「禽獸逼人，今日始見之。」復參觀蛇類，有大蛇方頭，細頸，吐舌向人，乃相戒曰：「此毒蛇，噓人有如瘋犬。」信步行，余等入山窪中，乃拾級而上。余等周覽其地形，若南京城南之雨花台。

### 訪問印度回教會之副會長

詢得一回教飯館名Paris Hotel，乃往就飯，飯後，訪問印度回教會，The Indian Masjid

Association。此次訪問，殊有價值，蓋此會爲全印度之回教會。其副會長薩衣得賴烏夫巴帥 Sred Raof Pasha，爲一印度深識大體之國民，爲一汎伊斯蘭運動者。

一印度人來，余等向彼問該會所在，彼非回教友，而極熱心，乃導往。登一樓，數小兒正閱書報，一人正爲响禮。禮畢，余等向之說「賽爾目」，彼亟回「賽爾目」，著履迎遠客。甫坐，進以冷甜水，若梅湯。余等述明本團之宗旨，并將趕赴「麥加」參加「漢志」，彼極欣慰，曰：「不意中國之回教友，亦有若許之同志耶？」乃互換名刺，知爲薩衣得君之友。薩君詢中日之事基詳，余等曰：「求和平，須奮鬥。欲探尋真理，亦惟有犧牲，中國上下，抗戰之心已決，與日本終不能兩立！」薩君太息曰：「良然。中國與印度皆文明古國，處厄境均如此！然兩國之國民意識，已因外力壓迫而提高，終不能泥然無聞於世界！」繼曰：「日本之人類感情與國際道德，均已消失，何能久猖獗。」薩君詢：「中國回民之人數，與印度孰多？」余等答以五千萬。曰：「良多，然仍遜於印度回民之人數。」「然則能與其他民族合作乎？」孝先曰：「自擺脫專制政府之羈絆後，頗有復興之望，今已與國內各民族，聯合在一陣線上，共同抗戰矣。」薩君曰：「明白立場，認清敵人，實爲吾回教民族之要。」余等忽見壁上懸二像片，一赤背瘦人，顛圓耳大，正盤膝坐；一白髯叟，戴桶式帽。余等指赤背者曰：「此爲聖維甘

地，然則此白鬚者何人？」薩君驚喜曰：「君等亦知有甘地乎？」覺源曰：「此類我中國之孫總理也！豈不知之！」薩君立起，神味盎然，指其衣曰：「此乃我等自織而衣者。」復指其帽曰：「此帽與普通國民者異，帝國主義所深惡者也。」余等視其帽，圓形，然狹而長。其辦公室前，羅列二紡紗車子，構造極簡單，薩君撫之曰：「帝國主義之經濟侵略，甚於一切，雖然，此我印度反抗侵略者之武器也！」言訖，面有得色。指甘地曰：「此我印度民族之領導者，其感化人之力量殊大。回印兩教，已大覺悟，不再爲自身之爭，而予侵略者以侵略之機會。」復指白鬚者曰：「此我印度之回民領導者，名烏白頓拉，致力於印度民族革命之人物也。」先曰：「中印兩國相同之點甚多。兩國之回民又復相類，託靠真宰，我輩將有長時間之合作。」薩君頷之。時天熱甚，汗淋漓浹背，且開船時間迫，乃與辭。薩君曰：「請少待，君等此行之意義大，余將爲君等寫數介紹信，以利進行，并壯行色。」乃立藤椅上，抽筆疾書，頃刻三信就，一爲給阿刺伯王秘書者，一爲致烏白頓拉者，他則爲該會在麥加之祕書。二封爲英文，一封爲兀爾都文（印度之回族文字），乃共往攝影。攝影畢，與其友二人，直送登碼頭，乃行擁抱禮，互說「賽爾目」而別。

## 回憶薩衣得賴烏夫巴帥

薩君年爲三十許人，面黃白色，黑鬚可盈握，著自織白布之大衣。其聰慧胥蓄於其雙目中。國一有政治思想之人物也。

薩君常聞過往之朝漢志人言，白副總參謀長健生爲中國同民之光榮人物，向余等詢問其身世及近况甚詳。乃贈以健生總參謀長之像片，彼珍寶之不已。

薩君主張印度同民之復興，與余等主張中國同民之自拔正相類，薩君以爲抗英之侵略，非圖印兩教合作不可，正與我國國內各民族精誠團結以抗外侮相類。薩君謂世界回教民族需要聯合，始能求弱小民族之解放。與本團之目的，在世界回教民族攜手，以抗侵略者之侵略又相類。難得哉！海外遇此同志也。

錫蘭人原爲 *Ceylonians* 人種，現其人分爲二部，曰 *Tamils* 居錫蘭島之北部，及印度南部。曰 *Sinhalese* 居錫蘭島之南部及印度之中部。前者信基督教及印度教，後者則信佛教。

又今日游易賽巴塔那拉馬雅，其大殿懸有三像片，一老年人，二青年，皆著西裝。譯者謂「一老年人名白得力思 *White*，修築此廟者也。一九一六年，回佛二教，發生爭端，適戒嚴期

聞，其子（二青年中之貌較清瘦者）觸戒嚴令，爲政府逮捕，處以槍決之刑。然此老年人現固仍在人間也。」嗟呼，佛教之犧牲者，吾知有此君也，然則回教之犧牲者，安知不大有人在耶！

### 波斯灣裏

二十四日之溫度及海程

溫度：八十四度

海程：午北緯  $7^{\circ} 43' 5$  東徑，  $75^{\circ} 23'$  距科命布 269 哩距吉布地 1948 哩，時

差科吉之間每日回撥二十五分

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數日，航行之方向爲正西。視地圖之航線，則稍偏北。水勢湍急，無風亦生駭浪。終日在大洋中，頗感寂寞。三日來，約路所經之地，爲波斯灣之南，滾滾雄濤，皆呈黑碧，海深必不可測。

醒東（馬天英）如乘十七日之船來，西貢不停，直趨新加坡，二站爲印度之孟買，再一站而蘇彝士。余等船雖早行六日，然路上站多，復耽擱日子，與醒東船相較，不過先一日抵蘇彝士，七八日內，可握手於紅海頭矣。

四等艙有不少中國乘客，乃往南美秘魯者，本可由東洋取道，彼等堅決不坐日本船，甯可費時間與經濟，繞極遠之路，其精神令人欽佩已極。余等與之聯絡，彼等皆廣東人，能粵語，而不能官話，只可寓同情於心目，相顧惘然！

告世界回教民衆書之稿已擬就，經孝先刪改後，乃由覺源譯成英文。晚飯後，孝先與錦章鈔檢賬目。一日之間，工作，飲食，休息，莫不以時，非旅行生活，直日常生活也。

二十五及二十六兩日之溫度與海程如左

二十五日 溫度：八十二度（印度洋中）

海程：北緯  $8^{\circ} 49'$  5 東經  $69^{\circ} 58'$

距昨午 328 哩 距吉布地 1620 哩

二十六日 溫度：八十二度（印度洋）

海程：北緯  $9^{\circ} 55'$  東經  $64^{\circ} 10'$

距昨午 350 哩 距吉布地 1270 哩

## 船中工作

二十七日，天晴，氣候亦較涼爽，海中時見飛魚，較向所見者大，約計尚有六日海行，余等乃分頭工作。孝先擬演說稿題目，并檢閱文件，覺源作英文函電，錦章則擬演說稿，題目爲「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之使命」，下午稿成，交孝先損益。

今日船上有聚樂會，二時後，爲兒童部份，晚八時，則有化裝跳舞等節目，外人之嬉孺仕女，均易新服裝，欣欣喜色，同行者堅約余等參加。此何時期，國難當頭，尙有此等心緒，婉言以謝。

今日之溫度及海程如左

溫度：八十度（印度洋中）

海程：午北緯 11° 05' 東經 58° 21'

距昨午 350 哩 距吉布地 920 哩

### 始見阿非利加之東南角

二十八日，天晴，海闊天空，日光甚亮，水影鋌動，金光萬點，觀者樂之。

今日仍積極工作。孝先書數封信，分寄國內、阿刺伯及開羅者，覺源之打字稿輒輒不已，又擬一演說詞，題目爲「中國抗戰與中國回民」，下午脫稿。



地近紅海，時見大魚騰躍，浪花起處，卽見黑黝色物，長約五六尺，自水中上跳，連續不已，俱兩三相追逐，其近船者，背鰭外露，往來倏忽，若小潛水艇之疾行。水色清冽，時見其并肩行，旁船與波浪衝鬥。或曰：「此沙魚也」。更有圓形之紅白色動物，類圓龜包，亦與浪花浮沉。同行者謂：「此等動物，海中良多，海水浴者，設不幸而觸之，週身輒發癢不已」。

午後三時許，西行，大山橫之，同行者曰：「此卽阿非利加洲之東南角也。山不甚高，而濯濯然，殊少草木，積沙如龍，間有細草成簇，羅列有致，儼然蒙古風味。崖石數有白色物甚夥，蓋海水鹽碱之質頗多，方潮漲時，觸石擊盪，潮落石出，鹽碱不退，此其所以草木不生也。山之極，有燈塔，兀然如人立，更有平房，若併列之黑石桌。近岸之山頭有二八，蠕蠕動，細牙如線。初到非洲之印象，有若此，埃及之風土，可預卜也。

今日之溫度及海程如左：

溫度：八十度（印度洋中）

海程：午北緯 11° 41' 東經 52° 33'

距昨午 348 哩 距吉布地 572 哩（下午四點半入紅海口）

## 吉布地途中

二十九日，晴。日光熱力殊增，復鮮風，故又覺燥甚。

看地圖，紅海傍兩岸，距離若甚近，而航行終日，不見隻山片島，蓋紅港形勢，若葫蘆然。乍初入覺其狹，漸行漸深，彷彿仍在大海中也。然時見黑翼白腹之水鳥，三五成羣，翩翩飛舞，寧知仍去陸地不遠，惟人之目力不能及耳。

午飯前，同船之國人，聚而談於平台上。廣東溫君健談，說南洋羣島，野獸頗夥，土人羣獵，其方法極爲巧妙，膽量亦殊驚人。而於形容野獸之各種姿態，繪影繪聲，莫不神肖，聽者忘倦。

今日之溫度及海程有如左：

溫度：八十一度（亞丁海中）

海程：北緯 12° 00' 東經 46° 49'

距昨午 342 哩 距吉布地 230 哩

### 沙漠風味之吉布地

三十日晨六時，抵吉布地。船無碼頭，泊於海中。自輪上遙望，黃沙數曲，位以城市，零

系樓宇，殊少烟樹陪襯，遠處時有浮雲，斷岸掩映，參差若犬牙，未游其地，卽知其爲沙漠園也。

余等早茶畢，乃搭小火輪，過岸以游，余等以其爲公司之船也，故未計較而上，中流索船，所帶者爲新加坡科命布之錢，而無法郎，大窘，而舟子嗷嗷，益爲不堪。幸一法人，借法郎中個，不譏之交，心焉感之。以後切記，每至一地，必預備其地之錢，不然，只好株守船中也。

此地男女服裝，與向所見者，又呈異趣。男女類皆瘦長，凹目厚吻，貌黧黑，頭上髮卷，較之我國直髮婦女，故意用人工燙之使蜷曲者，尤工細。髮端更有寸許黃盞，若曾被火燃皆變。突然者，人工者，不得而知也。男女著花裙，皆露足不履，男人黑背承天，殊不畏熱。女子繭小褂，更被以大布圍，顏色則尙鮮紅大綠。信回教者，男人率雞頭，戴桶形之各色帽，以血紅帶穗，粉白而有花紋者爲多，或以布纏頭。足拖木屐，間有長鬚髯人。其爲兵役者，服裝一如法軍人，而仍戴紅穗之帽，帽不甚高大，上皆鑲以黃銅之新月形。女人則服裝重重，其蓋頭藍布，嚴覆面目，外人不能辨。其非回教者，男人留髮。女人多裝飾品，除手鐲指環外，鼻端鑲齒，亦綴以金飾物。地雖在海口，而風氣極閉塞。彼等必不多見中國人，婦孺見我等來，捉腕挾避，至有駭走者。更有多小孩，沿街向人索錢，逐之不去，有所求未遂而還以惡語者。其

教育之幼稚亦可想見。

街道既狹隘，而逼復多，行路者，必類揮以手絹，不然，臉皆落滿。嘗見一婦人，背負一嬰兒，婦人未後顧，兒已睡，而兒之面，黝然一層，若佈衆星。又見自市場提魚歸者，羣蠅逐臭，至角體爲掩蔽。街上有買賣，毫無繁榮氣象，間有人，三五成羣，皆若無所事之游蕩者。間有茶館飯肆，皆粗大之椅，衆人環集，秩序凌亂，屋中黯淡，自外視，人影幢幢而已。住戶無樓，惟簡陋之平宇，更有集亂草木板而爲廬者，不知內部是何景象也。市街上不見多植物。間有之，亦皆乾綠，彷彿乏水分。

嘗赴一禮拜寺，白樓三層，房宇尙精潔，設備亦稍稍講求，殆全市之不可多得者。隔窗又見一學校，其師生正灑掃，壁懸地圖，桌椅依序羅列，粗具小學規模也。

出市，始見宏麗之樓房，然爲官府或法人居者。

市上以羊駝爲買賣者頗多，羊一隻三四角，駝一頭，四五元而已，價值之賤如此，蓋供過於求者耶？羊亦有山羊綿羊之別，山羊形體小，黑白者多，細角健生，領下無髯。綿羊皆黑頭，毛質粗絨，而皆甚肥碩。嘗見二三女人，逐羣羊走沙土中，宛然我國蒙古之寫真，駝無蒙古產者之雄偉，毛短土黃色，體么小，只抵其半。時見騎之行者，緩行於市，謂曰沙漠之類，

曰不宜！又嘗見驢，亦灰色，形貌與我國產者無異，惟軀幹較小耳。鷄營於籠中，瘦弱更遜色矣！

孝先謂：「吉布地屬於法，而意大利之屬地環之，意屢求於法，法終不許。」錦章曰：「如此沙漠地，法何樂於此？讓與大可作人情。」孝先曰：「不然，此地固非富源，然爲軍事之要衝，有此，正足以牽掣紅海之意國勢力也。」覺源曰：「觀此地之景象，法人明知其不堪建設，雅不願爲經濟上之投資，非法人之拙於經營也。然其軍事上必有完美之構築。」

十二時自吉布地發，海上時見島嶼，殊不寂寥。下午四時許，右顧平山橫焉，漸近山基，黃沙蜿蜒，屋宇櫛比，若我國西北各省之審居人家，更有燈塔，兀立岸端，若於夜間，必見其閃閃之亮。孝先指之曰：「此阿刺伯半島之耶門國境也。」

薄暮，有風，波濤轉大，四周迷漫，若烟若霧，紅日距海三竿，已失光芒，境近黃昏，夕陽不好，興致索然！

自吉布地至蘇彝士，其時差，每日約退十五分鐘。今日溫度激增，又達八十二度。

## 急流之紅海

三十一日，晨起，覺船搖動甚厲。登甲板之平台上，由左方向右走，如履高坡。同行者溫馨謂：「船之左右擺盪，其斜度由二十度至二十五度。」紅海波濤洶湧，水起伏如邱陵，船旁自浪，飛濺類積雪，基端碧澄，若凝固之玉石。蓋適值紅海中流，派之而上，勢激厲有大壓力，自覺澎湃驚人。幸而微有順風，否則再逆風行，乘客必愈覺其苦矣。

同船行之國人，赴德學航空者凡四人，赴法學建築者一人，學市政者一人。莫不抱有遠志，將來歸國，必爲實用之材。二十餘日之相過從，氣味相投，殊多親摯。今余等只有三日路，徑途云遙，依依戀繫，乃各書通信處，以備音問往還，藉暢同志。古語：「所患不同心，不患相見稀」者，意或在此也。并共攝一影，藉資紀念。

今日熱度極高，幸在海中，微風開襟，不覺燥暑，若在岸上，必又汗浹背弗能支也。

今日之溫度與海程如左

溫度：84 (在紅海中)

海程：午北緯 16° 34' 東經 41° 09'

距吉布地 347 哩 距蘇彝士 937 哩

二月一二兩日，均在海洋生活中，無足記述者，其溫度及海程有如左：

一日 溫度：27 在紅海中

海程：午北緯 21° 37' 東經 38° 06'

距昨午 349 哩 距蘇伊士 588 哩

二日 溫度：70° (天氣陡變) 在紅海中

海程：午北緯 26° 27' 東經 34° 53'

距昨午 342 哩 距蘇伊士 588 哩

### 抵蘇彝士

三日，是日，將抵蘇彝士，行將與大德能輪告別矣。晨四時即起，整理行裝。隔窗望曙光，心爲欣悅。乃上甲板，天氣無昨日風大，想溫度必減甚，蓋棄置之夾大衣又復穿上，無帽而覺頭寒也。天轉亮，可見水，碧波蕩漾，若細羅紋，測其勢，必甚淺。兩岸多山，方見燈火閃爍之地，今則變爲一片樓宇，林木蔚然，邊岸連屬，此地爲埃及之海口，必勝於使人失望之吉布地多多矣。

先是余等離香港日，曾與中國留埃學生部主任沙儒誠君，成遠留埃學生王世明君電，約請

來蘇伊士照料，惟不知曾否收電。是時極爲渴望，王世明爲余等所素識，沙主任余等神交之友也。孝先囑錦章望來客，忽輪船之各色旗，陸續升起，一船破浪來，船上五六人，皆制服革帶，類官府人，面上僉戴紅帽。嘻！至回教國也！詢之，爲該地公安局之警察，乃來船辦公者。其尤引人同情者，厥惟其碧旗飄蕩，辨其徽式，爲綠質白章，章爲星月，星凡三，月新形如鉤，角更有方塊，呈黃色，回教之尙綠色而高新月，固成各地回教之定例也。少選，又現一小艇，衣裝殊不一律，間有紅帽，疑是普通人。漸近，衆人中有紅纓帽而灰大衣者，度其體材面色，錦章疑爲中國人，約略視之，尤類王君世明。若何以斷其爲中國人？蓋印度以西之民族，率皆隆準濃眉，深目，遠望之，鼻左右，皆黝然，不辨其細膩。若中國人，苟目力所能及，其眉眼鮮有不能析分之者。近船，果王君世明也，走告孝先，喜極。王君旁，更有一中國人，揣其貌，知爲沙君儒誠，惟別於沙君之像片者，今沙君已有鬚髭也。二君上船，極敘寒溫，故知與神交之友，異地相逢，均極快慰。

### 下船之困難

沙君等告：「達阿衡今日由此往支達，而轉麥加。今日往支達（Jiddah）之漢志船，爲故



末一次，放過再無機會。」詢醒東何日至？孝先曰：「度其路程爲明日。」沙君等焦急曰：「醒東必誤矣！」是時船上之茶房來，謂埃及之警察，方檢驗護照，請君等接洽。余等乃往一等艙。至則一紅帽官長，坐椅上，盛氣凌人，余等甫入，對之頗客氣，惟恐失禮，而彼殊蹇偃，仍復不有其人。茶房變以酒，乃開瓶而飲，頃刻都盡，余等方駭怪，陰念豈有戴紅帽子而酗酒如是者。醉朦朧，張目謂余等曰：「若等自何處來？」答以自中國。彼乃反覆視護照，忽有所得曰：「護照奚爲無埃及領事之簽字？」余等曰：「中國固無埃及之領事。」又曰：「汝等有無保證金？」按埃及國法，外人入境者，須繳保證金，蓋限制入境之意，購票時，即須繳足。下船後，如無問題，便可繳還。覺源曰：「我等固早繳足，乃出收據以示。」彼忽又有新發現曰：「爾等言波賽下船，何爲在蘇伊士交涉？」孝先謂：「船票固爲到蘇伊士者，保證金書波賽，乃公司之誤。且無論波賽或蘇伊士，余等繳納之保證金，自無問題，若何刁難若此？」彼乃竟不理，憤然擲護照於船公司之負責人曰：「此乃波賽下者。」此時有理說不出，情形大窘。沙君復前謂曰：「此數君乃遠自中國朝漢志者，辛苦不易。且今日爲往漢志之末一次船，漫云耽擱二三日，即今日下午不能上岸，恐已失去彼等往麥加之機會。請依宗教上之感情，可否通融。」彼自不應。諸人相顧，束手無策。沙君攜一友來，爲希臘人。操流利之英語及阿刺伯

語，且善於辭令。彼意若有所動，忽曰：「此爲往波賽之保證金，與此地無涉，必欲上岸，每人須繳二十磅金方可。願此時已無現金，乃由美國運通銀行之支票。彼拒而不受，雖告以下船換銀，皆無用也。遷延時間既久，恐終誤船。乃託由沙王二君及希臘之友，一百兌取英鎊，一面向警察之最高長官交涉，事或有濟。余等乃送彼等下船，早有警察伺於棧旁，阻余等下。余等乃返自己之船房，二老警察知余等爲朝漢志者，恐必因之舛誤，深爲扼腕，而呈不平之氣。乃走余等船慰藉之曰：「君等遠來不易，受此挫折，余等重爲憂。雖然，彼（指驗護照之警察長官）乃一英國人耳，毫無感情，余等實爲不平。託靠主，雖少經阻礙，必不礙朝觀之舉。」錦章奇之曰：「英人亦戴紅帽子耶？」孝先謂：「埃及國法，公務員必皆戴此式帽，固不分其種族與宗教也。」覺源謂：「若如此，其大量飲酒，自不足怪。嗚呼！英人待其國地，處世接物而倨傲一切，往往如此。世上豈永有不復與之民族與不羈脫之國家乎？」

余等兀坐船中，一籌莫展，此時不能少去懷，而爲心中大病者，乃爲大德爾於下午十點開，而朝漢志之船於下午十二時半開。余等視鐘點，已迫近九點半，而仍在船上，路上焦急之情，未有甚於此時也。同船中之本國友好，均來安慰。

少遲，王君世明復上船，謂已與警察長官接洽好，可上岸矣。善音傳來，衆俱驕爲歡笑，

數老婦亦顏色霽和，作捧手式，連呼「安拉」不已，同情之心，於焉以見。

### 告別「大德能」

運行季上小火輪，與友國之諸友婦，踴躍作別。小艇轉過船尾，仍頻揮其手不已，聚處多日之法兵，亦覺依依弗捨。更值得余等之紀念者，「同輪之印度人名辛阿里木，爲一半工半讀之學生，將就學於倫敦，彼以弱小民族之立場，於本國發生無限之同情。余等所擬之告世界同胞宣言及演講詞，彼頗參加意見，并屢言祝余等之成功。一日，錦章與覺源爲之唱木蘭辭，與蘇武留證不辱歌，并爲解釋其義，彼大爲激賞，曰：「中華民族，的確偉大，必終不久屈於人下者。其精神乃如是之堅決不拔！」今聞余等爲下船發生爭執時，彼殊爲奔走不暇，情頗可感！

### 約略中之蘇彝士

所坐小艇，舉船皆爲回教人，視余等服裝異，若極稀罕。視埃及人之毛髮膚色，均類中亞之種族，更有鼻骨較低，髮髭少剪，絕類我國華北之回民。自艇遠望，有河道甚寬大，世明指而謂曰：「此蘇伊士運河也。傍岸，不多見崇樓，而建築物尙爲堅整。間有植物，不若西貢科

俞布之濃密，然遠勝於吉布地之乾燥。街道亦稱寬大。上碼頭，余等隨沙君及其希臘之友，檢驗護照，官員見異地之教民，殊表歡迎，態度亦頗謙遜，與向之船上者比，簡直如受寵若驚。宗教之真力量，於同一信仰人始見之，在中國之回民，異地彼此相逢，雖不相識，輒一變而爲手足，一般人以爲回民較少於漢民，因共同之利害關係，而能引起相互之同情心。然埃及德國皆回民也，而仍誠摯如是，無他，仍爲宗教之真力量也。

漢志船名「攷賽爾」，乃最末一次開往支達者。余等乃運行裝至船下，時岸頭船上，人如山海，男皆紅帽，女則黑蓋頭，測其狀未必皆是乘客，必有送人與看熱鬧者，占多數也。自碼頭至船下，英武之警察，雙雙鶴立。渡船上必有顯貴乘坐，不然何嚴肅如此！沙君謂：「埃及王之姊，將朝汗志，亦乘是船也。」岸上有數條橫凳，上坐五六吹喇叭打鑼鼓，聲音喧天，時作時歇，聽其疾徐，若有節奏。每初發響，便有義勇之人，隨而起舞，姿態頗生，更多逸趣。樂聲甫歇，舞亦終止。其故意談諧者，輒作怪樣，以博衆笑，其技之精嫻，至最好處，衆亦鼓掌，間有喝采失聲者。觀此種現象，不禁回憶我國之回民，我國一般自謂古舊之宗教家，認爲婚姻之禮，用鑼鼓喇叭等樂器爲不合乎宗教，甚至主持最力之「伊馬木」（教長），竟因此拂袖而去，而不爲之證婚，噫！何過也。若以彼等之眼光，視此回教國離奇現象，有不斥爲喇嘛廟

之打鬼跳神之故事者乎，然此回教中心之埃及國也，彼能如此，必有所據。

### 「攷賽爾」船上

「攷賽爾」爲埃及之汗志船，乍登其上，齊髀而紅帽者，比比皆是，儼然在回教城中也。船類新製，尙爲精潔，而體較小於「大德能」。船上遇一中國人，貌殊雅靜，詢之，謂爲送達阿衡者，自云馬姓，時錦章與覺源聚，錦章忽有所現曰：「君得非馬子實耶？」彼曰：「然」，我等亦通名氏。始知又係神交之友，在他鄉中，不期而遇，又多樂趣。馬君雲南人，早年留學於埃及，精阿拉伯文，譯書頗多，其近著「中國之回教」，及阿譯四書，皆其成功之作也。等殊喜，知達阿衡亦在船上，推其時日，阿衡必在埃及停留一週許，故亦乘末次之汗志船而往余也。沙君儒誠出達阿衡信，內云彼已前往麥加並多勉勵之語，彼以爲我等必不得參加朝覲，孰意于三小時內，由彼船至此船，終能同伴而行，感謝真宰不已。又達阿衡以爲醒東同來，實則相差一日，阿衡所乘艙位，較狹隘，且一人苦寂寞，乃請其移居一處。

### 王君世明同往朝覲

孝先學談謂：「我等不諳阿剌伯文，遇事必多吃力，似應請王君世明同往，較為妥當。」同人均贊成，乃爲王君購票。計孝先與達阿街爲一船，覺源世明錦章爲一船，船爲四鋪位，有衣箱，有洗臉池，井各有紅毯。侍者爲一黑人，招待良好，同民皆弟兄，不能以奴輩視之也。自大德能船上起糾紛直至此船開，中間距離，不過三小時，而交涉，而購票，而募艙位，雖忙迫中而未誤事，沙王二君之力良多，而希臘之友，辦事敏捷，尤不可忘也。

與達阿街相談，知彼在開羅，已居留週餘，井參加國王之新婚大典。且謂對本團之工作已先舉宣傳，本團之將往埃及，已向埃及社會聲明矣。

### 船上生活

船中一日凡二餐二點心，雖不甚好，而爲本教之食物，放心多多。飯廳中，人數殊夥，各族皆備，乍視，覺甚混亂。久之，始覺仍各有各之壁壘。蓋一桌之飯客，老人與老人，青年與青年，同國籍者，同職業者，多以類聚，彼此相安，固無絲毫之紊亂也。每日五時，隨處皆有禮拜者，客廳中較寬大，更聚而禮焉。每次禮拜時，以教派不同，而禮拜時之形式及所禮拜數目，亦微有差異，雖然，理論與辦法，在各教派中，容或有不同，然禮拜時之形式，總以一律

爲合適。憶我國之各地回教，其禮拜形式，極齊整，蓋同在大伊馬目哈乃飛教派之下，自能劃一，而近亦有新舊之爭，甚至殺人流血！甚至纏訟不休！極爲不幸。若發現外國之不同形式禮拜者，將又必斷爲叛教者，何必自範之狹也。

朝漢志者，且多女人，其裝束，仍如古制，戴蓋頭，而蒙面罩，致摸撫而行，行走不力，習之者不爲怪，乍見者以爲苦。夫男女有別，固東西倫常所最講究者，有別是矣，何必如此！真義全失，絕非我伊斯蘭之真諦，宗教之毀，毀於枝節，良可傷痛！然間有三二女人，只有蔥頭，而不遮面，衣裝精潔，亦良好，自然之趣，蓋然而生，是乃明乎解放者也。既有部份之發展，不難全部之變化，託靠真宰。

飯後無事，乘客多請有名之宗教家座談，衆俱盤膝坐。備海（宗教師之通稱）乃向衆講演，語既流利，更多姿勢，至極精彩處，衆俱領首，以嘆以贊。間有疑點，便可問難，分稅詳實，衆乃無語，容現破綻，便轟然雜陳，至秩序凌亂。年長者，呵止之，仍請答覆，必至圍滿而後已！余等曾數參加，惟以不知阿刺伯語爲苦，請世明君翻譯，彼云大概爲朝漢志者之常識，及過去有關朝汗志之故事。中有一老「伊馬木」，類七十許人，美鬚髯，面如古月，操荷蘭語，滔滔不斷，聆之者，俱注力傾聽，四座沉寂，更無間難喧嘩之聲。達阿衡云：「此爲聖地那

之老伊馬木，對「孩底斯」(聖諭)熟甚！」

### 埃及學生朝覲團

此次船上，頗形熱鬧，蓋學生組織之朝覲同行焉。該團有兩部份學生，一部份爲埃及大學者，共七十八人，一部爲愛資哈爾大學者，共三十四人。其團長與領導者，則由兩大學之教授充任，此多數青年與余等頗爲親摯，對本團之使命，極表同情。蓋埃及爲復興之國，其過去所嘗受者，痛定思痛，當不能卽刻泯滅其印象，青年中發憤圖強之朝氣，自應仍尖銳化。對於感受同遭遇及回民衆多之中國，更有無限之同情也。覺源與彼等聯絡。彼等殊驚異中國回民有五千萬之多，認爲此數目不特爲中國之重要部份，實爲世界上回教民族之重要比例數目。并告以「如君等之活潑回教青年，在中國任何城市皆有之，以北平一隅而論，有數百受大學教育之回民青年，彼等亦皆處處感不足，對於國家宗教及民族各方面之苦悶，正與諸君同。」錦章謂：「埃及富有國家及宗教意識之青年，早已稔知，蓋馬松亭阿衡，兩遊埃及，早爲介紹矣，惟相去較遠，祇圖精神上之聯絡，殊欠缺實際上之團結，是乃憾事。以後回教民族之活動，固應致力於一國之發展，然仍應參加國際上之回教民族運動，造成堅固不拔之陣線，誠我輩之未來責



任也。一彼等聆此，益爲欣喜。

余等所備告世界回教民衆書，早已譯成英文，今將至阿刺伯及埃及二回教國，勢必再譯爲阿刺伯文，乃由世明翻譯。今既與諸青年熟稔，乃出原英文稿以示，彼等讀後，均大感憤，間有扼腕不平，而欲往中國參加戰爭與日本奮鬥，而爲弱小民族吐氣者。更有名伊卜拉欣馬哈木者 (Ibrahim Mahmad Abu El Huda)，極爲熱心，乃持英文稿曰：「阿文爲我國國語，願爲公等譯之。」并請即披錄于開羅各回教報，俾世界之回民皆知，因開羅報紙，實爲回教輿論之中心，以告孝先，孝先曰：「良好！固余等所望也。」數青年輒來圍訊中國之瑣碎事蹟，其好奇心處處可以表現。一青年忽請念中國腔調之古蘭經，余等不肯，蓋此地爲阿文國家，班門弄斧，必遭譏笑，況余等不善操斧乎。請之堅，不忍却，覺源乃爲念二個「索喘」，其腔調在新舊之間，衆爲擊節嘆賞。彼等對余等殊關切，謂：「後日將受戒，受戒後將頌祈禱語，公等已熟乎？」余等讀之，試使聽。彼等曰：「良是，惟音聲有不類處」，乃詳爲指示，娓娓弗倦，其天真處有如此。夜間，與數青年共坐船尾上，談笑風生，更各唱其國歌，與有逸趣之小曲，形迹悉爲泯滅，在伊斯蘭力量籠罩之下，幾忘其有國籍之不同也。

### 船上之音樂

船上備有無線電，時放送埃及之音樂，極婉轉可聽。埃及人爲雅好音樂之民族，其性情較活潑，亦正在此。方上船時，有吹喇叭及打鼓以賀者，余等已殊疑之，今在汗志船上，又放音樂，遠憶我國阿衡之嚴禁，又添心思。一學生問：「此音樂較中國者如何？」余等曰：「中國亦喜音樂，惟回教一部份則禁止之。」一教授驚奇曰：「穆聖自默第那歸，衆以樂器歡迎者，中國回教何據而禁音樂？」

### 船上之平等精神

該船爲回教國之船，乘客皆爲回教人，伊斯蘭平等之精神，于焉以見。船中執奴僕役者，人不敢以奴僕視之也。船艙亦有一二三等之別，除臥宿處不同外，固可上下流連，不類他船之畛域嚴格。余等爲二等艙客，客廳皆爲矮桌，人皆坐地毯上，休息良好，而寫字則諸多不便，余等乃往一等艙之寫字台上工作，了不禁止，且招待極殷。

大多數乘客爲埃及人，服色亦無大奇異者，惟使吾人注意者，一爲頭等艙之侍者，乃一高大之黑人，著紅質金邊之紅袍，若中國之戲裝。孝先謂：「此乃埃及之古裝。」更有黑人多數，皆紋面，吾人視之，宛然衆刀之痕，殊爲難看，蓋此爲埃及南部蘇丹人之舊俗，其母於其生

時，則作刃痕以表示勇氣。彼等正自以爲美麗也。

### 會見開大學教授

有哈珊 Hasan 君爲埃及大學之學生，乃馬子實介紹，照料達阿衛者。于余等頗爲招待，飯後相約，謂：「兩大學之教授將與君等在頭等繪客廳一談。」余等乃相偕而往。至頭等繪客廳，各教授環椅而坐。經哈珊君介紹後。中座者，氣度殊沉靜，類四十許人，紅纓帽，戴眼鏡，爲愛哈默德愛米乃博士。乃朝觀團團長。旁一面豐潤，而短鬚髯，目光甚亮者，爲阿亞得醫士。左側一頤而長者，貌極儒雅，爲阿布得萬哈布阿托扎來博士，彼一歷史學家。於中國之問教問題，尤有研究。余等甫坐，乃饜客以橘子水。愛米乃博士首詢本團之使命，孝先答：「本團乃中國各回民團體選派代表所組成，命名爲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目的在宣佈中國抗戰決心與中國回民擁護抗戰情緒，并欲藉機與近東各回教國家與回民大眾，作友誼之聯絡。」愛米乃博士又詢：「中國回民有五千萬之衆，良可欣慰。在中國之生氣勃勃中，前途尤爲光明。然則中國回民今日猶感不足乎？荷不足，將何所設法？」孝先答：「中國回民，在過去多受限制，故其力量之表現，偏於保守。今在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信仰之下，回民之民族地位業已平等

，故由保守而轉爲奮進，在奮進之過程中，回民頗感不足，其惟一之需要，厥爲求知。關於求知，又分爲二部工作：（一）國內——自中國革命粗具端倪，國內各地回民，均致力於回民教育運動，頗具效果，因成績之優良，致政府頗爲注意與贊助。（二）國際上——國際上之回教大衆，因宗教上之感情，彼此皆有深切之關懷，故刊物之交換，學生之留學，聘請名教授，圖書之籌集，均有長足之進展。關於上述項工作，得貴國幫忙之處尤多，中國回民莫不感謝。「阿扎來博士問：「今之一般理論，均爲世界回教民族需要大聯合，內求自保，外抗侵略。然事實之表現，殊予吾人以不滿足。如之何方能有具體之團結也？貴國之回民有何高見？」達阿衛謂：「伊斯蘭重團結之精神，固已昭然於社會。然因理論之不成熟，事實相去太遠。以後聯合之方式，不外有二：（一）整理「哈理發」制度。自「哈理發」廢後，回教已失去重心，遠處教民，益覺精神無所歸依，虔祈改革，「哈理發」能早日恢復，回教民族或可易於聯絡也。（二）代表會之組織。各回教國與各回教地選派代表，組織一委員會。關於國際上之回教民族活動，得有標準與紀律。會既爲代表制，會之利益卽爲世界回教民族之利益，既無阻斷，復無偏頗之虞也。此種聯合，或可收較好之效果也。愛米乃博士改容曰：「君言均極扼要，最爲熟悉國際上回教情形者。前者彷彿甚是，然殊嫌其過去，不合乎時代。蓋一人獨握教權，是否爲

界上同族所愛戴，難以逆料。君須知廢「哈理發」制時，糾紛甚大，再欲立之，恐糾紛亦極綿不已。且領袖制度之引吾人注意者，厥惟何人堪稱領袖？此問題難以解答。過去之因人而啓事者，不知凡幾？此「哈理發」制度，吾人雅不欲其恢復，欲恢復，實亦不可能。吾人之目的爲團結，其結果而爲分崩離析，寧不失其本旨乎？君言第二方式，適與鄙人之諸同志所研究者同，惟因此只有團體之利益，而無個人之利益，公勝於私，事鮮有不濟者。惟此種方式將何以促成之，則在同情者之努力，意識階級能確定方向，自非難事。中國國民有五千萬之多，君等之責任，正應自今日負起也。「語畢，一座莫不嘆賞。余等復申明朝漢志後仍將訪問埃及，希望幫助。諸教授譊然接納，謙遜不已。時至「虎伏灘」(酉時)，乃各分往禮拜，并約後會。

### 醒東趕來

四日。初上船時，覺爲另一環境，故殊覺不安適，周旋一日夜，漸能合轍。每日兩遍點心，均由侍者送來船中，益覺便利。早飯時，接醒東電，電云：「吾來也。」衆有謂其電既來自蘇彝士，度其行程，必已達該地，能否來麥加，乃另一問題。有謂余等所乘之船，乃最末次之遠志船，無論其有敷餘時間否，均不能來也。有謂其電文爲 O.B.B.S.，必已由蘇彝士起身而

來麥加矣。且醒東頗有辦事能力，趕來亦是意中事，驗畢不已，迄無定論，然醒東之在蘇彝士自無問題，慰人心望，飲食爲增。

### 埃及人驚奇漢文

明日將行受戒，故今日之照相甚多。彼等對余等極爲希罕，故連續拍照，應付不已，致疲於奔命。錦章往頭等艙作書信，墨筆疾書，淋漓滿紙上。埃及人大新奇，倩錦章以中文書其名字，一人傳之，衆來相迫，頃刻間，無慮十餘紙。埃及人詢：「中國字有無拼音？」錦章謂：「有之！然素常用者，則一字一義。」一人詢：「中國皆一致如此乎？」錦章曰：「否，尙有漢滿蒙回諸文，皆爲音聲之字。中國之回文，實同於土耳其文。余所書者乃中國文之漢文也。」彼第相顧咋舌，曰：「此等文字難甚！難甚！」

### 船上聚禮

今日爲聚禮日。關於有無聚禮，船上之各宗教家，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結果各行各是，達阿衡主張參加聚禮。余等之意乃決定。聚禮地點在船頭甲板上。比余等至，跪坐者已形擁擠。

，至天筒上，人皆排滿，余等向已有地盤者，可得一隙，勉強曲膝。衆聚而禮，雖在「伊馬木」領地之下，所呈之形式與姿態亦不同，然其重要節目，仍爲一致，至於禮拜之服裝與帽子，更五花八門，形形色色矣。聚禮之末幾班，有女子參加焉。嘻！此事在我國之回教，又有希聞罕觀者。嘗聞人言「女子無主麻」。一女子不能與男子聚而禮」。實則男女固爲平等，拜主之機會，更不能有輕重之分也。孝先謂：「外國無女寺。男女同寺禮，班之前復有別焉。因清真寺甚大，男女不能相見也。」關於此點，足以爲中國回教之參考。

### 日本人之鬼祟行動

方余等禮拜時，忽發現可疑之日本人。卽在余等所跪一班之後。見二人陡現不自然之姿勢，若未熟諳於禮拜者。視其面孔平平，不類近東人。中國人耶？何同船而彼此未招呼？其怪疑不置。歸而與達蒲生阿衡語，遂詢此人狀貌。覺源謂：「前黑色，身軀偉大，紅纓帽而微鬚者。另一人，則身體較矮小。」達曰：「是矣，此乃日本人也！」衆問阿衡：「何以知之？」曰：「此人大奇。余在埃及開羅時，與沙儒誠往外交部簽照。適彼坐橫前長椅上，見余等入，彼乃說「賽爾目」，余等卽回以「賽爾目」，余方欲與彼握手，沙君舉余衣曰：「大母與之近

，此乃日本浪人。余乃止。而彼見沙君，面色沉寂，垂首無語。後外交部之辦事人，請余等入談話。比出，彼已去。余詢沙君：「君何以確定其爲日本人？」沙答：「是人乃大有政治作用者，工作於近東，數年於茲矣。去歲，彼曾一朝漢志。其鬼祟狀，余等良知之，彼亦深避諱我等，尤防閑我，因我屢窺破其醜技也。」余詢：「君曾發現其破綻否？」曰：「茲舉其一，此人之用心可畏！客歲，青海馬勳臣（麟）主席來朝漢志。曾往遊埃及。新聞紙登載，「中國之回教「愛米爾馬勳臣」，頗引埃及朝野之注意，以爲馬主席爲中國之回教王也。事爲該日本人所知，乃在麥加往謁馬主席，奉贈精美之銀製食具一套，及日本之各種畫報。是時，中日尙未戰爭，而「九一八」仇恨之深，已達極點。馬主席大窘，受之非所願，不受顯有痕迹。思之久，便生一避重就輕之法，若是彼望報之心必淺，當無多所求。我若再報之以禮物，彼當更無需也。乃收其畫報，而却其食具。并回報以麝香。後乃寂然。一日，日本人忽請爲馬主席攝影，求之頗力。馬主席又商之於沙，沙曰「是不難。主席可作是答，在中國之回教習慣，照像爲不合，誠恐其對影像，心神移動，而搖傷其信仰也。」馬主席果如此答之，辭極委婉，此日本浪人，計終未逞。推其如此用心，似以爲馬主席爲中國有力之回族人物，若能收買之，可獲得回族大眾而奉摺王之效。其割裂民族之詭計，真可畏可恨也。今既與彼同船，彼實爲「賭什曼



「(離座)，宜深切注意之。錦章曰：「余等與彼之工作，適相反，利害終當衝突，苟衝突，必不示弱。」孝先曰：「良然。在維持余等神聖之工作，不惜全力以周旋。」世明曰：「飯廳中與我等對面坐之食桌，有一青年，亦類日本人，乃時現不安之色。亦須注意。」

余等乃倩人打聽其名姓。竟得之。一名鈴木剛 *Motomoto Saito Suzuki*，其籍貫與通訊處，爲神奈川縣都筑郡柿生村木郷區駒込淺嘉町七六若林方(電駒込二七五)，此人必爲日本人。一名 *Eitai Tomeshi*，爲「滿洲國」遼陽人。疑爲漢奸。余等乃隨時注意其行動。

### 船上之電影

晚，在船尾看電影。表演一嫁女故事。奇風異俗，向所未見。時見舞女翩跹，姿態絕美，嫁女與從，亦雙雙隨行，儀仗燈籠，彷彿中國所有。駝轎亦呈各式，裝飾極工。新郎新婦乍見面時，衆女郎環而坐，新郎撫新婦肩，婦微笑，露羞澀意，是時觀者，俱爲鼓掌。最後禮成，新婦之父每，乃爲翁媪，習老邁龍鍾，痛女離家，俱各飲泣。觀此影片，足見埃及之社會，固不若早日之封鎖，殆得其解放矣。

### 夜間受戒

夜十一時受戒，受戒前，須齋髮，整理鬚鬢，去髻腋毛。受戒時，衣履悉脫，不冠不帶，披身及圍體者，爲兩塊無縫之白布，足履雙木板，才兜足趾，若有鞋邊而過脚面者，皆爲不合條件。可束腰帶，更可帶小袋，裝必要之用品。受戒時，須作大淨，大淨後，乃披圍白布，不再穿舊衣裳。禮受戒後之兩拜。從此謹言慎行，恬然自守，不再作他思慮。受戒後，乃念頌辭，誦達阿術訃爲漢義爲：主乎答應我。主乎！答應我。主一無二。一切贊揚我與恩惠屬於汝，一切領域屬於汝。汝獨一無二。兩人見面，先作頌辭，然後說「賽倆目」，乃爲合禮，故受戒後，贊揚之聲，遠於全船。

### 到文達城

五日。船上情景一變，無富貴，無長幼，皆爲簡單之白色戒裝，口念頌辭不止。余等未起，對船位之老者，已面余等船，爲有韻味之談話。

七時許，踏上時現陸地，類皆荒沙之山。知去支達不遠。八時半，古市在望，樓宇重重，其風味與向所見之各城鎮不屬。間有綠樹，然覺其稀少。測市之面積，若不甚大。黃沙環之。錦章曾走我團西北沙漠之地，知此乃游牧之國，處境必苦，罕先曾一度游此。詢其曾經享受何

類生活。岑先謂：「君等放心，必強於吉布地。」衆會領教吉布地表，乃其無語。

### 有累正教之苦力

大船不能靠碼頭，法岸約五六里遠，即停行。余等將行李運出船，平排甲板上。方還時，乃使茶房司其事。不知何從忽來多人，持鎗者，移裝者，阻之不聽，比還畢，乃索錢，余等知其希圖在此，不計較，乃與之。不意彼等所望者多，且需要五六份。花錢事小，此乃跡近說人，乃與抗爭，彼等嘖嘖不休，并以教門之術語，折服遠客。殊不知世間乃精阿語，且熟悉其圖，轉者，乃拘煩錢河出，敵竹槓不受主義對付之，而爭持益烈。彼等目睨鬚張，必欲達其目的，世間知不可理喻，乃扭住船身處，彼等始無語，悻悻而去。余等皆爲久出門人，又有世間辦理一切，自不免費口舌，若希圖之朝漢志者，素不出門，弗知其受多少變曲，受多少損失也。種人可稱爲正教之累。

### 富有意義之阿刺伯國旗

船停既久，忽見一小汽艇，破浪飛來，艇前插一綠旗，上書阿刺伯文，文曰：「當世無主

，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天使。」文下有劍，柄曲折，類軍刀。旗極莊嚴，視之精神煥發。各國國旗，率以顏色表示意義。鮮有其體如阿刺伯國旗之長劍者。蘇俄國旗，有鐮刀與斧，彼乃爲代表農工二階級，至阿刺伯之長劍，直存有奮鬥之意義在內。余等皆稱其澈底。憶我國國民，大門前多貼以阿刺伯文爲標識，文義多不屬，通稱爲「賂阿以」。按中國之阿刺伯文書法，體形長而寬，乃類大砍刀形，非同教人，輒爲懷疑，以爲回教乃尙武之教，不然，何門上畫刀如林也。實則此爲彼等之誤解。若使彼等觀阿國國旗，除零星之小刀外，更有一大刀。彼等必將作若何思想乎？

### 支達路上

汽艇既靠大船。阿刺伯警察，乃緣梯而上。警察軀幹不甚偉大，領下骨數寸短鬚。亦不甚醜觀，而雙目棱棱，寓英武之氣。彼等服裝與埃及殊不同。服裝爲暗綠色。無制帽，乃白布披頭上，扣以雙黑繩，時行顫動，飄然肩上。腰中亦皮帶，雖革履而不襪。

下船，乘木筏子往支達。船之軟梯，陡直下降，余等皆穿戒衣，登無邊緣之鞋，毫不噴力。自軟梯躍木筏上，咫尺卽深淵，危險甚甚。幸船夫援之以手，不然殆矣！

海水無彩不情，觀之，使人心怡。且極清澗，可見砂石之底。始悉水多顏色，乃與砂石有關，砂石何色，水呈何色也。木筏爲避礁石，不能直達碼頭，紆迴中流，更多趣味。

### 初見「待哩」

由碼頭登岸，人種龐雜，服裝各異。窺其狀，以印度人爲最多。碼頭極擁擠，余等自人隙中穿入。忽有緬白頭，長袍，西服外衣之阿刺伯人。粹余等衣曰：「爪哇？賽尼？（賽尼：爲阿文之中國。）以爪哇與中國人相類也。謂曰：「賽尼」，便舍去。忽一麻面之阿刺伯人來，知我等爲中國人，乃竭力招待，彼乃爲中國之「待哩」；「待哩」之人士不同，職責亦異。稅關檢驗，行李悉翻開，皆可通過，惟打字機發生問題。結果對以保證，證爲非賣品，出口時，仍須帶回，碼頭有二新疆人，乃喀什喀爾者，自旱地來，行程已半年。彼等并請木總師長亦來明漢志，前往麥加矣。

雇馬車裝運行李，馬高大，必阿刺伯所產。車亦奇古，無箱，唯作相連以長板式，構造極堅固，更可盛多量物。

### 支邊城中

支達乃建築於沙地中，街上細沙鋪地，行人躑足。過一城門，便入較繁華之區。市肆皆平房，商家之門面，皆爲一間。貨物羅列者，高掛者殊欠整齊，主人則蹲坐其中。咖啡館多相望，顧客胥滿，四五人一桌，談笑風生，興味甚濃。

### 支達之住所

未幾，至一處，車停。見平房三大間，不整潔，暫息止。先來者爲三青年，亦中國人。聆其語，類甘肅河州口音。與之談，彼等亦今日來者，我國之朝漢志者，類皆爲老年人，而此三青年，皆不滿三十歲者，其必爲「毛拉」（讀阿文之學生）耶？正使人懷疑不已。

少刻，麻面之阿刺伯人復來，導余等人對面樓房，樓凡四五級。余等在第二級。靠壁皆爲床形，又類椅子，上有厚棉墊，可坐可臥。四面皆窗，堪通空氣。雖亦欠雅潔，然較向之平房強多矣。

### 支達瑣記

六日。蚊擾終夜，晨不能早起。比喫飯時，已九時許。

隔窗而望，見汲水者甚衆。一古井設於高台上。一繩二桶，利用輪旋而上下，桶皆皮製，故不甚沉重。其盛水物，乃一整羊皮。四肢仍具，頸部突出。若水盈滿，形狀甚醜惡。我國西北沿黃河各地，人多利用牛羊皮，吹以多量之氣，作爲船筏，其狀正與今日所見者同。

阿刺伯之房屋，亦高大。而窗關子皆外出，若鳥籠。其巧妙，自上可以外視，下不能內看也。房屋表面，雖較可觀，而內部極粗澀。其台階皆有尺許高。屋頂之椽，大小不一致。房中更無棹椅，入則席地坐，其有靠壁之床，殆甚講求者。余等不慣盤膝坐久，良爲不適。

阿刺伯之山羊，耳甚大，軀幹亦不渺小。雌羊乳甚肥碩，至有以布袋護之者。小羊亦活潑可喜，呦呦鳴聲，與我國所有者同。阿刺伯出馬，而不多見馬。騾較我國之大種驢小，而於小種騾，則體格偉壯。身上皆烙以花紋，染以硃砂紅，醜惡之極，轉覺嫵媚矣。

余等所住處，與禮拜寺只隔一巷，房屋雖寬大，極簡陋。班克樓矗立雲表，念「班克」時，聲音遠播，可達全市。水房子臨街，其構造爲一四方房子，房有大水池作大小淨者，皆在於此。爾最奇者，洗脚亦在其內。較之西貢科倫布，轉爲不如，余等殊不慣，雖以重價購水不惜。

## 「同教一家」之表現

孝先錦章與世明往電報局發電報。電報局極簡陋，不過一舊樓。局中有三負責人。約略一為局長，二為辦事員。更有一工友侍其旁。彼等以余等為遠來客，不使立櫃外，請入其辦公室內，甫坐定即獻茶。方世明擬阿文電稿時，辭句間，頗費斟酌。孝先在友邊有數友，多不詳其住處，向彼等打問，彼等皆為縷縷告訴，無厭倦意。回教一家之現象，處處可見之。工友為一黑壯之人，方談話時，彼輒靡入而言，毫無上下禮，局長亦恬不為怪。在回教本無階級，於此固難以分其主僕也。

新疆之「待哩」，為中亞人。亦孝先在土耳其之故友也。共往訪之，談半點鐘許，時間已晚，乃辭歸。

### 回教之時間

回教制度多與歐美異。因回教自有其獨立之文化在也。今日更見一稀奇之物，即為回教鐘。鐘與普通之鐘構造相同，而時間之相差甚遠。

### 舊式學塾



曾遊街上，聞琅琅聲，異之。依音而尋，扶窗而視，一老先生正授課，羣兒捧書，盤膝炕上而讀，宛如我國之冬烘塾房。

### 「待哩」制度

「待哩」制度，乃阿刺伯官辦者。遠來朝覲者，各尋其「待哩」。而彼等之表現，殊不好，阿政府能洞燭之耶？

### 麥加路上

夜十時許，乘長途汽車往麥加，同車者皆鬚眉翁也，詢之，爲阿富汗人。骨骼體貌，如我國之新疆教民。彼此不能通言語，互表示同情心而已。

夜間所走皆沙漠地，車中左右視，時見崗巒起伏，而未覺經山。我國有諺語：「走沙漠，見山不走山。」以山皆爲漸漸之階崗，覺地勢之不平耳，弗覺其爲山也。

硬地既過，便入沙漠，車幸猛馳，不然，必屢經淪陷，轉多苦楚。道旁時見簇草，疎疎密密，皆成暗影。

夜間，汽車之雙燈，光芒四射甚遠，時見駝羣熊羆，呼喝之聲不絕。審視遠處，頭尾相連，有若魚貫，整隊隊也。駝行無轍道，彼何恃而不迷路耶？

抵麥加，已夜三時許。中國之「待哩」，已爲余等租賃房屋。爲第三層樓，級高一尺，上下爲苦。然屋中幸寬大，少以自慰。

### 瞻謁天房

七日，昨夜奔馳沙漠中。今日上午三時半，始抵麥加。安置行李後，卽作小淨，往天房作晨禮。

時街上，人已夥。「待哩」借余等離住所，便作祈禱詞。彼且行且誦，余等和之。

天房之四周有門，門各有名，門門相望，非四方形，乃多角者也。余等繞門而禱，微窺門內，人山人海，聲聚湊，有如鼎沸。

脫鞋入天房。地皆平石，精潔如鏡，四週若長廊，面極深奧。榑角相望，備極工細。梁棟多漆彩，金碧奪目。廊下跪者，皆婦女。漸前則爲男人。

漸近天房，石低一層若環池。時祈禱人已夥，種色不一，老幼皆備，惟一律均翩翩之戒衣。

，弗能辨其爲誰何也。中有黑種人，黑如煤炭，遠視其面，模糊不分深淺，惟矣莫自曉與琛琛玉牙，了可識之。更多印度人，膚色不過較吾人爲黑耳，視真正之黑種人，相差遠甚。

### 天房所見

朝覲者男多於女；老多於幼；故鬚眉老叟，觸目皆是。天房之西南角，有多人與余等之面孔相類，始知爲我國之新疆與陝甘各省人，相見之下，頗爲親熱。內有馬德君者，曾任新與某縣長，頗有思想，關心國事，詢國內抗戰情形甚詳。

爪哇人甚多，貌頗類廣東人。而身軀不甚修偉，彼鄰於我，故與我國人又多一分之親熱也。天房爲長方之石房，遮以幔帳，帳爲黑色，繡以美觀書法之金字。帳每歲一易，年由埃及供給。所費甚大，埃及由國庫支用之。

初到天房，應先作禮拜禮，然後繞天房七匝，行且禱。余等拜後，繼行繞禮，乃相聯繫，恐爲失敬。天房之角，有方石，美而有光，行至其處，共向之作捧手式。

### 嚴肅之晨禮

時東方已作魚肚色。忽聞「班克」聲，自天空中傳來，四周響應，入入天房如潮湧。蓋已至晨禮時矣。各就班位後，乃由一伊馬木領導，和之者數人，聲婉轉清越，肅然動人。此時雖在萬人之生活，而無雜聲喧擾，動作有序，回教之有紀律生活，於焉以見。

### 跑山禮

拜後，卽作跑山禮，名賽易 Sayi。山爲二，一名薩發 Saifa，一名麥爾外 Meroey，山名爲山，實類大石。兩山相去約半里。跑者先於此山作禱，繼下山馳行，至彼山，仍作禱，再急走。往返凡七次。跑時，仍由「待哩」作禱詞，余等應之。兩山之間爲甬路，路旁皆市肆，商店，無大規模者，皆單間，而貨纍纍，幾無隙地。

跑山者皆結夥行，方其前馳時，有如堆山倒海，引避稍緩，輒至跌仆。老病而不能跑者，雇人輿以行。更有多子者，衆男肩以行。人雖衆，而心理則一，蓋至此地者，無人不懺悔者也。

行跑山禮後，余等剪髮出戒。路經甘肅人之住房，乃馬公雲亭所捐建，以便我國之朝覲者。房屋良好，而欠潔淨，美中不足也。

下午。往烏木庫拉報(Umru-Kura)，訪其經理，關於本團宣傳事，有所商洽。

### 甘肅回民之激昂慷慨

八日。早三點半起，往天房作晨禮。

返住所，有甘肅數教胞來訪。關於國內戰事，詢問甚殷。阿刺伯已中日本宣傳之毒。日本宣稱，將以回教爲第二國教。日本并常以回教本身問題，與阿刺伯國討論，以是益足以惑人。人多譏諷我國與日本作戰，不啻以卵擊石。未當亡國奴，其滋味已甚難過，我等朝覲後，將返國殺賊也。余等詳告中國抗戰之情形，前途極爲樂觀，難得諸君都是熱血國民。今日吾人需要者卽是努力，建造自己抗戰之力量，真主護佑，必有好結果也。彼等殊爲慰藉。

### 出發阿爾發特山

今日復受戒。沐浴後，再更戒衣。

十時許，由麥咖乘大汽車出發，往阿爾發特山(Arfat)，同車仍爲阿富汗人。在車上時見彼等捧手作祈禱。蓋彼等一祈禱時，卽經過先正之墳墓或聖地也。

一路行人如蟻，胥戒衣赤足。不分階級，駝背有橫橋，可容二三人，駝駝相連，綿延弗絕。其不車不駝者，則皆步行。老幼相扶將，極目皆然也。

### 「密那」作响禮

至「密那」鎮 *Mina*，停焉。此聖行也。鎮有露天禮拜寺，余等乃在沙礫上作响禮。日光灼人，熱不可支。

中國人之宿處，高懸我國之青天白日滿地紅之國旗，與各國之星月旗，盪為掩映。巖壘空中，絢爛奪目。

中國人之朝覲者，大多為甘肅青三省之人。新疆人則另居一處。更有數輩，為雲南人，精神矍鑠，使人起敬，一翁為仰光之「伊馬木」，貌尤儒雅。

### 初見阿刺伯國王

余等閒坐街頭。忽行人辟易，數長髮披肩之健兒，縱怒駝，荷大槍，疾馳。人統言阿刺伯王伊品蘇烏德 *I. bin-Sawid* 至。余等乃肅立。旋見塵土起處，大像訖盤來。駝既齒壯，裝飾尤

美。前趨復多護衛，胥矯強，精神倍長。簇擁中之阿王，頤而長，微鬚髯。貌極英武，見教民起立致敬，王則極謙遜，左右頻點其首，若示謝忱。後面，扈從甚盛，王亦服戎衣，何異乎民衆，而毫不以富貴驕矜於人，尤可欽佩，吾人益嘆宗教之偉大。

是夜。宿於密那。

### 紅塵瀰漫之沙漠

九日晨，搭乘大汽車，去阿爾發特山。紅日東升，塵土飛揚，胥成丹霧，汽車恣意飛馳，不循轍道，駝羣驚駭，四處竄奔，近者，列腿如林，駢而疾走。其在山角隴端者，可於烟霧中辨其連續之影，魚貫有如行軍，誠偉觀也。

### 萬幕重重之阿拉發特山

車行凡二小時，抵阿爾發特山，山前有廣場，天幕何只數萬。車列如城，竟迷行路，尋中國「待哩」，皇皇奔走，急於星火，終不可得。乃於「總待哩」之帳蓬小歇息焉，「總待哩」頗能待客，饗余等以茶飯，半日無頭緒，頗苦饑渴，至是始得少蘇。

作禮後，余等尋沙龍之高處遠望，見中國旗飄盪空中，大喜。乃急趨之，惟所穿皮鞋，終日磨擦，趾頭流血，行走頗不利，索興去鞋，赤足前奔，而陽光灼沙生熱，脚心有如火蒸，更不可支。年老之邁阿衡，幸身體有根底，頗能與環境鬥，錦章攙扶之行，阿衡婉却，精神轉爲煥發。

既尋得中國「待哩」之帳幕，國內諸教胞，咸來問訊，並道辛苦。「待哩」進茶後，羣共作朝山禮。中國人皆結隊而行，國旗執於前。

### 阿拉發特山前之懺悔者

阿拉發特山多大石，祈禱者甚衆，有誦經典者，有默祝者，有哭泣者。紅日中天，灼晒皮膚，汗如雨下，弗顧也。懺悔之情形，實有真於此者。

余等下山，乃藉機向衆宣傳，教衆環合，世明乃以流利之阿文講演，聽者頗爲動容，并散放阿文之宣傳品。

### 舉宿「穆子得理凡」



薄暮，金烏西沉，野色自遠而至，萬幕俱披，俱向山作別，回籠西行，至穆子得理凡（Mundelifer），卽作「沙木」禮拜。不再行，卽露宿於此。惟無帳幕，余等又未多帶被褥。來時孝先曾囑不必攜行李，阿刺伯執其。彼因爲經驗之談，上然在其第一次朝覲之年，乃在熱季，今則寒氣未退也。寒風夜吹，衆大苦寒，幸同行之阿富汗人，慷慨分行裝，余等始得以禦寒，夜間驚醒，仰而望，銀河耿耿，星斗滿天。風習習然，毛髮聳動，草盡富貴人，至此無能爲矣。階級何爲哉。

### 與醒東相會於「密那」

十日，古爾邦節。昨日「待哩」傳，有一中國人，係趕來朝覲者。昨日亦尋帳幕不得，余等疑爲醒東，故路上顧盼，衆俱留心。

抵密那，「待哩」告曰：「今晨來一中國人，打聽君等，君等諒必相識。」余等喜曰：「是必醒東矣。」馳往住處，醒東臥地上，正酣眠，孝先促之起，相見擁抱爲禮，醒東述其路上經過，良苦，蓋一人殊感單調也。

### 「打篩托」與「犧牲」禮

茶後，行「打篩托」禮（Shetan）。街上有石三堆，相去不遠，朝覲者自穆子得理凡帶來  
些小石，次第擲之，禮始成。

繼行「犧牲」禮。余等各宰羊一隻，余等食少肉，餘皆濟貧。

「打篩托」與「犧牲」禮，均伊卜拉欣聖人之聖行也。「打篩托」意爲屏棄障礙，犧牲禮  
爲其爲真宰而犧牲其愛子之故事，後人效之，藉資紀念，并以自勉。

行犧牲禮後，余等出戒，去戒衣著普通裝駕。此時，行街上，衣冠多種，形色不一，紅帽  
纓鞭者，金頂白纓者，短衣花裙者，長袍曳地者，不能盡形容也。余等則爲中國之長禮服，黑  
纓鞭而長袍馬。

### 阿王閱兵

十一日，拜謁阿刺伯王，並致賀其「漢志」之成功。

行宮建於密那，四周環以帳幕，皆其文武官員，與扈從之住處也。行宮前有接待處，列椅  
懸數，欲謁王者，候於此。步遠，阿王自宮中出，簇擁甚盛，阿王爲阿刺伯衣裝，頭白布，而  
穿金籠，身著透明之毛襖袍，邊緣鑲綴以閃耀之黃綠色。立宮前，身長，出人頭地，貌甚威武。

羣衆爲開大路，隊隊阿兵來，飄阿國之綠旗，揮刀擊槍而舞，音樂亦與衆殊，節拍與舞合，另有趣味。太子領導之，步兵旣過，馬兵馳來，四馬一列，兵持長矛，綴以小旗，馬皆頸健，騰躍不能勒止。

### 晉謁阿王

阿王返宮，乃召見遠來客，余等入，禮官導之。禮官衣古裝，頗類我國古代甲冑之士，阿王橫坐宮角之短榻上，羣臣護衛，左右侍立。余等前趨，阿王起立，孝先以下，次第上，敬問安而吻其手，阿王注視余等，王坐，命左右敬椅使余等坐於其前，送咖啡者來，小碗如核頭大，盛不滿，飲之者，一飲而乾也。送咖啡者收碗，碗相疊落，鏗鏘有聲。余等向阿王致賀。王亦回賀，并慰勞遠來辛苦。少詢中國回教情形，余等簡爲報告，王甚欣喜，約異日再詳談，余等乃興辭而出。

下午。向財長致賀，不遇。

### 初訪瑪哈木德師長

繼訪新疆之瑪哈木德師長Mahmud。師長不容於新疆，逃於此地者也。余等乍見時，彼尙懸忌。余等告以政府之重視邊疆，與對國內各民族之平等待遇。不過外患頻仍，理想者未能全作到。方茲抗戰期間，全民族在同一戰線上，共同奮鬥，以圖將來之國家發展，爲師長計，似爾返國參加抗戰爲是，沉淪於此胡爲也。彼殊爲動容。

### 分訪各幕爲宣傳工作

十二日。余等往各處帳幕，作宣傳工作，抵埃及幕時，埃及電影公司來，爲余等拍照電影。

### 南返麥加城

下午一時。乘汽車，返麥加。

稍事休息。往天房，繞七匝，作禱禮。繼往薩發與麥爾外山作跑山禮，禮如前。

令人起敬之印度回民領袖

十三日。訪麥加市長麥賓底貝 (Mohadi Bey)。對余等頗表歡迎，詳詢我國與日本之戰爭，若極關心。

繼訪印度回民領袖白頓拉汗 Obaidullah Pathani 先生。先生爲一叟。爲回民之革命人物，不容於印度現當局，流亡於此地者也。先生鬚髯如雪，精神不甚好，初見余等，若懷疑忌，難寔便不爲禮。余等說明來意，叟始知余等爲中國人，乃改容相見。余等乃謂世界回教民族需要大聯合，方足以抵抗帝國主義之侵略，中印兩國關係甚切，兩國之回民，尤應取得聯絡，以乘兩國之進展。先生曰：「良然，惟時間過早，且可能性甚小，須知信仰不同，民族相混之困難，只有國與國之聯合，部份民族與部份民族之聯合，收效實微，蓋如此辯爲帝國主義作機會。今後吾人之努力，厥有數端：(一)在國內求本身之自拔。(二)與其他民族在同一立場，共謀國是。(三)本身強，國家強，然後進一步與回教世界聯合。中國印度均非單純之回教國，此實爲其正軌，希君等留心於此數點也。」

### 又一俄國之流亡者

繼訪一俄國文人，名穆薩扎倫拉 (Musa Jarullah)。又一政治犯也，不容於共產主義，

嚮居於此者。談甚久，彼對余等尚有疑點，惟未多加說明。先生爲孝先故友，孝先就學土耳其時所認識者也。

阿刺伯國之教籍大於國籍，無論何國家何種族之教民，一入阿國國境便爲其民，毫無畛域可言。此各回教民族之政治犯所以認爲安全地者也。

### 阿王宴客

十四日。瑪哈木德師長來訪，相談甚洽，彼對於國家現狀，經余等解釋，殆已全部瞭解矣。

繼訪埃及駐阿領事伊立雅斯貝 (Ilyas Bey Ismail)，接洽入埃及，簽填護照事。領事表示，極願贊助一切。

阿刺伯國王宴客於王宮。孝先醒東遂阿衛前往，集天下教民於一家，再無絲毫之隔閡，同數之大同思想，完全流露，賓主雍穆，盡歡而散。

### 穆薩扎倫拉之談話

二月十五日，天氣晴好，一俄國塔塔耳之穆薩扎約拉復來訪，彼來阿刺伯久，故深嫻阿語。此人與余等談，殊表同情，而有所顧慮。彼謂中國聯俄，是否有害於中國之回教？在一般回教國均認爲容納共產主義者（按此點係受日寇之反宣傳），必毀滅其宗教，貴國既已聯俄，事實上南疆已爲蘇俄佔領，諸君欲在回教國作宣傳工作，恐不必爲人信，終無效果也。余等乃分項答覆之，彼殊認爲圓滿。答覆意見如左：

（一）中國之聯俄，乃因兩國之利害關係，軍事上暫時的結合。中國乃三民主義之國家，非不容納共產主義。

（二）中國永遠爲三民主義之國家，過去與中國共產主義起激烈之衝突。今因國難，國內各黨派均已走入團結之路。共產黨已與國民黨合作，共救危亡。

（三）中國聯俄，關心者莫不爲中國回教擔憂。實則過去已有事實作證，土耳其復興，賴蘇俄之力甚多。然則今日之土耳其，果爲共產黨之國家乎？

（四）南疆爲蘇俄佔領，恐係傳聞之說，或因地方軍事當局之消滅「東干」及「纏回」之勢力，而竟疑爲蘇俄所爲，實大誤矣。

扎來那君對予等既表同情，見地復極正確，乃贈以本團之告世界回教書予觀，彼諄諄者再

，頗爲讚美，謂厚養殊佳，阿刺伯文之翻譯，尤稱好手筆。

「繳申」在「哈蘭」中作禮拜。「哈蘭」已無向日人多。後面靠壁處，仍有無數隨禮之婦女，更有多人繞「禮拜」後，乃循「甬道」，面之而退行，且退且歸，去大門不遠，乃環而祈禱。孝先曰：「此乃向天房辭行者也。」彼等功課畢，將歸矣。

### 會見木罕木德尼牙子

「繳申」後，馬德縣長請余等午餐。備多乾鮮果，菜蔬亦鹹甜并備，謂爲新疆作法，出國以來所未食，沙漠中難得之一席飯也。馮縣長復延一客來，爲曰龍鎮叟，陞華關目，行履若甚艱苦而不杖。馬縣長介紹曰：「此翁乃和闐之行政長官，雖爲政治領袖，實乃飽學之士。德望學厚，素爲蘇門所愛戴。翁名木罕木德尼牙子，新疆爲政多年，歷任之地方長官，莫不禮重之。」叟與達阿衛正面並坐，左爲孝先，右爲龍東，左側爲覺源，右側爲錦章。叟甫坐，便注目，一一視來客，視其意，眉睫中蓄無限同情。其言語，若不甚清楚，蓋其齒已全豁失。孝先與馮士耳其語，彼只諳和闐土話，而不能至達情意。乃倩馬縣長任翻譯。

叟曰：「余離家久，渴欲知國內事。君等不憚煩，可告我一二。」孝先曰：「數年來，政



蔣在 蔣委員長領導之下，頗趨於建設之途，政治局面，已化零為整，割據蹂躪之地方勢力，漸逐漸消失。國家復興，為期不遠。事乃遭日本之大變，乃橫加干涉，屢次搗毀，意在破壞我國政權之完結，我國汲汲於國內整頓，忍辱以受。盧溝橋事變，發生以來，日本使我土地，殺戮人民，奪我政權，棄置人類和平與國際正義於不顧，中國為保存民族與國家，已決心抗戰。國際上對我頗表同情，英美法諸國均有相當之贊助。最近與蘇俄，更有軍事上之聯絡。在一般人均愛中國聯俄後，便變為共產主義之國家，實則不然。中國永遠為三民主義之國家，聯俄並非接受共產主義，且中國之共產黨，近已與國民黨合併。近日之戰爭，中國始終為和平而奮鬥，直至一兵一卒亦不投降。此時吾人只有用全力救國并驅逐日本，將來中國之一切局部問題，自不難解決」。叟聞此言，頹頷其首，窺其意，若甚安慰。

### 再訪瑪哈木德師長

晚飯後，再訪瑪哈木德師長。師長頗謙遜曰：「余房子良狹隘，愧難以待客，方欲訪君，君等竟來，受委曲，心實不安。」此為第三次會面，故彼此極熟，形迹漸為泯滅。天熱甚，蚊極虐肆，乃共搔癢而談。瑪師長問余等行蹤，余等告以將分往各回教地，彼極欣慰。醒東

有數語，頗動其心。(一)君在過去之奮鬥，因不堪地方政府之壓迫，乃起而革命，此種毅力，至爲可佩。惟欲脫離政府而獨立，實屬不智之舉。蓋果欲由自發之力量而自決自治，實爲回族之好子孫，更爲先總理中山先生民族主義之要諦。設藉外人之力，而爲不能自主之政治機構，民族之利益將整個消滅，此機構之生命，必不能久遠。終必身敗名裂，爲國家與民族之罪人。君頗有軍事經驗，更能領袖纏回民衆，此時大可返國，效命疆場，救亡有分，自可獨得優越地位，而領導新疆人民，走上光明之路，地方政府尙敢爲無理之壓迫乎？君流落他鄉，今日此地，明日他地，光陰如箭，老死而已，爲君計，非計之得也。(二)穆民應求知，求知乃天命。新疆人民何以久受壓迫？在於人民之無知。因無知之惡因，以致見地錯誤，知識浮淺，行動輕妄，不知造出多少惡果。直至今日，地方政府仍不斷之壓迫，新疆之民衆革命，次第興起，次第消滅，始終無成功者，此又何故？仍由於人民之無知！即使革命成功，或政府將政權交之新民，新民有無人材，負政治文化經濟及一切責任。恐終必墮乎人後，隨附和而已。現在政府頗重邊疆人材，對於西北之回族子弟教育，尤爲重視。在新疆受人鄙視之回族，在中央則視爲上賓。幾次派往中央留學——新疆學生，頗著良好之成績。爲君將來計，亟應早日儲材，以備將來應用。此派往子弟受教育之重要也。瑪哈木德師長聆此數語，頗受感激，曰：「天下穆

民是一家，何況我輩又同國籍，向所述言語，重同金石，自應銘諸肺腑，君等如不棄，尙望時加教誨并贊助。」

穆薩扎倫拉君見余等無僕役，乃薦一人來，意至誠，雖欲却之而不可得也。

### 遊麥加古跡

十六日。晨禮復，赦白頓拉來，將偕余等遊麥加之古蹟。赦白頓拉君爲舊俄塔塔耳人，政變後，亡命於麥加，二十餘年矣，現以授課爲業，敷衍現狀而已。據彼云：「流落異國，無日不思歸。」嗟乎！麥加之淪落人何多也！茶熟，衆飲甚豪，赦白君感而笑曰：「我輩到天堂，仍須求茶飲也。」蓋塔塔耳亦嗜茶之民族也。

八時許，乃其偕遊麥加之古跡。至一市廛深處，幾轉折，忽現一空場，瓦礫雜陳，穢莽鋪地，所點竊者，老樹一株，大耳山羊四五，小犬兩條而已。赦白君指而嘆曰：「此聖女法圖麥之生地也。」余等意：「既爲聖女之生地，其必爲哈底徹太太之故里耶？」復詢：「如此古跡，何使荒涼如此，庸不失紀念先正之本旨歟？」赦白君曰：「事因難言，人民之禮敬過深，輒生歧念。故其崇拜先賢也，不只追念而已，竟有因之禳禍，祈禱，退鬼，治病者，於死者有

虧，并傷生者之信仰。國王伊品薩德深痛之，屢禁而弗改，故怒而釜底抽薪計，將所有先賢之墳墓遺跡，悉爲拆毀，以杜人望。法蘭西之生地如此，所有古跡莫不如此也。」

復由市廛中環繞，復至一空場，乃爲一售零碎物件之破市，其商人品級及陳貨形式，宛然形平天橋小販。敖白君曰：「此乃我貴聖譚罕默德之生地也。」衆相指點，黯然而已。乃策乘攝一影。

走大街上，經一古井，大樹爲蔭，汲水者甚夥，來往頗爲擁擠。井名「租拜得」，井屬水利局，供全城之飲料，沙漠中不易得之泉源也。

路過一壯麗之樓宇，雕鏤極工。敖白君曰：「此爲阿刺伯前皇帝之宮殿，今則變爲太子之招待所，及其隨員之棲息處也。」衆共笑曰：「樓宇美則美矣，一皇帝御用之，曷簡陋乃爾？與我國清朝皇帝之金鑾殿，相去何啻天淵。」

最後遊「哈底徹」(穆得夫人)墓，牆壁頹落，門垣不整，蔓草叢生，禽獸游馬。碎石成圈，瘞形無數，若爲公墓。牆旁臥翁媪多人，悉赤足，著敝衣裳，不知遊墓者？抑行乞者？

### 關於阿王之摧毀古蹟

所遊各地，悉如此情況，遠來之人，悵惘而已。推阿王摧毀古蹟之意，乃在正確人民之信仰，不惜爲此根本解決之法，吾人對其動機，極表同情，惟其辦法，何其拙也。阿王爲有政治權威者，苟痛人民之妄生邪念，而傷信仰，何不派警察，嚴守其旁，隨時嚴禁，屢來屢止，終必遏此澆俗也。奚必採摧毀之下策哉！噫！亦拙矣！

### 參觀圖書館

天熱，渴甚。敖白君約往其家，飲涼水數盃，衆俱爽然，皆曰「惟涼水可澆心頭之熱。」圖書館與「天房」隔一壁，余等往視覽，書存無多，惟可貴者，多手抄本，極工細，蠅頭小字，鈎撇清晰，才可辨視。此種功夫，正與我國昔日之致力於小楷者同，不知嘔出多少心血也。

### 與蘇里他叟之雄辯

與敖白君別，復訪木罕木德尼牙子。乃約馬德縣長同往，馬縣長曰：「此地有一機關，爲新疆伊犁人，名穆汗木德蘇里他，一飽學士也。來此地，已數載，頗得阿刺伯當局之器重。此

乃奇人，盡往一見？」余等喜從之。

蘇里他爲一豁達老者，約六十許人，額凸出，而腦後甚平。

梭梭碧日中含之。見余等來，起迎甚歡，言辭殊爲暢朗。

與蘇里他翁甫數語，卽知其爲喫共產黨之虧者，故彼對共產黨所發之牢騷甚多。繼出數本刊物，乃新疆文，日本東京印刷所印製者。其封皮繪三國旗，乃日本意大利與德意志者。上更有一印，圓形，紅質白章，中間更有一圓形，內有日月相環抱，月爲新月形，其兩端爲一白圓光，乃爲日。翁指之曰：「此月乃代表回教國家與民族，此日乃代表日本，日本爲維護回教者，此正表雙方合作之情形也。」惟指三國旗曰：「意德日共同防共，共產黨之勢力，或可少殺也。」談甚久，乃以阿刺伯語。詢世明，曰：「此翁中日本宣傳之毒甚深，宜善爲言辭以折服之。」孝先曰：「日本親回教，絕非善意，因信回教者，類皆弱小民族，日本乃帝國主義，利害相反之雙方，豈能結合，結果，恐必爲日本所算。」翁曰：「不然，日本人何以近日入教者甚多？」孝先曰：「彼等必皆有政治作用者。」翁曰：「彼既有入教之表示，既無反證，吾人殊難斷其真僞。」孝先曰：「叟庸不知日本之壓迫內地回民，甚於共產黨之壓迫新疆回民乎？」叟意爲動，若有所思。乃曰：「無論如何，在今日共產黨勢力瀰漫之下，能盡其勢力者，」

便爲吾回教之友。此時世界上任何回教民族，均應攜手，同情并贊助之也。醒東起而曰：余等見新疆多人，明遠若翁者甚少，以翁之學識與年齡而論，堪爲余等之師。正敬仰弗已。惟有聲述者，幸明察之。日本人之信仰回教，吾人在宗教上之觀點，不敢斷言其爲真爲僞。然在事實上，吾人確信其有政治作用。當時日本所用刊物，刊有自奉之飛機大炮，及佔領南京上海之攝影。醒東乃揭其圖曰：「此飛機不知炸死多少回民生命！此坦克車不知染多少回民之赤血！」復指諸同人曰：「某也舍禮拜寺而逃者，某也舍回教中學而逃者，某也不容於日本而逃亡者，寧有擁護回教而反殘害回教弟兄者乎？」翁曰：「有是乎！安拉！日本之信仰回教，必有政治作用矣。」醒東曰：「吾人所深恨者，欲害其人！必先傷其肺腑。日本之欲毀我回教，彼先混入回教之羣，然後藉機工作，而奏其侵略之效。」翁曰：「我良知之。」醒東曰：「日本爲帝國主義與最摧毀民主主義者，乃以反共爲號召，藉以聯絡回教民族，而增厚其聲勢，實則其成功後，奴化回教民族，當更甚於其他帝國主義。日本之反共，純爲烟幕彈，彼果欲澈底反共，胡不直攻蘇俄，而必以三民主義國家之中國爲對象，何爲哉？」翁曰：「余固極贊成民主主義，因其自由平等之原則，正合乎我伊斯蘭教教義，然何以奏功效？余六十許人，已有四十年餘年之政治經驗，民主主義之理論良好，而社會制度不變，不自由不平等之現象，比比皆然，

故階級鬥爭之共產主義，乃應運而生，此其禍福，竟爲普遍，宗教力量最大之回教，乃爲其大敵，嗟乎！」醒東曰：「方窺翁之意，彷彿德意日之反共，爲回教最後之希望，余以爲實回教民族之羞。蓋大難在前，更應自信集中力量而自救，依賴他人，結果必歸於無用，翁能担保德意日必能以伊斯蘭爲友乎？翁須知日本乃以佛教爲中心者，意大利爲羅馬教，德意志爲基督教，彼爲已有信仰之國，對於不同信仰之民族，即使臂助，亦當有限，況各含無限之野心乎？」翁呼曰：「安拉！余豈賴他人以維護回教者，此乃一般苦悶之回教人，渺茫之安慰也。伊斯蘭予吾人之教訓爲二（一）努力，（二）犧牲。爲誰努力！爲主努力！爲誰犧牲？爲主犧牲！本此二原則，吾人當排除任何困難而求自拔也。余始終謂信賴他人不如信賴真宰與自己。君必誤會我，我舉一事，足資表白：余在「白頓拉」（主之房子）前講演時，有許多新疆人祈禱，余謂之曰：「若等有何望乎？」答曰：「有望矣，日本能反共產黨，共產黨滅，我輩有生路矣！」余乃疾言厲色連斥之曰：「真宰不恕饒汝等。」衆俱嘿然！余繼曰：「因汝等已忘真宰與汝自己也。」此事實，君必信之，然則君其誤會我矣。」醒東曰：「是固余等所樂聞者，更望君恕我等之嘵嘵。余以爲凡一個回民，皆有兩種立場，一是宗教；一是國家。在中國之回民，苦悶已極，所處國家爲弱小民族之國家，所信宗教，又不斷的被人摧毀。其迷信日本者，大可棄置



其思想，以國家立場言，彼爲侵略弱小民族之帝國主義，以宗教立場言，吾人已見其摧毀回教之事實，日本爲吾人之友乎？抑敵乎？翁爲新疆回民領袖，尙望將此意宣達於衆，實宗教國家之福也。」叟曰：「榮幸哉！得與諸君作此有價值之談話，余尙有所憾者，卽一般教民過於自保，且各獨善其身，終日跪坐，持「秦絲必呵」（念珠）讚主讚聖不已，以爲此便是教門，昏昏然毫無建樹，此宗教之日趨於衰落也。回民之求知，實爲目前切要問題，亦卽爲自救之根本辦法，君等以爲然否？」余等曰：「是固素所主張者，得聆雅論，益開茅塞。咸甚！幸甚！」相談甚久，盡歡而散，翁復各贈書品，以爲紀念。

### 飾海請客

阿剌伯某飾海（馬縣長之房東），請余等午餐。不甚熟識，心殊弗安。顧以其意出至誠，難謝絕之。喫飯時，先進麵片一碗，味極美。頃刻都盡，再進一碗，乃不能繼續。菜爲全羊，毫無佐料，只清水煮熟而已。飾海以刀剖羊爲數段，大塊以饗客，作法簡單，終覺寡味也。

### 再訪木罕木德尼牙子

與馬縣長再訪木罕木德尼牙子，老翁方作禮拜。翁牢騷滿腹，於其愁悶面孔中表現之。翁注意余輩起居，備馬縣長致意。翁既與余等熟稔，乃曰：「余在新疆時，爲政設教，頗爲相安。學有所就之弟子凡四千人。不意紅黨逼人，陷於窮狀。余少有浮名，乃竟爲彼等注意。若非馬虎山師長及縣長（馬德縣長）之援助，早遭敵人暗算，輾轉至此，顛頓已極。諸君有認識馬虎山師長者否？彼實爲我國之人材，祈主賜其康健。」馬縣長曰：「彼現在印度加爾各達。」余等曰：「我等回程，或可路過，見面時當爲翁致意。」翁極感謝。復與翁訂天房之祈禱會，翁曰：「二三日後，當約衆前往。」先是在「米那」時，與甘肅回民及新疆回民相遇，同國之情，倍極親睦，皆痛國難日亟，倭寇未已，卒在聖地，應爲國虔心祈禱，地點則以「天房」爲相宜，蓋地莫貴於天房也。翁爲新疆回民領袖，三會商及之，衆與爲贊許，故復與翁訂後會也。翁復曰：「余尚有一摯友，尙欲爲君簡介紹，當先容之，請少待。」醉東又言送新疆學生留學事，翁曰：「在新疆得數百學生均容易，此地良難。惟在印度已送往四十餘學生，遇機祈君等關照。」

與馬縣長出，余等曰：「君固豪俠人，不知乃有恩於是老，誠新疆回民都能如君，尙何有新疆回民與內地回民之分？」馬縣長曰：「向所見之蘇里他翁，我亦彼之救命人也。」余等請

辭道其始末。馬縣長曰：「二十三年，新疆繼回與東干（內地回民）交惡，蘇里他翁殊不慮此。然感覺彼等之威脅，欲行逃逸。不密，竟爲繼回所獲。蘇里他翁：『爾等捉我何故？』繼回衆曰：『若爲一學問家，茲有問題，請汝答覆。若不圓滿，則出乃妄想。』翁曰：『善。』繼回衆曰：『東干人可殺乎？』曰：『不可殺。東干亦伊斯蘭教民也。彼等念爾領宜備珍，即爛拉乎，謾譯穆德，賴蘇論拉席，譯漢言爲普世無主，惟有真主。謾譯穆德，是主之使也。』至與我繼回同，以回民殺回民爲乎可？且東干入新疆，攻擊金樹仁，乃我繼回請來者。我繼回不勘金樹仁之虐待，其領袖姚老娃乃求救於馬仲英，馬仲英乃自肅州入新疆。以繼回德人實室不佑之。』繼回衆曰：『若乃袒東干者。我等實以東干爲非回教之人。』翁曰：『我輩謂東干爲非回教人者，孰爲非回教人？』翁此時苟能阿附其意，便可脫逃，而主持正義，終爲不屈，最乃一血性人也。余時爲團長，正駐軍隊於此，乃率兵救翁出，以是彼此感情殊好。今聖地重述，愈爲親熱。

### 避蚊之蚊帳

今且都有蚊帳，帳凡三，容三人者一，容二人者一，小者只爲一人。世間與遠阿翁一帳，

孝先覺源與錦章一帳，醒東獨享其一焉。安然終夜，長喚蚊雖厲，只可作壁上觀也。

### 房東之可憫生活

十七日。穆薩扎倫拉君介紹一人爲炊茶飯，而爲女房東所反對。所持理由：（一）君等出門，彼一人在家，男女間殊不便。（二）我等爲女子，終日不出戶，今有一外人，我等既弗能暨視彼，實已不能負看守之責。余等乃謝絕所介紹侍者。房東爲一中年寡婦，更有數女孩。言其家世，殊堪矜憫。婦爲麥加女子，其夫爲敘利亞人，生一子及數女，子長成而其夫歿。家中生活，皆賴其子，不幸其子又歿，余等住房之日，正其子歿後四十日之日也。家中更無男人，母女辛勤爲人作針線活繡花及洗衣裳，賴以度日，彼等終天不出戶，雖住房廿餘日，而未嘗獲其母女一面，然得其幫助之處甚多。若與彼等交際，則遙遙以語言達之。彼呼余等，彼乃叩壁作聲，世明精阿文，乃出應之，隔簾以立，彼乃面壁語，胸胸亦多言，終不能相見。彼等極能幹，繡頗美麗之花布，能洗潔白之衣裳。且極聰慧，余等欲有所求而未發之於言者，彼等早爲計劃與辦理。彼等避男人，殊不自然。故其欲至後院平台上澆花或晒衣服，必在余等之門前過，彼等又叩壁作聲，指畫欲往後院狀，我等乃關門閉窗，垂首而坐，彼等乃以紅布包頭，急馳而

過。噫！男女有別，固爾。惜太過矣！豈宗教使之然耶？實風俗之罪也！婦值甚苦境，輒悲不自禁。昨夜，與世明言其家世，隱聞哭聲，乃作慘然之聲謂曰：「余等之生活，乃類冥宰！」世明與諸同人語，皆為太息不已！

### 謁見財政部長

「待哩」送信來，謂今日「底蓋雷」後（四時後），財政部部長阿布顏拉蘇里曼將在其私邸接見。至時財長派汽車來迎，「待哩」陪余等往。其府邸為極僻靜之區，由大門至樓下，三數武即有一二人陪侍，狀類乞丐，則皆護衛也。院中曠地畝許，悉種花木，雖不暢茂，而濕潤以水，在此乾燥地帶，亦覺清爽宜人。客廳無陳設，更無較高之桌椅，大甕鋪地，花彩奪目。余等脫鞋進，財長以余等為遠客，備極歡迎，乃揖入內室。蘇里曼財長為三十許人，體不甚修偉，而其智慧，皆流露於眉宇間，方握手為禮時，極表親熱，乃由孝先發言，世明翻譯。發言大致曰：「阿刺伯為回教之發祥地，更為今日回教之中心。中國全體回民對於貴國極為關懷，嚮往。於第三「哈里發」時，回教已傳入中國，惟以距離較遠，致消息不能互達。本國乃中國格回民團體之聯合組織，欲分往近東各回教國訪問，惟以朝漢志意較太，故首來阿刺伯。」

幾日觀光，所得甚富，關於宗教文物及社會制度，無不根據教法，感佩無已！中國回民在過去專制時代，身受壓迫，無日不在奮鬥中。自改爲民主政體，回民已與其他民族，取得同等地位。十餘年來，回民對於國家及本身，頗知努力。此次對日抗戰，回民因有宗教之薰陶，國家觀念濃厚，已然全體參加戰爭。最光榮者，爲我回教人烏默爾白崇禧將軍，協助蔣委員長指揮全軍作戰。但中國回民所蒙之損失甚大。禮拜寺多被燒燬，回教學堂多被破壞，回教民衆多被屠殺，中國回教已瀕於悲慘之境。以國家論，阿刺伯與中國俱爲被帝國主義壓迫之國家。以宗教論，中國有五千萬與阿刺伯民族同信仰之民衆。遠道來此，亟希貴國之同情，尤望財長之遇事指教也。」蘇里曼財長聞言，殊爲謙遜，乃作答聲，曰：「漢志之用意，主要者乃爲世界回教民族之聚會，各將其成敗得失，互表衷曲。在任何國家，皆不能集合全世界回教民族於一地，只有阿刺伯爲相宜。蓋人之貴者，莫過於聖人穆罕默德，地之貴者，莫過於「麥加」。以各地之回教民族，聚在一起而交換意見，以爲回教民族活動之準則，宛然今日之國際聯盟之所以網羅各國也。不幸哉！真義已失，直爲形式上之表示而已。此種精神應如何恢復之？無他，各個回民，皆應右手握著天經，左手握著聖諭，以爲回教民族團結之基礎，則反回教之勢力，必自趨於消滅，壓迫回教民族之帝國主義，亦不能橫行無忌。在今日回教民族各自爲政局面之下，中

國之有五千萬回民受日本之摧殘，巴利斯坦有許多阿剌伯人受英國及猶太人之凌虐，究竟整個回教民族，有無有效之援助辦法，恐皆漠然無策，徒爲空洞之同情而已。天經云：「你們始終要抓著安拉的繩索，不要分散。」聖諭云：「穆斯林相互間，猶之燧然，一個不要離開一個。」這種垂示，何人不能遵行，余個人以爲充實這種團結精神，惟有振興教育，尤其是宗教教育。在宗教教育中，關於古聖賢之言行，皆應盡力表揚。因古聖賢已賜予吾人以處世接物之種種方式。若聖人穆罕德及其四大賢阿里、歐絲茫尼、烏默爾、阿布白克爾，其在世時爲宗教之努力，一舉一動，莫不爲後世之法則。關於回民之團結，尤爲顧慮周詳，在地域不同，言語不通之兩回教人，只憑著「倆宜倆孩印爛拉胡穆罕德賴蘇論拉」數語，便可互認，便可同情，此種遺產與力量，使吾後人永遠用不盡，永遠使不完也。不過四大賢以後，一般宗教之領導者，品流既雜，思想復鮮純正，以致形成今日回教不整齊之局面，良爲可痛。故四大賢以後之宗教人物，言宗教教育者，大可棄置之而不顧，或能恢復穆聖在世之舊觀。不過今日，各地回教民族已由陸夢中警醒，都致力於自救及世界回教民族之聯合運動，已奏部份之效，果而無全部之成功，是由於理論尚未統一，步伐尚未整齊，吾人確信真宰之口喚尚未到也。貴國有如是多之回民，於宗教與國家，皆有熱烈之情緒，假愚之至。以後能作到振興教育與團結力量，

禮逾更有好望。更有聲明者，貴國爲多數民族組成之國家，信仰不能一致，吾回教所謂團結，終不 本身之團結而已，在國家之立場，仍須與他非同教民族團結，尊重其信仰，崇高其地位，因回教非有排他性之宗教也。天經云：「你們有你的宗教，我們有我們的宗教。」此點更應闡明，庶可集中國家之力量。」財長言時，頗有層次，且神情飛舞，若極愉快，待者及隨余等者，「待哩」，皆頻點其首不已。後談至日本與阿刺伯國之關係，醒東並以杜絕日貨爲要求。彼謂：「日本與敝國之交際殊少。敝國工商業不甚發達，乃仰賴外貨，然日本貨銷路不甚暢旺，與其質甚劣，雖價廉亦多弗顧之也。然其貨色齊全，爲他邦所不及，苟有能代替之者，杜絕其費，亦非難事。以國家之感情論，因中國有許多之穆民弟兄，故敝國極爲同情云。」談約一小餘鐘，飛乃與辭而出。

### 「待哩」眼中之財政部長

「待哩」謂余等曰：「從未見財長作如是久之談話者，君等極爲光榮。」又曰：「財長殊矜持，雅不願多會客，見之者，輒搖駕，卽納見，亦不過十數分鐘而已。然彼極親愛中國人，中國人求見者，決當不虛心以待之也。」或問：「財長何若，是之親愛中國人？」曰：「中國人



爲酷好和平之民族，且朝遠志之教民，道路之遠，未有善於中國人者，虔誠之心，尤使人欽敬也。」

十八日。今日爲聚禮，午飯後，乃往「天房」。參加聚禮之人殊夥，連日朝漢志歸者，往遊麥地那者甚多，不然，天房更無隙地矣。高登石梯而宣講之教長，只能觀其後影。余等得警察之諛許，得跪於「禮拜」之基處，故聽之甚清晰。親玄石者仍多，致相擁擠，警察擊之不退也。

### 落戶麥加之爪哇人

拜後，訪馬富春叟，門仍封鎖，乃託隣居致意。路上皆成羣之爪哇人，見余等，皆駐足以觀，若寓無限之同情，偶有語，極親擊不已。此地爪哇人甚多，有求學者，有營商者，久之，乃竟落戶。據「待哩」云：「漢志後，阿刺伯離國者多，而麥加之爪哇人，轉居人口之大半，此過去之所未聞也」。

### 新疆人阿機斯君之招待

十九日，夜間較寒，復少鋪蓋，醒來與錦章，少著涼。錦章覺頭痛不已，「榜搭」早拜後，復入睡。新疆人阿機斯君與孝先故交善，昔居土耳其，今遷於麥加，異地相逢，備極招待。其弟爲二小學生，下課後，輒來余等住處玩耍，貌皆清秀可愛，至女房東下逐客令，仍流連不忍去。今日，阿機斯君請余等午飯，下午一時攜二黑人來，黑人頭上有大力，能頂大盤，盤上稱盛五六人之君饌。君饌爲新疆作法，鹹甜皆備，澁淡得宜，不若阿刺伯飯之乾燥。

### 復古派之穆森君

孝先訪財部某秘書，某秘書，通土文，孝先首次朝漢志時（十九年），相會并相契者也。此次頗欲與一見，乃託教白頓拉代爲打聽。教白人頗忠實，於今日午後來，謂已與某秘書見面，約今日「底蓋雷」後在家中相候。屆時，孝先隨教白往。至一住所，樓宇頗寬敞，屋中佈置亦覺精緻。少選，主人出，乃非向所認識者，願已抵其家，何能率爾云辭，索道中強作鎮靜。主人名穆森，乃北非突尼斯人，幸亦能通土語，乃能互達衷曲。孝先謂：「余與團中同人，曾訪財長蘇里曼，彼爲一極精明人，更健於談。彼且約同謁國王。觀彼似爲阿政府極重要之人物」。

曰：「良然！彼實爲阿政府之政治中心人物，彼爲財政部長兼陸軍部長。彼爲阿王最信任之官

曰：「君等遠來自中國，朝漢志不易。今慶祝君等之成功。」孝先答：「此爲回民之基本功課，雖艱苦弗憚也。」少停，孝先復詢：「今年朝漢志者，有統計之人數否？」曰：「已有統計，自海道來者，約六萬六千餘，連同自旱路來者及阿刺伯之本國人民，共計十二萬餘人。」棧曰：「君來麥加之觀感如何？」孝先曰：「此乃聖地，當然景像優美，復有何說？」曰：「不然。君等來自大邦，物質享受，殆已無窮。初到此地，娛樂旣無，生活起居，諸多不便，尙有何逸趣可言。惟朝漢志之功課，乃苦行，折磨愈多，其向道之心必愈真切也。」孝先曰：「衆等之意，亦即在此。」復曰：「阿刺伯爲回教之中心國，若社會典型，莫不呈自然之現象。轉於今日之文明，但亦應有所接受，不可過於漠然也。且接受文明，能謂有悖宗教乎？」曰：「君言似是而非，實則今世之所謂文明，皆爲浮面，而不能持久。試觀埃及醉心文明之人，日處於聲色，女人去其面幕，男子緊束其領帶。彼等方自得意，人正譏其迷途。故余以爲麥加，未必大建設，只留其古樸之質，便爲已足。今社會如此現象，所謂世界末日，相距不遠，人類雖無路可走之時，仍可返回麥加，一視社會組織之本來面目。」孝先曰：「君所見，頗有道理，然對於社會之文明，一筆抹殺，似爲不當。蓋文明非盡善盡美不善者也。苟能探其精華，去其糟粕，不亦計之得乎。若「白頭拉」昔日無電燈，作禮拜時，昏黑中必感不便，今則全場光明

矣。朝阿刺發特山，昔日只靠駝，烟塵中極爲辛苦，今有汽車，瞬息可至。此種文明，甯不可接受乎？若看電影，聽唱戲，乃易澆毀風俗，何必強爲效之也。」穆森聆此，意有所動，曰：「君意，余願接受之。」孝先曰：「阿刺伯之軍備如何？」曰：「阿刺伯非有雄厚武力之國家。常備軍只有十二萬。其練兵之目的，在於保衛疆土，而與強國如英國者作戰，則不可能。」孝先曰：「軍餉之支給，爲若何數目，且自何機關發放？」穆森笑曰：「阿刺伯軍隊無餉，其食糧乃直接得自國王，軍隊即國王之僕役也，若有緩急，則全國皆兵。」孝先復詢：「阿刺伯之國家經濟有預算乎？」穆森復笑曰：「阿刺伯關於經濟，甚難有系統，欲求有秩序之預算，既不可得，亦無必要。且阿刺伯爲沙漠之國，出產既少，工商業復不發達，所賴者，厥維回教世界之臂助，今年不能預度明年之經濟收入，何能造成預算也？」孝先曰：「然則朝漠志人數多，國家收入必豐乎？」曰：「彷彿如此，實則不然。蓋人數雖多，有時皆屬於赤貧，上岸後，只憑一「賽爾目」，藉表宗教感情，求錢則不可得。而步行麥加，再步行阿刺發特山，駝羣汽車，不過虛設，既如此。人數雖多，亦無益也。所賴者，富足之回民力量耳。」孝先繼詢曰：「阿刺伯之教育如何？」曰：「政府頗重教育，除白達衛民族，尙未普及外，阿刺伯民族類能認字，然得普通用足矣，雅不願深造。」彼對中日之戰，極爲關心，且曰：「日本人確爲努

力，其經濟之發展，可謂無孔不入。以阿剌伯之麥加而論，日貨頗爲充斥，歐美者反瞠乎其後。中國長期抗戰，計劃良是。歐美列強，極不可靠，惟有本身努力，方可恃也。」

今日，孝先雖誤認朋友。然得一復古派之政治言論。亦爲此行之收穫，而彼只滿意於現有之簡單政治成績，而忽於進取。幸而阿剌伯爲沙漠國也，不得列強之垂涎，否則，雖欲維持現有之局面，亦不可得也。

### 夜間奇光

晚八時許，天空忽佈強光，呈綠色，仰面視，衆星依然，惟有金線一縷，作傾斜下行式。孝先云：「一強光自高垂射，各色皆備，若北平之「起火」，極爲美麗也。」衆咸驚疑，或疑爲空中之電，或疑爲流星，或謂爲熱帶中常見之天空現象，竟無一結論。

### 再謁阿王

二十日，午前，余等殊成岑寂，欲往街上游玩。方離住處不遠，「待哩」忽遣人追來，謂有一信，務請余等歸。比返，乃一警察送短函，視之，乃穆森君約於今晨九時半在皇宮見，導

謁阿王。觀此事，不知財長曾否知道，且前曾由財長而允借往謁阿王，若彼不知，則亦未託其直接導謁也。而時間已迫，更無代步之汽車可僱。財長之盛意，終不可負，乃決仍候財長信。飯後，世間問「待哩」往謁財長；「待哩」謂世明少待，乃獨入探詢，先請示財長何日借往余等謁阿王，財長曰：「穆穆已與彼等謁見矣。」「待哩」曰：「彼等仍尊重財長之意而未往。有財長信，彼等方放心。」財長意始解，幸而措置得當，不然，必滋疑惑而誤會矣。

下午，一甘肅人來，報傳國內消息，類皆荒誕不可靠，余等皆疑向所見之日本人，在加報其真偽煽惑，以亂疆回及國內回民之心也。

二十一日。晨八時半，謁阿王，皇宮亦不甚壯麗，惟較精緻，且有綠樹點綴耳。園前有大蘇軾，類民衆之欲謁國王者，站列毫無秩序。而其腰中掖手槍，跨長劍委地。詢之，始悉爲御林軍士下軍，入皇宮，更無阻。庭有大花池，徧植異卉。路上徘徊者，踰而坐者，穿亮麗戶，皆阿王之衛士也。入一彩殿，極寬大，四壁皆座位，爲皇高之沙發椅，花紋極美。惟其扶手處，皆活動如枕頭。其桌亦奇，椅之鋪設，較一般優好，其椅足處，爲綢緞之軟墊。始阿王親臨也。一人脫鞋，履手拾于前，頓首奏。向余等索名刺，持之入內宮。候時尚甚久，等察

出，請衆雜謁。幾經曲折，至一邊風閣子，半爲容儉之台階，蹲坐其間者，有如備此。禮官肅  
穆入。衆如魚貫。阿王在東北角之寶座下，立以候客，衆前續行握手禮，其依阿禮，間有吻其  
頰者，阿王殊謙遜，見異客如家人，了無造作之盛氣。阿王南向坐，手撫活枕上，微笑，垂  
臂而詢，孝先以次，均在東壁西向坐。世明無位子，乃作地上任翻譯，阿王急呼以手，使坐寶  
座之小椅，世明亦南向坐。談話時，阿王俯而談，世明巍然以應對，雖音調較小，然未少失  
禮。孝先首謂：「余等謹代表中國回民各團體向國王說『賽爾目』。阿刺伯爲世界回教之中心  
地。齊邦所在，典型俱存。國王綱維政教，厥功甚偉，敬祝國運昌興，王躬康健。」繼謂：「  
中國有五千萬之回民，於回教發源地之阿刺伯，關懷綦切，惟以距離較遠，音問不通，無時不  
關懷之也。今日中國回民之處境，因日本侵略之影響，所蒙損失甚大。然回民爲保護國家與宗  
教，已參加抗戰。薩蓋亞希回教國之同情。」阿王曰：「君等遠來做國，極爲歡迎。關於中日  
戰爭，余知之良稔。此若干之穆民弟兄，在惡劣之環境中過活，心尤感痛。做國對中國極爲同  
情，然無實力之援助爲憾。」孝先曰：「國王領袖政教，爲主所喜，請爲中國『穆斯林』作祈  
禱，願速獲愛。」王曰：「是國所願。」孝先曰：「七年前，余曾朝覲天房，蒙國王之賜見，  
感荷可成。間別已久，今蒙宰子機會，復得謁謁，國王精神益飽滿，身體益豐健，願澤逾人，

當不虛妄。」阿王辭色謙和，徧注視余等。忽見醒東，探囊中，若有所求。王問「待哩」。醒東乃出簿子請王簽字，以爲紀念。王乃持筆疾書，頃刻而就。召宮內大臣使觀，有無誤處。後自謙曰：「余固不善書，煩君等笑也。」余等以時久，欲與辭。國王復示意少坐。復詢中國負軍政重要責任人之起居，并祝其安寧。孝先曰：「蔣委員長爲中國唯一之軍政領袖，苦心謀國，撥亂反正，於中國之建設與復興，厥功甚偉。已爲中國全民所擁戴。其次爲烏默爾白崇禧副總參謀長，乃我回教人，彼致力於革命事業，續著黨國。最近抗戰，彼乃爲協助蔣委員長主持全軍作戰之有力人物。」言時，乃將白總參謀長之像片奉上。國王持觀良久曰：「中國出此人物，實爲回教之光。君等不言，余固早聞其名姓，余將報以像片及函件，交君等帶回，藉表仰慕之意。」余等告辭時，告以將往埃及，卽爲辭行。國王曰：「君等勿忙迫，路上風沙苦，余將假君等以輕便之汽車。」余等殊爲感謝。約宮中大臣攝一影乃相率出宮。路上，衆相談曰：「穆民皆弟兄，雖帝王之尊，亦不掩其美德，此回教之真精神也。今之號「平等」者，多以爲歐風美雨之灌輸，實不知自穆聖以來，回教人類相愛之基礎，早已築成。今之阿刺伯之社會組織，猶之昔日典型，回教放光之日，正歐美黑暗之時。以今日而言，奈何興之於前，轉墮乎其後也。」



下午，醒東與世明訪財長，報告謁國王經過。財長甚欣喜，并相約余等離麥加時，再與彼會一面。

### 雲南老叟馬富春

孝先與錦章訪雲南之馬翁富春，門加鎖，不可入。乃向樓上呼翁名，一女人自樓上應之，擲鑰匙於地下。余等啓戶入，客廳候甚久，翁始自外來。翁固家鄉觀念極重之人，對本國之漢志，親愛異常。泡中國茶并出密餞之果，以饗客。屋中爲一密形，無多器物點綴。掛有一像片，五人併立，皆余等所熟稔者，乃馬松亭、侯松泉、唐柯三、馬少雲、孫燕翼諸君也。東牆有中國字畫一軸，爲一大壽子，筆力道勁，山西馬君圖先生所書，翁極珍寶之。乃尹光宇朝漢志時所送者也。惜麥加無我國之裱畫匠，該字畫雖好，而裱工極爲可憐也。

### 泣別歐白頓拉汗

二十二日。余等將離麥加，上午訪歐白頓拉汗叟，叟方偃臥。其姪侍其旁。床極簡陋，衣被凌亂。報紙筆墨，無秩序陳於小桌上。叟起，扶床沿而坐，憂慮滿面，目雖大而光微弱，蓬

頹白鬚，更不願理。嗟！六十許人，何頹朽乃爾？彼乃始終站在民族立場而爲大衆謀利益之人也。彼心極苟活動，與帝國主義妥協，富貴可立致，何至暮景殘年，流落他鄉！自上次哈叟教，余等已爲之心醉，覺此流離辛苦之老政治犯，其價值甚大。尤其在求解放之回教民族，爲不可多得。老先曰：「余等將往印度，請君爲我等介紹數同志。」叟曰：「無庸！如此兩方都不便。哈扎阿布拉哈衣爲余之同志，且領袖彼等，介紹此一人足矣。」醒東曰：「叟久居此何用，不如歸國，庶可領導一切。」叟頹搖其首，若不耐煩。繼而徐徐曰：「彼等自來求教我，音問不斷，亦如在國內也。詳情君等奚能知！」覺源復將叟所主張「回教與非回教先行團結，其謀使全國家，然後再求世界回教民族之聯合」數語，重爲敘說。叟極欣悅曰：「良是，如此庶不走差路。」觀叟狀，精神萎靡若染疾，余等與辭，見叟表情，頗有依戀之意，度叟必見我等如此奔走，觸景生悲。余等亦自傷國勢顛危，飄流異域，不知何日能重返故鄉也。乃與擁抱爲別禮，叟以手微擊余等背，余等益感激，視醒東已淚數行下矣。叟則立即臥床上，再不外視。

### 悲壯之祈禱

晚「虎伏灘」(夜禮)後，約內地回民作祈禱禮。祈禱中國爲和平而奮鬥之最後勝利，馬

縣長早候坐於天房。西南角之砂石上，國內教胞圍坐，環境既同，感慨無異，燈光不及，衆愈黯然。衆禮拜後，余等乃報告（一）日本侵略中國之真相，（二）中國抗戰及回民擁護抗戰情形，（三）回民本身應有之努力，（四）以後應與其他民族聯合共謀國是。報告畢，乃共往天房作祈禱。由「待哩」領導，且行且誦，繞天房凡七匝，再祈禱，衆扶幔帳而泣，西北各省之老年人，淚縱橫下，至不可仰。余等亦皆大哭失聲，情景淒涼，莫逾於此。嗟呼！新亭之泣，固爲無益。然天房爲最貴重之地，一些哀告眞宰對於中日兩國顯示公道之回民，其誠可矜。眞宰至慈至大，必能准受其求祈也。禱後，復往易卜拉欣門，各禮二拜，再祈禱。此次祈禱，余等精神均受大刺激，自天房歸時，一路無語，不若向之共歡笑。抵住所，仍有悲不自禁者。毋東窺測其意，亦爲之傷懷終夜。

### 介紹「君子國」

二十三日，候國王及財長之像片，故仍停留麥加，達阿衡與醒東購「太斯必呵」（念珠）十餘掛，皆橄欖子製者，有異香。上午，余等復漢街市。至一雜貨鋪，售有二寸許之小木古蘭經，裝置極巧美。余等各買一打。顧未帶錢來，正踟躕間，主人曰：「君等自持歸，錢可另送

來也。」余等方以與彼素未交關，且又爲異國人，余等自無欺騙意，彼安得放心。而其表示竟如此，殊出意料外。憶我國之古代交易，純以信用爲準，久之，乃成美德，輒笑歐美文明之國，動輒契約，以爲後日法律解決之伏線，人之交際往還，何用心思如此。然觀今日之阿刺伯商人情形，我國商人，仍恐作不到。守約重信之精神，實回教薰陶有以致之也，若以一部之不滿而責其全部，必失之矣。

今日又發現一可記載之事實，卽每屆禮拜時，「目安金」贊禮後，街上警察持鞭，連呼「時間至矣」不已，如此可知警察不但負維持秩序之責，并有監督禮拜之職務。非回教城何克臻此。考先謂：「麥加人口凡五萬人，竟無一非回教者，外人來此亦不易，若戴一美國式之有沿帽，全城必與之經濟絕交，致無從食宿也。」

### 麥加所見之禽獸

夜間，路上黯然，時見小巷牆基，隱有黑影，并聞喘息聲，蓋皆露宿無圈之羊也。羊在戶外，儼然羣狗，羊不逸逃，更無人攬糶，此又奇異之現象也。

二十四日。麥加純爲沙漠氣候，晝間炎熱如焚，夜則涼如深秋。本地人言：「此時爲孀婦

之氣候，因正是冬天。若夏天，雖厚牆，亦不能蔽熱氣之射入，人乃不支。有錢勢者，乃避暑於「太衣布」地，彼處極清涼，有田園蔬果，行宮在焉。其無力遠遊者，盡則伏臥地窖中，夜則高睡涼台上，若不能作事。

此地禽鳥不多見，晨，鷄鳴相呼應，嘹唳一片，養鷄者必夥。鴿皆灰色之野鴿，到處可見。天房中，覓食於沙石者（教民播糧米於其間，以餉之者），比比皆是。鴿在麥加殊幸運，麥加民俗不殺鴿，愛護且無所不至，鴿乃成有開優越之階級，繁殖甚夥也。麻雀之鳴聲，無異我國所有，惟較瘦小，且頭上少帶灰色耳，鷹鷂類鴞之鳥，則偶一見之也。

### 瞻謁天房之內部

敝自頓拉君來訪，語逾多逸趣。幾日過從，頗為相得。敝自君固非拘拘於小節人，胸襟頗為開展，其所感觸者，頗有與余等相類者，然彼不容於蘇俄，羈旅他鄉，恐亦將終老於斯土也。

作「撤申」禮後，余等參觀天房之內部。司其門者，名穆罕麥德，飾衣必。彼掌其鎖鑰。緣在四教勢力未普及時，彼家即掌其事，蓋古時拜偶像之教徒，亦以此為朝覲之對象。後回教興

，彼之祖先改變其信仰，穆聖嘉之，曾諭令其家使其子孫世司「克拜」之門，至今而弗替。故開「克拜」門時，司門者，盤膝坐其上，欲入者，先向之繳金，始得進內。「克拜」內不甚寬大，意其石牆必甚厚。四壁之上半部，皆爲花緞布所掩蓋。下半部皆爲各質各色之美石，刊刻古花紋及蒼老之阿刺伯字，人撫摸者衆，故極滑亮。「克拜」之房甚大，而只有三大柱，質堅，木刻亦精美，嗅之有異香，不悉是何種植物。柱之間，聯以索，上掛阿刺伯古代之香爐與燈籠，或金製，或玉石製，形式皆不屬。房中有一翁，對余等招待頗殷，領導余等，首向西壁禮二拜，起作祈禱，彼朗誦，余等應之，時甚久，以「法諦孩」爲終。再向北壁禮二拜，復作祈禱，儀式如前。繼復撫摸數柱，仍作祈禱，其東北角，繪龍垂焉，名懺悔門，緣梯而上，昏黑不可見掌，乃撫闌干而摸索，領導者，仍不住朗誦，衆應之，不能相視，辨聲而已。衆處肅穆之境遇中，塵慮俱消，更不作他想。惟所憾者，天房中爲朝覲者服務之人，不甚高雅，最易使人心煩，殊爲美中不足。爲阿刺伯政府計，穆聖既重守天房門之家，而使累世負其責。而政府何不踵穆聖之遺志，厚其俸祿，使其生活足富，而竟以貴重之天房，幾近漁利之場所，使遠來之人，感覺不滿，殊可浩嘆也。先是世明與孝先醒東等曾語篩衣必，餽以茶葉禮，彼極欣喜，乃轉報以「克拜」之黃臘三枝，幔帳之銀所作戒指三個。「虎伏灘」後，余等復往天房作祈禱

，禮仍如前夜。

## 天房聚禮

二十五日。今日決爲返支達，與「待哩」商量汽車，本欲「榜搭」下發。馬縣長謂不可撤乘「主麻」，乃定午後走。今日之聚禮，無上週人多。日光甚烈，四周之房，人已擁滿，其露天處，雖能抗熱之熱帶人，亦不可見。余等在麥加，頗感晝間之熱。有丁翁，新疆人，久居於此者。笑曰：「君等莫忘現在是冬季，若夏天，君等必不可支。夏日，砂石爲陽光所晒，含熱甚多，赤足者，不能走其上，若不慎，觸以砂石，必燒成泡。」余等咋舌不已。拜後，天房門前，人擁擠不散，世明詢之，悉此地爲阿刺伯之行刑場。今日之刑事犯，爲竊盜罪，按法割其手。法亦卽宗教法也。余等疑曰：「割手，血流過多，能不暈絕乎？」世明曰：「據彼等說，割手時，旁有沸油之鍋，割後，血方淋漓，立即浸入油中，立焦黑，血乃不流，人當然苦痛，然能免於死。」

## 辭別天房

時醒東覺源錦章世明同行，以今日將辭天房，乃復返天房，尋「待哩」，使爲領導。不得，借世明爲之。繞天房七匝，世明誦祈禱辭，余等應之。今日之可貴者，世明誦阿刺伯文更譯以中國文也，明瞭其意，心中豁然。復往以下拉欣門，禮二拜，仍繞至「白頓拉」之西，循正甬路，面「白頓拉」而後退，直至西大門，始止。嗟呼！別矣，天房。

歸居處用午飯，飯後，孝先達阿衡隨「待哩」向天房辭行，余等整理行裝。余等之居處，乃由「待哩」轉賃者，與房東不發生關係。然數日間，彼等在男女畛域極嚴之情形下，仍能爲余等操作，宛如家人然。故公決於彼等少有餽贈，彼等頗感謝，出其母女姑媳所繡之花布，爲余等看，亦爲其親摯之表示。「待哩」出其紀念簿，請余等題詞。彼對余等之招待，差強人意，乃爲之題詞，少加褒揚焉。

### 西返支達

孝先等歸，謂汽車已來。余等乃派人運行裝往，至則一布棚之破汽車，衆心大悲憤。惟余等急於往埃及。支達有埃及領事，辦護照方便。且靠近海岸，隨時可探詢船期。早走一日，心早安一日也。乃隱忍而坐。車經城內小巷，孩童乃以磚石擊車，嬉笑其後，教育之落伍，可見



一斑。出麥加，至一關卡，小兒女圍車，唱歌乞錢，其意義雅不知之，惟覺其聲韻甚好。車行戈壁，成簇之草，極目皆然。多石山邱，更呈枯燥意味。車行頗簸爲苦，幸是沙土，若爲黃土，則余等皆爲塵灰人矣。沙中輾轉，已在夜色籠罩之下，車輪陷沒，不能進。余等乃下車推之而行。此種滋味，到過中國之西北者，均嘗過也。同車乃一爪哇家庭，一傭工男子，一女郎，類母子。一婦率四小孩，男三女一。其年齡均相差二三歲。婦疑爲傭之兒媳，小孩則爲傭之孫兒孫女也。世明與彼等談。彼等乃二次朝漢志者。小兒女在車中搖動，啼哭不已，觀之可憫。走二分之一路，下車少食飲。九時許，抵支達。至一警卡，乃易馬車，裝行李，仍住原居處，有別者，皆則住樓下，今乃居於樓上也。樓上高爽，無蚊蚋擾。鋪氈而臥，相向笑談，忘却日間苦矣。

### 支達有雨

二十六日。晨，大雨如注。十餘日，渡沙漠生活，覺乾燥已極，今日始得滋潤。

所居處，住客已滿，白纏重裹，更多紅鬚人，皆印度回民也。彼等多攜家眷，炊爨成陣，操。余等則於泥濘中，汲汲然購買食物，轉羨慕之不已。向住此處時，蚊蚋逼人，夜不能寐，今

則涼風習習，了無苦楚。居處與禮拜寺爲鄰，喊禮拜之聲，皆了聽聞。

醒東出訪友。友之叔父爲一頑固人。彼因共產主義而恨蘇俄，因中國聯俄，而遷怒中國。其在宗教立場，固爲難怪，然其受日本之反宣傳也，亦無疑義。醒東與之辯，終不能解其成見，醒東友乃請醒東出，亂以他言。醒東得中國之消息，衆聞甚喜。一爲日本飛機襲漢口，被中國擊落數架，餘機潰逃。一爲中國利用大戰車運兵，其效果等於火車云。

今日英太子訪阿皇。阿皇乘飛機來支達。本地警察鳴礮歡迎，凡二十三響。隆隆然與軋軋之飛機聲相應，一破寂寞之陰雲。

二十七日。小雨連綿，天氣涼爽，宛然深秋天氣。樓上木窗，上下掉開，風來許許，余等以單夾之衣，寒不可支，衆俱傷風，而強弱程度不同，世明與達阿衡皆渾身作燒，骨節痛甚。餘則鼻子堵塞，呼吸不暢。

世明往接洽送護照及船期事，埃及領事往陪英太子宴，不得見。往埃及船，星期四始有。若是則支達之耽擱，至少須一週。

今日午飯，作炸醬麵，以羊肉鷄卵爲佐料，麵爲意大利製者。煮得，衆聚而食，宛然在國內也。

## 馬仲英之舊部下

同居處有數甘肅人。一名馬滌臣，一名雷鳳翔，皆馬仲英舊部下，亦爲迫出新疆，流亡於外者。錦章勸白：「君等應歸國効命。朝漢志之功課已畢，不應遲遲於他鄉，且馬仲英亦參加抗戰也。」二人均深以爲然。

二十八日。昨日相會之數甘肅人，凌晨放洋，取道印度之孟買，將行返國。辭別時，余等多在夢鄉，惟孝先知之。

## 傳來厭聞之消息

此地天氣，寒暖無常，起居不愾者，多罹時疾。世明病，達阿衡繼病，醒東亦覺作熱不已。昨茶後，余等往捷克斯拉夫領事館訪友。捷克之領事係一土爾其人代理，該友卽其堂弟，余等數日苦消息沉悶，索英文報以閱，不可得。一友曰：「昨日得敘利亞無線電報告，謂蔣委員長染病。」余等聆此消息後，均抱重憂，深以爲此何時期，蔣委員長政躬之健康，與中國之安危，極有關係。精神不快者久之。

### 阿刺伯金礦公司訪友

英太子來此已數日，余等欲作友誼之訪問。惟聞其酬酢甚忙迫。醒東有友爲美國人，在阿刺伯金礦公司服務，此公司乃美阿合辦者也。乃往訪之欲先倩其爲英領事之介紹，然後再思晉謁之法。公司去支達城，約五六里許。出城，爲無垠之戈壁灘，點點星星之草，成簇襯綴。雨後濕潤，踐土不陷，空氣亦新鮮，弗若向之乾燥。海濱曲折，黃沙若龍。碧水平鋪，漁舟如駛。渡一山梁，窺見荒村，屋宇零落，更鮮樹木，時見男女，類皆黑人。入村數武，現一樓宇，建築堅固，裝飾華好。門前汽車櫛比，天幕如林。更有衛兵，荷槍成列，詢之土人，始悉爲國王住處，行宮如此，阿王不爲奢也。更越一土坡，忽見紅樓，醒東指曰：「此卽金礦公司也。」地勢下趨，砂石重厚，蚌殼歷歷，疑爲古河道。余等興發，乃共高歌。挖沙工人，自穴中應之，遙爲問安，情曲遠焉。比至公司，醒東之友，已赴礦視察。余等皆以辛苦至極，必有樂趣，今乃大失望。幸礦中經理，雅善遠客，聞爲中國人，益表歡迎。樓宇純爲歐美式，形既輕巧，光線亦佳，與阿刺伯之建築物不屬也。經理爲一五十許人，鬚髮斑白，貌極儒雅。旁一人，年約三旬，亦彬彬有禮。談及中日戰爭，彼等極表同情於中國，并謂日本之摧殘人類和平，結

果必趨於墮敗。中美之友誼，早為敦睦，亟望最後之勝利，屬於中國云。醒東告以訪其友之意。經理曰：「余與英領固相善，願為君等介紹。」乃作介紹書一通，頃刻而就，余等極感之。時間較久，乃作別，并為經理攝影。返支達城時，公司以汽車相送，瞬息而抵住所。不然，僕僕黃沙，又疲於奔命矣。

### 突尼斯人

街上所見者，皆朝漢志畢，待船而歸者。然歸納之不外三種人：（一）印度人，（二）爪哇人，（三）突尼斯人。前三種人固常記載之矣，第三種人，茲少為敘述之。突尼斯為非洲北部人，貌白皙，大致皆秀美。服裝奇特，全形若袋，帽兜頭上，與大衣相連，雙手袖甚短。赤足，拖鞋，皆皮製，其承趾處，則為三角形。更有另戴帽者，為紅呢製者，大穗垂帽後，若縷髮，或黑色，或藍色，一望而知其突尼斯之人也。

四時許，余等復外遊，路遇一突尼斯人，乃一和藹老者。醒東與之談，乃摩洛哥最高法院之審判官。彼極同情中國人，尤以站在弱小民族之立場，反抗帝國主義之情緒，悉流露於外。

醒東謂：「中國與摩洛哥，情景相同，正應力求民族之解放，中國現正爲正義而奮鬥，極願世界上被壓迫之民族同情焉！」彼連呼：「託靠真宰」不已。醒東復請其歸國時，問於日本之侵略中國，在摩洛哥報紙上，爲公道之輿論，藉使社會明瞭其真相云。錦章詢：「摩洛哥法爲回教法乎？」老碧曰：「然！不特法律如此，其他政治與宗教，仍有連帶之關係也。」談許久，始別。

### 激游戈壁

大街之左，後有一熱鬧巷子，商賈輻輳，市廛連屬，醒東與錦章方徘徊其間，忽來一汽車，開汽車者，乃醒東之友，捷克斯拉夫領事之堂弟也。彼名麥蘇武德，與醒東雖數日之交，而爲人極誠懇。有所求，不靳焉。彼正開駛其汽車，促余等上車，與彼作郊野之遊。頃刻而出城，時當薄暮，日銜海中，雲霞層疊，皆放異彩。車如瘋狂，不擇路徑，寒風襲窗入，覺有涼意。時歷漁村，零落頹毀，冥冥之中，徒增悽惻。路微轉折，碧草橫鋪，路極平潔，成簇植物，隱現路旁。停車，忽聞人談笑聲，乃五六婦女，皆黑衣裝，圍而坐，面幕除去，自然之姿態而於大自然之天地中表現之，不意乾枯之沙漠中尙有如此點綴，嗟乎，宗教禁之禁，而自備繩索

設。歸支達城，燈火熒熒，夜色瀰漫中矣。

電話約孝先覺源，訪英領事。英領事正侍候英太子，無暇見客，約以後日會。余等急歸，按路逆孝先，未遇。比至時，孝先已行矣。孝先所走皆小巷，泥濘甚，至英領館，始悉余等去。今日購妥赴蘇彝士船票。

### 阿刺伯國之衛生

三月一日。天氣寒暖仍不定，醒東直難過一夜，天明，溫度仍不少減。醒東以夜間少舖蓋，欲覓一停適之旅館，爲其友麥蘇武德所阻，乃息於其家中。

余等之住處，尙較清潔。對面之平房，乃印度浩罕等處人雜居，污穢不堪，人相枕藉，若久居，鮮有不病者。今晨，一印度婦人斃其中。錦章曰：「阿刺伯之不講求衛生有如此，苟有傳染病，不亦殆乎？」世明曰：「蒼蠅如此多，難免生菌，然阿國當極熱之時，雖數尺之堵，皆能透其熱，菌不能寄生，以是疫病絕少。此種不講求衛生，若在我國，必不克當。」

### 準備赴埃及

同住處又來三廿肅人，與之談，操陝語，始悉爲隴東者。彼等出國已年餘，對國事極關心，告以中國始終抗戰，彼等極欣慰。

今日孝先與錦章在禮拜寺作「沙木」禮，寺極簡陋，更欠清潔。「以馬木」聲音極小，而廟聲以誦之「目安全」，頗嘹亮動聽。禮拜者，乃各地各派之人，故其服裝，與作禮形式均不屬焉。

二日。醒東仍宿於其友處。余等赴埃領事館，打防疫針。領事極謙和，彬彬然外交家風範焉。待醫生頗久，耽擱約半日，始畢其事。再電醒東，均未來，衆焦急甚。

下午復隨同醒東往，適醫生來。幸未誤事。更往訪英代理公使，告以未得晉謁英太子爲報。并對位表示敬意。

### 蟄居支達之日本人

新與回民之「待哩」，乃中亞人，與孝先爲舊相識，在土留學時之友也。以明日離支達，乃往辭行。至則見一日本人。髮纏東布，額下短鬚，宛然阿刺伯人裝束，其心致力於煽惑新與回民之工作也。與之談，彼不知阿刺伯語。英法語亦弗能操。疑爲故作此態者。「待哩」云：



「彼在馬來入教，已二十載。」然向彼說「養備目」時，竟不能回「養備目」，二十載之回教，竟如是耶。彼自覺不是滋味，乃入屋中，余等少領茶，亦辭出。

一廣東惠州人，方在馬來入教，今來朝漢志，資釜虧缺，抱一裸兒求助。彼謂：「阿政府於其新入教，已有幫助。請以同國同教之誼，少爲顧恤。」余等少爲助之。

### 「匪馬匪馬」船

三日。余等日支達發，所乘船爲「匪馬匪馬」。「匪馬匪馬」本爲天房之井名，以其產於貴地也，水亦貴。遠近來朝漢志者，僉以一飲爲快，好奇者，更欲攜歸焉。船之命名如此，固亦含無限之宗教意味也。近支達，水淺，且多礁石，致船不能靠碼頭。欲往大船者，仍須乘小火輪往，價昂貴，又阿政府之國營者也。碼頭人集如蟻，類皆爲埃及民。

自火輪上大船，乘客爭登懸梯，小船顛簸不定，梯復搖曳，少不慎，有落水患焉。年老之人，行履爲艱，緣梯而上，景最危險，小船撞梯邊，須急掣手，少緩，必受傷。一隻手足不力，竟折三指，血涔衣下，致染醒東衣。上梯，秩序益亂，人往返沖突，行裝滿列道上。其檢查護照處，人圍凡數重，擠已極，余等鵠候數小時，始有定艙。其有票而無艙者，率叫囂於路上。

，船之司事者，弗能禁也。

### 改扮裝束之日本人

彼處食飯時，鄰桌發現二日本人，一昨日在新疆「待哩」處所見者。一人身體高大。亦數寸短髻。似其姿態，直僞滿之漢奸也。昨日所見之日本人，乃阿剌伯衣冠裝束，今則面裝紅帽，又墨髮及人矣。彼等俯首而食，更不作他語，見余等亦舉手爲禮，而不能說「賽備目」。虛僞之表示，而於同教之場合中見之！其身體高大者，見人輒引避，如羞怯者然。

彼處之中垂以大簾，男女別之。有較開通婦女，則同坐。

船中侍者，皆黑人，面皆黝以刀痕，知之者，謂彼等乃非洲蘇丹產，幼時，隨濫俗而故意爲之者，噫！何美哉！在我國則詔「破五官」也，不祥孰甚。

### 船上所見

四日。航行紅海上。甲板散步，時見乘客，冒寒風，枕臥可憐。雖在極端平等化之回教場合中，經濟上有差，仍不免有階級之分。不平而求平等豈爲易事。

是處有女學生。服務之婦女，皆白衣裳。全露髮。行動極爲活潑，回教女子，能解放如此，實爲心感之事。

埃及人喜穿綵領露頸之大袍，雖覺舒適，而乏緊湊。行動迂緩，精神乃行不振，埃及亦古老民族也，正與我國同，此種小節，極須變易，趙武靈王之胡服騎射，正爲激動民族之精神，用意良深。回教之埃及人，不外二種，曰「歸海」（宗教師）曰「艾凡迪」（先生階級）（普通人）以其立學不同，衣冠有別焉。「歸海」率皆無領大袍，頭有白纓。艾凡迪率面裝革履，間亦有長袍者，而所戴之紅帽，則爲硬邊緣而較高者。「歸海」所冠帽，紅色而黑穗，知之者曰：「此乃愛賓哈大學之畢業者。」愛賓哈大學乃埃及千年來惟一之回教學府也。王君世明正就學於該校。

### 黃昏中之紅海

薄暮，空氣良好，余等乃撫闌遠眺。夕陽下墜，光燦燦至船底，胥爲潋波濤，起伏之處，更有無數金影。颺起白沫，若染新鮮胭脂。醜東指曰：「此所以稱紅海也。」衆食贖謂：「紅海如此，名不虛傳。」仰而視，更多彩色。蔚藍天空，澄然如洗。近海，即漸渾，如若碧之秋

葉。紅日圓周，朱霞參差若犬牙，以距離遠近，濃淡亦不屬。更上，則白雲如絮，嵌以新月，白如玉，形如鈎，衆更指以爲藥。暮色籠罩，羣星羅佈，仍流連不忍歸館位。

### 衛生檢驗之「土露」

五日。夜間，已抵土露。土露爲世界空氣最好之地。地臨海依山，位沙漠中。埃及人士養病及避暑處也。每年漢志後，歸來者必停於此，受精細之衛生檢驗。被圍以爲漢志，乃世界各地之回教人士雲集，難免有傳染疫病，若帶來本國，危險甚大。故埃及政府費多量之金錢，而爲此衛生設備，近代化若此，其及終必能復興也。自船上望土露，青山若屏，黃沙平漫。房屋不甚多，而成整潔。四周恬靜，更無車馬之喧。碼頭爲一長堤，附以鐵道，人推之行李車通焉。自晨起，卽運行裝。始爲三等客，二等一等繼之。方轉運時，更無秩序，皮箱行袋，爭委車上，警察與乘客爭吵，喧紛不已。遲延既久，比余等轉運時，已下午二時許。至小卡，檢驗護照，卡吏對中國回民極爲歡迎。熱誠之意，溢於辭色。按其法例，衣裝均須一一查視，發現不潔者，卽用沸水蒸熨。人須沐浴，所謂沐浴，乃冷水澆頭。不慣者，鮮不受涼。余等以特殊待遇，均豁免焉。一人類官長，領余等過數室，盤旋曲折，時間藥味。不知不覺中，余等已消毒

矣。廊下稍息，一大汽車來，運余等至一場所，皆爲平房。房屋兩旁，懸以鐵網。入其院，乃不得出。院中皆爲沙土。更有兩水機，配以六七水管，水潔而甘，飲料及作小淨均賴之。余等所住房，殊寬敞，可容十三四人，只住余等五人以示優待。床旁皆鋪以木板，無潮濕苦。床上褥子極厚，蓋以精緻之紅氈。在阿刺伯一月，無日不棲宿於地上，至骨背痛甚，且時有陰風襲人，益爲苦窮，今日舒適且溫暖矣。

晚睡眠時，床前各置一小盆，責成每人於明日六時前，各爲糞便，更爲進一步之檢查焉。

### 同船之日本人

所見之日本人，更得較精細之調查。鈴木剛之使命，乃爲赴阿刺伯爲「回教大祭參加者」，推其意，乃爲參加世界回教年會者。其身體肥大者，必爲漢奸無疑。因彼之護照，乃「滿洲國」籍，爲僞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所簽發。使命亦是參加世界回教年會者。彼無日本名，亦無中國名，而爲單純之阿刺伯名，名稱布頓拉喜。彼非日本人，當無日本名，良心所趨，更不忍寫中國名。只以阿刺伯名了之，庶可遮羞蓋醜也。更有一作埃及學生裝者，纏頭大袍，乃彼二人之嚮導。彼亦爲日本人，名小松哲夫，留學於愛資哈大學者也。

彼等下船運行李時，三人待車於碼頭上。余等尙未離船，世明乃爲彼等攝一影，彼等已發覺，乃其面海。其身體高大者，則倉皇離去，漢奸之境，亦可憐也。

### 有如幽囚之「土露」

六日。「土露」之空氣良好，雖在沙漠中，然負山臨海，絕不若麥加之乾燥。惟使人不娛快者，所居之地，兩旁門皆封鎖，與外隔絕，毫無自由，奈人相對，有類楚囚。

在此地住，幸有舒軟之床鋪，不然寒風吹來，一無鋪蓋，其苦楚必倍於「米那」矣。然一床之享受，須每人有一鎊之代價，所費雖不資，心實慰之。世明謂：「土露雖名爲衛生檢驗之地點，實爲埃及軍港之設備。埃及處于英意兩大之間。埃及之軍事，在英勢力範圍之下，雖無自由。然意大利窺埃及甚亟，英不能不默許其爲軍事之準備。此種圍強之精神，吾人良爲欽佩。」然則土露之構造，類似軍營殆有因也。

余等住處，有一咖啡館，埃及人飲茶其中，清談終日，不下逐客令，不去也。埃及女人高興時，時搖動舌，作連續之風車聲，聲激厲，乍聞之，使人驚悸不已。

### 「土露」所見

七日。此處環境雖好，而不得趨番池一步，失去自由，宛如軟禁。幸余等伴侶多，不然煩悶極矣。

此處雖接近海洋，終屬沙漠之地，故仍覺乾燥，致兩鼻孔呼吸不暢。無聊時，徘徊院中，遠望鐵絲網成牆，各爲院落，佔面積極廣大。更點綴以如毛揮狀之植物。此植物乃棗樹，所謂「密蘇勒」棗是也。此不過熱帶之果品，絕不與我國之棗同類。

青山在望，屏幃直削若劍林。薄暮，夕陽照之，呈多種色彩，拏指以爲樂。野氣漸合，夜色籠罩，衆興始闌，識者曰：「此山乃母薩聖人受經處也。」

### 猶哥斯拉夫老人

一老人來訪，禮修偉，白髮極美，步履甚健。自云是猶哥斯拉夫人。朝汗志已二次。工土耳其語。孝先與之談。此翁精神矍鑠，談鋒甚銳，至逸趣處，一座絕倒，大可破客中寂寞也。孝先問：「測觀翁狀，必與土耳其有關，氣概不類猶哥斯拉夫人。」老人曰：「良然。余實爲波絲奈克種，居土耳其凡四十年，乃入土耳其國籍。今則猶哥斯拉夫人矣。」孝先問：「何故？」曰：「若曾留學土耳其，若必知之，何庸問？」孝先作猜度之勢曰：「得毋爲宗教乎？」

老人以手拍胸曰：「憾哉！土耳其之忽視宗教也。猶太人無國家，無政權，始終愛護母薩聖人之宗教，故其團結之力量，極爲偉大。土耳其向爲回教之中心，今竟如是，使國際上回教民族相向失望。計莫下于此也。」更以手撫髯曰：「余老矣！六十許人！雅不願離親愛之土耳其，然終必離之，蓋戴此無緣之帽（回教帽無邊緣）心實寒之。」孝先復詢：「然則翁全家離開？抑翁一人？」老人曰：「四男均在土耳其讀書，畢業後，吾亦將使之去土耳其。」孝先詢：「猶哥斯拉夫必有多量之回教人。」老人曰：「良然。共計二百萬人，約佔全國人數四分之一，諸君！莫觀人數少，實有優越之政治地位。內閣必須有回教顧問二人。回教與非回教人。混居之市。其市長必須爲回教人。回教之風習，政府均准以自由活動。茲舉一事，足以證之。吾月之開齋與封齋時間，政府特許其鳴砲。鳴砲乃大典，不輕易用之也。」孝先曰：「此種權利，極爲優越，能延續其時間乎？」老人笑曰：「此乃與政府所訂之約，固不能少變之者。」曰：「回教人何爲享受此權利。」曰：「回教人固嘗有功於國家，乃以血汗換來者。」醒東起而詢巴爾幹半島各國之情形。老人索筆作地圖，筆下甚流利，山河了了，疆界判然，指點其間，始始弗倦。醒東慨而嘆曰：「完美之回教，被人摧毀若此。其意志薄弱者，患得患失，何嘗庸驢！」老人心有所得，撫醒東背曰：「君之見，良獲我心。摧毀宗教之罪甚大。贖無罪，不能入火獄。」



然彼等乃爲入火獄之驢也。」言至此，衆俱大笑，以爲此老之輕巧罵人，固有技術也。老人復垂首嘆曰：「穆民不可忘二事，一爲「真宰」；一爲「死」。」衆俱沉寂，領首不已。錦章曰：「翁六十，而體力不衰，必曾服兵役。老人聞此，眉飛色舞，面上顰紋，頓呈燥快之狀曰：「余充兵士國，凡四征戰，英法皆曾爲余之敵人，殺彼甚衆。余曾與俄國大戰于波斯。猶憶一次與希臘戰，曾齊殺數希兵于海中。」老人問中國回民人數，答以五千萬。乃呼氣作聲曰：「安拉！如是之多。安拉賜我壽，願訪問五千穆民弟兄之國。」繼曰：「今日榮幸甚。待退君等歸國，與好友必盛道此事。」孝先曰：「翁果能來，願開盛大之會，以歡迎。」老人曰：「託靠真宰。」繼曰：「余今日聆君等所說中國話，和緩而清朗，發音有類英吉利。中國亦必爲文化進步之民族。」言訖索中國字以觀。孝先書數目字，自一至十，并代譯爲土耳其文，彼極稱罕，反覆審視，乃依樣描寫，居然成字，復請孝先以漢字書其名，老人乃描寫不已，孝先曰：「中國字良難，翁請少息。」老人曰，「勿忙，余至汝中國，必能于數年內盡學中國字，雖烟鹵冒出之烟，余亦都要學得。」衆共奇之曰：「此老精力良佳，老不歇心者，此翁也。」彼忽于信紙上發現一「回」字，詢此字作何講。孝先曰：「中國以此字名伊斯蘭教。」老人面色極恬靜，作讚嘆之聲曰：「有意義哉！此字！」乃以手拈「回」字中之小「口」字曰：「此不爲

「跪拜」乎？此乃象形「天房」者。有意義哉！此字。「復沉思久曰：「何物巧奴，作此優美之字，將「跪拜」穩置於世界之中心，自今日起，余必宣傳，世界上之回教民族，皆應以此字表示伊斯蘭。」衆復譁然笑，相謂曰：「關於此「回」字，在中國之回教人，曲解者良多，而從無若是新穎，此種解釋，余等亦心服。」臬仍反覆模仿中國字。好學之般，對此老人有意外之敬愛。時既久，老人率然謂孝先曰：「君厭我否？」孝先曰：「是何言哉？余正歡迎翁也。」「彼等厭我否？」曰：「彼等正喜聆翁語。」老人復曰：「君等請日便，余飲不必我顧，如君等用椅子，我則坐床上。在此寶貴光陰中，余必習數中國字。」衆乃聽之。世明炊菜以進，告以中國話，老人極珍貴，細嚼而品賞之，老人敬余等烟，余等辭謝，并告以中國回教不吸烟，老人曰：「是好習慣，將來余往中國時，必戒之。」時有人讀「古蘭經」衆欲往，老人亦辭去。老人爲猶哥斯拉夫伊斯蘭之總報社特約記者。

### 更上「靠塞」船

八日。蟄居三天，今日始有外出之望。蓋今日「靠塞」船自蘇彝士來，土露之乘客，將轉搭而西北去矣。

內政部派來數職員，內有數人與世明頗友善，幾日來，招待頗殷，雖門禁森嚴之中，猶不

時間慰，唯恐曠廢。埃及人之熱誠，處處可見，尤其是青年，彼此更有互相愛惜之意也。

九時，余等上「崇塞」船，路上頗爲省心，土靈當局更爲余等備精緻之小汽車，均世明諸友之力也。

下船既大費時間，上船亦不能例外，擁擠情狀，不異昨日，「崇塞」船，遠盛于「匯水」木。「船既寬敞，更爲清潔。惜所乘之時間甚暫也。

世明諸友，情感頗深，上船與余等談笑甚久。直至下午船開，仍流連不忍去。

此船浴室極好，余等皆爲爽快之沐浴。

### 重來蘇彝士

九日，抵蘇彝士。晨少停，有數客下船，測其方向，正余等在「大德能」輪，受著之勸誘。青山綠水，宛如昨日，而時間則有一月之距離。

船去岸不遠。迎客之人，密列如堵，歡呼之聲不絕。紅冠一層，辨辨誰何。嘻！至回國也。埃及婦女在船上者，喜瞻衛宇，欣然吟嘯，長途旅行，有家可歸，其樂固甚異於普通者。一少婦，極活潑，身著素衣裝，風姿益美。方船靠岸時，彼兀視人羣中，忽現其親眷，彼驚喜

失聲，表情激切，淚已奪眶出，其親眷，爲數女子，抱一嬰兒，亦頻以手拭目。軟梯甫下，彼已趕出，排衆疾行，尋得其親眷，乃互相擁抱，且語且泣，觀之酸鼻。更有一蹙僕狀者，抱幼女。幼女方學說話，向船上呼「巴巴」，「依其視線而索之，一人方撫廊下視，淚已承頰。錦章忽然感激，中心痛切，走避，不忍再觀此淒涼之情景。

登岸之秩序益亂，警察至以木棍擊人，婦孺不堪擠擠，乃號喊不已。余等不忙於下船，靜待之。稅關殊零氣，未苛於檢查。未甚費心計。沙儒說君之友，乃轉運公司之經理，今日又得其不少助力，并代爲覓旅館。

蘇彝士乃靠碼頭之地，故較開化。交通建築，均近代化。讀書之小學生，亦皆清潔活潑。所見仕女，亦較優秀多多。更有戴有綠帽之歐洲人，黝紫生色。此地法文較普通，而外籍居民，以希臘人爲夥。

### 夜游街市

晚飯後，余等夜游街市。市廛亦繁盛，惟欠生氣。喝咖啡之埃及人，談興正濃。偶過一處，聞廣播匣，放送廣東歌曲，再至二處，又聆北平大鼓。衆俱神怡，以爲尙在國內乎？何中國

音樂之多也。

時有人家，懸燈結綵，衆疑有慶賀節日，詢之，始悉各家，乃歡迎朝汗志歸來者。

### 蘇彝士所見

十日。蘇彝士非優美之址也。然自阿刺伯來不啻由幽谷而喬木，自覺無處不適意。衣食住行固較有紀律，心神易安也。

蘇彝士飲食不甚昂貴，亦近中國滋味。此地產橘子，不甚大，汁水頗多，類中國之福州產，而仍蜜甜。小蘿蔔，亦枝葉翠嫩，而體小呈白色。更有大蒜，推車街上賣一如我國物。牛亦有水牛黃牛之別。羊有特種，毛極長，若簍衣披身上，熱帶動物，如此多毛，夏日將何以過活耶。

### 參觀蘇彝士

孝先醒東錦章訪友，至一中國貨店，店經理爲一少年埃及人。上次醒東來蘇彝士時所認識者。貨店名雖爲中國貨店，日本貨實居其半。醒東倩其領訪一「伊馬本」少年不辭，乃扃戶

而同往。至一小學校，校長三十許，貌頗精幹。嫺流利之英語。學校爲蘇彝士之規模較大者。學生有四百餘人。余等往參觀，學生皆西裝，皆帶小紅帽。至最高年級，醒東爲彼等說中國四季之美，及現在日人屠殺小朋友之事故，用淺近之英語，彼等皆能瞭解，小學之英文程度如此，較強於我國也。醒東復爲彼等畫粉筆畫，一人物，一花卉，俱新奇不已，最後畫一紅帽之埃及人，彼等皆鼓掌大笑，以爲神似。

校長復請余等，參觀其學生體操，教練爲一極強壯人，面貌已變成紅黧之色，測其狀，必無日不在日光下過活也。學生精神煥然，步伐整齊，頗具尙武之氣象焉。醒東興發，更脫衣爲彼等舞中國拳，工夫純熟，姿勢美好，卽教練亦欽佩不置。孝先攝影時，學生情緒極熱烈，擁醒東錦章至數重，風雨不透，歡呼之聲，雖教師亦不能制止。其必親遠來同教之人，同情心油然而生耶？錦章有所感，西北公學中學學生凡二百人，各小學學生凡二千餘人，十分之八爲教民，彼離平之日，幾於全部被日寇摧毀，此恨固難消也。

### 烈士紀念塔

飯後。轉運公司之經理來，經理名狄雅卡雷斯，最喜與中國人爲友，對余等招待，無所不

至。復請余等攝一影。攝影後，乘其汽車，遊蘇彝士全市。渡蘇彝士長堤，乃至外國人住宅區域，樓宇整潔，林木幽邃。時見小花園，竹籬、豆架、紫碧絢爛，黃髮碧眼之兩洋嬰兒，嬉遊其下，跳而歌，天真可愛。

至蘇彝士運河邊，忽現一石塔，乃歐戰時，印度人爲英服兵，其戰歿之烈士，紀念塔也。觀其文，乃戰於巴刺斯坦而陣亡者，計軍官八十四人，士兵四千八百四十四人。嗟呼！碧水生悲，旅魂縈草，吾知烈士必欲泣於後世也！亡其餽，奴其人，更欲犧牲其生命，賜小民族何負於帝國主義也。真宰至公，必有以報。

更游一處，頗類公園。余等散步其中，花多異種，強半不知其名，而達阿衛園藝花專家，指點其間，詳爲介紹，錦章亦喜美卉，而程度較遜，本欲有所說，今則班門不敢弄斧也。木本植物，多馬纓花，枝葉却已凋謝，小柏成牆，亦多齊首。洋繡球隨地生，顏色俱備。仙人掌時立於道旁。高若灌木，不甚貴重。萬年青如蔓草簇生，更不足奇矣，尤有蒲幹黃花之樹，采色奪目，同行一埃及人指曰：此「中國樹也。」中國固無此樹，然則何以得名耶？

### 參觀孤兒院

汽車穿行蘇華士市，幾度散步，業已曠光，茲復無心流覽。乃參觀孤兒院。院長爲世明之友，乃終日伴余等游者。院不甚寬大，僅一口字樓，而建築頗堅固。學生服裝極儉樸，著淺綠色衣帽。亦極活潑可愛，胡爲乎成孤兒也。回教於保護孤兒，於古蘭經中，效有垂示，然則撫育孤兒者，其功德大矣。院長謂：「孤兒課餘之暇，亦能生產，學生乃半工半讀者。」醒東復爲學生講演有趣味故事，學生頗驚喜，忽羣連聲呼曰：「中國萬歲！」世明極敏捷，當即呼曰：「埃及萬歲！」「埃及國王萬歲！」中埃南國民衆，在此數分鐘中，已充分表現其聯絡之精神。鐵欄外之觀衆，亦嘖嘖稱讚不已！

### 同情中國之「伊馬木」

晚飯後，醒東與錦章仍訪「伊馬木」。「禮拜寺中不遇，乃往其家。「伊馬木」約五十許，身體修長，面貌褐色，均類中國人。據余等者謂：「此人乃高學兼優者，蘇華士之回教領袖也。」態度頗和藹，言辭亦極高逸。醒東曰：「向余在蘇華士時，參加聚禮。「伊馬木」頗表同情於中國，尤關心中國回民，乃於「虎鬪拜」時，虔心爲中國祈禱和平，彼此以清朗之音，分句朗誦，衆響應之，余心感動，至伏地嗚咽不已！「伊馬木」爲中國之同情者，此種印像，吾



將來世不能忘。辭出時，復訪埃及兄弟會分會長。

孝先囑錦章以團體名義爲狄雅卡雷斯題詞，內容爲，感謝其招待，證明彼爲最親善中國人者；以後國人之游埃者，應請其指導以資便利。彼殊珍寶之。

### 開羅途中

十一日。晨離蘇彝士。乘車赴開羅。

路上盡皆沙漠地。除成簇之黃草外；幾無他物。地勢時凹處，而車某平且固，了無顛簸之苦。更有古河道，砂石平鋪，蛇行而遠。間有類山峯者，而亦皆荒蕪，一無生機。行此路何異於蒙古，所差者，有文明進步之火車耳。

漸離沙漠，望遠處，依稀有翠屏，心慰甚，漸近，則綠樹如雲，秀變成浪，知靠近尼羅河矣。更見屋宇重重，類多樓舍，禮拜寺之一班克樓，矗立雲表，相去不遠，恆又發現，由此可測禮拜寺之多。

叢林最使人神怡。樹類和毛櫟，幹皮粗有鐵紋，體甚高，則無枝節。樹多成林。望之，蔚然而出，蓬萊茂盛，蔭翳且密。多人息其下，可避日，可談心。余等在車中，指以爲樂。

萬年青與仙人掌。爲我國北方之較貴重花卉，過多，不慎受風寒，輒凍死。而此地仙人掌有田，更秀碩畦畔，若曠地，人不能入。萬年青則隨處生，有類荆棘。

時見農人往還，極呈鄉愚之氣。而皆曳長衣服，操作若不甚便利。耕墾亦以牛，牛類我國產，而犍較強健。駝駝毛色亦諸黃，所奇者，爲單峯。

### 抵埃京開羅

抵開羅，歡迎者甚衆。有邱新伯領事，留埃回教學生，及華僑多人，世界和平會代表，學生中有與余等爲舊相識者，異地重逢，不覺欣喜欲狂。

邱領事，四十許人。貌極儒雅。華僑多山東人。體格強健，皆彪形大漢也。留學生亦都精神煥發，滿呈朝氣。余等觀此情態，爲之爽然。

余等所住旅館名凱鋪西號斯 Capis's house，規模不甚大，尙稱精潔。學生殊戀戀余等。彼此又名神交之友，今日俱得相見，亦一痛快事也。

### 訪埃及回教青年會

十二日。訪埃及回教青年會會長賽易德，會雖名埃及回教青年會，實有國際性質。蓋會員中間包羅甚廣。我國之馬松亭阿衡即該會常務委員之一人焉。

會長爲一長人。高有七尺五。面白皙，黑鬚盈頰。談話時，聲音清朗，泉湧妙緒。一奇人也。余等報告本團之宗旨，與來埃之目的。彼極同情我國之抗戰。對於中國回民之被壓迫。尤表痛心。本團在埃之宣傳工作，彼即願助理一切云。余等乃與辭而出。

### 「參加大禮拜寺之「主麻」

今日爲「主麻」日。乃參加聚禮，沙主任偕余等至一大禮拜寺。建經極高大，與森房櫛比，不啻鶴立雞羣。拾級而上。殿中殊寬廣，四壁靜悄，塵壒不動，余等乍入，覺心神俱寂，肅然而行。余等來較早，人不爲多。殿中最奇者莫如石。何大石之多？何精美石之多？何能將石雕錢如是之工緻？使人羨愛不已。一同學謂錦章曰：「埃及人刻石如刻木，圓曲方直，胥臻絕妙。故人稱埃及人爲克伏石頭之民族。」

### 「主麻」後之宣傳工作

聚禮後。埃及團觀遠來客，重重如視，余等乃藉機宣傳，乘復席坐殿上。余等報告我國之具有抗戰決心。并詳述日本之侵略中國及摧殘中國回教之情形。聽者均為動容，莫不同情于我，皆起而向余等握手，表示歡迎親敬之意。

晚。華僑與學生來。急于打聽國內戰爭情形。首問：「中國能亡否？」愛國殷切，于焉表現。余等乃分頭報告幾月來之抗戰情形，人民所遭受之蹂躪與損失，并報告中國前途之樂觀，萬勿失望云云。語未終，而已涕泣滿座矣！

### 訪以下拉欣阿力博愛 (Jhrahim El Baoui Pasha)

十三日。晨，訪以下拉欣阿力博愛先生。余等在麥加，曾與先生遇。關於辦理護照事。曾請其幫忙，故見面時，彼尙能憶得。先生為老國民黨員，曾與國民黨領袖柴魯爾為友。今為埃及律師公會會長，彼實為有地位有力量之人物。先生約九十許人，病目，而精神尙健壯。與彼談話時，最重要者有數語，彼詢：「余所最關心者，乃中日之戰爭。中國回教人數幾何？有無實力？」孝先曰：「中國回教凡五千萬。此次抗戰之情緒，極為熱烈。參加作戰者，已有多量之回軍。」先生：「如是良好。吾惟恐中途而妥協，以減少抗戰之力量。阿比西尼亞亡國，吾人

不苛責其國之回教人，因彼等無實力，負責較小。中國之回民，互應努力于救亡工作也。」余等殊服其說。先生居處，靠近尼羅河，花林菜圃，極爲幽雅。

### 穆罕默德阿立親王府報告

穆罕默德阿立親王，乃埃及國王法魯克王之堂叔。前王福瓦德逝世後，彼曾攝政。法魯克立，封爲親王，亦埃及有力之政治人物。彼于遠東各國，夙有研究，且頗與中國人親善者。余等過其府邸，簽名而退。按埃及習慣，晉謁國王及親王，須先往稟到，以俟召見。

世界和平會開羅分會，對本團頗表同情，余等來開羅時，曾派人迎于車站，盛情可感。今日往答拜，適爲星期日，不遇。

### 訪問愛大各學院

繼往愛資哈大學法學院，得見其院長與副院長。院長名麥蒙 Memun 亦一老年人。談話時，貌極藹然。彼謂「基督教爲帝國主義之工具，回教民族若非有完美之信仰，早遭其文化侵略

。中國回民，亦能確保本身之信仰，良可欣慰。最後于中日之戰，極表關心，并祝中國之最後勝利。院中學生皆戴紅帽，白布纏，長袍至足，皆宗教裝飾也。其間有硬質紅帽，而西服者，則非其本國人。

哲學院在城外，坐汽車往，覺時間甚久。院長又爲一肥胖之叟。名利邦 Leybon 貌益溫和可親。彼對于中國之回教情形，詢問甚詳。并謂以後世界上之回教各民族，亟應走團結之路。日本之威脅中國，不過帝國主義威脅弱小民族之一幕。更有續演他幕者，余確信必更有摧殘人類和平者。回教各民族能不觸目警心乎？「孝先詢院長以哲學之最終目的爲何。叟答以：「輔助宗教而解決人生一切問題，使走入幸福之路。」言簡而意賅矣，醒東復闡論日本之殺人哲學。叟痛斥日帝國主義之非，而爲同情之笑。

### 開羅郊外之公園

下午，訪愛資哈大學校長于其私邸，該地去城約十餘里，乃乘火車往。路上多埃及要人別墅，林木幽深，景緻絕美。更多田園，阡陌交通，胥滿畦鮮碧，宛然中國之農村風味也。至校長家不遇，再訪副校長亦不遇。附近有公園名日本公園。路燈草亭，僉仿日本，弓橋流水，亦

多雅趣。值星期日，仕女游者甚夥。路左，有土阜，綠水傍之。環以偶像，計紅土之大佛一，低眉閉目，類釋迦牟尼佛，配享者爲十八羅漢，神情雷同，塑雕粗簡，不足奇也。惟不拜偶像之回教國，有此點綴，目的本在供人觀賞，有定信者自無歧心，然意志薄弱者，心少移動，豈不有傷「伊馬尼」之顧慮乎？土阜細草如氈，時見小兒自上坡下滾，有若圓石，天真活潑，令人神怡。

### 訪問智拔禮副院長

哲學院之副院長名智拔禮 Jidal 乃最喜與中國人爲友者。先是參觀哲學院時，彼亦在座，而未得多談，入城乃往訪之。其客廳中之像片，三分之二皆爲中國人。副院長爲一叟，身體亦豐滿，對余等極爲歡迎。彼曰：「余外國之友頗多，若敘利亞，若印度。所交友皆彼邦知名之士。然余最樂與中國人親善。」乃以手指其壁曰：「君等觀之。諸公皆我友也，客廳中常與之爲伴。」孝先曰：「此諸公皆我等熟稔之友，先生若此愛重，謹爲誌謝。」叟繼談阿文之重要，中國人若能精通阿文，其利有二：（一）于宗教將有真確之認識，（二）更可與世界回教民族聯合。叟對中國與日本之戰爭，頗爲關心，祈主早脫中國于危難，而得最後之勝利。彼

有所表示曰：「日本于中國之侵略，于中國實無損害，且有利益。因中國受此大刺激，正加速其民族復興之速率。譬如之樹，恣其所生，則枝葉無秩序之滋長，必不能成材。中國經此挫折，前途正有無量希望。」孝先曰：「公言良是，敵國固時時以此自慰勉也。」叟繼曰：「日本之侵略行爲，殊不自然，此乃擲千萬人之頭顱而爲其天皇一人犧牲者，至相當程度，其國人必悔，蓋爲真宰而犧牲者，復有何說！若皇帝亦僅是人，爲人而流血戕生，必覺不值，日本已有此不自然之現象，吾信其將來必敗滅。」覺源曰：「日本民衆確有如是心理，惟尙未爆炸耳。」

「叟曰：「帝俄時代之沙皇，乃欲其國人爲其個人犧牲者，不平等之現象，已不能掩蓋，結果沙皇與貴族，皆被逐出境，國內不容，未來之日本，亦將如是崩潰。」醒東曰「中華民族亟圖復興，經濟建設，已有相當進展，政權早已統一。軍事更有漸進之準備計劃。然適以招日本之妬，必欲待其未成而摧毀之。」錦章繼曰：「中國雖欲擁護和平；避免戰爭，不可得也。戰事責任，日本實負之。」叟曰：「此種情形，吾寧不知之。戰事責任，中國何能担負。吾又有一喻：「有狼飲于上流，羊飲于下流，彼此固不相犯也。狼忽瞪其兇殘之目曰：「汝何得使此水渾濁，致污吾腸腹，必撲殺汝。」羊哀鳴曰：「冤哉！若在上流，吾在下流，何由而污汝水。」

「狼語，忽轉曰：去年汝曾罵我，今日復讎，必撲殺汝！」羊曰：「事寧有是理！夫豈我固



未生，何由聞罪于汝！汝必欲害吾也！」狼復嚙然。思有頃，復曰：「汝父于前月曾罵我，得汝，必復讎。仍將食汝！」羊作悲慘之聲曰：「吾生而喪父，父早爲朽骨，汝殺吾，實爲無名。」狼極寒慄言，而視眈眈，張牙舞爪，厲聲曰：「余所望者，汝之血肉也。」乃食羊，委其皮骨而去。日本之于中國，何異于狼與羊也。」叟未信中國之風有準備，及數年來之積極建設，醒東詳爲解釋，叟意爽然。

### 訪問篩海得爾

篩海得爾亦在哲學院所見者。彼爲正道會會長。又爲一叟，氣派沉靜，酷類中國人。乃埃及有名之著作家也。孝先首述敬仰之意。篩海謂：「中國連派學生留學埃及，足證中國之回教，已呈活躍現象。實可欽慰。」孝先曰：「直接與間接方面，埃及惠我中國回教者良多。若派篩海來中國及學生留埃及是也。」篩海曰：「學生學成，歸國以教，實較派篩海之效果爲大。」篩海詢：「中國之回教組織如何？」孝先答：「中國之民衆組織爲中國回教會。青年組織有中國回教青年學會及其相同之青年組織。更有其他學術及文化團體。」篩海謂：「中國有五千萬回民之多，有樹獨立國之趨向乎？」孝先曰：「中國政府于國內各民族，同等待遇，且又多

合居，與其他民族毫無隔閡，實無樹獨立政權之必要。簡海曰：「彼此既無隔膜，正可藉機宣傳宗教。」孝先曰：「誠然，是誠為中國回教人之責任，然現在尙非宣傳時期，因本身尙未健全也。故今日惟求充實內部。」簡海殊以為然。時已近九時許，余等乃與辭。

### 晉謁穆罕謨德阿立親王

十四日。上午十時，穆罕謨德阿立親王 Prince Muhammed Ali 招待余等。其宮邸，儼然一花園，紅土鋪路，古木重蔭，奇花異卉，觸目皆是。余等汽車，直開入，一禮官早候于樓前。親王肅客入，飭僕役分獻咖啡。親王約六十許，白鬚作仁丹式。嫻英語，頗健于談。聆其語，純爲復古派，對於埃及之歐化，極表不滿，尤以婦女離開家，乃失去家庭感情之維繫，使人生了無樂趣。彼對於子弟之求學應送往英德國家，因兩國之倫常道德，尙未完全泯滅。至于法美瑞士各國，其社會之表現，無處不自由，使學生養成驕奢之習慣，歸國則慾望無窮，致增社會抗拒不安之現象。彼對於中國人，極表好感，自謂四十年前即留心遠東各國國情，并有許多中國之友。談至此，即領余等參觀其客廳，珍貴之陳設，一一爲來客介紹，自覺滿目琳瑯，貴族家固不少此物。涉獵而已，無限感賞。忽指一像片曰：「此乃滿洲人，公等必認識。」

余等視之，爲一紅頂花翎之清代顯宦。其畧款，乃爲滿清之攝政王，攝政王早逝世，若是其訂交必甚久，是東西兩攝政王也，亦生趣矣。親王對余等頗稱罕，見余等皆爲青年，笑曰：「余熟悉中國情形時，恐君等尙幼。」別時，親王囑本週「主麻」，請來此聚禮。親王在埃及固顯貴，而待人毫無驕奢氣，此伊斯蘭之精神，固無階級與畛域也。

自王宮出，共攝一影，以余等在國內時，來于四方，終未能相值，雖遇于阿刺伯，而不能攝影，今始有團體像。

### 訪成達達理教授歸海

晚，孝先醒東訪成達達理學校歸海達理，達理與卜拉欣二歸海歸國後，任愛資哈中學校教員，彼等頗懷想中國，尤其是中國熱誠之友。二君往訪，彼歡迎已極，出其美茶糖果以饗客。達理有二女，長者已十二三歲，幼者亦五六歲，長者修美，宛然次女郎，尙能說中國話，幼者則仍埃及小兒矣。世明謂：「彼等初歸國時，幼者見其親族皆恐懼。哭思中國之家。撫慰而不能止。余殊可憐之今已如常。」甚矣！風土之移人也。

### 鐵木耳貝

六點，孝亮醒東，訪鐵木耳貝 Terzoum Bey 土耳其鐵木耳之後裔也。其父母爲大歷史家，歲壽頗多。死後，悉數以捐圖書館。其妻爲高王后最寵遇之侍者。本人則爲一文學家，著作甚富。

### 訪成達教授以下拉欣篩海

十五日，達理來，乃偕往訪以下拉欣篩海，所住地甚偏僻。以下拉欣猶如昨日豐度，而面色較紅潤。彼尙能談少許中國話，程度較強于達理也。饗余等以中國茶，極道中國社會之好，使彼等留戀不已。達理往訪友，去甚久，忽偕二友來，一青年，一耆者，世明曰：「耆者，埃及有名教讀法之篩海也。」錦章曰：「彼生而耆者？抑半路耆者？」世明曰：「彼生而喪明，其求學以耳，因其專心致志，終能享盛名。此事在埃及固不甚稀罕也。」衆咸嘆讚不已。

### 埃及之獨立紀念日

今日爲埃及獨立紀念日，舉市國旗飄盪，頓呈新氣。此乃大典，余等乃赴王宮致賀。錦章歸擬演說稿，此稿乃專對華僑言者，題目爲「國內回民與抗戰。」昨夜開始起草，未就，今午

始爲完成。

### 同情中國之哈理德貝

下午三時訪哈理德貝路經新埃及，街道整潔，樓宇精美，時見花園點綴，異卉怒放，更有類似紫蘿葡者，蒼苔正茂，蒙絡鐵門上，可蔽風雨。至先生家，陰雲四合，有零星雨落，空氣濕潤宜人。汽車甫停，先生在廊下立候。余等趨入，彼滿面笑容，呈歡愉之色，卒然曰：「埃及無雨，君等帶來中國之雨也！歡迎！歡迎！」乃相覩而笑。視其貌，圓面隆準，目光窩精明之神氣，體不甚修長，而極矯健。余等意此人必有思想者，而其思想，常由逸趣中表示之。坐定，先生起曰：「余極榮幸，因得中國之回教弟兄光臨。」孝先答曰：「得視先生，倍覺欣慰，余等謹表敬意。再今日爲貴國獨立日，尤應慶祝。」先生笑曰：「不敢當，謝君等厚意。敝國之獨立紀念，仍承垂注，益爲感荷。敝國須有最大之努力，始能慰愛埃及者之望。」繼曰：「回教爲近主之宗教。信者，彼此之宗教感情，超于一切，因相互間皆有勉勵爲主道而努力之至意。穆民皆是弟兄，諒非虛語。君等來，我不以爲是外國人，更不以爲是中國人，乃認爲添如是多之手足。」孝先曰：「若此推愛，我等更覺天真爲是，我等旣爲一家人，乘微風細雨之

日，正可說些家常。」繼曰：「中國回民已由自保而求自拔之時，欲圖進取，始覺本身之空虛。深知欲求回教之真面目，惟有探尋回教之發源地，庶得真實之宗教，而有可走途徑，埃及爲回教中心，且爲關懷中國回教較深者，故我等朝漢志後，首來埃及，欲先與埃及之回教見面。先生爲貴邦聞人，至祈遇事多爲幫助。」先生曰：「誠然！埃及本一古老國家，始入復興之路，于友邦民衆，何敢言幫助，惟以宗教之立場而言，對於任何回教國家及回教民族，有榮辱相共之心理。埃及對於中國回民確有無限同情，曾派兩教員（篩海），往中國講學，據貴國來人言，頗具效果。惟以中日戰爭起，致不能安心。說起甚爲奇怪，埃及上至國王，以至民衆，未有不向中國回民表同情者。」醒東曰：「埃及先王福瓦德及今王法魯克陛下，對中國回民之優遇，中國回民早已深印于心目中。」先生曰：「法魯克王最關心世界回教之人，固有事實可以證明者。馬松亭阿衡要求愛資哈大學，准許收納二十中國學生。然此二十學生之經濟，實無從籌措，國王聞之，乃由其私人財產中供給之。埃及對於世界之回民實表示其「喜」與「愛」。孝先曰：「此事余等在中國，曾聞馬松亭阿衡言，賢明之法魯克王，不以階級傲人，不以陟域外人，雖未晉謁，心已感佩。」先生曰：「何得言階級與陟域。適聞君等來自麥加，乃朝漢志而歸者。然則我爲老漢志，君爲新漢志，窳戒衣時，毫無點綴，猶有貧富，賤貴，種族，國籍之

分乎？此正是回教之精神，無力者享受有力者之利益，亦其固有之權利也。」繼曰：「余關宗教及其他各方面事，容日詳談。今有數點，願與君等討論。第一爲婦女問題。關於婦女本身何以至今無辦法，何以至今不得真實之解放，解決此問題，非教育入手不可。教育能普及，彼等將來始能在社會上有地位，能立足（非跳舞之立足，言至此，乃大笑。）方對得起自己國家，和造化人之真宰。此時一云婦女的解放問題，彷彿新鮮，社會責其走入魔道，其實何嘗如此，穆聖在世之時，女子已能自立，更能參加社會活動。以軍事作戰而論，軍隊中何以無女子作飯？何以流血無女子？何以後方之救濟工作無女子？何以衣服製作無女子？一切一切，均由教育落伍所致。其次關于中日問題，很長時間，埃及不明真相，不知其是非曲直，今聞諸君言，始知日本爲侵略者，爲暴虐之國家。更有可表揚者，中國學生之可愛，在愛資哈大學，外籍學生，以中國學生之表現最好，在道德宗教及學識各方面，均有可取之處，假使外來學生，都如中國人，辦學人要喜歡死，更可鼓勵其興趣。談至此，不能不歸功于沙主任之領導得法。今年有七個中國學生考試，均能考取，實可慶賀，此種學生實爲良好民族之份子。」一時座上一埃及客，先生乃顧而言，嘖嘖稱讚不已。醒東言：「此因貴邦教育之育導得法，不由學生不心專。」先生曰：是亦不然。一地之人，固有好壞之別，望貴邦再派學生，應如過去者，若不好，

徒費心血。英國有諺云：「髒衣服不要晾曝于人眼前」正爲此意。言訖，大笑。衆亦笑。錦章曰：「向聞馬松亭阿衡言，先生爲最親愛中國之人，彼來埃及，深得先生之臂助。聞學生言，又如此。今見君之表現，實爲中國穆斯林之友」。先生意得甚，起而作奇閱之狀曰：「余彷彿中國派來之回教大使，無論如何願給中國回教作事。余亦不知爲何如此親愛中國回民，此殆爲天意。余知人與人間，能互行謙遜，其感情必行聯繫，」孝先曰：「君爲大使正代表中國回教利益者。」時先生看其名片。乃笑曰：「君勿言，我已明白，故先認汝名字。」孝先曰：「我等既爲弟兄，願與兄長換名字，」先生復大笑。醒東頗爲彼所感，乃曰：「始聞松亭阿衡道君名，心極向往，今聞君所說一席話，余大受刺激，對君欽佩，較我之理想者，實人一倍。」先生猝然起立，曰：「余亟願與君等訂交。」乃與余等互相擁抱爲禮，情景肅然。彼乃極端擁護法魯克王者，談至「海里凡」問題，彼意仍須推舉，庶可維繫世界回教人心。并以埃王爲合格？誠然，以宗教，國情，及地位而論，有何不可。死灰欲求復燃，必大費周折，恐未見其利，而先其弊。賢明之埃王，當不爲此陳腐制度之犧牲品。

余等與哈里德貝先生談極洽，攝影而辭，并定後會。先生復各贈精製古蘭經一本，古蘭經以埃及印本爲最佳，可貴物也。



## 以下拉欣阿力博愛先生之高論

五時。以下拉欣阿力博愛先生請晚餐，余等遲到五分鐘，沙主任已先在。適先生會客，又談五分鐘。未幾先生出，導余等至後院樓上，余等以遲到爲歉，先生笑曰：「我亦就誤，是兩有過。」先生雖病目，且九十許人，而精神良好，顏類六旬上下者。客廳亦佈置雅好，陳掛多像片，類其家屬，更有其本人者，則爲青年，老年，壯年多時期矣。先生談朝汗志事，對阿刺伯人大不滿，認爲汗志之本意已失，四方來朝之聖地，更爲彼等褻瀆；繼曰：「每年朝汗志者甚多，國家有大量之收入，試問有何貢獻？」醒東曰：「觀阿刺伯人若甚拙于進取。」老人曰：「否。阿刺伯人之喫苦耐勞能力，仍不遜于昔日，觀其開汽車，走沙漠，數小時由吉達而抵麥加，履險如夷，能力頗可驚人。余之開汽車者，有多年經驗，然至此則無用武之地。阿刺伯人固不可輕視。奈無人領導何！」繼曰：「余曾與阿王伊品薩烏德爭辯，至今尙未解決。」余等奇曰：「老人何所爲？」曰：「爲「古爾邦」宰羊問題，」余等曰：「誠然。此點我等亦有所見，請老人道其詳。」老人謂：「余對阿王曰：「王子「古爾邦」宰羊之事，何以不加深思若此，每年之朝汗志者，不下二十萬人，每人宰羊一隻，則有二十萬隻羊。一日宰此多量羊，將

何以消耗？而爲衛生計，至以火焚之，終于無用，朝汗志者之金錢可惜！委棄之羊尤可惜！阿王詢：「君有何高見？請示知」余曰：「每羊一隻，價值五元，二十萬人則有一百萬元。以多量金錢，濟貧或興實業，其效果較之委棄而無用者何如？」阿王曰：「君言良是，然余謹導古蘭，不知君見何所據？」余曰：「宗教非板滯而無變化者。暴殄此有用之物，卽爲不合于宗教。以錢易羊，朝汗志者之舉意不失，亦何傷于信仰。若今日之宰羊現象，在任何理由之下，均不能謂爲適當。」阿王雅不悅曰：「此理不能折服我，深謝厚意。」余曰：「王請少待，余歸國後，將集埃及名學者，澈底研究此問題，討論後，卽有所覆。」比返國，乃與愛資哈大學校長研究，更與諸名宗教學者研究，尙無法論。」余等曰：「余等深服老人意見，亟望主張之成功。」先生曰：「託靠真宰。余之主張卽失敗，亦無傷，余將集四萬鎊資本開一罐頭公司，必使物盡其利。是定爲「安拉」所喜者。」覺源問曰：「老人曾幾次朝汗志？」先生曰：「此乃第一次也。」此老人乃真篤于宗教者，雖如此不滿，然仍爲自恨不拔之激切表示也。

茶點甚豐富，先生款待頗殷，埃及人於同教人，感情之熱摯，處處可見之。」

### 訪謁開羅市長

十六日上午邱領事陪往訪市長。市政府規模不甚大，而組織若甚複雜，門前車馬擁擠，更有多數民衆，必皆與官廳接洽事務者。市長爲一四十許人，名阿布杜袋拉目巴帥沙千里 Add ulkelam Pasha Shazi 氣度極大方。與余等見面，宗教感情，胥流露於外。邱領事著禮服，而在回教之國不戴有邊絲之禮帽，示重其國俗也。市長對本團極表歡迎之意。并謂余等之使命成功，并謂「由麥加送幔帳者歸國，敝國將開盛大歡迎會，君等乃貴賓，且爲同教弟兄，敬祈參加，以增榮寵。」余等答以：「宗教之大典，幸何如之！參加固所願，見聞所得，將歸爲國人道之。」談至十分鐘，與辭而出。

### 回教青年會茶會

下午五時，出席回教青年會茶會，參加者皆爲埃及朝野名流，中國華僑及學生皆爲出席，副會長致歡迎辭後，繼爲孝先醒東講演，情緒極爲熱烈。

散會，余等往西服店，試作衣服。并訪埃及兄弟會，值其開會，未多談而辭。孝先醒東覺源出席開羅教育界俱樂部歡迎會，錦章歸旅館，整理文件。

### 巴勒斯坦抗英運動之宣傳者

同旅館住一老者，爲彼利亞人，乃爲巴勒斯坦之抗英運動作宣傳者，終日活動，孜孜不休。余等殊欽佩其精力，今日彼參加青年會之茶話會，頗爲感動，見錦章等歸，乃曰：「吾欲將巴勒斯坦事，介紹君等，君等樂聞否。」巴勒斯坦抗英運動，早已宣揚於世界，惟所得消息。皆爲片面宣傳，殊以不知究竟爲憾，翁既來自巴勒斯坦，且致力於宣傳工作者，與余等之立場正相同，正可藉機，得其抗戰之始末。錦章曰：「翁如欲言，余等固樂聞之。中國回民之苦痛，正同於巴勒斯坦之穆斯林弟兄也。」乃倩馬君子實翻譯。老者曰：「巴勒斯坦回民之英勇，舉世皆知。一九三六年四月，巴勒斯坦人，反抗二種大勢力，一英帝國主義者，二、猶太人。在其運動期間，一方積極爲革命工作，一方爲消極之罷工，頗有顯著成績。中國抗戰，有飛機大砲，巴勒斯坦則無之，其所用之戰鬥工具，不過土耳其遺留下之一些火藥，可用者甚少。前敵作戰者，不過三五百人。英國則有兵一師，乃新派來者計二萬五千人。在巴勒斯坦者則有一萬五千人。軍艦有十隻，三十里長之海岸線，悉被包圍。至於重砲、機關槍、水雷、毒氣彈、飛機等等，則應有盡有。雙方比較，英國勢力不知大於回民多少倍。在此情形之下，奮鬥凡六月，共一百八十天，英軍包圍回民，回民再包圍英軍，內外夾攻，英軍大敗。回民方面，婦孺老弱均來參戰，抗戰情緒，極爲熱烈。以舊槍廢彈藥之武器，尙擊落英飛機二十五架。六

月之壯烈戰爭，英帝國主義覺損失甚大，至託阿刺伯各國國王，出頭講和，此種光榮歷史，頗可誇耀於世。戰爭中可追述者，有不少故事。托里唐一老婦，使其長子參戰，不久而殉難，更使其第二男往，復死焉！三男四男繼往，又皆死焉！老婦雅不悲慟，乃荷槍往，英兵以其婦人，不及備，竟射殺英兵數人。終而被俘，英兵知其情，怒甚，判以死刑，准以其病重，未能執行。婦人之犧牲精神，英人稱曰：「斯巴達之婦人」，「更有一阿刺伯人，坐石上，乃因抗戰而負重傷休於此者，英兵一隊詢革命黨之蹤跡，實革命黨已西去，彼乃指東方，并導之行，以昭其信，竟死於路上。又一兵看坦克車來，直衝前，以槍擊之，槍震斷。復以大石投，未發而已被碾死。能逃而不逃，英兵觀之喪膽。更有一老人，年七十五歲，兒只二十五歲，父子三人，同時抗戰，然只一槍。老人謂其兒曰：「吾當回教徒已七十五年，今只有三條路，一爲天堂，一爲火獄。汝乃我親愛之子，其成全我，使我得「舍機代片（正義之死）之榮。速給我槍。」兒曰：「父老且病，兒實不忍父死於兒前。」堅不允，乃訴於大衆，判決，仍使其父去，父死，兒亦犧牲，更有一老人，年九十歲，往軍中送水，半途被炸死。在英軍之法律，殺一人而累及全族，以至破家。以是母觀兒死，故作不認識狀，無淚容，視其將死之子，故作笑臉，宛然母親喜看兒子之作新郎也。吾人相信偉大武力勝不過精神之團結。同時教訓英人，如巴勒斯具有

武裝，可抗英軍五百萬。巴勒斯坦參加作戰人數之少，諸君必不深信。英人曾發表回民只三三百人作戰。二萬五年之英兵圍城時，吾人不見人，稍爲忽略，使遭襲擊。英人說死二萬人，實則在其數目之後，再添一個「〇」，以至於二個「〇」，以戰鬥力比較，英兵與回民爲五十與一之比。聖諭云：「彼一萬二千回教人乎，信仰其堅定，雖遇強大之力量，不能爲其制服。」故回民皆願爲道而犧牲，希天堂，而視死如歸，故其槍眼，皆自胸膈穿入，巴勒斯坦人不屈服之精神處處可表現之。巴勒斯坦所處之地位甚重要，若使猶太人有地位，不但聖地難保，近東各國，必皆感覺威脅。以後回教世界，亟應覺悟，彼此瞭解並團結，庶可造成回教之偉大勢力。英帝國主義，亦必有相當懊悔，因彼已失去回教之感情。最後求其獻納中國與巴勒斯坦之最後勝利。」老者情緒極爲激昂，錦章子實等均甚感動。何回教民族沉淪於弱小地位之多也。

嗚呼！

孝先等歸，謂俱樂部中各大學教授，方開會，會散彼此只寒暄而已未得多談。

### 智拔禮副院長請午餐

十七日，哲學院副院長智拔禮請午餐。陪客有遠浦生阿衛，中國學生部凌部長，阿富汗公

使。更有一埃及老人，忘其名性，乃同往朝汗志者。留學生則有王世明馬子實張秉鐸諸君。屋中膏爲中國空氣籠罩。主人固愛好中國人者，極欣悅。食肴頗豐富，盛火鷄上，大如羊羔，八人撕扯而食，未能盡。鷄餒美饒繼上，味道濃淡，固與中國無殊，俱暢食，主人仍殷殷勸，阿富汗公使貌類印度人，隆準濃髯，體瘦長。

飯後，客廳中坐。子實再介紹老先生之品學，固超邁於衆者，尤精於歷史。并謂彼之譯著工作，得老人之益甚多，孝先曰：「中國學生之就學埃及者，余等並望其成功。惟彼等孤陋寡聞，應常受長者教。以老先生之品學過人，更享遐壽。故應以父老自居，而以子姪輩視彼等也。」老人殊謙遜，更引爲己任。醒東曰：「昨日聆老先生之一席話，同情中國，同情中國之回民，中心感激，銘諸肺腑。尤以對余等之表現，家人父子，不過爾爾。留埃學生，渴於求知，亟需扶植，老先生以兒女視之，彼等已大佔便宜，敬謝同人，皆三十七上人，初來此地，老先生苟不謙棄。極願再爲一批兒子，然父親與兒子之禮物，并不苛求，所求者爲指導與扶植。」老人大笑不已，諸陪客亦大笑。笑未畢，覺源起而質問曰：「余聞之。『天下老的疼小的。』余與達烏德薛乃年齡較輕者。當得老人之疼愛。然昨日老先生給像片時，得像片者，默然持以去，我二人竟向隅，爲父親者獨不失公道乎？」錦章鼓掌和之。衆復大笑，老先生亦笑。笑始

定，乃曰：「余固無厚薄於諸君也！余頗老之像片，恐君等不以為重，乃先試送二片，苟為珍重，必有踵來求者。今得抗議，良善，證明諸君必喜愛此物，余何靳於此像片也。」言訖，即呼僕役，索像片以送余等。衆以老先生善應變，復大笑。賓主盡歡而散。

七時，赴埃及回教青年會演講，到會者六百餘人，多學界政界名流。

(一)副會長阿布篤旺哈博歡迎辭。

今天是埃及回教青年會歡迎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的日子，這是多麼值得紀念的一日。敝人忝作主席覺得非常慚愧。我同中國人認識的歷史也算久遠，我還記得最初到埃及的是雲南的兩位學者，那時我還是大魯密學院的學生，沙克阿令是當時的新聞家，是穆以代報的主筆，報章雜誌登載中國回教情形很多，所以很引起一般埃及人的注意，他倆懂阿文，土文，波斯文，據言雲南人口二千四百萬，回民佔大部份，當時的回教領袖是馬提督。回教人在軍政，經濟各方面都佔優勢，後來他們到土耳其頗受當局的優遇。繼來者為王靜齋阿衛王先生，學問淵博，精通中阿文，曾把古蘭經譯為漢文。後來者為哈德成先生，他的學識很好，很受一般人之敬重，後來者為沙儒波先生，統率第一屆留埃同學，受埃及先王福瓦德之特別優待，受埃及各界人士的特別歡迎。後又有馬松亭阿衛統率第二屆留埃同學來埃，因此中國學生源源而來，現在中國



回教近東訪問團團長王曾壽是我在聖地參加認識的好朋友，他回國後寫信來請我加入青年會，同時把會費匯來，所以他是中國最初參加埃及回教青年會第一人，他精神上在八年以前參加教會，他的肉體今年才入會。所以今天歡迎他們不啻家裏人歡迎自己的子弟一樣。「此次近東訪問團來埃，可謂應時勢之需要，此間人士，因混淆於寇訊之片面宣傳，故對於遠東情況，異常隔膜，此次各代表之毅然蒞止，自信能使全埃人士之耳目爲之一新，中埃兩民族皆嚮愛和平，嚮愛和平之人士應互相攜手，共同邁進，尤其同具信仰之民族相互間，更應親睦，蓋古聞莫莫主早已昭示吾人：「爾等應緊握真宰之繩索，不要離散！……」」

## （二）英國回民哈立德演詞

他曾遊歷過中國的，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熱河，到處受中國教胞的歡迎，中國回民有五千萬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有優越之地位，寧夏青海省主席都是回教人，自崇禎將軍爲中國國民黨之先進，現任中國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他是中國回教唯一的領袖，他在上海時同中國學生會會長哈德威先生認識，哈先生道德學問都是令人欽佩的，對於他給與莫大的幫助，他返國時哈先生親到船上送行，由中國回教對於教胞的熱烈歡迎，足以證明他們是篤信回教，友愛教胞，中國的回教將來有莫大的希望。

(三) 阿布篤，勒罕嗎，沙黑板德演說

歐著云：中國回教的人口只有三千萬，我們是回教人，當然願意中國的回教的人口是五千萬不是三千萬。但是以地理學的立場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不能不加以精密的研究，五千萬之數目為最可靠，在一年前有一對中國夫婦來埃遊歷，他倆都不是回教，但是中國國民政府的重要官員談及中國回教的人口却有五千萬，他是根據政府統計而言，現在哈立德博士曾經到中國各地遊歷，他言中國回教的人口是五千萬。由這許多證據可以證明中國回教的人口確是五千萬

(四) 大律師穆罕默德路特斐演說

英國人來奉回教很使一般人詫異，我們也覺得詫異，不過一般人的詫異的是怎麼英國人也來奉回教；我們覺得詫異的是回教是一種正大光明的宗教論理。歐美人早應該入回教，怎麼到現在還只有一英人來入教。這是我們智識階級覺得很奇怪的

(五) 納志補律師演說

今天是回教青年會歡迎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我乘此機會提醒到會的諸君，很簡明的聖訓「學問雖遠在中國也應當去求」俗言一箭射雙鵝，穆聖用很簡單的一句話表明三種意義，可謂

一箭射雙鷹（一） 尊重中國（二） 并獎勵學術（三） 表示中國在穆聖時代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今天我們得聽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的談話，猶如我們到中國去求學，所以覺得非常榮幸。

（六）巴勒斯坦青年（新聞記者）演說

中國人與巴勒斯坦人同是東方的弱小民族；中國的回教人與巴勒斯坦的回教人是同教的弟兄。此次中巴同遭帝國主義的壓迫，可謂難兄難弟。中國人與巴勒斯坦人爲求國家之獨立，民族之光榮與自身之生存計，用大無畏的精神犧牲其頭顱，以熱血與帝國主義相抗衡，不屈不撓奮鬥到底，在反帝國主義的歷史上佔着光榮的一頁。鄙人躬逢盛會與中國的回教同難的同胞聚首一談，心中發生無限的感觸，英帝國主義者對於日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暴行曾屢次提出抗議，同時以武力壓迫巴勒斯坦的無辜的人民，這不是自相矛盾的嗎？我以十二分的誠意敬祝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敬祝巴勒斯坦反英運動之成功，同時希望到會的諸君向英帝國提出嚴正的抗議。

後由孝先醒東演說，頗引起聽衆之注意。最後由中國留埃學生都沙主任詳細介紹本團王團長及同人。

### 王宮聚禮

十八日。今日爲聚禮，穆罕德阿力親王，請往王宮禮「主麻。」親王固極端表現其民族特性者，故亦願他人之民族性不失，上次謁見彼時，彼深不願余等之歐化，謂何以不穿中國衣裝。聚禮之日，在國內固皆不著西服。乃皆長袍馬褂往，抵王宮。適念班克，余等趨而往，禮拜殿靠其宮垣，爲一宏麗精舍，多美好石壁，顏色不屬，紋理細膩阿刺伯文多古體，更有花葉曲疊，雕鏤極精。殿中四周，器具歷歷，皆呈黃色，蓋無處不灑金，故覺其輝煌奪目。鑿中佈置尤佳好，惟有雙燭台，高可數尺，用意者，彷彿欠斟酌，不知者必以爲佛堂。講演台不甚高，而建築亦窮極工緻。天房方向，不與窳同，而斜而東南禮。余等入殿時，人跪坐已滿。窺其狀類皆顯宦貴族，親王跪第一排之中間。見余等入，卽強約跪第一排。衆皆注目，若訝異客，「伊馬木」固余等曾會過者，乃文學院之副院長。講演之聲音頗清朗，時間並不長。方禮「主麻」時，旁邊同禮之友，姿勢與余等不同，其殆不同教派者乎？拜後，親王領余等入殿旁之一客廳，談少許，仍多屬於宗教部份，測其思想，彼乃於宗教頗有所得，故其認識，均能得正鵠。

。不若一般之固執。余等求其攝一影，王慨然允之，仍歸立於禮拜殿前。攝影後，親王指點壁上阿文，使張秉鐸讀，其內容大致爲建殿之始末。親王乃貴族之平民化者，然求與共攝影良難。世明白：「今日親王固甚敬重余等也。」

### 華僑歡迎會

四時，訪青年會副會長。不遇。五時，出席華僑歡迎會。華僑旅於埃及者，不過四十二人。僅分佈於開羅及亞歷山大二地。除領事館二三位及留埃學生外，餘均爲商人。商人中又三分之一爲山東籍。旅居國外，更無宗教地域之分，形跡悉爲泯滅。尤可欽佩者，僑胞之關心祖邦，每日以得中日戰爭消息之好壞爲憂喜。聞學生等言，蔣委員長陝西蒙難日，僑胞中至有憤懣而不食者。國民如此，我國終有復興之日也。今日之會，乃華僑聯合舉行者。埃及朝野名流。多被邀請，中外同志，濟濟一堂，同學納子嘉君云：「余參加埃及之茶會良多，未有如今日之盛者。」席間本團同人均有講演，情緒極爲熱烈。今日之會，頗予埃及人士一好印象云。

### 參加天房幔帳復命禮

十九日，市長約參加恭送天房幔帳復命禮。天房幔帳，昔日由土耳其送往，今則由埃及。幔帳所需之費甚鉅。全幔帳爲精美之絲織品，花紋爲阿文，類皆天經節句。幔帳邊緣之美麗字體，皆爲金線。價值須五千鎊，合中國幣十餘萬元。送帳及復命之時，乃埃及國大典，全市高懸埃國旗，機關與學校均放假一日。沙主任儒誠云：埃及曾與阿刺伯交惡，至停止幔帳。邦交恢復後，始於去年繼送，此爲第二次也。「錦章詢曰：「埃阿兄弟之邦，何致不睦？」沙部長曰：「此語甚長。先是埃及送幔帳時，有軍隊一營護送。至米那，埃兵奏軍樂，阿兵止之曰：「受戒日，不應有音樂。」埃兵曰：「此因不同於普通者，是乃軍樂也。」仍如故，雙方乃衝突，阿王伊品蘇烏德，號令於其兵曰：「今日何日，竟如此惡化，以干主怒，若等必欲衝突，請先殺我。」阿兵乃止。事始告平息。而自是以後，兩國邦交遂破裂。埃及亦不再送幔帳。阿王誓志以自備，願阿刺伯爲沙漠之國，卒然有五千鎊之負擔，頗爲喫力，而阿王極自儉，幔帳終未間斷。而埃及之作幔帳費乃專款，募集於各回教國者，埃及雖佔最大成數，究於理說不過。頗言屢興，埃及亦覺不適。後以埃及將投資於阿刺伯，而爲各種建設事業。兩國重要人員往還，邦交始復，而幔帳仍由埃及負責焉。」

是日乃大典，路傍觀者如堵，更有作各種遊戲，以示慶賀之意。會場爲一大空闊地，埃兵

殿陳以待，胥紅帽黃軍衣，精口煥發，秩序嚴肅，參觀者汽車櫛比，羣坐其中，而不露外出。余等汽車開至會場正廳，市長極歡迎，並爲他來賓介紹。廳中周以黃金色之椅，中間者極大。右方坐寬衣博帶之羣僑海（宗教學者），左方則爲政府重要官員及來賓，其品較低之官員，則居於正廳之側面房中。余等坐正廳之左方。余等爲外賓。衆視線乃集中不少去。幸余等大方，不然，必羞澀無以自容。少選，穆罕謨德阿力親王來，軍隊行禮致敬，情緒頗爲緊張。廳中生者，悉起立。親王固一精神矍鑠之翁，其英明氣概，胥含寓於其如流星之雙目，白鬚雙捲，土耳其式之紅帽，稍歪帶，益覺其老而俏皮。王與諸人見，握手少表情而已。羣衆中忽發現余等，余等趨爲禮，王態度譎然，一一握手並致意，同行者爲埃及財政部長，並與彼介紹。坐甫定，呼王君世明來前，以埃及語令其傳譯曰：「訪問團諸君之參加盛典，敝國倍覺榮幸。煩向諸君致謝意。」是時，衆人之視線，復集中於余等，想必親王之特別垂青，又引起彼等之注意也。埃及派送幔帳之專員名愛米爾汗志，余等曾與會於麥加，並託其轉諭埃及領事辦理護照事，今日相會，宛然舊好。

旋而廳前音樂聲作，余等外視，見一駝，體極修偉，背上置一如亭式之彩橋，且行且搖曳，多人皆紅帽白襪，著篩海服，簇擁而行。繼有騎駝者四五，爲古老之音樂隊，其用口吹者類

中國之七照胡笛，聲極悲涼。更有大鼓，敲之以作節拍。其牽駝者，仍爲昔日衣裝，均極鄉原。駝負彩轎，在客廳前繞七匝，繼而廳而立。親王趨而出。衆隨之。送慢帳專員牽駝之轡，恭謹轉遞親王，表示復命之意，禮乃成。是時軍樂大作，噦聲隆隆。有功之駝駝，左右擺動，若甚得意，緩緩而去。親王告孝先「繞七匝，等於在天房之四周，此古禮也。無輪船時，一路卽如此送去，今雖進化，轉失本來面目。」一復皆入座。有頃，復舉行閱兵禮，爲分列式。計馬兵步兵自動車隊等，數目不甚多，而紀律頗佳。兵士皆青年，貌色較黑者，皆蘇丹人。閱畢，在噦聲隆隆中，親王已去。

### 哈里德貝請午餐

十二時哈里德貝先生請午餐。哈里德貝固極關心余等者，今日復得暢談。彼謂「君等希望所欲爲之事，請明告我，我將盡力以助。」余等答以用書面寫好後，再爲陳瀆辦理。作禮禮後，乃共午餐。先生固極豁達，不拘拘於小節，言笑風生，座中殊不寂寞。飯後鼓琴爲樂，與致所趨，賓主忘形。先生之樓房四周，雜植花木，紅紫絢爛，彩色娛人。帶笑薔薇，時出沒於籬間，徘徊其間，征夫心醉。余等立青草氈上，先生摘花以贈客，花類五瓣，有異香。插襟上



，芳氣不去，時近四時，乃攝影而散。

順路訪奈芝布貝。先生家氣象，別具風格，殆趨於維新者。寒喧甫畢，卽殷殷考究中國之文字學。余等少爲應對，彼已感覺興趣仍孜孜不休。惟余等奔放終日，疲殆已極，乃改約異日，作長期談話。

二十日（星期日）今日無他工作，余等流連街上，鋪店亦多休息，行人稀少，不甚熱鬧也。此地一週有三休息日，乃因宗教而變化者，回教在「主麻」（星期五）猶太教在星期六，基督教則在星期日。然市面上仍以星期日休息者爲多，則開羅之經濟勢力，固仍在基督教人手中也。

### 僑胞來旅館之談話會

下午六時，華僑來寓所，作談話會。前日華僑開歡迎會，外賓甚多，演說頗佔時間，被歡迎人說話時，轉成尾聲，且有些是自己家常話，不應於會場中發表者，今日乃得暢談之機會。首由孝先演說，報告日本侵略我國之遠近原因，中央之決心抗戰，及各路軍隊抗戰情形。並國

團民秀忠一致爲國殺敵之實現。醒東報告內容，爲抗戰期間之上海。醒東報告由西抗戰情形並商討中國之勝之理論。醒東報告爲華北各省之抗戰情形及今昔之北平。諸君慷慨激昂，聲淚俱下，僑胞莫不感情激動爲之悲憤扼腕。醒東談有五六小時之久，弗覺其長也。最後由沙主任儒誠領事所講恭頌天經首章，情景穆肅，衆心肅然，讀未畢，已強半泣不可仰矣。

鐵本爾貝茶會

廿一日。下午五點半赴鐵本爾貝家茶會，今日之茶會，又是一班人物，彬彬儒雅，非詩家即文學家也。最榮幸者，爲遇太浩虛生。太浩虛生本名Haberberg。我國學者盛成先生與彼頗友善，曾將太浩虛生介紹予團人。太浩虛生乃阿文之譯名，典雅如此，直中國文人騷士之別署也。太浩虛生曾爲愛資哈大學學生，生而爲醫，彼思想頗新，于宗教多發新理論，校當局固極端保守者，對彼頗不滿，由校務會議之決議，未使其畢業。太浩虛生大憤，乃改入他校攻法文，更留學於巴黎，志行艱苦，卒有所成，歸國，竟爲埃及之文庫革命者，數任埃及大學文學院院長，皆以思想不合於時而去職。

鑿客之點心，各色雜陳。甜鹹俱備。客來無座位，圍桌立而食飲，不慣者殊覺不安。客多

地狹，乃分批請入立食，一批去，一批再來，如此請客，可謂別開生面。

### 同情我國之美詩

客中有詩家，作歡迎詩以待客，誦讀之下，余等多不明瞭其內容，而其音節頗好。茲託馬

君子實譯成散文于左：

同教的弟兄們！歡迎！歡迎！

諸君到處都受教胞的歡迎。

我們是諸君的親眷，

諸君當自由享受，如在家庭間。

諸君的渴望所驅，不辭萬里路程，

我們爲諸君所感，而充實了滿腔熱情。

我們已將雙方的渴望相揉合，

猶如那雙雙的斑鳩，一喝一和；

我們已將雙方的心弦相聯絡，

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日記

宗教的情操，將使這維繫永不解脫。

我們無論居住何方，都是骨肉，

我們在伊斯蘭的旗幟下，互助和睦。

我們中間雖有語言的障礙，

然而古蘭經使我們互相了解。

我們中間雖有種族的差別，

然而同一的信仰，不願我們離析。

× × ×

中國的教胞們呀！請指教一番，

貴國的精神與武力，究竟怎樣？

我們爲兩種情緒所爭奪：

我們十分悲哀，同時又不勝快活；

每念貴國所遭的凶厄，

不禁終夜輾轉不能成寐；

幸與諸君聚首，獲得幾分慰藉，

再聞諸君的種種希望，不覺欣然大喜。

以真宰立誓，假若我們的行為能自主，

那麼，必將諸君放在我們內心的深處。

我們不用玫瑰花爲諸君鋪路，

却用我們心臆的碎片給諸君墊足。

諸君已將歡樂的種子，播在我們的心地

我們內心的韁繩，已操之于諸君的手裏。

諸君滌淨我們胸中的煩惱，

猶如日光消磨了夜間的黑漆。

美哉！鐵木爾氏的宅第，

壯麗輝煌笑嬉嬉，

以光榮爲基，以仁義爲壁，

聳然直上與雲霄齊，

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日記

主人的慷慨，藉此象徵，昭然若揭，

桂園蘭圃，芬芳四溢

宗教的堡壘，學術的屏蔽

道德文章，莫不依此爲歸依。

邁哈慕德先生謝謝你，

蒙你不棄讓我誦詩以表誠意，

祝君永壽，以興仁義；

祝中華民族爲和平而奮鬥，以彰回教以殺止殺的主義。

### 國家戲院觀劇

九時，內政部請余等赴國家戲院觀劇。國家戲院又稱王家戲院，爲貴族獨享之娛樂所也，建築純歐西式，規模宏敞，窮極壯麗。所演劇本，含義既深，辭復典雅，曲高者寡和，平民固難爲普通之享受也。余等所觀者爲話劇。法國作品而由埃及人串演。劇情內容甚佳。余等固曾見外國劇者，錦章乃爲初次，彼于該劇之批評如下，（一）幕中之角色，分配頗爲緊湊。（

(二)佈景逼真。(三)于勾息中描寫入之心理現象極盡妙趣。(四)劇中角色扮演恰對好處。至于演劇時之寂靜，又非我國劇場所能及也。

### 參觀埃及大學

廿二日。余等參觀埃及大學。渡尼羅河，林木幽邃，風景絕美，多名勝區。埃及大學位於中央，翠烟籠罩，碧樹蒼葱，宛然公園中之樓宇也。余等先往禮堂，禮堂爲圓形，環以精緻之椅，視台上，了無障礙。導者云：「禮堂之大，可容四千人。」佔其容量，當非虛語。入禮堂右廡門，更視一精優之室，內多陳設，不能悉道其名。壁石皆有花紋，各色各式，撫之，極平滑，室中更有二套間，皆招待室，在右者備國王用，左者爲宰相。休憩處所及盥沐，盆池皆備焉。室中有中國之陳列品，心情所繫，宛然故國。陳列者爲瓷器，一如罐盆形者，上繪如圖案之藍花。翻其底觀之，乃大清康熙年製。另案又一瓶，方形，四面繪人物畫，有字可辨。計人物四，男二，爲東方曼倩，爲羊叔子。女二，爲護國夫人洗，爲蘇若蘭。此種陳設，在埃及必極珍重，較之充斥于街面土之日本瓷，實不可同日語。而市廛上，日本瓷能著先鞭，是仍產出產國，中國之恥也。

繼參觀文學院，學生二千人，而女生三百人。該院計分六部，一部爲東方文學部，包有伊拉克阿刺伯波斯亞拉米克敘利亞及希伯來各民族文學。第二部爲現代文學部。第三部爲歷史部，歷史又分爲上古中古及現代三時期。第四部爲哲學部，哲學又分爲社會哲學與普通哲學。第五部爲地理部，第六部爲考古部，考古部又分爲回教考古，及埃及考古。導者云：「埃及大學之前身爲七學院一專門學校。改埃及大學，已有十三年歷史。」

文學院後爲圖書館。圖書館之外間，陳列多照片，乃該校朝漢志團所攝之影，觀其中人物，類皆阿刺伯所見者，故強半爲熟稔之人。圖書館之目錄部，以字母分類，更有以作家分類者。該館藏書計二十五萬本，西洋文及阿刺伯文各居其半。宗教書籍尤夥，另闢一室焉。更有國王藏書處，羅書盈架，無暇瀏覽其細膩點也。又一室藏古錢，花紋不屬，碧銹重重，率多圓形，更無過大者。欲求我國如刀如尺之樣式者，不可得也。

埃及大學之中心曠地，悉植花草，草薄如氈，學生三五，持書偃臥，類我國盛暑時學校之狀況。中有石碣，爲方柱形。導者云：「此處曾死四學生，乃抗英運動，殉難者也。」余等心大感動，對此埃及抗帝之先驅者，不禁拋同情之淚。余等乃環碣而立，由于團長恭頌天經首章，作祈禱而退。旁觀之埃及大學生，皆受刺激，遙爲作勢聲應，更趨前說「塞爾目」，同情之殷



，至有淚含眶中者。觀此無數熱血沸騰之青年同志，實爲埃及之生命線，埃及終不能沉淪及背國主義之下，而泯然無聞也。

### 致函哈利德貝

致哈利德貝函擬妥，內容如左：

哈利德貝先生大鑒：

敬啓者，敝團前來

貴國訪問，得瞻 風采并聆 教益知 先生爲最親愛中國人者，尤于中國穆思林關心周切，熱情殷殷，何勝感激。前承 雅囑將 敝團到埃及所希望欲爲之事，作一書面報告，遵即分報于左：

(一)關於中埃回教民衆聯絡部份：

甲 團體組織——中國回民在國難期間，極踴躍護抗戰，且有多數回民之參加作戰。戰事終了之際即中國復興之時，故中國復興，亦即回教放光開之良機。至時中國回民自應向好處走，不能如過去之敷衍自保爲己足，而應向回教先進國家，接受其宗教文化，以爲回教在社會及

政治各方面發展之張本。彼爾即負此使命，而出國之最大目的地，則爲埃及。埃及爲回教之心，且先王福瓦德今王法魯克均有實惠于中國回民者，故來埃所抱之希望甚大。中埃回教文化之溝通，雖有中國之回教學者，前後來埃接洽，然多屬于局部，似于中國回教之整個問題，尙未顧到。埃及雖曾派往歸海赴中國，中國雖曾有多數學生來埃留學，然實有時問性之限廣，更嫌其力量之不集中。中國回民現在之意見以爲應成立一團體，或卽定名爲中埃文化協會。其宗旨爲單純之溝通中埃之回教文化。組織人員則爲中埃之回教學者。彼此感情，既可切實聯絡，則關於將來中埃回教之一切問題，均可由此團體處理，活動既有中心，則必收事半功倍之效。

乙 確定中國留埃學生之學額及愛資哈大學添授中文。中國回民留埃學生之學額并無確定，如留埃學生在卒業後再無學生之遞補，中國回民渴望埃及之宗教教育，勢必中斷。似應由愛資哈大學確定額數，以慰中國回教青年求知之心。現有學生，雖經畢業，而繼來就學者，源源不絕。中國回教，獲益實大。更有進者，留埃學生學成歸國，致力于宗教事業，中國回民已間接得埃及宗教文化之惠，然尙未展其向道之望，仍希埃及直接派遣歸海，宣揚正教，庶伊斯蘭之真精神，將可普遍于中國。惟方言不通，工作必受牽掣，故愛資哈大學添授中文，以爲愛大學生將來兼華服務之準備。

(二)關於報告回教現狀部份：

甲 擬請在各禮拜寺及大學中學各學校內請予以普遍宣傳之機會——中國回民此次參加抗戰，乃爲正義而奮鬥。爲求人類和平而犧牲。日本之暴行，彼以其巧妙宣傳，欲掩蓋天下耳目，實則人可欺而主不可欺，敵國在眞宰公道之下，欲將中國回民之現狀，與其在敵人放火之強盜行爲，種種暴力之下，所受之損失，正告於埃及全國回教，再中國回民本愛教愛國之精神，對於日本之侵略，決爲抗戰到底。因在此國難期間，爲中華民族復興之機會，回民亦將露頭角之時故也。敵國宣傳之範圍如左：

1 中國抗戰到底爲中國決策。

2 此次戰爭最後勝利必屬中國。

3 暴露敵人暴行。

4 中國回民之擁護中央及參加抗戰。

5 中埃之關係。

乙 希望埃及同情及醫藥之幫助——此次中國抗戰，士兵以血肉而與飛機大炮決鬥，不論士兵與人民，死傷數目極多。埃及爲醫藥發達之國家，本宗教之精神，具有慈善心腸與慈性

質之組織，對於爲和平與正義而犧牲之中國，必尤表同情，故亟望于中國有醫藥之幫助，是不啻生死人而肉白骨，患難相扶之情，中國與中國回民，將永不能忘。

以上數點，乃 敝團所希望而欲爲之事件，可否之處，統祈

鈞裁。至于詳細計劃及進行方法，亦希

先生指示方針，俾有遵循，無任榮感之至。

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團長王曾善啓

### 青年會午餐

下午二時青年會午餐，該會會長已歸，相別五六日，極道思慕。辦公室爲長方形，靠四壁者，皆皮椅。桌之上端，懸法魯克王像片，高可五六尺，著色勻潤，英氣盎然。兩旁配以中國之刺繡，一爲月季花叢，有五六麻雀飛舞，姿勢不相屬，題曰「花林笑語」。另一刺繡，則沙堤蘆葦，鴻雁聚遊，題曰：「水隍先知性，呼羣江上游。」醒東起而譯爲法文。會長奇讚曰：「中國確爲古文明之國，雖于小器皿中，都有詩意。」

會長得有今日地位，因早年置身于民衆運動而屢經犧牲者。余等與之語，頗爲投機，彼認

爲不犧牲不能求得真理，犧牲實爲求真理之捷徑。錦章曰：「誠然。犧牲愈多，愈得民衆之同情與信仰，運動之力量，轉而增加，若少經挫折，便失銳氣，鮮有不失敗者。」會長嘆曰：「君言數語，適中機要，弱小民族之多不能得真實之解放者，仍由于本身之無決心無毅力，不自怨，復何怨人！」錦章曰：「生而爲人，眞宰卽賦與權利，權利失，本身應探討之，權利未得，本身應謀求之，唯有本人能搔着本人之癢處，更不應乞憐于人，尤不當待僥倖之機會。」會長繼曰：「君言殆有眞義，正道如不能磨滅，不平等之現象當不能永存。弱人無公理可言，求公理，唯賴失權利人之生命與血！」言時日光四射，剛鬆盡張。

## 埃及法律與回教法

埃及以回教爲國教，國家法律，自爲回教法之正系統，必更有全部採回教法者。孝先招錦章曰：「吾爲汝介紹一友。」一青年紅軟帽白纏，長袍及足，貌甚精明。孝先曰：「此君名移賀塔爾阿必得，愛資哈大學畢業，青年會之志願祕書，宗教法廳之律師也。」錦章曰：「余等願聞埃及法律之簡略情形，請君賜教。」阿必得君固極謙遜。乃請秉鐸爲翻譯，孝先問曰：「埃及之律師有別乎？」曰：「有別，埃及之律師，因法院而異。法院有普通宗教及混合法院三

種，故律師亦不能不分畛域。」錦章問：「作律師之資格，亦有規定乎？」阿必得君曰：「然。宗教法院之律師乃愛資哈大學法學院畢業者，普通法院律師乃埃及大學法學院畢業者，至於混合法院之律師，乃法國法學院畢業者。」繼問曰：「法院有別，受理之案件，當亦有異。」曰：「然。普通法院受理民事及刑事。宗教法院受理民事之遺產，婚姻，等案件。然不限於回教。猶太與基督教亦受轄於宗教法院，至於混合法院乃管理國內外人之訴訟事件也，」孝先詢其幾級審判，曰：「各種法院皆直轄於司法部，等級則有三級，為地方高等及最高三法院。審判則經二審。」余等復再問其他，僕役來，請客入筵。高興之談論，乃為中斷。

### 飯間逸趣

飯間，相談甚歡，會長方身自外歸，正為選舉奔忙，醒東曰：「君之奔忙選舉，未有不成功者。」會長問曰：「何故？」曰：「君雄於演說，更得民衆之信仰。」會長笑，曰：「君言過獎，相信余之聲音宏亮，必達於民衆之耳也。」醒東曰：「更有進者，君之身長倍於常人，縱民衆不能聞君聲，必能觀君魁梧之體格。」衆俱大笑。

### 近東有名之動物園

飯後，遊埃及動物園，埃及靠近熱帶，易羅致珍禽異獸。馬松亭阿衛曾謂：「游埃及動物園，可嘆觀止矣。」耳其名既久，履其地之心益切。

埃及動物園在尼羅河之西岸。渡大鐵橋，建築秀美，林木幽深，豈可玩之地。動物乃千翠露濛濛中得焉。

園中多獅，胥士褐長鬣，健骨聳生，搖擺於鐵柙，雖者無多毛，軀幹類虎，而缺花紋，自外戲之，逞兇狠之目光，對人咆哮，老者雖不良於行，而存戾之氣未歇，終於野不可馴也，更有尚禿之豺，大於所見狼三倍，扁頭依人，守者撫摸之，宛如熟稔之狗。

鱷魚靠石牆，龜體極大，縮頭蠢臥，凝靜類列大石，間有匍匐行，亦極遲笨，彼幸有厚甲，不然，鮮有不淘汰者。

犀置玻璃匣中，粗如椽，長數丈者，雅不可畏，其形體小，帶雙角紅目，色類砂土者，乃殺人之物也。羅其毒，鮮有倖免者。

野鳥闊步若騷人，時抖擻其美羽，露矜詡之色，更有遮以蘆席者，只微見其頭搖曳，秉錄謂，此正其產卵期間，恐人物驚之也。

數轉折園中，始見禽鳥，形體既殊，顏色復皆不屬，知名者固寥寥，強半亦認識之而已。

蘆葦深處，忽現池沼，隔亂草聞啾啾音，異之，衆趨而往，得一竹籬，籬中飛鳥如林，修足潔羽，伸頸引頸，姿態畢同時發異聲，傳響婉脆，類舞蹈之美女。

動物中之最奇者，莫如班馬與麒麟。班馬雖名爲馬。觀其體態，實爲驢屬，體格不甚大，面鬚身皆平列之黑紋。自額部而分，直至股底，毫不凌亂，曾見北平萬牲園亦有此馬，現最奇者，羣馬無少異，若不知有班馬者，必疑其爲假動物也。麒麟又名長頸鹿，偶蹄類羊，尾類牛，鬚幹大類鹿，頭類麋鹿，可謂集反芻獸大成之動物也。

動物園近埃及大學，有多學生來游園，胥持書箱，結隊行，歌嘯於路上，漸近與余等相呼應，聲聲語語，宛然故友，彼等最同情我國之抗戰，認中國行將爲東亞之強國，乃羣呼中國萬歲，余等亦報之以埃及萬歲，法魯克國王萬歲，抵一木橋而分途，彼等歌聲，隨花木之幽影而滅。

### 馬子哈家茶會

五點半，赴馬子哈家茶會，馬子哈家固一極新式之回教家庭，夫婦皆爲有學識者，待人極爲懇切，曾接學生林君子敏，與他家固熟稔，余等乃得其介紹，馬子哈夫人更多逸趣，聞余等



名字，笑曰：「何竟無一謨罕穆德爲名者，孝先曰：『中國回民乃從中國俗，避聖諱，故鮮有穆罕之名者，』夫人曰：『果望之意良佳，實亦無大關係，各處尊重聖人，固有許多不同之方式。』孝先曰：「然。」一婦人，頗華貴，子敏告爲名教育家，諳英語甚流利，伊對錦章曰：「君戴『大拉布石』（紅帽）美甚，何殊於埃及人也。」錦章曰：「余等以此類帽爲宗教之帽，與埃及之以爲國帽者自不同。」伊曰：「埃及有靠布斯民衆，非同教人，亦戴此帽，歐美入照埃及者，雖基督教，亦戴此帽，」座中更有一人，貌頗精悍，馬子哈先生介紹謂爲軍事家，彼縱談中日戰事，對中國前途，頗抱樂觀，曰：「日軍之孤軍深入，吾人行將見其環折也。」更有一老詩人，慨然而嘆曰，「虜人以自利者，眞宰不佑之。」馬子哈先生家多東方什物，錦巨莫非爲日本產者，實則又何所好，深慨我國商戰之不逮人也。

### 法魯克學生團來埃

二十三日昨日世明自蘇彝士來電報，謂法魯克學生團於今日上午十點來開羅，余等乃往車站歡迎。

德美學生團胡以法魯克名也，先是馬松亭二次來埃時，向愛資哈大學，請募添中國學額，

該校以無的愈可用，頗難之，後以愛大模長麥拉伊及哈星德貝先生之助，直詣於國王，國王法魯克（今王）對中國回民求學之殷，殊爲感慰，乃出其私金，另助中國二十學生，惟此二十學生，乘此天不易之彼等乃來自中國各省者，皆極可矜，錦章猶憶成遠學生，南來時情況，平津路上，凡數往返，在日本槍口之下，受嚴厲檢查，若非真宰襄助，鮮有不殆者，而風聲所播，馬松亭阿衡大感不安，緝者四出，至欲割美麗之鬚以脫難，錦章固亦一環境不容者，終面化裝借逃，南走香港，學生漸爲集合，而籌措旅金，辦理護照，又大費周折，阿衡苦心焦思，精神已減，再無昔日之瀟灑態度。時余等見之，不勝感佩，有思想之阿衡如此，吾知中國之必不亡，中國回教之發達有望，余等成行，留埃之學生尙未辦理清楚，輒爲之心憂，抵埃及，聞龐阿衡，領學生西來，惟又困滯於印度之孟買，知彼等艱辛，尙未盡，得彼等來聞羅消息，不啻喜從天降，默感真宰弗已。

余等往車站時，列隊持國旗以迎，華僑亦有陸續至者。少選，車來，下車相見，皆有悲喜交集之感，學生皆一律之藍色西裝，帽皆紅紫，軟質黑穗，不同於埃及之紅纓帽，乃印度產者。阿衡士謙仍瓜皮冠，長袍短褂，一如國內裝束，而儒雅面孔，頰端美髯雖少帶路色，固不減岸然之道貌也，學生雖經長途跋涉，幸皆無恙，更有體魄轉爲健壯者，尤爲知感，醒東大爲

興奮，指揮學生，共唱國歌，羣呼中國萬歲！埃及萬歲！蔣委員長萬歲！法魯克國王萬歲！

### 再訪哈利德貝

十一時，往愛資哈大學訪哈里德貝，關於成立中埃文化協會及救濟中國受傷兵民之醫藥事頗爲具體，余籌未去，法魯克學生團來，由團長龐阿荷向哈里德貝先生，表示敬意，先生極謙遜，并頗爲勉勵，彼殊喜愛中國學生，乃一一問名而握手，先生之與中國人親摯，處處可見之。

### 奈芝布貝茶會

下午五點，參加奈芝布貝茶會，彼家居新埃及，環境良好，參加埃及顯官名流約三十餘人，彼頗精於文字學，然未得時間暢談。

### 華僑請晚餐

七點，華僑請晚餐，被約者有達阿衛邱領事夫婦及沙主任，菜饌悉本國風味，不意僑胞中

尚有如此名手，飯後，作餘興以爲樂，逸趣橫生，不覺夜之已深。

### 游金字塔

二十四日，今日殊閒暇，余等往遊金字塔，金字塔世界著名之古跡也，來埃者，莫不一往焉。

渡尼羅河，街市漸冷落，柴扉曲水，叢林成簇，更有牛羊零星點綴於秀美之麥浪間，黑衣赤足之婦女，田隴出沒操作，極爲辛苦，嗟，余等始見古老民族之本來面目也。

自開羅至金字塔，有坦路，汽車通焉，電車通焉，至塔基，覺時間甚久，其去城必甚遠。

塔所在地，乃農田乾土分野之處，故東南望，良園沃野，瀾漫皆是，叢綠中，時見空隙，發輝燦之金光者爲尼羅河，碧霧濛濛，開羅市約略可見，屋形塔影，隱約辨之，轉首而視，土色淡黃，類沙漠，而土質頗硬，又似戈壁，而無美隴之小石，枯燥氣象，滿映於人心目中。

塔爲立體三角形，或謂爲三面，或謂爲四面，余等以其邊緣大，未能繞觀以證明之，然以四面爲可信，塔全形爲大石堆成，較我國之萬里長城，相去甚遠，復何足奇，所奇者，金字塔

乃埃及一古王之墳墓耳，爲一墳墓而如此經營，不知費多少人民血汗與時間，此其所以有歷史價值，不問暴虐之帝王，固無中外之分也。

余等拾石級而上塔，乍入，昏黑障目，咫尺莫辨，乃定神蠲擣，始得孔道，捐兩壁，皆鑿石若冰涼，漸上，呼殿漸促，冷氣襲人，頃盼間，毛髮爲聳，陰森中固不應少此淒瑟味道也。

再上趨，勢若斗折，路愈狹，扶手爲鐵欄干，梯亦連續之鐵柄，革履行其上，不能亂腳步，否則險甚，至一平台，少休止，嚮導者，指上一洞曰：「上爲一帝王墳屋，曾有好奇之美國人，隱臥其間，凡三晝夜，欲求古帝王托夢一見，終無所得，悵然而已。」更上矮低之洞，人皆僵僵作鷺鷥行，魚貫銜尾，轉多雅遜，回憶京劇，有背凳之劇，乃演伯老婆故事，皆摺折其身，作倏倏急趨狀，極可笑，錦章大呼曰，今日之劇良好，乃集團背凳也，衆笑應之，冷靜之空氣，乃爲熱烈情緒所驅逐。

至極，忽現方屋，處其間，若在箱中，談笑之聲四徹，回音傳響，良久始絕，催覺閉塞，了無空隙，使人悶悶，空中尚有一帝王無蓋之石棺，嚮導者云，發現此棺時，已不見其柩，俾爾民衆恨其暴虐，終使其無葬身處，乃沉於尼羅河中，實則此不足惜，蓋墳墓構築如此堅固，

豐易移出者，此殆亦如曹阿瞞疑塚之故智也。

塔建於西曆五八一七年以前，雷火工凡二十萬，每一年只造三個月工，共動工二十七年，塔高四百五十英尺，佔地十五英畝，共有二百三十萬塊石頭，每石高約四十五方寸，重約三噸半，誠一大建築也。

### 獅身人首像

總塔，地勢轉下，若入盆谷，始見獅身人首相，又爲一文偶像，相在一坑中，人不能下，遙爲濛濛而已。人面各部份，依稀皆可捉摸，使吾人注意者，乃在高鼻之圍，而此相何獨無鼻，低鼻之人視之，乃生可笑之疑慮，有謂爲回教勢力抵埃及時，人民仍有倭其相而膜拜者，故破壞之，以祛迷信，有謂爲拿破崙陷落埃及時，摧毀之者，推原本理，二說皆可信。所謂獅身，更無多曲線，可辨者，只其四爪，餘則土阜也，無可取處。

### 古石廟

相旁有石廟，而無偶像，乃古代整理屍身，備下葬處也。內有精美大柱，奇石尤夥，嚮導

聞：「乃自遠方運來者。」此又一大費力事也。垂一洞屋，嚮導燃錢，發強光，全屋點點作金星，曰：「此乃聰明石也。」余等指點其間，大為稀罕。

廟中有井，乃昔日作洗屍用者，後于井中得死人，乃封閉。

有滯人男女數人，類埃及人家屬，頗活潑大方，乃共攝一影。後發覺余等為回民，表情若有悔意。噫！此必埃及之「靠鋪斯」族（信基督教者）與回族仍有不信仰之意在，民族之畛域，于埃及仍不能免，可嘆也。

### 埃及回教墳墓

二十五日。一埃及友來，乃一新聞記者。貌類中國人。與余等行街上，鮮有能辨其為埃及人者。約余等游埃及之墳墓。墳墓在舊開羅，市面冷落之區域也。街道狹隘，居民多貧戶。小帶左右，皆長方形之石塚，較我國回教墳墓之堆若土邱者，殊不易毀滅，亡人以入土為安，奚必長留此朽骸哉。更入小巷，方石如林，更多簡陋之木製小屋，間間排列，乃墳家走墳時之依憩處也。一墳旁有一穴，遷守者多人。乃備下葬屍體者。埃及友謂：「墳中已有一屍，今更欲再埋一人，此必為夫婦關係也。」然則此有同于中國之所謂「並骨」矣。醒東怒者，下坑而視

，良久始上。醒東謂：「坑內良寬大，可三倍于國內回教之墓穴，有一屍體臥其中，人已縮小，圍裹之布，著皆朽腐。空氣惡甚！惡甚！」

### 民間娛樂

復轉一巷，鑼鼓聲大作，更隨以歌，余等奇之，陰念此墳區何來作謠爲樂者也。趨視之，乃五六蓬首跣足之婦女，與正濃，見余等來，歌聲止。扶門窺異客，灼灼不已。

### 胡珊尼禮拜寺之聚禮

今日爲主席，時將正午，聚禮將屆，乃訪龐阿衡，龐與學生住于愛資哈大學之禮拜寺，去舊開羅甚近。余等往訪時，值彼等午餐，汲汲然忙迫，行裝尙未安配妥當，彼等之生活，猶未能穩定也。

余等作小淨後，乃往胡珊尼禮拜寺作聚禮，寺乃埃及之古跡也，構造亦極精美，殿中客人甚多。殿後乃胡珊尼之墓，其匣槨置大案上，罩以玻璃之框，裝飾金碧，輝煌奪目。人圍繞而



行，祈禱黜顏者，捧手作式者，捫其玻璃櫃者，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恭禮先賢可也，崇拜偶像不可也。

### 動物園之茶會

下午五點。市長宴請余等。孝先與醒東往。會場設于動物園，與會者為顯宦名流與外賓，部共四百餘人。市長親為招待，并陪孝先等談話，茶點畢，美女翩翩，妙舞以娛賓，眾俱神怡，孝先等仍須出席正道會之講演會，乃先辭而退。

### 正道會之歡迎會

六點。余等出席正道會之歡迎。會長黑得爾老先生主席。出席者百餘人，外籍之學生佔多數，若爪哇、猶哥斯拉夫、蘇丹、阿富汗、敘利亞等國人，皆備焉。故今日會場中情緒，已為汎迴激及獨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之空氣所籠罩。孝先講演反抗侵略與回教復興。

### 訪哈利德貝

廿六日。余等乘哈喇利德風先生子雲查哈大學。關於組織及善舉款項事。再爲商洽。彼謂卽與青年會會長討論，容有建議，卽將擬開。國京曰：「公爲中國回教公使，余等乃以公爲依歸，願與公常見面。」先生答曰：「此辦公室乃君等之辦公室也，常來，歡迎。」一時屆餐時，乃推先生爲「伊馬目。」回國後，余等與辭。

### 留埃學生請午餐

留埃學生請午餐，被約者有邱領事高華僑及法普克學生團。都共五十餘人。難爲諸同學之炊爨自操也。所作菜餚，皆中國味道，稀罕已極，不覺食之過多。醒東錦章皆善說笑，同學則皆處靜境者，得此大關心，莫不忘形而樂。

### 西班牙式之公園

飯後，餘與未聞。乃其往游尼羅河畔之公園。公園名 Andersen Isgarys 安達路西班牙，乃阿刺伯征服西班牙時，所造公園之形式。其佈置美好，建設尤其匠心。阿刺伯之黃金時代，文化已有如此驚人之表現，所以今日反不如初也。園面積不大，周以齊整之小樹。內多蒲爾木

亭，雖未修飾，轉覺天真。樹叢中有曲徑，歧途四出，然有定軌，穆其路者，雅不費力，否則必大費捉摸也。園中多嘉樹，亭亭矗立。幹呈白色，若堅石，若洋灰。枝葉繁密，搖曳欲墜。更進一院，有噴水池。池端有雕刻之小石獅，張吻下向，清水滔射，流佈池中。素滿銀花，倍覺可愛，漸遠，勢若平靜，色亦澄碧，了了可見底，惜無鯉魚以點綴之也。

園中多美草，平鋪如氈。時見小兒女滾臥其間，令人神怡。薄暮中，夕陽殘留，舉園皆作金黃色。一中國衣裝，修髭髯而作「沙目」禮者，乃龐阿衛也。方流連間，園閉期迫，遂多令下，衆乃沿尼羅河，渡鐵橋而歸。

### 印度僑民歡迎會

七時，出席印度僑民歡迎會。開羅之印度人，較多于華僑。亦大部份爲學生與商人。宗教感情，異常濃厚，而民族意識，受帝國主義之高壓與麻醉，幾于泯滅無存矣。

### 卡密樓欺拉尼之茶會

卡密樓欺拉尼爲埃及有名之章話家。與同學馬與周君友善。七點半，約余等前往喫茶。款

拉尼君家，乃一完善之小家庭，室頭書籍甚陳，壁前有天長可愛之兒女，作客能感者，轉爲感羨不已。與彼談話甚久，頗覺有關係所致力之學問。彼之著述極多，內容適合于舊曆時期，且以灌輸良好之國民思想處甚夥，蓋猶埃及兒童者也。余等爲之介紹中國實話，彼嘗錄之于書。錦章爲之介紹寓言二則，一爲書寫于虎；一爲畫蛇添足。彼乃拍案稱絕。謂言簡而義深。他國文字所不逮，復又談至摩爾相爭，漁人得利之寓言。錦章記得爲中國舊時代雜代作說客時之談話資料，取拉尼辭來自波斯，又有開源于阿刺伯者。嗚！當此！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之人類，往往于事物有相同之認識，其他，固人類所具之靈感，初無二致故也。

### 參觀埃及圖書館

廿七日上午十點，參觀埃及圖書館，館長名滿蘇爾貝 *Manouh Bey* 爲一研究社會學者。與之談話時間甚久。彼對於中國社會情形，詢問甚詳，而于中國之國教，尤多訝異。彼據中國問民人數之多，更奇中國五千萬之人數而皆爲「哈乃飛」教派。從談至中國有真清寺，彼尤覺新異。問曰：「然則「伊馬木」爲男人乎？女人乎？」余等答之曰：「女人」。時座上有客，視其衣裝，頗飾海。館長頗問曰：「一女人爲「伊馬木」合法乎？」答曰：「合法」。館長曰：「余今

日得知中國回教弟兄之情形，心中頗爲感。余視中國回民爲世界回民之優秀成分；余視中國回民爲中國強有力之單位。」館長謂：「圖書館已成立五十年，書有五百萬部。」余等詢曰：「以何種文字爲多？」曰：「大多數爲阿文，餘爲英法文。」復詢曰：「波斯文在回教史中，亦頗佔地位。想亦有相當數目。」曰：「是應有補充者，所謂阿文乃包括有阿刺伯文，土耳其文，波斯文，武爾部文，（印度回文）因其字母均同于阿文也。」繼曰：「自土耳其文改革後！土文乃成爲拉丁文系統下之文字矣。」館長對新文化頗不滿。彼喟然嘆曰：「余非反對新文化者，新文化所獎勵者爲殺人，殺人亦稱文化乎。古者民族之欲恢復其民族精神，不必他求，只反本歸源卽已足。」孝先曰：「埃及今日已形成回教之中心。吾人更有希望，以適在世界中心之國（埃及）對於世界文化，亦應有相當之努力。」館長曰：「殊感謝君等，願自勉，以副盛意。」

館長傳一職員來，領余等參觀，首至一阿文寫本室。中有回曆第一世紀之文字，係書于竹上者，字體奇古，非專家不能辨視。昔日未發明紙張之時。羊皮或背麥粒皆可代用。歷代鈔本之可蘭經，字體皆有美好之姿態。而不相同，經中襯以彩色之圖畫畫，角圓鈎抹，曲畫工緻。三角幾何之學，乃源出于阿刺伯，今由此畫證明而益信。波斯文者，多爲記載過去故事，內有

人物畫，窺其狀，類皆描寫帝王及戰爭事。戰鬥工具可注意者，爲健馬牽拉之戰車，備而堅固。爲長弓，爲標槍，爲圍盾，正與我國古代車戰，有所彷彿我國木刻之「大誦衣馬尼」——諸信仰——乃中阿交對照者。

館中另闢一室，藏書籍畫幀甚夥。更多文玩古物。乃鐵木爾貝之父，以畢生心血所集成，死後，乃悉數捐贈圖書館焉。

### 阿刺伯博物館

更游阿刺伯博物館，內多石器，鐫刻極工。舉凡人物、禽獸、器皿，莫不神似，阿刺伯人爲刻服石頭之民族，此語諒不虛矣。木質雕鏤，不滅我國，花紋美妙，尤多可觀。有類大屏風者，殊空虛剔透，刀刻之餘，均富意義，前有寶座，座前有油，池中有精緻之水管，機關撥動，噴水四射，星星點點，密密疏疏，若玻璃屑，若玻璃絲。想當日帝王笑傲其間，姬妾羣伴爲戲，南面之樂，樂固無窮，安知今日其御用品，供遠近人之觀賞也。更有一座塾。爲門爲戶，爲書棚，爲塾中之佈景，皆依形作式，各具情態。最有逸趣者，旁有小門，可開闔，嚮導指謂曰：「此豈禁學生處也。若懶于學，則于是處罰之。」

## 領館午餐

下午一時，邱領事請午餐。菜饌皆係國內南方作法。廚師現爲一山東人。營業虧折，而爲領事館服役。彼本非廚師，而得邱領事夫人之指點，居然名手，飲食雖類細微事，亦大費苦心。余等來埃及，得邱領事之贊助處甚多，每日國內新聞，苟有好消息，必以電話來告。愛國熱衷，于焉以見。邱亦奇人，外交固其長材，而于軍事，仍多研究，縱談中日戰爭，俱得扼要之點。

## 埃及民族之分析

廿八日，今日殊清閒，更無他事。馬君子實送譯詩（鐵木耳貝基會之歡迎詩）來。馬君子實爲余等神交已久之同志，他鄉相遇，快慰生平，惟以君忙于考試，余等又終日匆匆，未能坐定暢談也。今日錦章乃攀之不去。談國內外事，資料俱油然而生。有可記者，乃爲埃及之國內民族情形。錦章詢曰：「埃及民族複雜有如中國否？」子實曰：「殊簡單，只阿刺伯族（Arabs），與靠鋪特（Copt）二族而已。總稱爲埃及族。」錦章曰：「二族之血統，均極單純乎？」曰：「否。靠鋪特族乃原埃及族，實亦包有猶太及希臘人。宗教則有希臘猶太及基督教之

別，阿刺伯族實亦有靠鋪特族成分在內，蓋靠鋪特族一入回教，即變爲阿刺伯族也。故以血統論族，轉不如以信仰論族爲是。埃及民族包有回教民族，與非回教民族，似爲妥當。」錦章復詢曰：「三族之人數多寡如何？」曰：「仍以阿刺伯族爲多，與鋪特族爲十五與二之比。」曰：「二民族間之地位如何乎？」曰：「地位固極平等。此言甚長。埃及民族之最好現象，乃爲民族間之互相信賴，在互尊重其信仰原則之下，共愛祖國。政府更予以二民族權利均等之機會。此乃其言行一致之國內民族政策。故能養成向心力量，及協力爲國之美德。以機關服務者論，百分之三十爲靠鋪特族。此少數之民族在政治有如此地位，復有何說？至於經濟地位，亦無懸殊之分。至于國內之民族教育，政府亦頗爲扶植，靠鋪特族所辦之學校，國家均有津貼。」錦章曰：「我國國內各民族在過去歷史，彼此因不信頼致生衝突者甚多，實則此非各民族民衆之罪，乃過去統制階級，挑撥民族感情，利用其鬥爭，以便鞏固其地位，無辜犧牲，一何可痛！今日何日，信仰自由，民族平等，國內回民所享之權利，安知將來不如埃及民族之情形乎？達理簡海（成達教授）由華歸國後見人輒謂：「中國回民對於宗教，信行恭嚴，惟彼等在民族立場，太無權利，一切一切，不過附庸而已。」彼乃以埃及眼光觀察，當然有如此見地。實則國內回民亦有如是權利，不過時期未到，政府之扶植，本身之努力，均有待也。近來，政府對於



國民教育，殊爲注重，用意之深，良可欽感。國民之能進步，實亦中華民族之優秀成分也。」

子實曰：「聆君言，胸襟爲我開，我等之努力，正不可緩。」錦章曰：「政府對於各宗教之信仰，有無差別？」子實曰：「關於法律之民事部分，乃依各教之法裁制之，故埃及有宗教法庭之組織。猶有異者，各宗教之領袖，其薪水乃由政府供給之也。」錦章曰：「此種情形大夥罕，各國所不多見者。」

### 中埃文化協會之醞釀

廿九日。上午十點，再晤哈利德君。關於成立中埃文化協會及醫藥會議事。彼謂中埃文化協會須先成立，然後該會再推動一切事業，醫藥救護，須作第二步辦理。

### 太浩虛生之茶會

五點。太浩虛生請茶于文學院。來賓皆大學各系之主任及教授。首由太浩虛生致歡迎詞。孝先與醒東錦章皆有演說。最後有某君，譽揚中國元朝之勢力，威震全球，如此有光榮歷史民族，絕不能因外壓迫，而告終止。今日雖處難境，實爲中國復興之機會云。

七點半訪晤阿卜杜賴扎克先生，Mustafa al-Tajiri 先生為埃及大學之文學院哲學系主任，兼愛資哈大學教授，更為立憲黨之要人。與王靜齋馬松亭兩阿衡均熟稔。殆亦喜與中國人為友者也。

### 法魯克學生團居有定所

下午訪謁阿衡，法魯克學生團初來此地，便居于愛資哈大學禮拜寺。出入寺必須脫鞋，且上下樓為苦。即訪之者，亦感不便也。昨日乃遷于中學部之宿舍。彼等往樓下，屋中寬敞，且通氣透光，一床一櫃，均由校方發給者。埃及人之厚我學生可謂至矣。帝國主義輒以宣傳宗教為文化侵略之先聲，而繼之以政治經濟與武力，掠人土地財帛，是謂宗教之玷污也。若埃及以國勢論，與我實為兄弟之邦，國王以私人經濟，而補助中國回教學生，是誠由于單純之宗教感情，寧無別種作用之意義在內，此情可志而不可忘者也。

### 接見星期論文報記者

三十一日，上午智拔禮篩海之子來訪，代其父致意，并送贈故火之照片來。

星期論文報記者來訪。該報乃納哈斯帕夏之機關報，納哈斯帕夏者埃及國民黨之現領袖也。國王福瓦德時代，彼頗受擁護，新王法魯克立，舉國愛戴，無以復加，致轉對納哈斯冷淡。納哈斯復恃功而驕，君王乃不睦，久之，日趨惡化。民衆益棄之，故街頭上時見羣衆結隊，高呼打倒納哈斯者。該記者來訪，由孝先俱接見。首先問本國之使命。繼曰：「君等來埃觀察，以埃及何人爲最好？更以何人爲最大？」孝先奇其問，而不能不答，乃曰：「埃及朝野，不乏知名之士，余等所會者，莫不待人能變，感惜流露于外，實不能辨其好之等級也。所謂至大之人，當然以國王爲埃及之唯一領袖。若除國王外；政治上當不之可欽佩之人，惟余等所見者，乃爲愛資哈大學校長大簡澤，彼有優良之學識與經驗，彼忠于宗教；彼忠于國家。其人格甚偉大也。」該記者聞之默然。談少許，乃與辭。後孝先始悉其爲納哈斯帕夏黨，彼所望答覆，最好與至大之人者，正爲納哈斯帕夏也。

下午一點，僑胞粟宗嵩請午餐，粟君爲經濟部派來實習水利工程師者。彼約者有達廬二阿衛，及邱領事夫婦。飯館爲阿拉伯人開設者，以賣烤羊肉出名。

### 參加聚禮

四月一日今日爲主麻。作淨後，時間已迫，乃往一較近之禮拜寺作聚禮。禮拜寺不甚大，余等至時，適念「班克」，而殿中已無隙地。余等乃扶跪者之肩而擠入。彼等見余等爲中國，頗爲禮讓。「伊馬木」爲一胖叟，方其講演時，「目安金」扶之上臺，初則聲調低，語言緩，漸則高亢，情緒愈激昂，左右搖曳其首，至淚盈頰，聽衆，莫不感嘆，其苦口婆心之勸教，良可欽佩也。今日可注意者，「伊馬木」講演時，未持杖，并未執劍。然則此種制度，亦可遵而不可違者也。

### 哈利德貝再請晏敘

二日下午一時，哈利德貝再請午餐，被約者有沙主任龐阿衡。余等先至其家，彼尙未歸。乃散步于其花園中。紅紫絢爛，時送清香，溫和之陽光，人不生畏，神怡氣暢，雅可流連。方徘徊間，先生已返，後隨者爲沙龐二公。轉角相遇，頽而大笑。乃相挽赴一草亭，衆圍而坐。先生固極戲謔，惟馬醒東足以當之。先生莊諧無恆。笑話甫畢，便爲鄭重演說式之談話。內容可分爲三部，（一）認主舉，（二）回教民族前途之展望，（三）中國戰事消息甚好，前途頗有展望。演說畢先生作眼色曰：「估余談話之時間，飯可作得矣。」言訖復大笑。

飯後，導余等上樓。樓上爲其臥室與浴室。更與余等縱談。謂：「余等應篤行宗教，惟不可作無味之自苦，宗教令汝活潑，未令汝自造墳墓也。」又謂：「女子求知，亦爲天命。余殊嫌其只有皮毛，而無實質，此種現象，不啻謂爲女子教育之失敗。」彼並自述其教養兒女之法，殆亦青黃銜接時之不青不黃辦法，殆與我國今日之作父母者同。

先生夫人，離開羅視女，家中更無他人。先生笑曰：「今日貓不在家，致使衆鼠恣肆。」余等羣應之曰：「君何自餒也。」余等夙辭，不可得，直至下午五時，始允余等去，悵然曰：「君等去矣！如此寂寞，我將奈何！」是乃發于真感情者也。

### 沙拉衛夫人有價值之談話

六時，訪埃及婦女協會長沙拉衛夫人。是又一奇女子也。夫人乃雄于談話者，談時，乃由陸東翻譯，夫人曰：「埃及之婦女協會，不過一慈善團體耳，在一九一九年，參加革命運動，乃得社會上之同情，而有今日之發展，其活動不只于國內，國際上實亦有相當地位。本會之萌芽時期，曾經往意大利羅馬參加國際婦女會，彼時余等仍帶面幕，亦不知帶有本團國旗，余等之情況，不但未惹笑話，反博得熱烈之同情。蓋此種組織，出自東方，復出自東方之埃及古

國，實爲稀罕之舉。在羅馬之埃及人，尤爲贊助。乃作一半間屋大小之國旗，與月牙十字之旗，方開會時，該會極表歡迎，會場之佈置，至以意埃兩國旗於當中。余等所要求者殊簡單，(一)男女平等，(二)議會之限制，然已引起埃及社會之注意。余等奉命時，所帶之國旗，頗遭人讒笑。有謂爲人作妾者，有謂爲黑奴者。有謂文明之落伍者，余等聆之。乃與余之文夫商最，面稟不帶，歸必遭激烈之反對，將如之何。余夫曰：「取消即須澈底，不願顧及許多也。」余乃慰其說，惟所慮者，卽爲國人之鄰石。心中茫然。比歸閣下火車時，乃爲發衆之熱烈歡迎，在如雷之掌聲中，余已忘却面罩矣。埃及國民黨活動，如火如荼之發展。其領袖人物爲柴魯滿。在歐戰前，英人恐擾亂其國綏，止使勿動，俟戰後，卽取消保護國。戰後堯悔約。凡議會會議時，曾派三代表出席，英人設法破壞與阻撓。英之最高委員曾詰余夫曰：「埃及在英國保護之下，有何壞處，何必一定獨立？」余夫曰：「埃及人不願爲土耳其奴，亦不願爲英吉利奴，埃及人所希望者，與他國人以自由人與自由人之方式交往。」最高委員，知不可強，乃電英政府商榷。英政府電責其誤國。而此部份民衆力量，乃形成以後之國民黨。與英政府爭持不已，而英方謂柴魯滿實不能代表民意。余夫當卽提出意見謂將各代表請來，徵求其態度，是否願受英人之保護。未幾有三人被請，放于慶耳他。(Zakaria) 柴魯滿其一也。國中草

命事業，乃由余夫一人支持。舉行遊行示威時，英人禁止之。情形極嚴重。婦女決為參加，余夫阻余行，余曰：「愛國獨非女子之責任耶？男子何能包辦耶？」乃集合多數婦女，抖擻小旗，高呼口號，埃及女子大為同情。男人亦大感動，乃由兩側夾而行實為保護者。余等之計劃，先往英德意各國使館，然後往柴魯爾家，余等至英館時，英兵皆貓鼠以待。余心中大激奮，乃往館門去，誓以不坐，一索歸特族女人，抱余曰：「夫人其瘋矣，何輕生如此，少不幸，如後來之青年何？」余乃止，願仍未退。惟天氣熱甚，可以死人，如死一二人，亦可表示壯烈，但未能也。對峙既久，終不能決，一青年人仍高呼「埃及自由」之口號，一英兵示以槍，彼前曰：「我願為英國克瓦夫人 (Miss Coward) 英克瓦夫人，乃不屈于德人，而殉難者也。英兵大驚感，終為斂槍。時美國公使來，英兵乃悄悄撤去，恐彼笑話其野蠻，乃易以埃及兵，埃及兵持木棒，亦大逞威武，衆責之，羞辱之，埃及兵慚，竟落淚。衆俱受感，乃稍稍引去。一警長忽來謂余曰：「考人所要求者皆到手，反對被壓迫之目的已可達到，奚自苦若此乎？」余等知事已必有端倪，乃歸。時民衆對於婦女運動之譽揚，認為在埃及實為空古絕今之事云。國民黨乃一方派員出席凡爾賽會議；一方往摩耳他島迎柴魯爾。而英兵又阻撓，故不售船票，余夫乃謁國王，借其御用船，國王感之，允為借用。而英人知之，以為借船事小，國王承認國民黨之事甚

大也。乃復售船票。柴魯爾歸，其往凡爾賽時，會已閉幕，只一會美總統威爾遜而已。」

夫人談話時，至其情緒激昂處，愛國愛族之表現，悉流露于外。伊固爲埃及婦女運動之領導者，宜乎其今日地位之崇高也。醒東方之爲中國之何香凝夫人云。

夫人住宅極華貴。樓周以名花卉，淺紅深綠，掩映極美。屋中陳設，亦多稀罕物，最使人同情者，乃一高可逾人之藍瓶，中國產物也。另室更有噴水池，機關動，白水如練，牆上則成雨花。燈光照之，更多美象。有福人固優于享樂也。

### 和平會在巴拉集之宣傳

四月三日 世界和平會埃及會約請余等作遊船會并往巴拉集公園。連日得國內消息，不若在阿刺伯時之沉悶，胸襟滌暢，乃樂而赴會。

余等乘一小火輪，先來者已有多人，盈船中只二三戴紅帽者，知埃及人甚少。觀其狀貌，類猶太與希臘民。遊客中無老人，類皆青年男女。紅顏綠鬢，狂歌歡舞，形迹既滅，雅不避諱。達阿衡本在遊賞風景，于此環境。特增不適，且中國衣冠，益增他人之注目。乃息于僻靜之館中。走尼羅河中，兩岸固不甚寬大，時見農舍漁村，零星點綴，土壘成房，嵌以簡單之方窗。



。雜木成林，柴扉環繞，隱聞鷄鳴犬吠之聲，浣衣婦女，羣集河側。嘻！固在我國之揚子江間也。眞實之埃及，今日始得一見。

巴拉集公園，近靠河岸，風景之美，美于自然。人爲之者，亦不過因勢作形，依情爲態，未傷其天真也。公園之面積不大，而有曲流，水色澄碧，魚若空游。較深處。可划小舟，蕩漾其中，呶啞爲樂。有細草潔無纖塵，平鋪如氈，可坐，可臥，時見青年男女，枕藉而拘始私語，在彼等固以及時應行樂，不使春光漏去，然彼等何知人間有苦痛事也。有芳亭，可憩，可徘徊，可流覽江上風月，可使征夫興悲，余等流連者久之。猶希之婦女，殊落落大方，不相識人，便可攀談，可說笑，雖在父母與男人面前，亦雅無避却，當之者初尙覺羞澀，繼而轉自慊已之微小也。

嵩公園有橋，其闢工極偉大。埃及農業之生命線也，利用尼羅河水以溉田，惟此間是賴。工程專家粟宗嵩君，與余等偕往參觀，詳爲解釋。渡橋，樓宇屋舍歷歷可見，以其相去遠，未往。

和平會今日頗爲本團宣傳，對于日本暴行，以文字及圖畫，形容盡至，中國留埃學生部及本團之宣傳品，亦盡量散放，觀之者，均極感動。

開燈歸時，追薄暮，江上看日落，更多美景，冉冉下沉，餘光轉紅，紅色漸褪，衆乃失望；而新月如鉤，淡黃可愛，羣意所趨，復不寂寞。抵開羅市，已萬家燈火矣。

四月四日 埃及公務員協會約請王團長講演，而條件以演題不涉政治爲限。故題目屢定屢易，結果乃定爲「現代的中國」。定七日往講。余等今日殊閒暇，乃擬演說稿子。

### 贊克路尼飾海

訪贊克路尼飾海。飾海年七十許人，雖目失明，步履蹣跚，而精神良好，每談話時，終都賦詞，而彼獨謬謬也。涉儒識先生謂：「此飾海頗具冒險性，故其一生多可述之專跡。」訪而不遇，悵然而歸。

### 婦女協會之女學校

廿一時參觀沙拉衛太太所辦之女學校。學校即在婦女協會中也。學校爲半工半讀之學校。學生之作品，適足以自給。余等約略而觀之，每班學生不甚多，而皆汲汲于操作。觀彼等之自製膏皂，殆皆爲埃及人。有刺繡者，上面亦爲花草羽毛之圖畫，有製毯者，有學烹飪者。更

第一教室，太極爲阿文堂學生正堂，獨靜誦，余等忽觀壁上，懸一圖畫，乃學生之成績，爲一中國人，低鼻廣目，長髮如鞭，拙畫未免過當。詢之教師，謂係收之法文書中。至別一教室。屋中懸一黑板，案上置粉筆數條，錦章乃持筆如飛，畫一著簡海服之埃及老人，沙拉衛太太及其女有，俱失笑，錦章非逞能也，乃報之也。

參觀畢，沙拉衛太太請題辭，孝先囑錦章書之詞曰：

「真主至公，造化男女，不偏愛。男女能相愛，能各盡其材，乃真主之所喜，乃有健全之社會。」

臨真譯爲法文，傳稱讚不已。穆斯他發太太爲婦女協會之秘書，彼尤稱許，謂有無限之詩意。屋中更有一婦人，爲靠鋪時族人，通四五國語言，態度殊和藹，伊在埃及婦女中，亦頗佔有地位者也。

### 伊斯蘭兄弟會茶會

下午八點半。伊斯蘭兄弟會請喫茶，被邀請者尙有法魯克學生團。該會固具濃厚之民族與宗教意味者，會員頗多青年。言行悉本諸宗教。聆其會員之個人談話，其中心理論乃爲汎阿刺

伯民族運動者，茶後暢談而散。

今日參加之來賓，有敘利亞人，猶哥斯拉夫人，印度人，蘇丹人，以談話之有聲義，殊覺時間之短少，直至夜間一時，始散會。

### 埃及公務員協會講演

七日 埃及公務員協會講演說，題目爲「現代中國」下午七時往，參加人數，已告滿座。乃由孝先講演，口鐸任翻譯。此題內容，多偏重于事實。聽之者，莫不悉力傾聽，少有疑惑，即起而質問。故深覺其有意味也。

### 參觀埃及電影製片公司

八日 參觀埃及電影製片公司并訪阿卜杜哈米得 (Abdul Hamid) 友。阿卜杜哈米得乃于阿刺伯所認識者也，曾于余等作宣傳工作時，爲攝電影，屢欲訪之，而相去甚遠。

製片公司近金字塔，傍尼羅河支流，楊柳夾岸，碧木盈疇，固極鄉間風味也。余等雅好其清幽，乃舍車就道，路上環境好雖熱弗覺燥，氣喘亦不覺疲殆也。

公司爲一寬敞地點。不見多人，殆爲休息時間也。爾卜杜哈米得着意歡迎來客。飲咖啡後，卽導引各處參觀，詳爲解釋，無研究者，徒觀其外表，唯唯而已。

最感覺有興趣者，乃爲化裝室。扮帝王者，佩冠帶劍，長袍曳地。扮武臣者，盔甲披身長褲及膝，貌鬚眉，長鬚繞頰。更有多女人，扮相嬌媚生姿，備極妖麗，類王后與羣侍女。觀彼等化裝，亦大不易。吾等觀劇人，只知其老幼美醜，而不知在其表現情緒中，仍有一番之藝術在也。

一演員腰阿刺伯式之古劍。式亦奇特。衆觀而美之。哈米得君謂：「君等有能舞者否？」衆源固習好者，乃拔劍而舞，體態靈活，姿勢美好，衆俱鼓掌稱善。舞竟，告之曰：中國回民之抵抗壓迫，雖無槍砲亦可以刀劍取勝也。

哈米得同余等觀在麥加所攝影片。良久始歸。燈下照之，余等已皆爲影中人，情景依稀莫不自願失笑。

### 阿刺伯青年協會茶會

下午七時，出席阿刺伯青年協會茶會。埃及之有埃及青年會足矣，何以復有阿刺伯之名。經幾日之研究，知埃及人對於本身民族之解釋，固仍有不同也。歸納之，不外三說。

(一) 埃及民族說——埃及信仰回教之民族，即爲埃及民族。此爲太清盧生所主張者。

(二) 阿剌伯民族說——埃及之回教民族，係來源于阿剌伯，追本窮源，乃爲阿剌伯民族云。此爲埃及人與阿剌伯敘利亞人血統相近者所主張者。

(三) 回教民族說——此派所包括之範圍甚廣。彼等謂自稱埃及民族，已濫狹隘。至若謂爲阿剌伯民族，在今日情形之下，亦覺不自然。應本回教一家之旨，凡信仰回教之民族，即爲回教民族，埃及之回民，不過回民之一部份而已。故埃及回民，應稱爲回教民族，此爲愛資哈沃學一派所主張者。

就其論點及當時之需要而評斷，應同情于第三說也。

今日之阿剌伯青年協會，尙有多阿剌伯衣冠之會員，在埃及殊爲罕見。衆奏阿剌伯古樂以娛賓，類皆絲絃之器，悠揚動人。最後者，且奏且歌，音節委婉，淒涼動人，殆悲劇也。其樂器亦大奇，形類琵琶，而爲半圓球形，內部空靈，發響絕妙。阿剌伯音樂，亦徐緩多轉折，似中國有。不若歐樂之剛勁，有謂樂聲靡靡，易表衰頹，殊不足取。實則音樂乃陶冶人心趣者，非百萬軍中之叫操。發號施令，有若斬釘截鐵也。

本團由馬醒東致辭，略謂：「今日之茶與音樂，本團同人能享受到，實爲榮幸。尤其是幽

美之音樂，感人最深。中國人爲酷好音樂之民族。自古迄今，不乏佳作。惟今日之音樂已大爲轉變。由柔曼而憤敢，其含義殆爲格殺侵略者之聲矣。

### 窮極奢麗之東方民族慶祝會

九時婦女協會約參加東方民族慶祝會。會之地點在護軍穆德阿里親王別墅，去城甚遠。庭宇爲環形，中有水池，池中設廣大之石台，長堤通焉。與會者皆大晚服，裝飾極美，粉黛如雲，多非普通打扮。電光燈影之下窮極奢侈；彼等心醉如此，幾不知人間有痛苦事也。演數幕劇。相去甚遠，夜間雖有強光，不能悉爲辨視。國仇未報，心緒不佳，難適于此種場合。余等乃不終會而去。

### 阿扎木博士之茶會

九日 留埃學生來，談國內近數年來之回民活動，頗有進展。列舉事實，彼等大爲興奮。下午四時。埃大教授阿扎木博士 Dr. Azam 請敘茶。博士精于東方歷史學。劍英，法，土耳其，波斯諸國文字。著書頗夥。據世明云：「埃及認識我國較深者，莫如博士，以其熟習

予我國歷史也。一博士正習學烏爾都文，烏爾都文者，印度回教之文字也。其好學不倦有如此

博士與余等爲舊相識。蓋爲鞏汗志之友，同船往而又同船歸者。

今日茶會，賓主談笑甚歡。作陪者有印度回民三人。阿富汗公使。留埃之中國學生，爲王世明海繼諒及納子嘉三人。

博士喜作阿刺伯服，余等度其爲埃及之阿刺伯民族主義者。

### 國內傳來之捷音

十日。連日得國內戰事消息。我方輒大捷。同人輒歡呼不已。向旅館之巴勒斯坦老歸海，亦來相慶。見余等欣然色喜，飾海喟然嘆曰：「中國固有飛機大砲，能與日本帝國主義抗衡。巴勒斯坦所靠者，精神與血肉耳。」余等轉慰藉之不已。

九時。領事館來電話，報告中國軍克復濟南。孝先急走以告衆。衆俱喜極失態，醒東自床上躍下，墜地作聲，錦章高歌不已。覺源亦明感讚念，感謝眞宰。

### 埃及大學醫學院



下午二時訪沙儒誠主任，不遇。與諸學生談話多時。繼訪盧阿衛。盧近日態度頗安閒，蓋其生活已穩定，不若來時之操心思也。

十一日 沙儒誠主任介紹埃及大學醫學院教授穆斯托發歐麥爾 Mostafa Omar 彼為醫學院之細菌學主任。曾留學于德國，余乃于上午九時參觀醫學驗。

埃及醫學最為發達。尤以解剖學馳名于世。幾經表現，德國醫界，亦深欽佩之。

院長阿立巴沙易卜拉欣 Ali Pasha Ibrahim 兼埃及大校長。復兼國家醫院院長與紅月牙會會長（紅月牙會為慈善團體，性質與紅十字會同。惟紅十字會饒有基督教意味，為回教國所不許，故有紅月牙。月牙固已成回教之徽章矣。試觀回教國家之旗幟，鮮有不具月牙者）彼為解剖學專家，于埃及頗有地位焉。

醫學院規模頗大，有學生約三千餘人，內有女生五十餘人。院中附有施醫所，來醫者皆免費焉。

下午七時，參加兄弟會之歡迎會。此會與埃及回教青年會性質不同，埃及回教青年會乃為汎回教運動者。此會則為汎阿刺伯民族運動者。今日參加此會者，有阿刺伯人，有敘利亞人。類皆為生氣勃勃之青年。而此會之開會情形，復與他會不相類。此會：宗教性特別濃厚。若開

會以前，虔誦天經。對於演說，亦頗贊成。其演說，不致有誤。其在場者，即該會主席，其報告開會宗旨時，固時時流淚。其演說之詞，頗有民族性也。

本團首由孝先報告本團之宗旨，及回教世界之希望。繼由陳某錄章講演。時值晝長，該會已夜間一時餘矣。今日留連學堂及將來之法魯克學生團參加者甚夥。

### 婦女協會茶會

十二日。埃及婦女協會茶會。茶會乃沙拉衛夫人所召集者也。茶會著名傑貴客，均見其極。沙拉衛夫人致歡迎辭時，極表同情我國，并謂在貴國未悉以前，余與會中同人，極關心中國戰事，一得中國失敗之消息，莫不驚駭。吾人雅不願齟齬和平之民族，受人陵夷；吾人雅不願好和平之民族，終必由奮鬥，而後得和平也。孝先醒東演說，為一介紹中國之女子，醒東演題為「中國婦女之運動」。參加今日茶會者，多為名流顯宦貴族婦女，茲將姓名于左：

埃及婦女協會會長胡達沙達夫夫人及夫人均親會歡迎近東訪問團，被邀參加之重要男女賓客

男 賓

(一) 瑪哈木德，俄利伯巴沙

(二) 福阿德，艾巴祖巴沙

(三) 艾罕默德，高米爾巴沙

(四) 革里尼，斐噶米巴沙

(五) 阿布篤勒哥底爾，海姆茲巴沙

埃及前司法部大臣

埃及皇家農業試驗場場長

大臣

前任大臣

郵報社社長

女 賓

(一) 海底撒，福阿德公主

(三) 穆罕默德貝施爾樂衛夫人

(五) 薩米，海爾密里貝夫人

(七) 儀斯麥，高米爾貝夫人

(九) 艾哈默德，斐克爾博士

(十一) 海里里，艾布深博士

(十三) 麥推蘭貝，海里里

(二) 斐里里，爾載特公主

(四) 穆罕默德貝夫人

(六) 穆罕默德，西蒂夫人

(八) 艾哈默德，斐克爾博士夫人

(十) 海里里，艾布深博士夫人

(十二) 祖勒，訪高里貝夫人

著名詩人

(十四) 穆罕默德貝載克，阿里

顧問

(十五) 侯賽義尼，阿爾察貝夫人

(十六) 胡達，梅爾賽荷巴沙夫人

(十七) 依斯特，威薩，斐孩米夫人

(十八) 娜哲夫人

(十九) 豪威露，易德律斯小姐

(二十) 訥仔克，斐立德小姐

(二十一) 其他外賓多人

### 決定離埃後之路線

十三日。本團離埃後之路線，始終未定。因土耳其共和報受人愚騙厚誣本團，本團會函請駐土使館，代為辨正，始終無消息。本團此次出洋，純基于愛國家愛宗教之運動，工作情形，捫心無愧。本團之工作，不必都完成，但求不負使命，不貽國家羞為已足。余等關於路線，有長時間之討論，結果決定為不去土耳其，由里邦東往，經敘利亞伊拉吉伊朗轉赴印度。然亦憾事也。

聘王君世明為祕書

王世明君。成達師範畢業，留學于埃及愛資哈大學。爲高材生。本團赴麥加，參加漢志大會，請世明自蘇彝士同往，一路需要阿刺伯語，得其力甚多。本團繼往之里邦敘利亞伊拉克等國家，均爲阿刺伯民族，仍多借重世明之處，適世明今年之畢業考試完畢，正可藉機返國。且余等離香港時，松亭阿衡固諄諄然請轉令世明歸，而充實成達師範之內部也。故決聘世明爲本團祕書。繼往各國工作。

路線既定，乃託領館，代簽護照。

### 賽子娜琶女士家茶會

下午五時半。婦女協會祕書賽子娜琶女士家茶會。女士爲研究文學人，曾辦多種刊物。其夫爲一藝術家，驚人技巧爲塑人之像，用極短之時間，而能完成，與生人相較不差毫釐。其屋中作品，有爲余等認識者，一見而能道其名姓。作陪者有二埃及人，一法國詩人。錦章曾在婦女協會題詞。娜琶女士謂，雋永存詩意，竟向法詩人介紹。法詩人來即尋錦章。錦章殊謙遜不已。而娜琶女士持一冊來，請題辭紀念。錦章乃書數行，略有詩意之長短句，與周爲翻譯，法詩人大爲嘆賞。茶畢，法詩人堅請錦章，作中國之美讀，錦章乃朗誦「慈烏夜啼」詩，衆俱

神怡。醒東代譯其意。法詩人大讚曰：「詩情景極佳，難得寓有中國之倫常思想意味在內。」  
覺源後介紹木蘭詞。外人對我國之山觀英雄，頗爲向往。娜葛女士之夫生一疑問曰：「木蘭女郎，必身體粗壯如男子，不然，如許久，夥伴不能辨其爲女性耶？」衆乃大笑。二埃及人唱阿剌伯歌，纏綿多感，是乃東方音樂也。

十四日 幾日來，稍露行色。居開羅不如向日之安閒。

### 訪阿富汗公使

余等行程。將往伊蘭高原，或一遊阿富汗。乃往訪阿富汗公使。公使名穆罕默德撒地克慕遮第地Mohamed Sadik mujandidi固與余等素相見也。公使多鬚髯，戴圓形小鏡，頭白纒，仍如阿富汗裝。常與愛食哈大學師海往來，知彼必篤于宗教者。彼對余等頗歡迎。并詳述阿富汗國情及路上交通情形。公使貌冷靜而雅好快諧，不知者必疑其語多譏諷，實則彼乃一熱心人也。

### 重遇露荷小姐

曉。余等飯後，開步徑上，至露荷小廬（The Pavilion of the Lotus），伊乃埃及國家之器具。自六時起，部請往觀劇，余等頗嘆賞其藝術，固嘗與彼一會也。今日相見，始知余等未臨門庭。明日午時，六點請余等至其家茶會。

### 參觀埃及博物館

十五日，余等遊埃及博物館。博物院之規模甚大。南有埃及之古物，北有希臘之古物。其刻之人身像，幾千百年物，而極盡藝術之工。更有石製大櫛，外刻鳥獸植物之狀。其象形文字，亦有石製。古碑碣甚夥。多為紀戰功，上面畫故事，若武士之殺人，鳥獸之格鬥，其繩墨繫之俘虜，由其畫可窺知其情也。

埃及善藏屍體。歷多年而不腐敗。屍藏于如人形之匣中，其為男或女也，由匣形可辨之。其匣裂者，可見人之乾骨肉，嗟！不知經若何歲月也。木刻物亦多，雕刻頗精緻，其玲瓏剔透，頗多與我國相彷彿者。館中藏古刀劍，構造大異于我國者。其鑲嵌之物，固極講究，柄端如環，持之，不易脫手。劍式實如刀，且彎曲如新月形。

### 露荷小娘家之茶會

下午六點，赴露荷小娘家茶會。小姐表示諸君實爲貴客，光臨敝舍，實爲榮幸。余最爲親愛中國人，中國人實有大國國民之風度。余等益讚其藝術之成功。錦章復介紹戲劇，中國歷史上之變化，及今日革新運動，小姐頗感興趣。

### 參觀棉業展覽所

十六日 訪埃及皇家農林試驗場場長福瓦德巴沙 *Fouad Pascha* 并參觀棉業展覽所。內容頗豐富。所中之圖畫與標本尤爲妙絕。世界棉產國，均有簡單之介紹與畫圖。我國亦大棉產國（列世界第四）棉質產量，說明甚詳，所畫圖，爲中國畫參以西法者，山田屋宇，胥皆神似，而我農家操作，男女辛苦之狀，亦能描寫盡致。稱珍物也。惟女子則皆畫小脚，未免使人氣悶。出國以來，外人多以三種事嘲笑我。（一）男子之辮子（二）女人之小脚（三）雅片。輒使人憤恨不已。實則男子之辮子，并非陋野之俗，在未知剪髮以前，辮子實爲化零爲整之好辦法。



既乾淨，復俐落。較之長髮披肩，蓬毛亂舞之古外國人，不知文明有多少倍。故辯子不能謂爲侮辱中國人也。小腳實爲不堪。外人固傳爲笑柄，到外國見此惡意宣傳之中國人，亦覺愧汗浹背矣。至于雅片，我國之罪實小，若非好友以軍艦大砲濺雅片以介紹我國者，我國祖上有德，并未種植此植物。既毒烈之，復譏笑之，人類不平，一至于此，我國近來禁煙甚厲，甚願雅片成中國歷史上之名詞可也。

所中多蠟人，高與長人等。作耕耘，採摘，秤量棉花狀。皆紅帽白繭，長袍曳地，爲埃及之鄉農，乍視之，神情畢有，驚以爲生。

所中桌上擺佈美好之標本，標本平鋪，有山川，有田園，有細流，有深井。阡陌交通，多晨操作，婦孺自林中來，手籃攜盛，若送飯者，小犬隨焉。導者猝開電燈，益清晰奪目，更撥機關，則井旁雙牛動焉，水車轉焉，小水流焉。田中農夫，亦若風襲衣飄，各有所作，余等不禁叫絕，嘆賞不置。憶我國亦以農立國，求之若此等設備，尙不可多得，內亂外患，影響于國計民生者至大也。

十七日，孝先正式訪沙儒誠主任，聘王君世明爲本團總辦。沙主任頗爲贊同。

### 招待各回教國留埃學生

下午五時。茶點招待各回教國留埃學生。乃由馬子實納子嘉海維諒諾同學代邀請者。到會者計印度爪哇阿刺伯敘利亞阿富汗等國留學生。我國留埃學生全體招待。此會太有意義。可稱爲汎回教運動之中心運動矣。本團由孝先醒東錦章覺源等相繼演說。最後彼此交換意見。乃有共同之苦悶與病象。故大家之表現詞不同而調實同。嗟乎回教民族覺醒矣。帝國主義，吾行將見汝之崩潰矣！

同旅館之巴勒斯坦籍海來，引經據典，爲長篇之演說。除報告巴勒斯坦之被帝國主義摧殘外，并勉勵諸青年爲宗教與國家努力云。

### 參觀農場

十八日 參觀農場。由皇家農業會棉業陳列所所長薩依得拜賀樂 Said Benjet Bey 陪往。農場去城市甚遠。乘汽車約四十分鐘，一路皆鄉村風景，空氣清新。使人徘徊不已。場規模不甚大，而叢樹蒼然，田園暢茂，已得自然之境地矣。

場長問中國之農業情形甚詳。關於自耕農與佃農之現象；家庭手工業之發展；利用水利；施用肥料；牲畜與飼養。逐條追詢，有如審案。錦章生長農間，對農家事無學問而有經驗，一一答覆之。場長稱滿意。

場長之馬，絕矯健，牽出騰躍，有若怒龍，體軀既高大，口齒復稚嫩，與阿刺伯馬種也。場長問中國如何計算馬之年歲。錦章答曰：「以齒。」曰：「是與我國同。惟中國何以計算之？」錦章曰：「約分數時期，曰『未長牙』是馬駒也。曰『兩個牙』此時可以騎用，且奮力不知勞。曰『四個牙』此時齒漸大，身軀轉弱，反不堪使用。曰：『六歲口』身體已健壯，頗可用。『邊牙』正當年，可堅苦耐勞。曰『老口』漸入老境，而可使用。曰『無牙』此時毛色變淡，衰老無能為矣。」場長笑曰：「君殆知農學較深者。」錦章曰「余農家子，固熟稔于此，余家固多牲畜也。」羊種與我國產者殊不類。體大小同，而毛極厚，毛絲既長而軟，必產好毛也。雞有多種。小者類我國北方之「柴雞」，大者類「勤雞」，碩壯者絕少。余等告以北平之「九斤黃」（黃鷄毛頭毛爪，平均約有九斤，故名。）場主殊奇異，以為罕見之鷄種也。參觀畢，在花園中，攝影而別。歸旅館，一句鐘矣。

## 中埃文化協會成立

十九日 埃及方阿比西尼亞抗戰之役，極同情阿比西尼亞，曾派送醫藥救護隊前往救濟。本團頗希其對中國亦有此舉動。惟埃及今日經濟亦呈枯窘之像，謀人實難。本團盡力而爲之，冀有所獲。乃訪哈利德貝，送去團體所備之各種宣傳品，請其轉交青年會長薩易德貝 Said Bey。代爲宣傳。

中埃兩國，在宗教上發生關係。已日趨複雜。若連續派來之留埃學生，埃及派教授到中國。宗教團體之屢訪埃及。此種宗教上之聯合，始終無一組織，總理一切事務。故雙方接洽，甚苦無端倪也。本團乃有成立中埃文化協會之意見。商之于愛資哈大學總視學哈利德貝及青年會長薩易德貝，均極贊同。幾經討論，今日始爲產生。并擬定章程于左：

## 中埃文化協會簡章

一、本會定名爲中埃文化協會

- 二、本會以溝通中埃文化聯絡兩國人民感情并協進回教事業爲宗旨
- 三、凡熱心于本會宗旨之中埃人士經會員二人以上之介紹均得爲本會會員
- 四、本會於中埃兩國首都各設一會其組織相同其職權相等
- 五、本會中埃兩會各設置執行委員若干人組織之并推定主席委員一人總理會務書記長一人協理會務

六、本會執行委員由大會選舉之任期爲二年連選得連任

七、本會會員大會半年開會一次執行委員會議每月開會一次如遇必要時均得臨時召集

八、本會之中埃各會應將工作及各種會議錄隨時互爲報告

九、本會會費由本會會員籌措之

十、本會辦事細則另定之

十一、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經會員大會議決修改之

下午七時，在埃之中埃文化協會成立。薩易德貝哈里貝德沙儒城主任龐士謨阿街當選爲委員。參加者有留學生馬子實張秉鐸及本團諸同人，并決定本團返國後，即組織中國之中埃文化協會。以後雙方努力於宗教與文化事業，工作互爲報告，前途頗甚光明云。三十日，中埃文

化協會在埃及回教青年會攝影，邱領事新伯與本團諸人均來參加。十二時，本團招待薩易禮貝及哈里德貝二君及中埃文協各委員午餐。席中彼此交換意見，頗爲相得。邱領事對於埃及朝野之同情中國，表示謝意云。

愛資哈大學校長麥拉艾有母喪。下午七點，孝先往海里汪弔唁。海里汪去開羅市約三四十里許。

九點，內政部復請往國家戲院觀劇。開場之獨幕劇，表演阿刺伯民族與蘇丹部落鬥爭之故事，既有歷史趣味，情節尤好。至于正劇，則平平無出奇處也。

二十一日。上午十時，露荷小姐請遊魚公園。公園不甚大，而極幽靜。園中多奇花美木，點綴于嵯峨之怪石間，頗擅自然之美。更有山洞，有孔透以光。依石爲水池，水極清冽，水族時上下，雅可觀賞。魚多，種亦多，除我國之金魚外，均不能道名也。魚亦爲瀟灑之動物，胡不深淵大海之適，而幽囚于山洞中，不見天日耶。更有烏漚，掘動其四足，扶搖而上，斜目視人，若有得色，殊不知彼自神色盎然，人方笑其愚蠢也。

露荷小姐，固極活潑，走遊公園中，與同人共談笑，熱情時爲流覽。風度大方，尤使人欽敬。遊畢，復呈邀午餐，却之不可得也。招待殷殷，盛情極爲可感。

## 訪埃及銀行行長福瓦德貝

本團來埃訪問。深得留埃學生之贊助，學生之濃厚國家意識，與熱烈之宗教情緒，尤可欽佩。本團除備紀念品，持以爲贈，并略表謝忱。午後，拜訪伊朗公使及領事，接洽護照簽字事宜。

二十二日，訪埃及銀行行長福瓦德貝蘇拉世Fuat Bey Sultan，埃及方面，有爲救濟中國傷兵難民而發起捐款之運動，茲請求埃及銀行爲收款匯款之機關。經接洽後，頗表同情，謂如有此種情事，需要本行之處，自應協理一切云。

## 藍那漢博士之茶會

下午五時，美國大學東方學術院院長藍那漢博士（Dr. Me. Lanahan）請茶會。有美大校長華特森（Dr. Watson）及諸教授作陪。席間，博士致歡迎之意。彼乃極同情中國人者云。

美國大學毫無宗教色彩，爲辦教育而辦教育。在埃及頗負盛名，其畢業生于埃及社會上，均有優越之地位。

二十三日。今日派馮源龍京應亞歷山大世界和平會及回教青年會之約，前往講演。孝先與錦章留。

### 伊蘭領館簽領照之難

伊蘭領館之簽照，大費手續，連日接洽，而無結果。同人均焦灼不已。由世明請哈里德君轉託伊蘭領事諒解，直待三天，始有頭緒。電話中答覆哈里特貝，允予以便利，實仍不得要領也。同人均疑簽照之難，得無受土耳其共和報之影響耶？

二十四日，上午邱領事來訪。邱固健于談，更爲博學人，故久而弗倦。邱爲極完全之外交界人物，設致力於學問，亦必爲名學者，可欽佩人也。

### 電影公司阿布都君來訪

下午。學生部同學六人，領事館朱先生及馬正道君來訪。談甚久。馬君爲極有志氣之青年，自北平逃出，幾經辛苦，始來此地。設無毅力，早困難而止矣。四時許，電影公司阿布都哈密得 (Abdul-Hamid) 來訪。阿布都君亦朝覲時所遇者，前參觀其電影院時，甚蒙其招待也。



## 埃及之「噢和風」節

二十五日。今日爲埃及之佳節，節名 *Shara Nesa*，意卽「噢和風」也。街上人聲騾，輒見平車上，坐多數女人，共高歌，都不成腔調，更搖舌作聲若風車。

九時許，孝先訪回教青年會副會長奈扎耳 *Nazir* 老先生，老先生爲孝先十年前之老友，相遇于麥如者也。并贈綢以爲紀念。老先生堅留多坐，余等意在遊今日之佳節，故早辭去。

節本爲埃及靠鋪特族之節，今則變爲埃及全民族之節矣。余等遊一大公園，園中人殊擁擠，牆角樹蔭之下，盡遊節人之眷屬也。品類不齊，秩序甚劣。厭之。乃訪粟先生，粟堅不使去，留余等午餐焉。下午，遊馬地 *Maadi*。馬地，英人住宅區也。林木幽邃。前路清潔。時見江綠簇中，尋得屋宇。家家都養花，種類不同，顏色各異。趣致亦弗相屬也。散步其間，清風來，香氣襲衣襟，覺四周景像，無處不柔媚動人，心神俱寂，自謂在天堂中矣。遊人類皆多貴，窺其裝束，強半爲猶太與希臘人。青年男女時摘架上花，作身上點綴物，主人雖不虞怪。一老嫗在廊下，招余等，使余等玩賞其花，余等流連少許，老嫗以爲坐焉。余等至一咖啡館，款

宵水。時多教男女，正翻開狂舞，盤旋不息。余等作壁上觀，覺眼花潦亂，徒擾心緒耳。嗟乎，流連忘返之青年男女乎，汝等不知世間之有飛機大炮，可作毀贖者之當頭棒喝耶！晚。幸先歸赴學生部談話，夜深始返。

### 伊蘭護照仍多周折

二十六日。伊蘭領館簽照事，大費周折，今日仍由哈里德貝介紹，前往交涉，仍多推托，不得要領也，同人均疑惑不已。

中埃文化協會成立之消息，藉閱報紙于今日披錄，深引起社會上之注意。俱信中埃關係將來必更密切云。今日天氣驟變。室內涼爽，室外悶熱，相差有十度之多，出門，熱風撲身，有如火烤。殆所謂沙漠風耶！醒東覺源今晚由亞歷山大歸。幾日之宣傳工作，頗稱滿意。

二十七日，本團全體往訪伊蘭公使。由一等秘書兼領事代見。本團詳細說明去伊蘭之意義，并聲明本團全人與伊蘭人在中國之友誼，及請彼等之幫助，並問其不簽照之理由，彼窮無以對，始允簽給護照。此細微事，不意艱辛乃爾。學生部諸同學，知余等將涉埃，均有戀戀不捨意。故早晚間，學生不斷來。實致感人，有若送行前之家人手足然。

## 好消息傳來

二十八日，今日得一好消息。即華北各戰區，我遊擊隊，作戰頗力，倭忽往來，攻襲不繼，敵人頗疲于奔命。日本除鐵路一綫外，仍皆武裝抵抗之區域也。

## 沙拉衛夫人請晚餐

沙拉衛夫人請余等晚餐，沙夫人極慈祥，以余等遠來作客，牽掛無所不至。隔一、二日，便有電話來慰問。嘗笑曰：「君等皆青年人，爲宗教如是之辛苦跋涉，余心良喜。我親嘗等固若子姪輩也。」余等頗爲感激，曰：「以夫人之尚德，余等皆願有如此慈愛之母親也。」夫人有子，爲國會議員。談諧喜談笑，與錦章一見如故。回答之聲，溢于四座，衆俱注視。沙夫人莞爾而笑。飯後，請觀阿拉伯劇，劇爲笑劇，情節極淺顯，聽衆時時胡盧大笑。余等轉相愕視，又不知笑之所在，悶悶不已。劇之意味較低，與國家戲院所演者相比，則格調相差遠甚。

## 行將作別之友好繫戀

二十九日。學生部及華僑請余等照像于公園。爲臨別紀念之意。邱領事亦來參加。一時濟濟園中，稱盛會也。繼往美國大學參觀，由該校東方學術研究院院長藍那漢博士領導焉。「主麻」後。龐阿衛及法魯克學生團，請喫餃子。人數既多，故廚房中，盆碗亂響，極爲熱鬧。離國數月，每以不能食中國飯爲苦，今日能喫餃子，實爲難事，雖在「人多饜好飯」原則之下，亦覺味美異常也。內政部再請國家戲院觀劇，劇名爲「第二母親」露荷小姐扮一妙齡女郎。在其父面前表現兒女之情態，嬌柔備致。與其繼母之難以和諧，情景尤爲逼真。最後勸告父親，背誦古蘭經一節，明朗清晰，聲淚俱下，觀者多掩面而泣。幾忘置身戲場中也。

### 訪問各政治領袖人物

三十日。訪國務總理穆哈麥德馬賀默德 Mohamed Mahamud，宗教部長穆斯托安·阿希杜來則克 Mustapha Abouirzae，教育部長海克里巴帥 Hoekal Pasha，表示敬意，并申謝各方面之贊助。各談一刻鐘許，始與辭。

### 同情巴勒斯坦大會

埃及報載中日空軍大戰於漢口，漢陽被炸甚慘。並稱我空軍英勇壯烈，且空軍受創頗重。晚八點。回教青年會召開同情巴勒斯坦大會。本團被邀參加並致詞，表示同情于阿刺伯民族，并報告中國回民之抗戰情形。

### 介紹瓦西布巴沙

五月一日。訪法國新聞記者馬爾克女士。孝先識之于八年前。彼極同情我團。當于新開紙上，爲中國主持正論，甚可感也。

繼訪瓦希布巴沙 Wahid Pascha。瓦希布巴沙土國名將也。數參與土國戰事，以英勇稱于時。曾領高加索軍與俄軍決戰，俄軍大敗。土國戰事，巴沙之功尤多。而以功高見嫉，乃流落于埃及。意阿之戰。巴沙基于宗教感情，赴阿比西尼亞組織回軍抗戰，意軍奪勝，後終以寡不敵衆，阿兵潰敗，而巴沙所担当之防區，迄未少動，終不退。阿軍恐其犧牲，說以他事相召。巴沙始歸。而巴沙之名，益著稱于世。今後寄居埃及聞日本之侵略中國并屠殺中國回民，大爲憤慨。乃訪本團，求介紹赴中國參戰。將軍雖六十許人，而精神矍鑠，頗似老當益壯之馬。其氣概。自謂有如中國之龍戰軍隊，縱橫沙漠，破滅虜敵，如拉赫耳。并謂同情中國，乃同情弱

小民族之抗戰，尤使吾不安于心者，有五千萬之回民弟兄受人摧殘也。余等頗壯之。

下午。仍在法魯克團喫餃子。而本團爲主人焉。飯後，形迹悉爲浪蕩，衆廝撲爲戲，余等數爲留學生所哂。

晚。瓦希布巴沙送一請求參戰函來。請本團代爲轉寄白總參謀長。

本團贈回教青年會會長薩易得君絲綢一匹，作爲紀念。

二日。瓦希布巴沙來訪。談往中國參戰事。巴沙不明中國國情，所望甚高，事實上恐難辦到也。

下午三時。韓宏魁王世明張義鏗三同學請余等午餐。此又與法魯克學生團所作者不同，今日之飯乃蒸餃子，彼輩揀淨冷用具。居然作得妍食物。想亦甚費心裁也。人逢絕境，自有辦法，良然也。飯美，甚合腸味。故食甚多。

### 埃及女士對我觀念之轉變

今日世明往伊蘭領館簽證。經多日之交涉，今始有結果。

埃及蘇提家穆斯訶波奈芝布之日，爲先生來訪。先生即娜哲女士之夫。上次茶會，

竟忽略其名姓。先生與登源談甚相得。登源固敢與過從也。先生初見余等，不明中日情形，深以中國抗戰日本爲失計，語多譏諷，幾經與之辯論，先生思想始爲轉變。今日先生向余等曰：「埃及人受日本之宣傳，致有偏見，頗同情于日本。自貴國來埃，向各方宣傳後，大部人士已更改其觀念，轉而同情于中國。余正其中之一人云。」

### 美國醫士同情中國之妙論

同情中國之表現，隨時可見之。有美國醫士名巴洛（Barlow）者，嘗于埃及，曾游日本，久居中國。彼極醉心中國之文化，其客廳之佈置，一如我國。更有名人字畫，雕木美玉之點綴，直中國人家庭也。此次日本侵略，彼殊爲不平。一日，有日本醫士來訪。問曰：「君曾游遠東否？」曰：「在日本凡數月，中國則久居于華南幾二十年。」曰：「君有何感想？」曰：「中日之文化，自有特殊之價值。余尤喜中國之文物制度，蓋其無處不寓人類和平之氣也。」日醫曰：「然則必有中日之友朋乎？」曰：「日人殊少，以中國人爲多，均社會上有地位者。」曰：「君爲親東方人者，余殊欽敬。如君多情，必與彼等常通音問。」先生曰：「然。每月輒致函解，今則無消息矣。」日醫曰：「夫何故？得無受戰事影響耶？」曰：「良然！聞彼等均被貴國軍

人殺死矣！嗟呼！人類之愛！嗟呼！我之好友！」日使口扭扭，愕然者久之。聲似與他詞，終弗覺自然，乃匆匆引去。由此故事觀之，可知國際之厭棄日本帝國主義，大都類此。

### 日本對於本團工作之破壞

五月三日。回教青年會會長薩易德，派秘書向余等言。「有日本使館人員，訪會長。會長以其爲日本人，不見。派余見之。彼聲稱願入教。余曰：『苟出于至誠，固極歡迎。』」繼聞貴團之行蹤。分答以不知。問：『貴會歡迎彼等（指本團）否？』余曰：『余等固有宗教之感情，當然歡迎。』彼繼污辱貴團，極盡破壞之能事。并作反華之宣傳。余答以「君之所見，本會固未覺察之。」彼復曰：『貴會拋開宗教立場，同情中國乎？同情日本乎？』余曰：『當然同情中國。』彼奇曰：『何故？』曰：『固中國爲被侵略者。』彼殊失望，悻悻而去。』會長囑余來告君等，請多加注意云。」

### 行期未定

護照均發妥。準備陸續，轉往伯魯特，自波羅起身，本月八日及十八日均有船，孝先主張



坐八山之船，而回人中尙有主張前往阿斯特 As Van 講演者，故行期未定。

今日下午。林子敬同學代表本團去廣播電台試音，預備于十三日下午七點四十五分，以阿文廣播宣傳。預計是日余等必已離開羅矣。

五月四日。擬妥告別埃及民衆書一篇，送請沙主任，轉託各同學譯爲阿文，以便付梓分寄。

留埃同學，紛紛以像片交換，余篋所備，不能敷用矣。

### 行期已定

五月五日。再訪教育部部長。部長爲文學家，前曾任教長，此爲第三任也。介紹參觀各學棧。

製定孫總理蔣委員長及白參謀長銅版，以便附入宣傳品，價并不昂貴，尙稱精緻。余等決不再往他處講演，決于十四日由波賽，乘意輪去伯魯特。

### 慶賀埃王親政紀念典禮

五月六日。上午余等赴王宮與賀埃王親政一週年紀念典禮。宮門人已擁擠，汽車聚如蟻。外賓參加者，服裝別異，轉增形色。民衆觀者如山海，歡呼之聲不絕。埃王固極爲臣民所愛戴者也。

禮「主廠」後。請亞歷山大青年會會長那杜維巴沙 Zoghbi Pasha 拉希布及在 Beirout 及巴力斯坦僑海午餐。喀東覺源社亞歷山大時，團體等爲杜維巴沙之贊助一切，其熱衷實爲可感。作陪者有留埃同學三人。

### 捷音傳來

報載我國在山東方面，大獲勝利。配置軍隊有八十萬之多，獲敵裝甲車一百餘輛。日軍奪取。南京方面，亦有進展，我軍距南京，只七英里路耳。余等俱慶祝不已。

### 寄發阿文宣傳品

五月七日。上午。訪邱領事，談甚久。借書籍與回費而歸。

下午。贈安山波賽至伯魯特之船票。行期乃確定。

印製之阿文宣傳品，今日諸同學來，請幫忙分發各地。工作頗緊張一時也。  
五月八日。教育部長派督學陪同本團參觀各學校。

### 參觀埃及學校

首參觀薩地耶中學 *Saidieh Secondary School*。校長名奈夫拉第 *Nefci*，領導參觀。學校建立于一九〇八年。最初之校長為英人。學生計有九百人，凡三十一班。余等參觀時。學生均在課中。學員講授，學生且聽且筆記，教科書在課外自讀焉。稱有自治能力也。

學費較我國之數額為鉅。住宿生每年四十鎊。普通學生則二十鎊。貧寒者難以就讀也。  
繼參觀烏爾曼小學 *Orman School*。小學已有十餘年歷史。校舍為一前代王宮，今為一猶太人之私產。租價甚大。校長名穆賀塔爾 *Mutar*。學生有四百三十人。四年畢業。學費亦殊不經濟，住宿生每年二十五鎊，普通學生十鎊。

### 參觀女子工藝學校游藝會

晚參加婦女會，女子工藝學校游藝會。游藝會乃婦女協會所召開者。故沙拉德夫人為該會

之主要角色。首演一劇，名爲「開羅之一角」。形容埃及之下層社會，可謂盡致。扮演者皆爲工藝學校之小學生。亦稱難能可貴矣。

繼爲一歌者，美丰姿，整音樂而吭，衆琴和之。歌聲婉轉淒涼，頗爲動人。埃及男女聽衆，幾都爲之顛倒。嗚彩與掌聲弗絕。余等以爲美則美矣，奚必大驚小怪有如此。子嘉曰：「此埃及之最善歌者，可稱之埃及梅蘭芳。」雖然，必有其驚人之藝術在也。散會。已夜一時許。今日爲預演，十日仍將演于國家戲院。

休息時間，本團曾用射影機射演中國戰事。埃及人見日人之殺人放火，極受激刺。演至中國偉人像片時，又多拍掌者。共演廿分鐘。

### 繼續參觀學校

五月九日。仍由教部派遣督學陪同參觀各學校。

首參觀程罕默德阿立女學。校規模甚大，且無處不講求，學生多貴族子弟。

繼參觀兩幼稚園。活潑之小兒女，實天真可愛。師長莫不循循善誘。觀彼等之遊戲，能替羣向生活，將來彼等之活動，必有組織與紀律化矣。

最後參觀一女子中學。組織設備，均臻完善。學生數目甚夥，故班次亦較多。觀學生之外表，體魄均極強健。身心能平均發展，實埃及良好國民之基礎也。

余等每至一校，即行講演，宣傳我抗戰意義。

### 各處辭行

下午。外出辭行。日暮始返。

五月十日。上午。各處辭行。汲汲然過午，始能畢其事，兩月來所認識之人，今日始知其多。

晚。沙拉衛夫人請觀劇于國家戲院。本團孝先與醒東，前往參加。

五月十一日。上午。仍繼續往各處辭行。達阿衛來，謂在埃及不多耽擱，亦將東返。

### 告別開羅

下午。三點十五分。搭火車，離開開羅。送行者。邱領事，全體留埃學生，多數華僑。及埃及之友好，沙夫人特派其兒婦及姪女送糖果及花來，都共百餘人。黯然神傷之幕，又為重演。

學生中有與同人中，感情親熱者，至涕泣不禁。余等念諸同學，于此國難時期，就學外邦，青年血氣，更有無限之悲憤；復念余等又將渡飄泊生活，所以安慰子懷者，此行有意義耳。情景如此，亦自覺酸惻不已。

埃及人士以宗教之感情，無虞不予吾人以好印象。居留二月，不啻數年。乍又別離，有如暫辭故土，一何使人繫戀之深也！

汽笛作悲鳴，輪聲亂，別矣！聞羅。諸友好之影，翕忽渡過，然已移入吾人之腦海中，不時反映，有如晤對耳。

漸離城市，時見田園墮落，阡陌秩然。間有鄉鎮，亦多古樸風味，小兒女時向車中作式歡笑，衣冠仍如阿刺伯裝。胥活潑可念。

薄暮，傍運河行，斜陽映雪作朱霞，霞落水中，胥成紅影，微波顛動，丹紋重重，遠而弗絕。細葦瑟瑟，高才及半，日光照之，亦皆晶瑩，若自刃之成簇。

既渡荒原，人家漸稠密，知去波賽不遠矣。抵波賽，已五時許。五月十二日。波賽一港灣耳。不以繁華稱也。靠海處，多崇樓，花木幽秀，佈置美好，富貴人避暑處。街道尙整潔。亦顯富庶之象。惟漸至邊區，沙漠漫足，牛羊糞積儲甚厚，人民架木板而居。衣著更多密襪，顯



今日未出門，出門亦無可去之地。乃在旅館中工作。準備國內之報告并作各方之函件。開羅所支出之費用，今亦少爲核算。

### 別矣埃及

五月十六日離波賽、留波賽日不久，無所留戀，而使人不忘情者此爲教民基于信仰之同情心也。

船發，幾日所經景物，都已作別，矗立之雷賽銅象，一若送遠行客者，遙揮其手。離開羅乘火車北來，猶以未必卽離埃及，今在船上，中心惴惴弗已，兩月埃及之好現象，俱浮湧于腦海中，不禁向西南深呼曰：「別矣埃及！」

船體既小，後極湍隘，惡味四溢，使人起不快之感。船行不遠，搖擺殊甚，同人皆不支頹臥床上。

### 乍發在望

十七日。抵乍發，而不得上岸。遙望城鎮風景而已。時見屋頂樓宇，高塔入雲，類



皆禮拜寺。知此地必有無數回民。捨小舟之治夫，亦曾紅帽如埃及人，不同者，若肥女之鬍子，彷彿不甚輕便。而觀其膚髮，知爲阿剌伯民族也。

### 回猶之爭

一稅關人，紅帽。知余等爲回教人，感情油然而生，伊于國際情勢殊能瞭然。伊同情中國之抗戰；且知中國有五千萬之回民。詢此地何沉靜如此，且禁旅客上岸。稅關人喟然嘆曰：「此地隸于巴里斯坦，巴里斯坦，回猶之爭已著名于世界矣。此地情形尤嚴重，今日殆爲死城市矣！」言訖，指此市之一端曰：「此猶太人之住處也。錦章詢：「回猶今日皆爲弱小民族，彼此犧牲，除帝國主義操漁人之利外，彼等又有何便宜。智何如是之甚也？」稅關人曰「君所見之理至明，維英人之嫉回教人甚，假刀殺人，猶太人甯願如其刀！且回猶之衝突，非平凡之鬥爭現象也，猶太人乃欲奪回教人生意之地，乃欲絕回教人之食路，回教人明知爲強者之操縱，然不能不爲目前之生存而犧牲。」繼曰：「此地回猶已不相往來，經濟殆已絕交，衝突之事，時有所聞，昨日有小規模之爭，二十四猶太人，被殺擲于海中矣。」嗟呼！回猶皆爲信主之民族，而相煎迫若是，豈弱小民族之罪耶！帝國主義不毀滅，世界公理將永無實現之日也！

稅關人告以新聞所載之中日戰爭消息，謂日本已使用大量之毒氣，國際上與論，大為不平。余等聞此訊，中心激憤，髮皆上指，終不能與倭奴共戴天也。

### 賣橋老人之感概

一賣橋老人，民族情緒最為昂激者，見余等為回教人，極力述說回民被壓迫之情形，并言回民之不示弱。可殺死，可餓死，終不能屈服。慨然大語曰：「君等必疑如是多之回民，轉不能勝猶太人乎？否，今日回民乃與英爭，非與猶爭也。英以飛機大砲之強，我尙以三百人勝其三千。若無外人之助，二十四小時內，必將猶太人悉數殺盡。」繼復嘆曰「始則恨土耳其人，今則懷念土耳其人，帝國主義之爲惡，不只殺人流血而已，直欲亡我民族滅我信仰也，土耳其人終爲我同信仰之弟兄！」

老人謂家境受戰事影響，極清苦。賣橋至不能謀生，橋質本劣，余等憐之，乃悉數以贖。

### 觀光海法 (Haifa)

下午四時，抵海法。此處停留凡六小時。乃得下船游覽。僅六小時之觀光，所得甚多，尤

予吾人以深刻印象者，仍回猶之不合作也。

雇馬車游全市，路上頗引人注目，多有疑余等爲日本人者，此時何得爲敵人宣傳；乃囑車夫曰：「再有呼余等爲日本人者，汝亟應更正之爲『賽尼』」「『賽尼』者，阿拉伯語之中國人也。一路止轉多趣味。

路經一大禮拜寺，余等參觀，并共作禮拜。乃惹本地回民之注意，始知異客爲中國之回民，好奇與同情之心胥生，圍之無數重，爭視遠來同信仰之人。連呼「知感真宰」不已。回教之宗教感情，乃能見之。

### 訪阿刺伯童子軍總會

余等訪阿刺伯童子軍總會。一青年組織也。當與其會長由努斯 *Nusus* 相會。彼殊歡迎。聞風而來之青年，頗而數十人。由努斯君致歡迎詞，言短而意賅。民族不平之現象，皆溢于言表，彼亦深恨帝國主義者，蓋亦以汎回教運動爲中心思想者也。此地有數回教組織，而領袖人物，殆已絕跡，蓋因回猶之爭，英人袒猶，回民之有思想者或被竄逐；或被監禁矣！言之，令人扼腕不已。

## 回猶分野

海發之回猶感情，尚稱和睦，而不合作之情形，處處可見。茲舉其要者分述于左：

(一) 此地之長途汽車，絡繹于途。而車中乘客，或全為帶綠之帽者；或全為戴紅帽者，既同一之途徑，何以判然若此？蓋猶太人坐猶太之車，阿剌伯人坐阿剌伯之車也。此種不合作之精神，實為少見。

(二) 此地帶紅帽者非全為回教人，即耶教人亦有戴紅帽者。蓋耶教人亦阿剌伯族也。而戴有綠帽者非歐洲人則猶太族也。耶教人本不戴紅帽，惟自與猶太族衝突後，以阿剌伯族之立場，不能不與回民合作，而改戴紅帽與猶太人抗。故與其謂為回猶之爭轉不如謂為阿猶之爭為合理也。

(三) 阿猶之人皆有商家鋪戶，門前招牌，阿剌伯人只有阿剌伯字；猶太人只有猶太字；此種情形，固極端的標榜門戶，實則兩民族經濟已絕交，已無互可招徠之必要也。若一族之商店歇業，只可出倒于本族人，否則甯可閒置之，不讓于他族也。

(四) 阿猶居民。各分區域。雖無明顯之限制。而不相往來，已成自然之現象。按本地人

雲：「一族走入另一族區域，不慎，鮮有不遭暗算者。」是以愈形分野也。

(五)阿猶之衝突，仍未終止。不在城市，而在于鄉間。一青年名謨哈木德，隨余等游街市。彼民族性極大，慨然謂余等曰：「今日之阿刺伯人實光榮，因與英國入門，非與猶太入門也。猶太人只知錢，怕死，彼等不能殺一貓。」指海曰：「將來必以其血染此水」豪邁之氣，溢于眉宇。阿刺伯人之情緒如此，終非滅亡民族也。

覓一飯館，食晚飯。歸船時，有數青年相送。至關卡，警吏只許旅客過，阻攔青年，青年以夜深須送客為詞。而警吏亦問教人，終得以通融。至船上，取宣傳品三十份，交數青年代為分發。別時，彼此依戀不已，數小時相識之友，宛然多年故好。雖看守船門之法兵，亦驚世界間民之天然團結。奇曰：「吾以君等與彼等為舊相識也！」

### 到伯魯特

十八日。上午六點到伯魯特(Batona)烟霧濛濛細雨如注。碧樹連綿，丁簫沙漠風味時覺寒氣襲人，宛然深秋時候也。

一小舟靠大船。舟中坐七八人。約略觀之，一童顏美髯之飾海。旁坐者皆為西服紅帽之貴

年。向余等頻揮其手，余等意此多人，必爲歡迎人者。窺其狀，其意若在余等。同船者一回教人，指老者曰：「此伯魯特之某大篩海也。」少選，篩海等上船，余等趕前問安，始悉彼等正爲代表烏默爾貝（Omar Bey Daouk）歡迎余等者，泥濘中如此熱心，情極可感。

### 初會烏默爾貝

烏默爾貝于土兵退伯魯特時，受人民之擁戴，曾任行政長官。後以情勢變，乃隱退。至今爲伯魯特之回民領袖人物云。伊候余等于海關，見余等上岸，表情極爲親熱。觀其貌，年齡類六十許，氣度沉毅，必爲辦實事之人，方其騰過時，兩旁民衆，莫不肅然致敬，而伊藹然，殊不假辭色，伊必德澤于民，不然，何致于此。

### 訪伯魯特之「穆夫提」

烏默爾貝倩人代余等覓旅館，旅館極清潔，主人亦篤于宗教者，認爲招待中國之回民，爲無限之光榮。烏默爾貝與老篩海等待余等甚久，意即刻訪該城之「穆夫提」「穆夫提」者，一城之宗教領袖也，仍襲土耳其舊制，其權力甚大，不若一般宗教師之空洞。

「穆夫提」年五十許人，名託非克哈里德 Tahir Khalik 軀幹修偉，著肥大之鬚黃德。所戴帽，亦紅帽白縷，不若阿刺伯之古式者。彼對遠來之中國回民，極表歡迎，謂今日余最快樂，以後將以是日為紀念日，并囑烏默爾貝，遇事贊助云。迎余等之老師海，又重為介紹，謂：「余迎彼等時，見此數青年極可愛，額端均顯「伊馬尼」（信仰）之光亮，頓起無限快感，感贊真宰之大，與伊斯蘭之發展無窮。比至旅館，余候彼等時間過久心殊不耐煩，後詢之，始悉彼等作「小淨」余霍然釋疑，益信彼等對宗教之真切。」「穆夫提」領首不。

### 參觀回教中學

繼參觀回教中學，中學校址不甚大，而翠柏奇花，別饒雅趣。校長阿卜杜拉麥士努克為一極精明之人，通英法土諸國語言。得其領導參觀。該校已有十五年歷史。分中學小學幼稚園各部，各部均有禮拜堂學生共七百五十名，教師四十二名。學生貌皆聰秀，胥活潑可愛，阿刺伯民族之能復興，意中事耳。

回教學校均為回教會所辦，除參觀之學校外，城內學校尚有十所，計學生四千名。四郊有學校六十六所有學生六千名。該地回民教育之猛進，乃由于本身十餘年之努力云。

宗敎性質之學校

繼參觀宗敎學校。該校乃具體而微之愛資哈爾大學也。校址正在建設中，學生限數，一如舊式，學校名 (Khalifa El Sheikh) 余等甫坐，學生亦集于客廳，誦詩以歡迎，並先作筵席以謝。以上各校大部爲烏默爾貝一人之財力所主持云。

烏默爾貝請午餐

烏默爾貝請午餐。於海濱別墅。別墅不若壯麗，然平曠大濶，遠極山麓，固一偉心發性之好處所也。同餐者謂：「烏默爾貝有極華美之房屋，獨不欲居住。此別墅爲其父母之故居，依戀于此，正所以紀念其父母也。」

飯中。得同餐之介紹，更得烏默爾貝之詳細經歷。烏默爾貝適五克 (Omer Bey El-Dewi) 被爲回教慈善會會長，農工商會會長，回教教產會會長，前里非臨時政府行政長官。

下午摩洛哥人伊卜拉欣艾勒克勞尼 (Ibrahim El-Kanouni) 來訪，暢談里邦 (Liban) 之歷史，要求獨立及改建共和國之經過。關於歐戰前後阿刺伯民族之革命情緒，尤爲動聽云。



## 法人之侵略政策

幾日來，所遇之敘利亞人及巴力斯坦人均悔反土耳其之失策，蓋以小暴而易大暴也。然阿剌伯民族之意識堅強，正有復興之望也。

伯魯特有回民九萬，非同民多信天主教均爲阿剌伯民族。

法人之壓迫弱小民族，以經濟佔侵爲最酷，苛捐雜稅，隨處可見，雖一小條，亦必粘貼印花。

里邦政府有總統，已三任，然不許回民充任之，有首相。有七部。

法兵初侵略成功時，此地駐兵凡十萬，糧餉取之於本國。後減至五萬。今只三萬，給養轉由本地供給矣。

## 回教名醫來訪

十八日回教名醫阿賀麥德艾拉沙慕夫(Ahmed El-Sherif)來訪，極表歡迎之意。并講述女子身體衛生及懷孕之保護方法，引證古蘭經，頗足稱道，發人之所未發也。

### 參觀孤兒院

十點。烏默爾貝派人及車來，請參觀回教孤兒院 (Darul-Ilmi Baitul-Hayat) 院中頗整潔，佈置，尤有條理。兒童之食宿設備，亦皆講求，孤兒不孤矣。適為授課時，院長隨意指學生誦誦，俱能琅然以應，毫無羞澀意。一黑小兒。卷髮長唇，鬪然有趣。朗誦天經首章，鏗鏘動聽。最有趣者，院長問：「來賓為何國人？」一學生率然應之曰：「中國人。」「何以知之，」曰：「以其鼻子小也。」衆俱大笑。憶中國之回民，向有「大鼻子回回」之稱。卜家相面，亦不相回民鼻子，以其個個隆準，不能分其好壞也。不圖今日人仍譏為小鼻子，亦可笑事也。

烏默爾貝再請午餐。陪客有一捷克斯拉夫人，乃新入回教者。與之談，持論頗高妙。

### 路過美國大學

歸時，路經美國大學。傍山臨海，勢若長蛇。紅綠點綴，景尤幽美。漫步其中，若在水園中也。訪其校長，適開會，只一面而退。乃與其秘書暢談。秘書云：「徵校之目的，為單純之辦教育，不談任何宗教。故包有種族國籍信仰不同之學生。」詢「以何種信仰之學生為多？」

曰：「地近回教區域，自以回民子弟爲多也。」談二十分許方興辭。

循路而行，多紫羅蘭花，多翠柏，亭亭被空若朝天繡榻。徘徊其下，心曠神怡，行行復行，行不覺已出校門。

途中訪埃及領事不遇。

### 熱心之伊卜拉欣艾勒克努尼

摩洛哥之汗志伊卜拉欣，直作一天嚮導，熱誠可感，向之遜謝。伊曰：「吾等乃眞宰所喜之客，以地主論，愧不能盛招待，此乃個人之表寸衷于萬一也。」

十九日上午遊博物院，陳別品無多，規模亦小，較之閩羅，相去遠甚。

參觀伯魯特之大禮拜寺。寺中極寬大，點綴簡古，石柱如林。一切建築形式，多非觀所見。伊卜拉欣曰：「此寺最古，乃羅馬時代之教堂改建者。」

### 徐州戰事緊張之消息

閱今日報載，徐州戰事緊張，而所得者爲東京消息，自難置信。惟同人心中，嘗他他不快。

曉，共游于海濱，紅日西沉，蒼然暮色，羣指以爲可觀。余等心緒非常，正不足以移轉情趣。

途中所遇法國兵，面貌不同，裝束亦異，或爲非洲之黑人，或爲摩洛哥人，或爲安南人，觀之，不盡感嘆！同爲圓顛方趾，何爲有奴人，與奴于人者也。真宰至公，其顯公道。

### 一家不認一家人

路上一東方人。與余等相值，彼此相視，然皆不自然。覺源謂爲日本人。錦章謂：「日人豈有此高身材者，必爲中國人。」世明謂：「日人自人種改良，亦有類中國人者。」醒東曰：「何必在此久流連」不願而去。錦章不服，故遲行，在其旁說中國語。彼乃握錦章臂曰：「原來君等不是日本人！」錦章笑曰：「我自疑君是中國人！」乃向醒東等呼曰：「斯人乃中國人！非日本人也！」衆復返，相顧失笑。此君楊姓，名士魁，河北之通州人。乃服務于法使館者。楊君謂：「余見君等，正自恨作，何處來之日本人，欲作鬼祟之行爲耶！非薛君，必交臂失之。」由此小段之表露，我國國民之恨日本帝國主義深矣，卽戰事告息，而國民彼此之感情，

亦將不能恢復。實則同文同種之民族彼此相見，都不能分辨其爲中國人與日本人，日本人亦同此觀感。瘋狂之日本，汝應知之，世豈有永強不滅之民族！

### 聚禮後之宣傳工作

二十日。今日爲聚禮日。旅館對面卽禮拜寺。余等如時參加。一伊馬木山固極有思想者名歸海來師德賴德萬。與余等入。亦未多談。而于講道時。乃爲中國回民之介紹。并認爲世界之回民，乃爲一體。中國回民所受痛苦，我等亦如身受之。中國回民已受日本之壓迫，但未屈服，正自拚血肉爲真理而抗戰，我等應爲同情，應祈禱其幸祝其成功。一言訖，乃領衆擲手作祈禱。情景至爲穆肅。拜後。宗教學院之大師海名薩拉喜底扎以目者又重爲介紹。團中乃推由世明用阿刺伯文講演，內容爲：(一)本團之使命(二)中國之回民情形(三)中國之抗戰(四)中國回民之參加抗戰(五)本團所希望之同情(甲)輿論之同情(乙)經濟制裁之同情。阿刺伯民族固亦在羈絆中過活者，聆此講演，莫不有剝心之感痛。師表激昂之情緒焉。

### 埃及副領事請午餐

一時。埃及副領事請午餐。副領事名哈爾貝(Harbi)通英法土等國語言，氣度沉靜，頗具外交人材之規模。余等以沙拉衛夫人之介紹，得識其人，席間相談甚歡洽。其夫人亦落落大方，待人極爲懇摯。

### 伊卜拉欣一奇人也

汗志伊卜拉欣請余等喫茶。伊家位極偏僻之地。此人大奇，余等對彼之認識，不過一發爽人耳，遇事熱心可以方諸我國所謂俠義之流。今日瞻其屋宇，并與細談伊能作流利之文章，伊能繪美好之鉛筆畫，伊有正確之思想與見地，余等始知不可以貌相人。雖然，彼之豪爽氣概，正掩沒其另外之長處也。

### 游伯魯特風景區

四時許，乘汽車游伯魯特之風景區，伯魯特依山靠海，微有沙漠，更多奇異花木，莫不蔚然可愛。使人心醉之地也。

汽車駛着上山。路盤旋，曲徑愈多，景愈幽美。路上，時見弓橋，懸於淺澗，飛漱山石。

章間，水鳥聚而嬉越。願而樂之。

此地植物，我國亦多見之，然無此處之偉大。我國畏寒之花木，殆皆此地之適宜土脈與氣候之物。夾竹桃石榴樹與仙人掌，在我國皆爲畏寒之物，冬季少爲保護不慎，鮮有不凍死者。而此地分田而植，高如灌木，有如桃李之田。榴花正吐火，濃紅老綠，宛然錦繡世界。更有名「葳適」(橄欖)樹者，望之如矮柳，聚生成簇。路上時經農村，房屋垣落，亦皆簡陋，而皆精潔有致，人物都秀美，無鄉間人憔悴之狀。回耶兩教人民居住有別，于叢綠中時見高天之塔，頗爲風景之點綴，其所以爲回耶之分者，其塔頂之標幟回爲新月；耶爲十字也。水草深處，時見牛羊羣，牧羊者皆阿刺伯衣裝。構布幕而居，極破敝百結。熱帶之游牧民族，遮蔽雨足矣。固無風雪之侵襲，否則若在蒙古，此種天幕，豈有不拔起而飛入天際者乎！返城，燈火都明，夜色已重重籠罩之矣。

晚間，僑胞楊士魁父偕一友來，名杜丕成，河北正定人也，家居北平。相逢卽相識，更訴衷曲。彼極有見地，對於國內抗戰，關心甚切。就其所觀，中國前途，實極有希望，余等并與之談瑣碎事件，夜深始散。

### 訪巴力斯坦大教長

二十一日上午訪巴力斯坦大教長。大教長名艾珉候爾尼 *Abdullah El-Hadi*。伊非僅局部之宗教人物也。實爲國際上之回教人物。馬松亭阿衡來埃時，曾親訪之於巴力斯坦。頗蒙其優待，并堅留馬不使去。馬歸國，盛稱其學識品德。余等耳其名久矣。此次得與之接洽，乃爲開羅同旅館老歸海之介紹，歸海固在巴力斯坦，有社會地位者。不然何以被西方帝國主義之攬逐。彼所寫之介紹信，極有逸趣。信不書人名地址。囑寫中國字。信紙更不寫大教長名字，只「一餐備目」，其審慎如此，不禁爲我回教民族笑，深恨帝國主義創賊之甚也。

大教長固一流亡者。被誰所逐，乃帝國主義也。雖然，此實爲彼之亮榮，不投降，不妥協之精神，應于執掌宗教權力者表現之。因此正爲正道而努力。設回教世界，多有此種教長，豈僅宗教之福，我回教民族不能得絲毫之破境也。

大教長息影于伯魯特，殆與塵世隔絕，伊寓于伯魯特之山後，去城約二十餘里。路上青樹夾岸，翠嶺橫途，景極幽麗，幾與山巔，復臨大海，山崖環境，汽車馳如蛇行。崖盡海窮，又得勝境，左右徘徊，不覺入石榴紅中，瀑布自山激流，若馬馳。木橋橫焉，構造不精巧，然極



堅固，轉爲天真。路上農田，瓜類正莖在，黃花零星點綴，玉蜀黍高者沒少，其相互距離，皆相等，田畦井然，又何異于我國者也。

大教長住宅，居于萬綠叢中，枕山臨海頗具形勢，門前著飾海服之門客良多。見余等來，若奇遠來之客，知彼等必信我等爲回民，其同情之狀，皆表現于眉宇間。

### 有價值之大教長談話

大教長面白皙，眼睛鬚髮，皆爲黃色，不類一般之何拉伯人。而態度和藹，辭色謙抑，使人一望而可親，孝先卽表示敬意，并述本團來近東各回教國之目的。大教長極表歡迎。并發表談話，語多可記，簡記于左：

大教長曰：一回教民族在過去只有含蓄之力量，而無強悍之表現。且以前之活動，只有部份之動作，而步伐不整齊，致收效甚少。今因內憂外患，已全部覺醒，將來必有好望。以四萬萬之回教民族，佔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之數目，何以知其必爲弱小者乎？

欲求回教民族之團結，非徒言而已，而需要相當之力量，而此種力量必由個人作起。其條件並不難，個人須爲真正之信者。集少成多，便爲不可凌侮之集團。

吾人不能因處環境之惡劣，而自弱。應堅決吾之自信力，能人人有宗教之濃厚意識，則回教之精神，隨時可以表現之，則任何強烈之勢力，皆所不懼。

回教民族因教義之涵養，彼此皆有一致之同情心，此同情心乃為精神上之聯絡，此種聯絡，近已覺其空洞，今日所需要者，乃為實地之聯絡。然則樹立回民教育之基礎，而集中人材，正為不可緩事也。

帝國主義，吾知其已走入窮途，終必歸于破產，共產主義，又趨于無產階級之專制，亦不能言行。唯伊斯蘭主義合乎中道，尤以經濟方面之調劑，亦回教能作得到者。

真主造化男人，再造化女人，再造化一切民族，真主造化之，真主皆愛之。受造化者亦應互愛之。真正信者，自能瞭然斯旨。吾人須知回教為廣義者。愛自己，仍應愛他人，回教之使命，乃以全人類為對象者，吾人何以固步自封，而走入狹隘之途徑乎？中國之回民與非回民合作，此現象良佳，不特合于宗教，實亦為今日政治上之需要，誠如此，正足以加大反抗侵略者之力量也。

今日之回教世界，許多現象，使吾人不滿，然此實不足悲，些須困難問題，實為回民復興心經之過程。吾人苟能認識自己，認識宗教，認識本身民族，定神定向，終有達吾人目的之時。

也。

中國與巴里斯坦之回民，俱在困難環境中，以後應彼此關懷與紀念。回教民族彼此之醫運，正如人身之各部份，一部份感覺痛苦，他部亦自不適也。

談約一小時許，余等乃興辭。大教長愛余等甚深，乍見不忍乍離，頗有依戀之情狀。直至出其大門，伊仍佇立階上，而以目送。

### 阿卜杜來黑目邀遊海濱

下午六點，伯魯特回教會副會長阿卜杜來黑目 Abdurrahim 請游海濱，雙車縱游，涼風宜人，一絲胸中之積悶。衆駐足海崖上，望落日，彩色豐多儼然圖畫，吾人不禁有一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感矣。

就海濱旅館晚餐，環境幽美，別饒逸趣。

阿卜杜來黑目君，爲熱于宗教人，故言論多以宗教理論爲基礎。而彼又爲詩人，諸事復不拘小節。故其談笑風生，轉多意味。彼極同情遠東民族，于中日皆極親愛。中日起爭端，彼極以爲不幸。而不知謀爲侵略與被侵略者，熱心有餘，而于事實尙少認識也。經孝先詳爲解說，

彼始明瞭。

飯畢，返其住宅休息，屋中設備，全日本化，茶後，誦讚聖詞，來賓五十餘人，爾讀詞者五六人，皆名家，歌時，鏘鏘疾徐，引入肅穆。

來賓多名流，余等乃藉機宣傳，聽衆極爲動容。

### 薩利賀卜芝醫士請茶會

下午，訪宗教學院之薩拉喜底扎一日臨海，語其在泰護日之助爲宣傳。

三時。薩利賀卜芝 Dr. Salih Butt 醫士請茶會。伊家靠海濱，位山崖上，亭臺院落，有若花園。醫士爲里邦國會議員。茶間談話，彼固極有民族性者，談敘利亞之回民奮鬥情形及現狀。府組織恭詳在伯魯特所遇之回教人士中，此君乃最有頭腦者。

華榜楊君士魁杜君丕成來訪，帶游山，并晚餐，致款半日。

### 美國大學之講演

二十三日，下午四時，唯東亞美國大學講演演進爲「中國之文化運動」頗受歡迎。講演後

，學生園之者數重，更質疑難。均欲知中國抗戰之詳情直至旅館，尚有陸續訪問者，青年好奇求知之熱，固如是情態也。

### 各處辭行

余等明日赴大馬士革。乃向各處辭行。訪烏默爾貝不遇，留刺返。本城之「穆夫提」訝我等行之速，問何不再少停留，得多聚會數日。并贈書以爲紀念。

阿卜杜索黑目，見孝先等辭行，極爲依依不捨。熱情悉爲流露。阿君著日本衣服招待，堅留晚餐，辭謝之。又饗以檸檬水及糖果，又務請多食。阿君有所感，嘆曰：「余極愛東方人，余愛中國與日本，并無懸殊。中日實爲一體。君等勿以余室多日本物，而感不快。實則余書架上，固多有中國書，因余頗喜研究中國文學也。」言時，便取書以示余等，又謂：「余觀中日戰事一若小兒之視父母相鬥驚惶而不知所措。今君等與余有同教之感情。更有無限之關懷，爾君等此行之平安與成功。歸國後，并請代候貴國全體移民。」

### 離伯魯特

二十四日自伯魯特出發，所乘汽車頗精美，價且廉，汗志伊卜拉欣代僱者也。

出發前，阿卜杜來黑目翁送行，情極懇切。并臨路上如有困難，請即速電告我，我爲君等解除之。錦章爲其造像，觀之者認爲酷似，乃題曰：

「是翁也，爲篤于宗教之人，爲活潑之詩人，爲有堅決東方民族意識之人。枯操行旅，與翁相值，如沙漠中之甘泉，酷暑中之涼風。人類之愛，吾于此翁表現之。」

翁觀像喜極，囑覺源爲英文翻譯，翁聆其詞曰：「君等所言，愧不敢當，然當之亦無虛誇。此紀念品大有價值，余當懸之室中，以示子孫使彼等知乃父乃祖之個性，并知其有親愛之中國回教友也。」

### 路上風景

自伯魯特出發，不十分鐘，已上山。汽車路皆爲柏油造成，馳行其上，無頗簸苦。兩旁翠樹如古錦，樓宇隱顯，路上人家皆規模不大，而極精美。伊卜拉欣陪余等行，指曰：「此地風景良好，阿刺伯人避暑處也。」

路上有飯店，停酒午餐。此處深藏萬綠，塵埃不擾，徘徊其間，宛然仙境。遠望雪山，積

雪纒纒，平列形若爪紋。陰念此地天氣良熱，山又不甚高，而不能融積雪何故也。

### 巴刺白克古廟

路上有名古蹟，爲羅馬人所造之古廟宇。幾經兵燹，類已殘敗不堪。供後人憑弔而已。

廟名巴刺白克Paltoke。負山而建。泉水環之，自廟基下瞰，翠海平鋪，了無隙處，何以知水，辨聲而已。其西部去海不遠，步行軍，可朝發而夕至。廟所在地，亦古軍事政治區域之所在地也。嚮導云：「古之談守者，以此爲最險峻，左屏沙漠，右控大海，敵來，多不能逞。」

廟分三部，曰愛神，曰日神。曰酒神。而牆垣頽落，四壁蕭然何從知之。至一殿，門楣仍留石刻，多爲葡萄形狀，蓋酒源于葡萄，以彼正可點綴酒神也，然則向所見之男女裸體像，其必爲愛神廟之物乎，古人之宗教，不以刻苦自修爲必要，而基于娛樂。人之希望者，殊簡單，長寄存于宇宙間愛者也；酒也色也。三者備，復有何求！吾人不能不有疑義者，道德與罪惡之領域，果何所標準乎？

廟之遺蹟可玩賞者，爲偉大之石柱，高者平排入雲霄。石爲花崗，日光照之點點若金星，廟中羅列殘缺之石塊，視之雕刻極精，一獅昂首張吻披鬣，真如生物，不若我國作獅，只理想

中索其雄壯而已也。

廟之遺跡可尋者，爲跳鐘廟，爲犧牲台，然荒穢滿目，不得細捉摸矣。

營人之石柱，既嘆其製造之艱，復愁其轉運之難，嚮導曰：「此乃來自埃及者，自尼羅河放流而下，直入于海。復由陸地運來此。」噫！古人毅力，何讓于今人也。

回教興，禁崇拜偶像。廟亦凌替。十字軍爭，此地極衝要，幾經戰場。廟更殘破不可收拾矣。其焚甚，無隙處可避暑，乃乘車就路。輾數荒山，復入綠谷。樹基平水奔流，觀之心境滋潤。以旅中之經驗。人類固不應離開活潑之水，碧色之樹也。

### 抵大馬士革

五時許，抵大馬士革，少經目即知此地，回教意味深，不若伯魯特歐化之重。

### 初會范賀爾貝

二十五日訪范賀爾貝(Fahri Bey Baroudy)彼爲敘利亞國會議員在此地頗負聲望，彼國民族性夫銳化者，不願役于人。凡三任議員，皆純由于民意，雖逃不可得也。其遇事不妥協之精



神，雖法人亦畏憚之。

其家佈置極闊綽，房宇建設，器物點綴，阿刺伯貴族式之家庭也。

先生知我籌將來，蓋烏跌羅貝已先電託付矣。彼極結密，非拘謹人，雖發于宗教感情，而相愛重，關於余等之活動，彼引為己任，并代製日程表。

彼亦一派伊斯蘭運動者，頗富「回教一家」理想。惟回教民族彼此相去為遠，音問隔絕。加之何而能精誠團結焉。彼意欲在麥加設一學校，除阿刺伯文外，另設東方及西方兩種語言，以語言之媒介，自不啻支離如昔日也。余等殊然之。

### 有意義之經濟誓約

其屋中懸一獎狀式之牌，並明指曰：「此紙大有意義，請君記之。」其文曰：

「余以真宰及個人信用發誓，在本國有此種貨或非必要購買原則之下，決不以一文錢買外貨。因此種情形，不啻以自已之金錢而自殺也。」

我國倡抵制仇貨者久矣，宣傳而已，而如此堅決而具體者，尚不多見。

### 游大禮拜寺

游大禮拜寺。寺極偉大，名耶和雅寺(Yahyah Mosque)面積大于埃及之大寺約二倍，歷史亦悠久。其先亦基督教堂改建者也，寺內無處不石，皆平滑映光，無人工之設色點綴。紅綠玻璃，隱有阿刺伯字，曲折之美，有若圖案畫。寺中有耶和雅聖人墓，罩以玻璃窗，窮極華貴，愚夫愚婦，多有來祈禱禳禍者。紀念先賢可也。若不正當之舉意，豈不有傷信仰也。今日復覺阿王伊品薩烏德毀滅政策之澈底也。

### 破滅十字軍之回教英雄

出寺，余等謁一回教英雄墓。此英雄爲誰？卽屢次擊破十字軍之回教將軍也。此乃回教極光榮之人物，此乃舉世知名之人物。余等讀歷史至十字軍戰時，其英勇果毅，制敵如摧枯拉朽，便想像爲不世出之英雄，捍衛正道之氣概，固有如日月之經天，不可磨滅者也。嗟呼！彼安知今日回教民族所處之地位乎，子孫不肖，玷辱祖宗之榮譽。今後之頭顱與熱血，固應好好安排之也。相與低徊者久之，乃祈禱而退。

四時參觀國會。規模不甚大，而極整肅。議員共一百〇五人，十四人僅爲非母教人，十三人爲基督教，一人爲猶太教也。

### 會見護罕穆德青年會會員

晚間，護罕穆德青年會會員來訪。約三十餘人。極道歡迎之意并謂「此地接到埃及報紙，早知君等之行蹤。大家每見一消息，常希望貴團能來敘利亞一游。感謝真宰，終能與君等會面也」本團乃由孝先醒東錦章等分別致辭。回教博合力之大，處處可以證明。

### 旁聽敘利亞國會

廿六日九時半往敘利亞國會旁聽。出席人數，約十分之八。而服裝各異，有紅帽西裝者，西裝不帽者。有長服而紅帽白纒者，有阿刺伯式之古衣裝者，而因服裝之不同，代表之宗教亦異，爲回教人，爲猶太教人，爲基督教人，爲杜魯斯人。杜魯斯者，回教之別支也，爲游牧民族，性強悍，敘利亞屢次革命，杜魯斯民族，皆首先揭竿而起義焉。國會議員四年一任，本屆

議長爲基督教人，副議長爲回教人。今日乃副議長代主席。席中討論事項，關於回教之遺產經濟制度。是否直屬于國務院，抑單獨成立，不受行政系統之拘束，爭辯甚烈。

議場正面，刻有古蘭經一段云：

「他們的事情，他們彼此商議。」

### 回教老學者來訪

十一點半，回教學會 Temiyet Oleyva 實爲宗教學者會。代表者爲五老人，皆六七十許者。對余等極表歡迎，詢問中國之回教情形甚詳，說明該會之宗旨，並以本團住大馬士革之日過少爲憾。

### 訪回教正道會

下午四點半，訪回教正道會 (Temiyete Hidayat Islamiye) 又爲一學術團體，會員只十二人，又皆爲過百者，見余等極稀罕，爭來問訊，由孝先告以中國回教之史的發展，中國回民之地

位與今日所有之人數，該老實爲聞所未聞，實嘆爲。

五點在回教學校演說，演說者爲孝先演題爲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之使命與中國回教，首由范哲爾貝介紹，聽衆有千餘人。掌聲不絕，無一早退者。

### 死而有靈之將軍

五月二十七日九點往薩希里耶區參觀古跡。該區居民，非阿剌伯種，乃土耳其之鐵鎗兵留於此者，故其皮色鬚眉，均呈異狀。

參觀一禮拜寺，規模不黃大，而構造與向所見者不屬。旁又有篩海墳，在一地窖中，作新禱之男女甚衆。亡人以入土爲安，奚必久陳列，供人之擾擾哉。此區域多窮民，路上時見乞者。

更至一處，又爲一將軍塚，亦十字軍役戰死者，看墳者，導會等人，殊昏黑，森森然挾寒氣，塚前有孔，導者自孔入燭以照，塚內殊可了了，見其端，有一足伸出，此事大離奇，導者謂：「有人欲毀其塚斧斤甫下，死人之足已翹出，民衆大驚，亟掩之，且掩且出，終不能掩，故今日仍露其足也。」余等聆其言，唯唯而已，在回教人之立場，固不應以此爲信也。

### 七人一狗洞

上山端，更謁一學者墓，墓爲大圓頂之房，周以小院落。余等爲之禱而退。墓旁荒草叢生，殘碣如林，蓋亡人棲息處也。

遙望遼山凹處，發現小房屋，伊卜拉欣指曰：「此卽古蘭經所謂七人一狗洞也。」余等鼓掌作賀，咸欲攀高一游，唯以聚禮時間迫，乃遂攝影以爲念。

### 歐麥焉大禮拜寺之聚禮

十一時半，去歐麥焉大禮拜寺作聚禮。官廳知余等來此作「主席」，令警察來戒備蓋恐有侮異客也。

余等入寺，教民知爲遠來自中國者，簇擁而行，好奇而更同情也，連呼「安拉」「安拉」不已。

聚禮畢，有一青年飾海登矮台上，爲余等介紹，情緒極爲熱烈，引天經聖諭多節，誦者萬餘人，俱坐地上，莫不俱十二分之同情心，蓋彼等知中國甚遠，更不知中國有回民如是之多，

中國與阿刺伯民族，古代有來往，後乃隔絕，彼等殆初次見中國人之面孔，儼然久別之兄弟，喜相逢，兀然之情，固難以形容也。本團由王世明爲一意味雋永之演說，衆大感勵，至有泣下者。演說後，聽衆請求余等，與衆教民，個個握手，藉示親睦，余等乃立門旁，衆魚貫而出，一一爲禮，出國以來情緒熱烈，未有甚於今日者也。

而余等瞻候三墓，驛而出。

### 渚漫爾風景區

下午四點去渚漫爾風景區。有河名 *herde Damer*，實泉水也。泉分五流，更多枝蔓，故隨處皆懸流飛瀑，芳草暢茂，綠樹如海，實擅自然美之風景也。今日爲聚禮，仕女野游者甚夥，靜恬之深林中，渡其幽美生活，觀之不禁有家鄉之思矣。

敘利亞國旗爲上下排之綠白黑三色，而白色上，平列三星。里邦國旗同于法國者，而在白色上加一白果樹，是又奇也。

### 晉謁大總統

二十八日正午十點，范賀爾陪同晉謁敘利亞大總統哈士木艾塔里（Hashim El-etari）于其私邸。總統極平民化，所住房，固極簡樸，除門前一衛兵獨立外，與普通宅第，又有何異。

總統爲六十許人。而精神良好。見遠來回民，不勝欣悅。孝先代表團體，表示敬意。總統謂「貴國教民不憚煩苦，訪問敝國，倍覺榮幸。此事實爲創舉，殊可紀念。以宗教之立場而言，我等皆爲弟兄，君等居此地，正如在本國，幸勿以客主之形，而發生拘束也。」繼謂：「中國近數十年之努力，頗有驚人發展，日本領事且謂：『中國非昔日之中國。』是可證明吾視中國之前途發展無窮。中國有如此多量之回民，在過去因交通梗塞消息阻隔與各回教國彼此缺少聯絡，以後正應著手於團結之工作。中國回民之努力，亦在意料中，以君等之遠途跋涉，自足以證明之。」後復詢中國之風土人情，均一一答之，總統極嘖嘖稱讚不已，談三十分許，與辭而出。

### 參觀敘利亞大學

十一時。參觀敘利亞大學。校長名阿卜杜克地爾（Abd El Kader）爲土國留學生，孝先之前後同學也。學校成立十八年，學生有四百五十人，內只分二科，爲法科，爲醫科。并有附屬醫



院，醫院之標幟爲雙十字，作（卍）形，詢校長，曰：「初定醫院之標幟爲十字形，若一般醫院之狀。而教民反對之，乃改爲雙十字形。」吾人復憶在埃及之與紅十字會相類之一慈善機關、名曰紅月牙會，殆亦恐同化於基督教之意，此種特異表現之精神，固應具有，方足以擊回民族之陣線，余等固極端贊成之也。

### 布哈拉人

醫院中遇一布哈拉人，布哈拉近我國之新疆省，與新疆回族同種族。彼雖亦墜淳深日，而目較阿刺伯爲小，且皮膚爲黃色，故一望而判然也。彼等對於中國回民極有同情心，相見之下，親熱不已。前演說場中有三布哈拉老人，見余等表情之誠摯至擁抱以爲禮，以狹隘之眼光而論之，殆以彼此血統相近乎。

### 古猶太教堂與古墓

擬參觀博物館，館在草創中，無多可記者，而有二處，雅可尋味。一爲猶太之教堂。堂中右筵，筵中置經典處也。筵旁有成階級之音，教長之坐處也。西壁固以短炕，可坐，炕上有矮

桌狀者，悉土製，可置物，可看書。壁上繪有關宗教之古畫。皆遠古可念，殆爲摩斯聖人一生之故事也。更有一古墓，在地窖中，外刻人之半身像，而爲棺槨，死一人，望六像，墓中無棺三十餘人，導者謂：「此乃一大家族也。」裝束固異于今日，刻工亦極精緻也。

### 阿剌伯民族館 Bureau Arab

訪阿剌伯民族館。館中領導人，正爲范賀爾貝，彼簡述該館之歷史。該館之宗旨爲恢復阿剌伯民族過去之光榮，而求解放，更進而爲回教民族之團結。該館之工作，頗爲具體，凡有關於民族及宗教之一切事件，該館均分門別類，裝訂成冊，追索考據，毫不凌亂。如巴里斯坦阿猶之事，其前後之因果，與衝突之情形，該館有最詳細之調查，該館正致力于反猶工作，有此根據，自能有充實之理論也。范賀爾貝是有思想者，是實地工作者，殊可爲模範。

范賀爾貝囑題辭，鈔筆題曰：

「回教復興與提高回教地位之理論，已然成熟，所缺者爲具體工作。執阿剌伯民族館之表，頗能作實事。此種趨向，更應普及于全回教民族，至回教民族都能作實事，團結自有望。帝國主義亦即入手崩潰之途也。」

由醒東譯爲法文，范賀爾貝與諸會員，大爲稱賞，曰：「以後自應共策羣力，以求鞏固之發展也。」攝影而散。

### 皓然羣皓之教師公會

下午四點，答拜教師公會。會中三十餘人，亟起歡迎遠客，余等視之，幾皆爲六七十許之叟也。余等在座中自顧皆若小孩，受如是多之老人寵愛，大覺不安，自念豈有在長輩以前如是倨傲者。由世明介紹中國回教之歷史的情形，以及今日之努力，并說明本團之使命與行蹤，諸老人大感興趣，詢問不休。談話長而仍覺其短也。

### 再赴講演會

五時，赴講演會，醒東講演，演題爲「中國之文化」聽者數目與日昨同均感興趣。一老者繼又講演，頗贊揚中國之文化悠久，并同情中國之抗戰，痛斥日本侵略之非。演說畢，更演幻燈，以娛樂來賓。

### 日領之作祟

在伯魯特之日本領事，於敘利亞上下大用王夫，意圖破壞本團之工作。今日旋，即聞日本領事，請求敘利亞總統逐余等出境之消息，但總統拒絕之。更有一名商人，來報告：「日本領事與余有舊，今晨打電話來，謂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乃爲反日之宣傳者，幸勿置信。」余等問：「君將何以答之？」商人曰：「彼等乃致力於宗教工作者，絕無政治作用，縱有反日宣傳，余以宗教感情，自同情于中國之回教弟兄，彼等之友即我友，彼等之難卽我之難也。」余等殊感感之。

戴奈布女士，(Neb)埃及人，寓居於此者，其姊與余等在埃及相識，并爲信以介紹，對余等頗爲贊助，亦來告余等曰：「今日外間謠傳，君等爲英國花錢雇來者，宣傳抵制日貨提倡英國貨者。君等亟應聲明立場。」余等謝之，共笑曰：「此又日本之鬼崇行動也。」

最可笑而又恨者，又得一消息。在大馬士革長招待余等者爲范賀爾貝。范賀爾貝固以余等爲兄弟者。日本領事以爲如能阻撓其贊助，必陷余等于孤立。乃由其領事，馳來大馬士革，切陳說詞，厚誣余等有重大之背景，范賀爾貝謂「余只知有宗教感情，且知中國國民正受其附

匪之環境。以任何方面而言，親愛彼等，非大馬士革回教人士之責。縱君言良是，予我等固無損失也。一日領事氣沮，更無多言，乃改辭曰：「中日雖有戰事，但同爲遠東之民族，君能招待彼等，徵國與有榮焉，謹此致謝意。」復贈回文刊物，介紹日本。回文刊物東京出版者也。范賀爾貝以此笑告余等。余等曰：「日本之東部無恥，大抵類此！」

### 各處拜客

五月二十九日十時拜客，先訪報館二家，謝其幫忙。訪外交部部長未遇。教育部長，爲最留心宗教教育之人，彼殊訝余等離行之速曰：「固願與君一討論宗教教育，彼此交換意見，以定運動之標準，然無時間矣。」繼訪警察局局長。局長對余等極幫忙，幾次講演會，莫不派往警察保護，恐本地人欺生也，實則余等已博得全大馬士革回教人士之同情。其誠摯之意，自在不言中也。最後訪伊蘭領事。領事極精幹人，對本團之旨趣極爲欽仰，并代表伊蘭致歡迎之意。

### 載奈布女士茶會

下午三時赴裁奈布女士茶會。座中有二客一爲前教育部長，雖七十許人，精神殊好，以土耳其語談話，殊多逸趣。彼謂在埃及時，與中國學生多相遇，與納子嘉尤善。彼誇獎學生之聰明與用功。并謂是證明中國回教正在發展中云。一叟殊溫雅，體態均類中國人。前二十年彼曾往北平。彼曾往牛街禮拜寺，說王浩然阿衡事甚詳，極追憶其爲人。并尙能記得馬善亭阿衡云。更有一叟，年數小於前二者，體矮小，善辯，關於中日戰爭事，彼多疑問，然彼乃同情中國者。余等乃詳解釋之。彼乃以雙手撫頂曰：「中國有望，弱小民族有望，回教民族亦覺醒之日也。」

### 阿刺伯民族館茶會

五時，仍往原地繼續演說。演說人爲覺源，演題「爲中國回民對於中國之貢獻」聽衆愈夥，軍在彼等，同多稀聞少見，詞情之心，益又熱烈。

七時，赴阿刺伯民族館歡迎茶會，到會者非顯宦，卽名流。主席范賀爾員致歡迎詞，詞中多讚語，一席解頤。孝先致答辭說明本團之立場與宗旨，并對大馬士革人士致謝忱云。醒東覺源復先後致辭，聽衆極爲滿意。散會已十時許。

歸旅館，白石爾薩得威君 (Bohrir Sadavi) 來訪，彼乃汎伊斯蘭運動，而講實質主義者，彼曾數參加戰事，與意大利人鬥，數瀕于「舍軀代」而不死。彼之家財，幾皆爲宗教散盡。彼認爲過去所抱之目的過于廣泛，致成功少，而失望多，今則縮小範圍，彼今日所致力者，爲阿刺伯民族之復興運動也。部份之成功，全部亦能繼爲成功也。彼對余等極表贊揚，至日爲今日回教世界之聯繫云。相語投機，夜深始散。

#### 四次講演會

三十日星期一上午參觀織頭工廠與織造工廠，規模均不甚大，而其努力于建設，良可欽佩。下午三時，赴耐斯布 (Nash Elkahi) 茶會。耐斯布，敘利亞民族革命之鍾子也。關於回教民族之復興運動，頗爲交換意見。

四點半出席穆民青年會歡迎會。本團由錦章講演，演題目，「回教世界與中國回民」世明任翻譯。演說後，飾海繼又致辭，內容乃關於回教復興與提高回民地位，殆同情於本團者。語頗動人。醒東更爲致詞，言短意賅，博得同情不少。最後一青年講演，內容大致亦爲回教民族之復興運動。情緒激昂，彼爲阿來堡人，Alep 該地乃介于土耳其敘利亞之間者。該地幾皆爲

問民。彼深怪余等之不往阿來堡云。

### 告別范贊爾貝

明日離大馬士革，來旅館送別者凡數起。婦女會來二代表，為今日留居穆民青年會歡迎者。彼等謂「今日聆貴國之講演，殊為感動，知回教世界，今日已步入勸之時期。回教民族之前途，大有好望。」關於婦女運動，敘利亞正在開始時期云。後由錦章稱說中國回教婦女之各方面情形，彼等頗為稀奇而向往。

各團體各名人繼來送別者，皆依戀不捨，皆懷相別之悲云。

### 政府之盛情招待

余等向旅館算店費，店主人謂「君等之食宿費用，統由政府支付矣。」余等心中殊不安，雖却之而不可得。適內政部部长薩杜拉扎瑞 (Saadallah Djalat) 偕友來旅館，余等面而致謝。部長笑曰：「君等為遠來之同教兄弟，乃敝邦之貴客。招待君等，是當然之責任，幸勿稍存客氣之心。」繼談甚久。彼亦軍人出身。幾經戰鬥者。曾參加土戰之役。余等謂「瓦希布海軍



，君當認諒。」部長笑曰：「時彼乃統領土國之大將軍，余不過一普通軍官。在某茶會中，余遠遠視其雄姿。」後以其友相招，乃辭去。

### 離大馬革士

三十一日離大馬革士。乘長途汽車，汽車公司名耶和雅安古德理（Mather）運輸公司，汽車體甚大，有皮椅，可坐可臥。座容甚舒適。各會相繼來送行，均不勝依戀。敘利亞大學並送鮮花一簇，行色益壯。

幾日過從，助理一切之汗志伊卜拉欣，亦于今日分手，彼殊難過，自昨日來，面時呈憂鬱之色。他表示：「君等爲宗教遠征，余爲之心折，東西回教民族之聯繫，自今日始，余願服侍君等返中國。」

### 沙漠路上

離大馬革士，轉折入鄉野，多「哉通」林。植列有序，葉色不甚鮮綠，若苦旱之柳。哉通林中。可種糧米，麥色青青，點綴可愛，路上亦少見人家，土房矮小，起伏于大地中，草之標

然。人民類皆窮困，女子喜著紅衣裳。

自村落處盡，直馳大野，平山低隴，乃入沙漠中矣。

二點半，到阿卜沙馬特，Abon El-Shamat，始見道旁新植之小樹，全憑水澆之力，得有此須綠色，雖然有此陪襯，便覺有生氣。此地大院落，疑爲兵營。

僕僕終日，四周景象無殊。黃草被靡，廣漠無際，頗苦岑寂也。

紅日西沉，如火紅，車中人相視，面如塗碳。車板嘩嘩，亦作胭脂色。嗣是日也。何滋滯於海洋，而枯燥於沙漠也。

入夜，人之精神，隨暮氣而失，皆前後顛仆尋求好夢，昏黑中馳行。不知者有多少危險。全車人之命運，悉託付於司機人也。夜十一點半，抵拉特白（Ratb）。此地爲伊拉克與敘利亞交界處也。有稅卡，檢查行裝，余等頗得其優待。

繼冒風沙行，隨窗外視，除曠土外，更無纖草，銀影一片，若大地被雪。

六月一日。仍逾邈沙漠中，唯少聲安慰者，始見碧草，黃華蒙之，更有四五尺羽狀葉之植物，開大藍花，正絢爛。時見沙鳥飛舞，成排如鶴羣。間有步行之禽，體甚大，遠視不能細辨，疑鴉鳥類也。

## 走盡沙漠

十時許，漸見牛羊羣。牧兒呼嘯。鷹鳥盤旋。蕭章曰：「此處去水將不遠矣。」前逾十里，大河橫之，隔河遙望，翠霧濛濛，盡叢林也。河旁天幕排設，高挑伊拉克國旗，上下爲藍白綠三色。靠桿處有紅邊，綴以三星。

河橫阻不能渡，乃遶河而行，仍在沙漠中也。河邊多逐水草而居之白達衛（阿刺伯之游牧民族）牲畜除綿羊外，多養驢。

繞過河頭，需五六小時，此地沙中，含透明發光之礫石，太陽下照，皆閃閃若白星。

## 過幼發拉底河

下午二時過幼發拉底河，河寬若尼羅，而水渾茫，旁河爲小城鎮。居民皆業農者。五時，到報達。底格里河環焉，青樹蔚然，屋宇櫛比，沙漠中之花園也。

此地居民服裝又異。男無紅帽，帽皆狹長若土耳其皮帽式者，而顏色不別。女人仍面罩。所住旅館，名壯戶旅館不甚精潔，而價昂甚，然在伊拉克仍爲第一家也。

### 拜訪各政治領袖

甫下車，內政部便派宣傳司長歡迎。

六月二日訪內政部長、宣傳司長、易卜拉欣黑里米 (Ibrahim Hîmi)，候許久始至，商討日程。彼謂見內政部長後，再決定。

茶後，宣傳司長偕余等，拜晤國務總理及內政部長。適均在總理室中。國務總理名遮密魯貝 (Jemil Bey El-Mudafa) 內政部長名穆斯託發嗎默爾 (Mustafa Omeri) 對余等殊表欽敬并致慰勞之意。國務總理，辭色殊不驕人，與余等縱談甚歡。伊曰：「君等為遠東之穆民弟兄，余因無稍存客氣。君等參觀報達各方面，幸勿見笑！報達乃四年來之報達也。報達文化，已成歷史之物，已幾經摧殘無餘。今日乃為重新之建築。雖然，挾制我之敵，仍使我各方面不發展，我國正與之算賬，算清楚後，我國前途或有可觀也。」余等聆此數語，認為意義極深刻。再訪教育部長穆罕德來扎師北單 (Muha Med Riza El-Shoibiy)

### 伊拉克回教青年會

下午七點鐘伊拉亞回教青年會。該會會長哈三亞扎 (Hagarza) 等相見。談者治。關於日本利用回教欺騙回教民族之野心，皆爲暴露。徵人伎倆，固不能瞞蔽智者也。

隨證爲廢話。電台。宣傳司副司長雷余等參觀，正教女孩歌舞，聲音流朗，姿態婉美。導演旁不涉時女郎。演畢爲一埃及女士講演，爲卜刺伯文。女士不面罩，裝束亦極整新，埃及因較其他回教國爲解放。

此地生活溫度極高，然處不錢，餐處不大錢也。猶以旅館爲最。

### 蘇卜奈代夫塔爾貝

六月三日上午拜訪報達省長艾爾德烏麥爾貝 (El Rachid Omar)，於私邸，永遇。報訪前任省長現任國會議員蘇卜奈代夫塔爾貝 (Suhri el Delfort Bey) 當蒙接見，座中客已滿。代夫塔爾貝乃報達極有聲望之人物，伊定於星期五日上午始接見賓客。見余等來，極爲歡迎，「今日始盼望君等到來也。我因隨彩等之消息走，自埃及直尾至大馬士革，今果來，歡迎！歡迎！」座中客均一一爲介紹。一偉男，戴大纓之紅帽，繞以花布之繡襪，濃眉闊目，鬚髯似戟，著大袍，類似飾海裝，而後有別。觀其狀，有若我國古戲之豪俠打扮。余等疑爲回教首

額，而以其衣冠與一般不屬，咸曰：「此必爲波斯人。」比代夫塔爾貝爲之介紹曰：「此乃猶太人之首領也。」余等愕然。自埃及東來，回猶之不合，處處可見之。而此地得有此表現。其宗教上必不見得衝突也。又報達之猶太人亦佔相當數目，操持經濟權利，甚於其他各地。余等以聚禮時間迫，乃辭，代夫塔爾貝意欲留而不得留，乃定後會。

### 聚禮後之宣傳

內政部派宣傳司副司長來，以汽車二部陪同往大禮拜寺作主麻禮。寺規模遠不及於大馬士革者。而建築固別具心裁，寺中點綴，絳碧輝煌，更有古代之燈籠，形式各狀，亦另有意味也。殿中懸圓匾大書安拉，穆聖及諸大賢名。匾中之不同處，書安拉者爲黑地，穆聖以下均爲綠地。我回教拜主，本無形無體，何必有此多物以亂人也。殿中均爲細絨，叩頭席之稍前，有長軟木板，可置鞋。可取扇去暑。殿中復多懸電扇，一室風涼，禮拜人無苦楚，若以刻苦爲宗旨之中國回教，豈有不認爲驚世駭俗者乎？

阿衡登台講演，手持曲劍。台極高，彼更登其極處，故衆人均可在望。

主麻。二拜後，繼禮「撒申」（唸禮）此同於中國而不同於埃及者。拜後。王世明以阿文

謬演，醜者莫不嘖嘖噴賞，同情之心，不謬於大馬士革。

## 大「伊馬木」哈乃飛與前王非索爾之墓

殿左爲大「伊馬木」哈乃飛之墓。其教派傳播甚廣。全中國回民均在其教派之下也。今日得瞻其墓，榮幸已極。繞墓一週，恭誦天經首章，祈禱而退。

前國王非索爾墓 (Melok Fesal) 去此不遠。乃復謁之。墓爲新建築成者，屋頂爲圓形，乃翠光之琉璃磚壘成，圍以花池，蓓蕾正茂。墓中爲圓室，堂左右出，更有二室，右石路通焉，其右者爲非索爾夫婦墳，吾人視之，不過精美之二木匣耳。被以多量花園。余等作腐而出。墓中多貴石。質色各異。一大石爲圓形平鋪地上，俯視之，可窺己貌，透明如此，故易返光也。副司長謂，此石乃來自意大利者。

非索爾乃阿刺伯之民族英雄也，憤土耳其之壓迫，至不惜與不同信仰之英國協手而抗土。結果終以暴易暴，直至今日，伊拉克未能脫英國之束縛也。非索爾雖死，必抱遺恨。

## 妙語動人之老學者

大點半訪問回教正道會會長。會長爲一老學者，貌頗類中國人。談少許，余等以時間晚，方欲辭出，會長不悅曰：「望諒云：『訪人者不食不飲，宛若賸謁墳墓。』君等若是走。我殊不喜。」余等皆笑。乃復坐。會長說回教傳入中國之故事。曰：「回教之傳入中國，純以和平之精神。方其時派十位傳教者入中國，皆美儀容而有湛深之學識者。凡三往，謁中國當道。第一次，發盛置之禮服往，繼則著常服往，最後則武裝往。中國當道，怪問其故？曰：『始而禮服者，以此乍見，有賓主之形也。繼而常服者，朋友成交，固不拘於小節也。最後武裝者。以數次勸教無隨意之表示。願爲有力量之表現。』中國當道曰：『苟欲專職，若十人有何用？可率大兵來。』彼等曰：『明知十人非汝等敵，然爲道而犧牲，實爲光榮，以死殉教，貴邦必有受感者。』中國當道大讚美之，乃禮送十人返國，以後宗教漸漸傳播，交通往還，遂有中國今日之回教云。」此故事，在中國殊無所聞。而於阿剌伯，凡數聞之。何所來，何所據，固不能臆爲定說也。

伊拉克之回教，有「荷尼」及「十葉」二派，宗法不同，致不相合作，有矣回教之團結結締也。



## 伊拉克與土耳其

伊拉克與土耳其之印象甚爲惡劣。回憶其統治時代，莫不切齒。余等以爲土國在過去不過國政治不舉，地方官吏又不能廉守愛民，而演成不平等之現象，土政府未必以壓迫同信仰之回教民族爲國策也。而土耳其處處落後，阿刺伯民族自亦停滯不前。故絨里亞之范賀爾貝嘗感而嘆曰：「吾人不怨恨土耳其人，然所恨者，既誤我阿刺伯民族；彼土耳其民亦自誤也。」此數語頗覺大體，而極忠厚。故余等以爲二民族不必回想過去，只看宗教感情上，仍應互相扶植，以鞏固我回教民族陣線也。

## 伊拉克之現狀

伊拉克政府之組織。國王之下有國會。上院十人，由國王選定之。下院一百二十人，由人民選定之。國務院首相以下，有內政外交財政教育濟經司法國防七部。

伊拉克在土國統治時代，用土耳其國旗。歐戰時，用英國旗者凡四年。一九二二年，始製其國旗。國旗爲黑白綠三色，上下排列。右方加紅色，紅色上加三白星。每色均代表一古代王

朝。黑色爲阿巴斯朝 *Abasi* 白色爲阿麥威朝 *Amawi* 綠色爲阿來威朝 *Alevi* 紅色爲哈什米朝 *Hashmi* 朝。

伊拉克之國帽，爲狹長形，無邊緣，名蘇達來 (*Sodare*) 不分宗教與階級，而顏色不必相同也。

六月四日。晨往王宮簽字。備謁國王哥滋第一 (*Gazi I*) 禮官名阿卜杜拉代木路芝 *Abdu Iah El-Demlusi* 乃前伊拉克外交部長，精英法土國文字。彼頗熟諳中國情形。對余等極表歡迎。曰：「君等此行，意義至大。固可使世界知中國有此多量愛國愛教之回民，更可使貴國國內其他各民族知回民在國際上有此多量之同教弟兄也。」

### 參觀伊拉克博物院

參觀伊拉克博物院。博物院靠近軍營，四周景像，皆爲壁壘森嚴，神氣穩肅。博物院爲土耳其統治以前最後阿巴斯王朝之宮邸。建於一千二四十年以前，構造頗爲遼古。窗開於頂，房高皆五六丈。石壁皆刻美麗之花紋。走其中，天氣雖燥暑，而涼風習習，爲之爽然。院中有多陳列物，不過報達古跡之像片。其他數室，滿陳列前王非索雷之各種像片，與其一切服裝用

具，意在紀念之也。

游報記者目爲中國之長安。其爲古文化地，自無疑義。惟該地始創於秦古，繼毀於鞏鞏耳族，所有文化，蕩然殆盡，欲求本來面目，殆不可得。供人憑吊者，毀築成林，平流古渡而已。

### 會游中國之印度夏

下午一印度夏來。夏六十許人，名穆罕默德來非克 *Muhammed Kotik* 彼於二十歲時，曾隨英軍入京。伊在北京，與同教人頗親近，伊常往牛街禮拜寺，與王五同街馬文德鄉老最友善。辦中阿大學，伊并爲之策劃，時曾建議派學生往埃及愛資哈大學留學，有人供給費用，而竟無敢往者。言之可惜。伊在北平凡十二年，今日尙能說少許北京話，伊見余等謂意思不到事，而余等更爲奇此愛中國同教之夏也。余等告以北京之同教情形。回民於各方面頗爲努力，關於教育，十餘年來，更有長足之進步。有此結果，當爲中阿大學之種子也。夏頗感藉。余等告以生也晚，無庸與夏在北京過。夏大笑。詢錦章年齡，答以三十。夏復笑曰：「余在北平日，君固未在北平也。」衆復大笑。

六時。由中野乘印度車。車中談中國昔日之回教情形，頗有趣味。復復說印度之宗教風習甚詳。發覺余仍以奶茶及印度製之糕點，味美甚。

### 唯一之華僑姜寶珊

六月五日華僑姜寶珊來訪。姜爲山東棲縣人，商於此，貨瓷器綉綉等物，居此已四年矣。尚有僑胞三人，一爲其同業，二爲木匠，乃歐戰時來此者。姜極關心祖邦，關於中日之戰事消息，從報紙中盈篋，感慨所激，而爲批附之言語，雖不成文，而愛國情緒，溢於言表。僑胞如此，中國終不能亡也。

### 參觀學校

九時。教育部督學白賀芝 Behier El-Eseri 陪同參觀各級學校。適皆考試，且多在建築時期，非易觀花而已，而伊拉克之政府苦心經營提倡教育之精神，良可欽佩。

下午二點。請印更午餐，相談甚歡。

五時。客拜來訪本團之客，七時始返，六日上午九點仍由教育部督學白賀芝陪同參觀各村

師範學校。學校在路斯他迷鎮，去報達約十七公里。

一路皆在夾竹桃林，淺紅新翠，苗條搖風。更多叢樹密簇無際，惟有呈焦黃色者，疑為掉葉。人家點綴其間。房宇坡形更無樓廈，古樸有若我國。綠草深處，時聞水聲潺潺，蓋無處不有溪流也。

鄉村師範學校在青屏中。漫步其間，呼吸爲暢，余等相顧而樂。

校長名扎范爾 (Jaber) 陪同參觀。學生三百餘人。正忙於考試。所有費用，均由國家供給。學校已有三年歷史。學校教職員，多爲白魯特之美國大學畢業。

學生所處之環境良好，而設備又皆周到，深爲彼等幸。其宿舍則爲露天。此乃大合衛生，晝間臥具可得陽光之曝曬，蟲菌盡死。夜間更無空氣不清新之虞。雖然，若我國，則殊難能，晝夜間露水降時，人承受之，翌日必全身酸癢，睡而不起。而此地從無露水。且風雨來時，倉卒無備，鮮不有爲淋漓之水鷄者。誰能如此地担保夏季之無雨暈也。

烈日下，學生作團體操，體魄堅強，使人愛慕。伊拉克有此儲蓄物，終能有自拔之日也。

### 由努思扎發爾貝請晚餐

下午六點。由努思扎發爾貝 (Yunus Tasse) 請陸登。隨席者八九人，穆罕為其親友。家  
中陳設，佈置有若花區，暢談其間，不覺入夜。

由努利貝會營商於我國，久居上海，與馮東相友善。比緬後，穆先固遇之於南京，館章亦  
會會之於北平也。

### 各方堅留一日

七日。余等準備明日離京，故向各處辭行。井多方接洽長途汽車。

回教青年會堅留一日，請明日在該會講演。演題定為「中國的回教」。

下午，印度更來。見余等行色匆匆，悵然曰：「我深欽愛諸君為宗教之努力，益愧己之老  
耄無能。幾日來，殊牽懷君等。方圖多暢談，何相別之速也。」介紹另一印度人，為余等接洽  
長途汽車。

九時。伊拉克上議院及前任省長馬賀木蘇布希代夫特爾貝 Mehmed Subhi El Deteri bey  
來訪。曰：「主席後亟欲與君等一談為快。余凡三訪而不遇。余喜聞教民庶前途之有光明。不  
此余願與君等一會也，余將使伊拉克知名之人，皆認識此數勇敢有志之青年。明日晚，請君等

光陰舍下，晚餐後，少談話，藉以暢通東西回教之消息。并囑余等明日游候三及阿巴斯墳。繼往回教青年會晚宴。盛饌迎賓，至情可感。

### 游先賢墓

八日余等應代夫特爾貝囑游先賢墳。覺源世明留旅館中未往。

墳在開爾巴拉 (Kerbala) 往返需汽車六小時。路上少走荒原，便逢流水，而蓬蓬勃勃之叢林瀾望皆是也。路上時有村落，而於樹蔭中隱隱見之。經一較大莊子，人物繁擾，若爲早市。余等下車流連片刻，鄉間下層民衆之生活，皆可見之。

開爾巴拉一大城鎮也。人烟稠密，商業亦較可觀。

首參觀阿巴斯先賢墓。墓類一大禮拜寺。四周爲隙地。有露天之學塾。求學兒童，一桌一書，盤膝啣唇，師長繞而驅策，頗有意味。

墓爲隆宇，金頂耀人目，紅旗飄盪空中，綠色爲代表回教之顏色，而此全紅色，乃爲初次見。屋爲銅鑲之門，極精緻。入內，皆爲連續之窰形，穿行其中，明滅可見，屋頂無棚，亦無天花板，皆爲多角梭形之玻璃片拼湊有序，閃閃時發返光。墓在中間，裝飾益美，祈禱者，環

之甚潔，無知教民，竟有新廟禱其間者，傷毀教門，莫此爲甚，阿巴斯有此能力，大能之異宰，胡爲者？

繼游「侯三」先賢墓，路經商市，街道逼聚，店鋪堆壘無次，宛然麥加。侯三墓與前墓略同，墓旁祈禱者益衆。觀其貌相，黑面朗目，長鬚飄於胸前者，皆印度人也。

余等參觀後，就其地補作晨禮。一印度老人善觀細膩，看余等禮拜形式，拜後，呼錦章來前指之曰：「筭尼？」「伊馬木哈乃飛！」錦章向其點首。彼撫錦章背者甚同情。蓋此地回教分二派：曰「十葉」曰「筭尼」相傾軋甚厲。彼觀余等禮拜形式近於「筭尼」，實則中國回民悉在「伊馬木哈乃飛」系統之下，只知信主教敬聖，固不知何謂「十葉」與「筭尼」！此地彼此分派，已失回教團結之精神，况互相水火乎？

此地宗教師皆紫帽綠纏，詢何以如此，導者曰：「此乃聖裔也。」彼等乃有守墓及收益之權。余等觀其表現，都不甚好，奚不研究宗教本身，而營營於此者，何爲哉。墓屋之小樓，有白鶴架巢，往返飛翔，素衣修脚，翅雙飛如輪，空中極顯其高致。

宗教師之首領，得報達青年會長之介紹，對余等頗爲招待。彼固一豁達人，故談話頗有風趣。出大賢阿里手抄之經典以觀，羊皮紙皆黃朽，字體亦逾古與今所見者不屬，難乎其保存也。



。更至一屋，疊存無數花紋之地毯，曰：「此波斯國歷年所獻者也。」更有斜形之珍珠綠絨，出數面以示來客，余等極讚美之。然纔覺此等大消耗，無若何之濃厚意味也。

歸途中不若來時清爽，熱風逼人，若臨火場，若人工作緊張之機器房。在汽車內，捫無處不燙，暖氣溢人，呼吸又促，當饅頭之滋味，於今亦嘗之。

覺源與世明訪伊朗公使，彼極同情於我等，尤關懷中國之拉戰。謂中國成功之日，卽世源公理實現之時。并爲余等寫數封介紹信，以備往伊朗之方便。

### 青年會演講

下午八點，赴青年會演講，聽譯者甚衆。世明之阿文，固已博得阿刺伯人之同情也。講演畢，演幻燈以助興，光線佈置良好，自演幻燈以來，此次爲更清晰。

### 蘇卜希代夫特爾貝晚宴

九點，赴蘇卜希代夫特爾晚宴，作陪者皆一時名流要人。賓主相談甚歡。代夫特爾貝與愛余等，熱情悉爲表現。當衆謂：「此數青年激動我心。我與彼等之同情，實無以復加。彼等

與我等同爲東方民族，彼等與我等同爲感受惡劣遭遇，被帝國主義侵略之民族，彼等與我等爲同一信仰之兄弟，我驚佩其毅力，我欽服其勇敢。願此後伊拉克與中國各方面皆發生永久不斷之關係。」孝先作答辭以謝，散時已夜深，代夫特爾貝仍依依不捨。

### 離報達

九日上午六點離報達，乘伊爾旅行社 Irak Tour 大汽車新且固，除乘坐五人外，二十五件行李悉載焉。

行過報達之綠洲，漸入荒原，幾穿叢林，人家出沒，溪流古渡，忘爲砂磧之地。抵一鄉村，余等購薄餅及熟鷄卵午餐。來往人更無阿剌伯服裝者，所談話，在阿剌伯與伊朗之間。

至哈乃根 Hannan，有稅卡，卡長對余等極招待，饗以香茶，此茶大有價值，余等甚著滴，固若大具之望雲霓也。行李應檢查，而通融辦理焉。

伊拉克與伊朗之邊卡相去咫尺砲台遙相望，其交界處一鐵柵焉。

### 入伊朗國境

伊朗邊卡，檢查務嚴。除行李均須驗看外，仍應登記所攜帶款數。然對余等，只稍稍檢視，殊不多留難，行旅人認爲此亦是福也。

入伊朗境，悉大山疊障，天氣轉覺清涼。漸入伊朗高原矣。綠楊錐形，密植若竹林，人家土屋，一如中國所造。花園菜圃，隨處可見。路上更多牲畜羣，羊羣甚大，毛厚且長。牛體小，類我國之犏兒。羣立牛羣中，不審視，弗能辨。

### 克爾滿沙

六點息於克蘭德 *Krand*，九點半抵克爾滿沙 *Kerhanshab* 住貝斯通旅館，夜間只覺此地燈火多，樹林繁茂，意必爲大城市也。旅館良好，設備齊全，一日疲殆，頗可歇息焉。十日晨起游街市。甬路旁，皆奔水，汨汨不息。道頗寬大，左右相去凡七八丈。多馬車，雙聽怒馳，踵相續。婦衣裝，乍歐化，束其衣，西其冠，別具風姿。男皆濃眉相連若「一」字，深目隆準，多鬚髯。雖回教國而無絲帽，其白纓者，皆本地之阿衡也。店戶無宏敞房宇，樓只二層，視之不甚堅固，人民生活遠不若埃及敘利亞，乞者時見路上，有禮拜寺，建築有別於向所觀者，啓行時迫，不能細觀賞也。

### 路上古石刻

九時，離克爾滿沙。大山橫焉，山高聳，積雪不融，雪平列下趨，若爪紋。山下有古蹟，刻多石像，測其形，若爲一帝王授將士勳章者。下有犬將，騎犬馬左楹右俏，極英武，旁壁，則爲人與野豬戰，豬羣形若游魚，一武官縱馬援弓射之。旁有售風景片者，出書說石壁故事，皆波斯文，不可知。而有蒙古文之證書文件，所蓋國章，又皆爲中國文。然則石像之故事，必與大元帝國征服波斯有關係焉。

山下有泉，飲之甚甘，下佈爲流，分溪四瀉，隨瀉隨淋，蔚然而深秀者，皆攢生之白楊也。仕女游憩於此者甚夥。嬉戲而歌，享天然之樂趣。今日爲「主麻」，此地人風俗與敘利亞伊拉克同，「主麻」日以郊外野游爲樂。

路上仍盤旋高山，地少平，則有水，有田，有牛馬羣，有人家，環境屢變，尙不覺寂寞。十二時抵韓家灣 *Manjira*，午餐，仍以鷄卵爲食料也。自此地發，仍爲崇嶺，多仄徑，車爬行甚難，至巔，微下窺，不啻千萬仞，平林若染些須綠色。人家則於培塿中尋之，余等殊駭汗，蓋去車輪只二尺耳。下午四時許，已不再走出，皆平原，而轉覺枯燥。六點半，息於鴿子灣

Casvin 一較大城市也。夜間走大路，明月伴送老朋友，兩旁更無起伏之地形，行其上若在平海中。十一點半，到伊朗京城德黑蘭 Teheran 德黑蘭果如大城市。屋宇整潔，街道寬大惟夜已深，路上絕少行人，寂靜中，供余等一流連也。住汎爾多斯 Ferdowsi 旅館。

自報達至克爾滿沙三百六十一公哩。

### 抵黑德蘭

十一日，連日奔波，余等均覺疲殆。晨起甚晚。飯後，訪外交部科長歐斯達文 (O'Steen)，科長曾任伊朗駐中國總領事，在上海與醒東最相稔。此次見余等來，亟驚奇并允在伊朗助理一切。彼固熟悉中國情形者，縱談中日戰事，頗有見地。

外交部應為規模宏大，且壯觀瞻之官府。而此地極簡單，公務員亦皆檢樸自束，伊朗苦幹之精神，于焉可見。

德黑蘭街道頗寬大，而兩旁屋宇，率多為舊建築，樓只二層，逾二層者，間或有之。溪水穿德黑蘭，馬路之側，皆有急流，滌器洗衣與濯足者，時有所見，德黑蘭臨大山，山高峻，積雪不消。城內外多美樹，枝葉新奇，多不能舉其名，白楊林中，蒼然避日，避暑者時為出沒，

孰謂伊朗爲枯燥之山國也。

### 全如「十葉」派之伊朗

伊朗回教幾全如「十葉」派，此派以阿里大賢爲正統者也。自大馬士革以來，始悉回教有派，路上所知，知各不相容而此地直無「笈尼」派矣。回教以作偶像爲非，此地市肆之中，居然有穆聖及諸聖賢之畫像，有作像者難免不有拜像者乎？此地無「主麻」，原因則爲認爲無正統之「伊馬木」。每週舉行聚禮者客居之阿刺伯與印度人耳。阿衡皆白纏，黑紗狀之大衣。此種衣冠乃爲有資格人，由政府領發者。更有黑纏之人，則爲研究宗教之學生。此地之宗教師，亦多不能說阿刺伯文，民衆之宗教意識，極爲衰微，或曰：「伊朗國王乃爲擁護宗教者，此次其太子與埃及王妹聯姻，政治上不無作用，實亦爲伊朗趨近回教改革之形勢也。」

### 德黑蘭所見

伊朗人究屬東方民族，人種與我國人頗相近，軀幹膚色，多有相似處，設其鼻小必不能辨。伊朗人黑髮朗目，貌多俊美，而患禿髮病者甚多，女人臉上率多有疤痕，致減秀色，據云

飲料之病。女人衣裝，尚深紅綠色。袒臂革履，有若歐人。而蓄髮不可見，髮然矯俗之類，良可欽佩。

伊朗文字卽我國宗教師所習之「法拉西」文也。此種文字百分之二十同于阿刺伯，百分之十同于土耳其。字體書法，亦頗有美感，而鬆散，不若阿刺伯字體之緊湊，其語聲清平，不若阿刺伯語之喫力，而有類于印度話也。

伊朗統制經濟，對於外人之限制尤嚴，然經濟流通只限于國內，與外隔絕既久，商業頗呈凋零之象，故伊朗非富國之表現也。

下午六時，外交部科長（歐斯達文）請茶于其私邸。相談甚歡，一俄國軍官來，對我國東三省情形最熟悉。尙能說一兩句中國語。

### 訪視外交部司長

十二日，余等承歐斯達文君介紹，見外交部第一司司長號馬那目（Hоmоуmо）君。第一司乃專司亞洲外交事務，尤其關於回教世界之事也。彼詳細問余等之行蹤。余等亦將本團之目的及在伊朗居留之日期以告。并將所擬之日程單向彼商酌。彼表示願幫助一切。明日派員接導

來。關於本部者自由本人負責，其有涉他部者，余亦可向該部關於此項之負責人交涉。彼又謂中國之抗戰精神，實為伊朗舉國所欽佩，彼尤願與中國人為友云。余等認為結果滿意，乃與辭。

### 參觀大禮拜寺

下午六時，余等參觀大禮拜寺。寺在市廛中，所佔面積極大，建築如四方形，各有對廳，四廳相連，皆禮拜之處也。院中有大水池，水有泉源，汨汨不息。禮拜者咸來此作小淨。全寺皆為花琉璃，佈以各種圖案之畫，莫不各具匠心，光彩奪目，余等嘆賞久之。最可喜者，如從入雲端之班克樓，富紅綠寶石色，日光照之，極絢爛。下接以殿頂，如叩金盆。余等皆稱其偉大。

### 接見新聞界

十五日伊蘭報主筆穆芝得馬凱爾Mujid Makar來訪，談甚久，并為大家照相。繼訪法文報館長名Jomhar Toheran，該報頗同情我國。惟伊朗之言論無自由，雖欲幫助宣傳，亦有限。



制。

此地集會結社亦無自由，故無任何之宗教團體與社會團體，可往訪問，本團之活動，未有感寂寞如今日者。

### 司帕哈薩得爾清真寺

下午六時再參觀一大禮拜寺，寺名司帕哈薩得爾 *Sepada'dar* 六十二年前一宰相所建，寺名卽宰相名也。

寺之建築形式與作日所參觀者同。而宏大新美與壯麗實又過之。寺仍多帶彩光琉璃，圖案花卉，莫不精妙。寺中極靜恬。中有蓄水池，水極清冽，游魚皆金紅色，大者四五寸，小者銜尾羣嬉。池圓形，週以花木。草卉多旱蓮鳳仙花屬，類皆我國之北方植物。喬木有松柏，有白楊，餘皆不能知其名矣。寺中所見之人，皆爲阿衡與學生，無俗氣之纏擾，徘徊其間，不忍去。時屆晡禮，余等乃作小淨而禮焉。

### 寺中附設之宗教學校

寺中有學校，正考試。學校爲宗教學校，學生皆黑纏黑衣，年齡殊不齊。教師則白纏。余等與其副院長相會。談甚久，約明日來參觀該寺附設有名之圖書館。十四日上午參觀大禮拜寺之圖書館。館中司事者爲一白纏黑服老人，類中國阿衡。館中書籍甚夥，皆波斯文。出一書使余等觀，書類歷史或故事，且文且畫，畫中山川草木宮室人物等，愈深紅硬綠，歷落可愛，細玩之罔不佈局幽美，各具情態，畫圖之花邊，復爲精工之圖案，著色既佳，穿插復好，余等歎嘆今人之不若古人也。導者謂：「此世界上稀罕之物，曾陳列于倫敦，英人以重價購之而不肯者也。」更出一銅製之天文器，大如小盤，邊緣皆花紋，中空，疊以五六銅片，片上皆鏤以經緯度，其平列與相交之線有若微髮隨處皆有。註文，文細小，曲折若連貫之蠅足。銅片上，附以活動之蓋，蓋別透又爲美好之圖案形，有機關，轉之可動，而與銅片之度數，隨轉隨有作用焉。一專家詳爲解釋，然余等爲門外漢，復隔闕于文字，對於此回教之文明，只能記印象而已，終不能知其所以然也。

### 伊朗之教育情形

伊朗之教育制度亦步學于歐美，伊朗只二大學，一爲軍事大學；一爲普通大學。普通大學

，再分各院。宗教學院隸于普通大學者也；中小學教育，尙屬發達。男女求學之機會，已然較  
等。男女在小學時合校教授，中學分焉，大學再合焉。

### 伊朗國旗

伊朗國旗爲綠白紅三色，白色上有黃色雄獅，獅背有放芒之日，右前足持刀。此國旗已有  
千年之歷史，所涵之意義甚濃厚，綠色所代表者爲「生命」，白色爲「和平」紅色爲「戰爭」  
，黃色之雄獅，乃高貴之象徵，獅背芒日，示民族情緒之外揚，右前足持刀，更有爲正義而奮  
鬥之意義也。

### 穆罕默德凱默爾之熱心

十五日訪印度人穆罕默德阿克巴爾 Aga Muhammad Akbar 先頭認一人。然後亦回教轉爲熱  
心相助。彼乃一青年名穆罕默德凱默爾 Muhammad Kemal 敘利亞之大馬士革人也。彼爲一煤礦  
舖之經理，貌極精明，對余等心尤熱。彼謂：「適閱家中寄來之報紙已耳君等名矣！歡迎之至  
」。印度人相去甚遠，彼乃駕其友之車，偕往訪視。離城入鄉，天氣且熱甚，塵土飛揚然甚。

余等心懸不安，而凱默爾殊自如，未少介意。殷問在大馬士革時，劉君等之招待如何。余等殊表謝意，對范賀爾貝尤多回憶。凱默爾曰：「范賀爾貝乎，我民族之領袖人物也。彼能認識君等，實為彼親。君等能得其招待，吾為君等賀」。印度人乃開石灰工廠者至其工廠終不遇。飯後，赴市政府，訪市長留刺而歸。

### 初會朝三因馬大尼

十六日有朝三因馬大尼 (Hoseyn Madany) 者來訪，先生為一精幹之老翁，精神殊健旺。操流利之英語。固一熱情於宗教而倡回教民族聯合運動者。彼謂已數來，皆不遇。榮幸哉！與此數會齊相見。先生發議論甚多，而嫌無系統，然余等知彼固為一有學問人也。

### 訪視宗教領袖

先生初會曾訪一宗教領袖。余等以為數日來，除參觀二大禮拜寺外，實未與宗教方面相接。有此機會，計亦良待。

乃相偕步行，先生一路都是話，靜聽，終不得其要領。由大街轉入小巷，巷逼狹，頗顯北

平之胡同。不潔且過之，而巷中有綠樹，有流水，又非所能及。屋宇形式，儼若我國北方之建築物也。

忽至一家，先生曰「止」，自門外視，可達內戶，戶中鋪地毯，黑鴉之阿衡與老幼不屬者，圍而坐。皆捧經讀，聲不甚大，辨音而已，余等不知何所事，若此不速客，殊嫌孟浪，欲却退。先生連呼曰「入！入！」余等乃脫鞋入，與阿衡等併肩坐，阿衡等只知波斯語，不能立達情意，臨東謂「中國回教與波斯大有關。祈禱時，仍以波斯語爲舉意。」先生翻譯，意不能達，幸阿衡相譯，若誤會中國回民全以波斯文作禮拜者。覺源精巧，急自舉意起，直念至法諦孩（天經首章）止，使彼等聽，感始解，乃相顧曰「此仍是阿剌伯語也。」色頓怡，聲亦止。經讀畢，一阿衡坐台上，若讀經，若講演，至情緒激昂，而作悲慘狀，聽者皆撫面哭，哭哀甚，且失聲，余等不知哀自何起，相顧失色，見他人心痛，因亦垂首作愁結狀。然殊感不自然。旋講演畢，哭聲止，衆面頗霽和，余等亦覺舒適。顧疑此何境地耶，辨道者耶，然人物殊不相類，經作紀念亡人者耶，然固捉摸不得此種景象，衆阿衡出，余等亦隨之出，一更約余等經伊家喫茶。復有任伊朗要職，年老退居者也。見余等甚愛惜，曰：「余游美國時，曾見中國人，見中國回教，此第一次也，貴客也，歡迎！歡迎！」余等得空厚先生表曰：「方才是何境地，至

今仍不能瞭解？」先生曰：「是乃爲亡人作四十日紀念者。」余等曰：「不爲見宗教價值耶，來此甚何意義！」洋梅之，繼問曰：「然則方才哭不自禁者，必爲傷心亡人也！」曰：「不然阿衡在台上講演阿里與侯賽尼遇害之事迹，衆有所感而哭泣也。」余等不敢再問，當時之疑始解，而感轉多，然終未能見所謂宗教領袖也。

### 絕無僅有之聚禮

十七日。今日爲聚禮日，此地無主麻。余等經穆罕默德凱默爾之約，往阿衡處，舉行聚禮，阿衡非「十葉」派也。彼爲一老叟，在此環境中能標奇立異，殊爲難得，每聚禮必湊人數，數不足輒額之。今日連余等方八人乃成禮，阿衡讀經腔調，極似我國之陝甘，閉目聆之，儼然在國內也。我國回教之來自波斯，由此而益信。阿衡若甚清苦，衣裳極不整，仍髮我等以瓜果，且感不安。

阿衡處遇一印度人，正前日訪而不遇之穆罕默德阿克巴爾，相識甚款。此人亦頗有歷史，曾隨伊拉克波斯兩國王多年，與敘利亞之范智爾貝最友善。彼固亦熱情於宗教者，而深以客居人，諸事不能幫助爲憾。辭阿衡，彼約余等吃午飯。

## 參加一講演會

下午，初三因馬大尼先生復來，約余等往彼家喫茶，余等要談昨日之荒唐，皆重聽也。爾先生言辭懇摯，復不忍峻却，不獲已，又隨之往。

走過大街，復入小巷。余等陰念必抵其家矣，巷且深，先生時不見，蓋伊好談話，朋友多情復熱，不忍僅作點頭禮，遇一人，輒媵媵弗已，致費時久，常落後。余等佇立街上，人見數外人，生好奇心稍稍來觀，彼此預視，若塵塵之不相接。余等殊不耐煩。

巷皆窳形，入暮，且昏黑。數武外，人不能辨。右側一門。先生曰：「入」！余等深幸，以爲至其家也。比入，乃一大院落，中蓄水池，四周人甚夥。對面有高基，若我國之劇台，一人跪一梯形之木棹上，黑布纏，鬚髯繞頰生，正講演，意味極濃厚。聽者甚衆，上首坐者皆爲阿衡，餘皆爲普通教民，衣裳論之，貧富若極懸殊。余等亟欲引進，而已爲衆所視，不可得，求則安之，余等乃少近台。衆約余等上，乃從側門入據一僻靜處坐，向衆阿衡道致敬，有數人已會認說者。台後有帳垂焉，帳後乃婦女聽講處也。

阿衡講演劇動人，初，衆僅讚嘆而已，情緒漸激昂，聲亦朗徹，而復作悲慘之狀，聽衆皆

垂首，深髮爲平眉宇。繼有撫面而哭者，衆俱失聲而啼，其未哭人，亦咸作悲苦顏色。此種情景，余等已不稀奇，所怪者，衆俱以手擊額作響，作自責自罰狀。其必又有深蘊在也。隔帳中，復聞婦女之環泣聲。繼又一人講演，窺其狀，若亦甚能言者。

### 參加「昏」禮

余等方幸騰濱之完畢，亟欲抽出，而「沙木」禮已至。念「班克」感懺繼起，聆其辭句，微有不同。余等中孝先錦章有小淨乃參加禮，覺源與世明，親禮于台下。

「沙木」禮甫成班，突有一人來，在孝先錦章前，投小石各一方，石有花紋，錦章斜目視之，禮拜者面前皆有小石也。禮拜無「伊馬木」領導，一老阿衡，雖亦前衆人立，而等于虛設。唯一童子坐木棹上，代「伊馬木」念辭句，大致無異。而其情景，若教官之威操而聲次之。禮拜之姿勢有異，抬手紛紛弗齊，不抄手，捧手後，始鞠躬。鞠躬時頗久。默坐工夫亦甚長，說經節目，只左而不右，孝先與錦章在衆人中，固已標奇立異，倉卒間，雖欲認真，且不可學，况學本弗欲異其姿勢乎？然此環境大不好，設少有誤會，必出笑話，二人心中忐忑不已。願前小石，每叩頭，必能觸，錦章拂之旁，孝先恐聲破綻，然天氣熱，汗出，觸石，輒黏起，又



必撥之下。拜後，捧手作祈禱，凡四五次，孝先錦章，都不知作何禱，然不能不隨之。拜後，二人頭問左右隣，握手問安，隣皆有欣喜色，回頭看他人，亦無怒容。今日所受之害，離奇中意想不到事也。拜甫畢，班克聲續起，繼隨之禮，嘻！此地「沙木」與「虎伏灘」併時而行也。

此地人願拜，都未必戴帽，光頭者甚夥，至有裹黑纏于地，而作禮者。我國回民禮拜，求至淨，曰亦淨曰衣淨曰地處淨，于此則均不可得也。

拜後，又有一阿衡登台講演，余等恐耽擱時間久，亟引去。今日人且衆，本可作宣傳工作，然此環境，大須留神，言高語低，必禍患踵而來也。出門，彼此說方才事，俱叫絕稱奇，馬大屋先生疑之，借覺源往解釋，始已。

### 赴馬大尼先生家之途中

出發，走大街，余等向馬大尼先生辭，先生曰：「是何故？家中有所備，敬待君等，今如此，何待君等光臨之難也。」先生意識如此，雖天晚，不忍却之。

步發，先生談其歷史，先生乃美國留學生，固伊朗一知名之士也。其風骨頗有足多者，彼

固一有革命思想人，民衆又極擁戴。終以見嫉于當道，而家居，教子女以爲場。彼又爲汎回教運動者，所幾皆類此種話。

迨而一綠纒曳來，與先生談。別去。余等詢之曰：「此人爲輩何耶？」曰：「然。」復解衣出其腰帶以觀，亦綠色。曰：「我亦聖裔也。此事我最喜與人談者。」

走盡大街，余等以爲去其家不遠，而先生始雇馬車，余等相訝曰：「然則必有多許路耶？人疏地生，深夜將何以返？」先生窺知其意，曰：「甚近！甚近！」路上祀一馬車，人多，不能容。旋一車馳來，先生呼曰「停」車止，一男子出，頤而長，白草笠，黑鬚鬚甚美，先生介眉曰：「此吾友也，願君等與彼認識。」余等乃與握手問安。先生謂其友赴彼家，其友辭以有事，固請之，則固辭之，先生辭色甚親切，復親其手與面，直登其車，友不得已，乃同車同往。余等乃分坐二車。迺又入小巷中，巷寂寂，已多不見人。

### 昏夜險路

小巷既盡，路轉黑暗，平視若已無屋宇，僅辨遠處熒熒燭火，知在鄉村不遠。馬車，行失徑，入荆棘不平之路，馬時驚悸，車左右顛簸，余等皆驚惶無措，紛紛險境而不察。險念是何

高坑，但見若鳥鳴，審之，彷彿男女和雜混，復思此又是何爲者。仄途既遠，漸入凹地，淺水  
鴨鴨歸，混然而鳴，旋觀之，銀色曲折，始知是地多溝澮。

### 疑途激生之路途

渡一村荷，食閉戶，更無人跡，惟小犬追車咬。心釋之！蓋此荷，大樹下，燈光甚明，藉  
人席地坐，皆在檮樓，不知作何游劇，兀然視余等，白晝閃閃，望之可怖。

行，更聞遠村歌聲聲，亢轉折，楛類猿啼，聽而神往，惑疑之餘，又添怪。先生之家究何在  
，詢其闍家之友，言語弗通，益形窘迫。先生者已發覺，曰：「弗遠！弗遠！」余等乃不能言。

前行路絕，蘆葦瑟瑟作響。先生前行摸索，得一仄途，又數隔以水，走其上，須如猴子攀  
，倚幸攀援甚，心緒駭亂，俛視白水，疑爲平地，竟失足，鞋履盡濕，乃大慚曰，「世豈有衣  
，爾爾穿破者，而走此遠且險之路者，余必歸。」世明曰：「然。」孝先乃向先生辭謝。惟覺渾  
，然曰：「勿事負老先生心。」屢來相勸。余等俱停而不行，先生薄責余等，曰：「中國之何

旅青年耶？何無勇氣若是也！」聞其諷刺，益似激辦法，更懷疑。然先生之法終成功，余等竟隨而往。

循大路行，塵土起，覺氣噎人甚。登一陂陀，又見樹叢，復抵一村落，土垣重重，經一短門，先生叩戶，余等以為此次可到矣。曰：「是我長子家也。」穿林行，復抵一家，曰：「是我兄弟家也。」復數武，一人持燈來，辨之，乃昨日先生攜往旅館之二兒也。以懇懇態度，作歡迎辭，既抵其家，疑團少釋，余等互慶不已。孝先錦章等無語，覺源若甚有理，奚落大家之沉不住氣。

### 馬大尼先生家

入其家，不見屋宇，惟樹木森森，若墳院，螭蝠飛焉！青蛙鳴焉！院寬且大，走許久，水袖橫之，旁以椅子。余等順序行，忽見草叢中，有人撫枕臥，貌殊古特，照作隋圓形，鼻高大，口脣突出，目光梭視來客，更不起立，余等咸失驚，倒却曰：「伊何人！伊何人！」先生頭前介紹曰：「是某教授也，學識聞於國，患病，與余最友善，故常來過我談。」余等乃向前握手，手粗老若蛇皮。退坐椅上，深覺今日之景象迷離，心仍不安，亟欲早退。教授翻目向余

等曰：「我等將何以對付我等之仇人乎？」孝先曰：「仇人爲誰？」教授曰：「犧牲他人之利益，而滿足自己之欲望者，方爲人類之敵，日本爲中國以自肥，獨非我等之仇人乎？」余等聆之，倍加起敬，應之曰：「善哉！是言乎！」覺源與之談，甚相契。教授顧謂先生之友曰：「中國朝氣，胥於此數回族青年中見之。」世明誦古蘭，爲埃及聲，衆稀罕之，均嘆賞。一客類阿衡，亦誦波斯古詩以報，情節淒楚，涵義甚深，波斯之詩詞正與印度之哲學思想并傳者也。

先生餐余等新鮮之杏李與櫻桃，旋復盛牛乳與大餅以進，情至可感也。方余等辭行時，教授贈數語，其中可紀者曰：「真宰乃孰掌真理者，真宰終有公道，中國爲真理而犧牲，前途大有望。日本吞中國，實不可能，因其類眼小，吞之，吾將視其吐出也。」余等殊謝之。

與先生別。幸雙馬車趕來，余等大喜，時缺月東升，路上不甚黑暗，心神既定，不若來時之窘迫，與先生之友同車，彼此相視而笑，彼何所笑，必有與余等同一心腸也。

歸旅館，夜已深，覺源仍以余等錯疑人爲不滿。錦章曰：「先生對我等之熱心，無以復加，然所探之方法，輒神龍見首不見尾，不由不疑鬼疑神，以今日之情景而論，若老於行旅者，必將回車不前也。君乃誠心人，故遇事不疑怪。」醒東得其情，曰：「設我在場，疑處必仍多於孝先錦章也。」

是日，醒東參加伊朗運動會，并爲衆練中國拳，頗受歡迎。

### 參觀國會

十八日，上午九時，余等參觀國會。國會靠近大亞拜寺，樹木幽森，花草鮮美，殿頂及登立之長塔，彩色斑斕，胥於林杪中求之，宛然圖畫也。國會中有大玻璃室，盈屋皆富有美術之多角形，光芒互照，行其間，人無暗影。地下所鋪氈毯，極精緻，花紋與向所見者，皆不類，踐之，亦覺鬆軟，知爲貴品也。國會會場不甚大，設備佈置，頗有可觀，與他處相較，微有不同，其與會長相面處，有皇帝位在焉。

繼參觀圖書館，館藏畫甚夥，壁圖尤爲美好。讀者更開保險箱，出古書籍以觀，圖案精工已極，字體尤遒古，更有歷史畫，宮室、人物、山川、草木，莫不先輪廓而後著色，且謀篇佈局，直爲中國畫。中國與波斯之文明，果有關聯。

### 伊朗之名歷史家

十九日，余等上午向各處辭行。

伊胡蘭國務總理那桐先生。其爲一歷史家，今日余等拜訪，談甚久，關於蒙古在中亞之歷史，研究甚詳。蒙古之破壞方盡，更舉例以釋明，吾人頗想像蒙古人之金戈鐵馬，所向無敵也。先生謂，「回教之中落，與蒙古不無影響，因蒙古雄踞中亞及小亞細亞一帶，回教之文物典籍，已一掃而光也。」

### 蘇俄回民之流落者

晚飯時，與二俄人相遇，一爲孝先在土耳其之友，一爲布哈道人。談甚歡。彼等亦爲致力回教民族復興運動爲政府所嫉，流落於外邦者也。話遇知音，娓娓不倦，彼談至其本身情形，至欲淚下，余等亦爲之吁嘆不已。

### 離德黑蘭

六月二十日，離德黑蘭。送行者有穆罕德凱默爾君，依依不捨，宛然多年故友，阿爾伯人之多情，於焉以見。少選，初三因馬大尼先生與其友并偕其幼子來，且遠送以點心，幾日德黑蘭，受先生之惠甚深，無日不牽掛余等，而仍以分離之速爲憾，至情感人，永志弗忘也。車

將聞，「笱尼」派之老阿衡來，余等益感激，亟向其握手問安，阿衡筮爾而笑曰：「爲國家與宗教而奮鬥之數青年乎？君等奮勵吾心，吾喜回教民族之有望，并祝中國之抗戰成功，君等行矣！吾相信回教志士必有開風而興起者。」言訖，爲余等誦天經，祈禱時以口氣徧吹余等，此乃第一次被吹，不知意義所在也！

### 庫木之美麗墳墓

路上多平原，望山而不走山，覺地勢起伏而已，地質頗可耕，而夏季無雨量，致成游牧之土，良可惜也。路上間有田園，其必賴泉水灌溉之力，林木亦蔚深焉，小麥亦秀花焉。

去庫木三日不遠，便見光彩奪人之純金頂。余等指而異之，車夫曰：「是非禮拜寺，乃法圖麥墓也。」心亟欲一游焉。

自山地下瞰，庫木如在井中，屋宇櫛比，更有高出之樓宇，疑皆爲禮拜寺，庫木亦大城鎮也。

二時抵庫木，少進飲食，便游法圖麥墓。

法圖麥非聖女也。乃波斯十葉教派第八代「伊馬木」雷扎Riza之姊，伊有何功德，而後人



營此偉大之墳墓，殊不可知。

墓之建築，純爲禮拜寺式。四樓相對而綴以廂房焉。琉璃之美，不減於德黑蘭所見。墓中包括無數墓，庭院中，石爲方圓，無隙地，皆亡人骸骨處也。其靠近大墓者，皆王公貴族，石旁并刻其像，偶像之於波斯，不足稀奇也。

法國麥墓在殿之中間，裝飾又極壯麗，玻璃壁閃閃耀人，男女祈禱於其間者甚多，更有糊塗人，居然向其墓禮拜者，嗟呼！新真宰開其茅塞也。

余等有作陶禮者。旁觀者又擲石于頭前。

余等爲回教人，對於此地之一切現象多有看不慣者，流覽古跡之餘，對我無瑕之伊斯蘭教，於斯土多生枝葉若此，不盡廢然而已！

路上已不甚寂寥，青綠林中有鄉村，間亦有騾馱往來。信此地必富多泉水，水，人類生命之源也。

九點半到易斯發汗 Isfahan

### 有如花園之旅館

二十一日，昨日奔波甚累，今晨起甚晚，此地天氣涼爽，又無蚊蠅擾也。旅館不甚大，殊幽雅宜人。屋宇周以各種果木樹，杏已黃，櫻桃尤鮮豔奪目。白楊老楓，爭撥天生。徐步其間，心神豁然，不知身已爲行旅人也。夜鶯善歌，雖盡不息，聲婉轉，動人心趣。

### 易斯發汗爲工業區

易其發汗，一工業區域也。街上之手工業買賣，比比皆是。街道極寬大，中隔以雙流，樹亭亭以生，聲稱一街，實爲三路。商鋪雖相望，而距離不近，彼此弗能啣接，人往來者鮮少，以街大故，益形寥寂。

### 參觀沙海寺

上午，參觀沙海寺 Mesjid Shah 寺規模極大，全爲彩琉璃合成，顏色配置既美，而變化無窮之圖案畫，尤可觀賞。「班班」（講演台）爲一整石雕成，石純白，質細有光。禮拜室中石色較黃，上有紋痕，作浮雲流水狀。

仰觀大殿之頂，琉璃美麗，儼若蒙以彩花之布，不禁目眩神奪也。屋中套室，室各有頂，頂各有獨到之花紋，建築之精，可稱獨到。

寺有套院，院各有小規範之房間。寺有水房，房中有轆轤井，有淨池，均同于中國禮拜寺之形式也。

偌大之寺，等于廢廢，政府爲保存古蹟，乃禁人在此作禮拜，殊不知寺乃因禮拜而貴，且寺中因禮拜能必毀壞之速乎？因噎廢食，此之謂也。或曰：「國王極賢明，且篤于宗教，其所以若是破釜沉舟者正爲整頓宗教，」然則固別具有苦心也，以今日伊朗之宗教而言，吾深以爲然！

### 參觀沙海路託夫拉寺

下午參觀沙海路託夫拉寺 Mesjid Shah Lutfullah 寺規模小於上午所見者，而構造堅固，年代亦較近。阿刺伯文之琉璃磚，皆大牙對縫，體式不變，全寺連綴，四壁皆是，世明讀之，蓋古蘭經之章句也。余等極嘆字體之美，並驚工程浩大也。一導者曰：「易斯發汗凡數古禮拜寺，歷史上均有相當之價值，而國王最喜此寺。」

### 阿立克浦宮

寺之對面，爲一古王宮，曰阿立克浦宮。其宮已四百餘年前，波斯阿巴斯王所建者也。宮少琉璃磚，而壁上皆有遺古之圖案畫，徘徊一下，覺其構造，又甚別致，窗門數種折，有梯可緣，旋而上，始知更有數層樓，且極微亮，樓上分間，且多變化，若作捉迷藏戲，必難於尋得矣。四壁皆空洞。所鏤之孔，皆玲瓏巧紛，作各種用具形狀。詭笑其中，蓄音不洩，良久始散。

樓上觸目皆壁畫，乃曾經石灰塗抹，復磨擦而出者。隱約視之，類皆男女謔情故事，女人皆長身，修眉美目，作各種嫵媚狀。男則少年人，裝束與女無殊，面貌亦皆姣好，至不能辨其別，此正與我國古畫，有同一病態也。

### 扎密寺

繼游扎密寺。Masjid Jani寺在易斯發汗最古者也。規模極大，石刻之美，又非他寺所能及。推年久失修，多有頹落，整理者，雖竭力補飾，難得舊觀矣。寺中有室，入審，又爲廣大

之禮拜處所，乍入，昏黑不能別咫尺物，少定，可視「飛甍」焉；寺最古，彼時無玻璃，其透光處，僅爲頂上之小窗，嵌以透明之薄石焉，仰面視，作黃白色，傳光甚微。

### 祆教廟

寺後更有多房間，竟以磚隔絕焉。導者曰：「塔後乃祆教廟，此方乃禮拜寺之區域也。地初爲祆教勢力，回教傳入，彼乃受影響，然回教并不有傷其他之信仰，蓋彼有彼之宗教，我有我之宗教也。今遺跡仍存焉。」

### 蒲開渚大橋

蒲開渚橋 Pol Khano 亦名建築物也。在易斯發汗之鄉，驅馬車往，良久始至，全橋皆爲礮砌成，不知者以爲屋宇，走其下，涼風習習，一滌煩燥，密洞中多人，能相望。豈可避暑。水流湍急，經數轉折，勢漸緩，過橋，又成激湍，觀者以爲樂。河水清冽，游人皆撫玩之，至有解屨而濯足者。

### 哈爾巴寺

二十二日，此地天氣最涼爽，盛夏中，極好避暑地。夜間仍須蓋毯，蓋非中午不熱。

上午驅車哈爾巴寺 Masjid Chaharba 寺與向所見者大致同，惟多花木，更有狹長之水池

，庭院覺有生氣。有古松參天，翠柏如蓋，駐足以觀，殊嘆其多姿，老根幹可數圍，枝葉正繁茂。點綴纓配之美，以此寺爲冠。

### 四十根柱宮

四十根柱宮，亦古王宮也。入門，又有水池，池旁多石刻之獸形，鼻端肩頭，皆可噴水，宮中樹木幽森，種類既繁，多不能舉其名。惟欠經營，弗能以整潔稱也。宮類戲台，果有木柱如林，皆堅實耐久，數之，僅三十六根，不若所傳之數，宮中皆壁畫，小者又皆男女之講情故事，其大幅者，則爲戰事之紀，風格有類我國畫，其中間則爲波斯戰勝印度之歷史，藉以表功者也。

## 阿爾滿尼教堂

阿爾滿尼教堂，亦易斯發汗可遊之處也。阿爾滿尼人。堅忍善經營，頗類猶太人。惟繁殖區極不多廣，其所以搏合而不散者，只以其宗教在。

教堂非出奇處也。所謂可觀者，乃其壁畫，而畫實不美，畫內不外耶穌聖人之故事，故十字架隨處可以見之。天堂地獄，又從理想中表現出，如此具體，轉覺幼稚。殿中神像十尾，有類純廟，難乎其為一神教也。

## 離易斯發汗

下午三時離易斯發汗，路上不甚熱，知必在高原中，吾人走此地，乃得一經驗。途經小麥，或青，或黃，或收割，于其成熟之先後，可測氣候之寒暖，由氣候之寒暖，可測地勢高低也。

七時半到阿巴呆 Abdah，一鄉村也，處處極為簡陋。

廿三日，昨夜較易斯發汗尤清涼，酣眠一夜。晨六時起，七時發。路上多村莊，綠樹蔭蔭。

，呈活潑之氣矣。

### 帕爾拋里斯之古宮

下午二時半，到帕爾拋里斯 *Persepolis*，游一古宮，宮之外形已無，惟殘餘之石柱聳天空，遠處望之，知其又古蹟也。

拾無數級，始登其巔。石壁多顛落，數丈高之雙獅，刻鑿極工。修尾垂曲，長鬣披頸，曠爲神似，頭已失其頭，多殘門，兩旁必爲一王者前行，王戴冠，博帶，濃眉長髮。一侍者捧傘隨之。千篇一律也。石刻中又有二獸鬥者，一猛獅嚼牛後股，牛作逃竄狀。姿態雖各不同，而事實則一；又觸目皆是也。宮殿之台基，又刻石人甚夥，類皆持貢物牽牲畜而行者。壁上更有文字，類印度文字體，譯者曰：「此伊朗之古文字也。自伊朗接受阿刺伯文明後，乃易今日之字形。」

天熱甚，無處求陰涼，流連未久卽去。

宮爲古波斯七代王所建者，彼時，此地乃一國都也。王曾勝羅馬，建宮之意，正爲表其功績也。亞歷山大王東侵，覆波斯，此古宮亦被摧毀，所遺者僅殘石斷碣，荒烟蔓草，供人憑吊。



而已，此地雖曾爲古國都，而人家所有于今日者，爲一警察住所，爲一家賣茶之叟，餘則爲平原漠漠而已，吾人更不禁有滄海桑田之感也。

## 到希拉斯

五時到希拉斯SHIRAZ，住瀟瀟旅館。

廿四日，希拉斯一大城鎮也。寂寂之荒原，旅夫自極煩燥，而在山嶺幾轉折間，忽現此境，使人有意想不到之喜也。故可望希拉斯之山頭，有古松四五顆，風景甚美，地名曰：「按拉乎克白爾」——真宰至大之意——蓋行人至此，陡現生機，不禁驚呼真宰至大也！不謂竟有以是名地者。亦奇矣。

## 希拉斯所見

希拉斯街道之寬大，不亞于易斯發汗。而市面蕭條，人民俱顯貧瘠之象。鴉片嗜好，亦未絕根除淨絕，伊朗之民族致命傷也。車夫謂：「此處已走入經濟復興之路，前十年人皆遠逃亡，秩序既失，外賓來此者，不得保障也。」

此地商家佈置，以及常用器具，都與我國相同，人之面貌骨格，更有與陝甘回民相類者。人民文化程度較淺，古樸之風尙存。

擬悉備遊，過一禮拜寺，寺門居然有阿里夫賢之相，余等相顧，驚疑不已。晚飯時，旅館奏樂以娛賓，聆其音調，在中西之間，悠悠然夜深始歇。

### 樹木之點綴

廿五日，離希拉斯，路上多走險峻山嶺，急轉陡折，行人極爲擔憂。荒山地質好，皆可種，惟短於雨量，雖茅草亦不能滋生也。

經一高山，樹木甚夥，就其枝葉形類以分之，種類亦繁。萬重青柏，瀾漫皆是。路左時見草蔭，萬綠中白烟縷縷，疑是炊火人家，不意乃以樹謀利者。嗟！一路上皆荒漠，惟些須生命之色，尙保全之不暇，而必欲使之焦頭爛額耶？

渡有樹之山，近停午，天氣不再涼爽，風吹如火，余等皆以溼巾蒙頭，然不久即乾。目且濕，鼻孔燥甚，輒流血，樹木又見熱帶之叢林，錦章指之曰：「吾爲是樹易名，名之曰『熱』。蓋見彼便見熱也。」

再過大山，涼涼然無生氣。路之艱險，倍於前者。峭壁下，時見殘毀之汽車，零落地，免死狐悲，不勝心驚。自其顯下視，百路盤曲若羊腸，隔山可見平原，縹緲辨之而已，下山有溫泉，余等<sup>因</sup>~~因~~定於此。人謂可醫腳氣，然一次便能奏效乎？

### 夜抵布施爾

平原無途徑，夜間屢失路，歧路奔波，心緒煩亂，耽擱既久，抵布施爾。

已一時許，街止寂寞無人，更無較舟旅館可尋，得一小店，屢叩門始開。屋中殊不潔，器具尤惡。此地熱甚，甫臥，汗已滿身，搗之不能止。蚊蚋復來迫人，輾轉終宵，雞鳴求眠，亦不得也。

二十六日。日未出，熱氣已迫人。加以夜不得眠，故精神疲殆已極。幾日來，皆爲行旅生活，衣履不得更易，情形若甚狼狽。

布施爾樓宇無多，建築如舊式，視全市情像，宛若麥加城。余等以上午十時即開船，無觀光也。先是政府電該地官廳，遇事關照。故余等離伊朗，諸事頗爲便利，若行李之檢驗，金額之查核，均從其格外通融，警署并派二警前來保護，情至可感也。

## 渡波斯灣

所乘船名韋陀Vigra，英國商船也。

船不甚大，而設備甚好。船上職員工友爲印度人。同民居其半。乘客亦多我教人，船上作禮拜者，觸目皆是，佈景有如一歐塞之路也。彼等發現余等爲同民，宗教之感情，油然而生，親愛有如兄弟。

船上服務者只一中國人，操木工，譚姓，廣東人也。初見余等，誤以爲日本人，殊恨怍！余等與招呼，亦不置理。彼視護照，知余等爲中國人，心理驟變，由仇人一變而爲同胞，熱情表示，無以復加。

二十七日，未深入印度洋，兩旁仍時見島嶼，無大風濤。居船如居陸地上也。故余等尙能操作。

## 風浪之苦

二十八日，波浪漸大，船漸簸動。入晚尤甚。譚君謂：「此時正風雨季候，印度洋最難行

自明日起，船將大搖動。一、夜間，開窗眠，風奔捲入，床上不寧，人如篩中之米粟。除念明日之罪孽必轉鉅。

二十九日。晨起，搖搖赴艙中早餐，桌上碗碟自走動，刀匙飛舞，余等幸曾數乘船，不然必暈不能起。甲板上捉椅坐，必三四相連，設孤立，輒人隨椅行。撞至欄干而後止。殊險也，風濤轉大，搖動益厲，惟有伏桌假寐。苦熬時日而已。食飯時，乘客竟有廢而不來者。

抵印度之喀喇蚩。衆心大悅，來此者可欣喜而下船，過此者亦得少蘇，一親陸地爲快也。

檢驗行李并護照蓋印後。余等下船，作喀喇蚩之游。

### 游喀喇蚩

譚君導余等至華僑會，門前大書「東亞」二字，中有數職員皆廣東人。觀其章程，乃中日人士合辦者，顧已無一日本人，想中日發生戰爭後，此會必隨之而呈分裂之象矣。一同鄉囑余等少坐，彼將往邀一山東同鄉，伴余等游全市，待之甚久，不至。余等乃自往。

果至印度國也。男女衣著，都非向所見。尤以男子頭上之布纏，更百人百式，各呈異趣。回印之間更有分別，大半纏而帽者爲同民，全纏覆蓋者爲印民。其黑種之紅纓帽者，不問而知

爲回民也，又有可分者，長鬚髯而齊髻者或短髻而不髻者亦爲回民。其連鬚鬚髯而不加條飾者印民之塞克人也。

喀喇崑崙亦大城市。街道整齊，商業繁盛，願在日中時，人皆畏熱而不出，故形寂落。

食飯時，飯館之回教味極濃厚，大書曰：一本館不賣酒，亦不許人來此喝酒。參觀一大禮拜寺。寺規模既宏，建築尤爲新妙。大殿能容多人，殿之周緣，起樓三層，仍可作禮拜用。至於光線之充足，設備之完美，亦有獨到處。余等作响禮而退。

天氣甚熱，余等汗皆透衣，乃尋一公園，頗可避暑，繁蔭之下，亦先有數印度人在，觀其裝束皆回民，余等與之談甚久，關於中印戰爭，尤多論評，彼等殊同情於我國者也。

### 印度有地位之僧人

五時，余等不得已，又返船上。連日船搖，肺腑離析，畏船如畏虎也。

船上一印度僧，赭衣露臂，端坐椅上，視其狀，若亦爲乘客，送行之善男信女甚夥。人皆以鮮衣與紙花，湯僧頸上，頃刻已滿額下，無慮數十圈，進圈時，皆合掌作禮，恭且謹。并各餽獻金資，僧坦然，了無遜謝意。一印人曰：「此印度教之神也。」然則此僧必與我國西藏之

班願遠賴有同樣地位者也。方別時，男女復各覩其足而退，直至船下，仍上睇不止，余等觀之久。

七時，船發，岸上送行人甚夥。默然銷魂之幕，余等不知演多少次，見此情景又不禁淒然同情也。船行不久。又入風浪中。

七月二日，今日波濤之大，有過於前二日，伏臥艙中，除飲食外，不能起也。間有強起而與環境鬥者，然亦弗能久支持。輾轉床上，煩惱不得，疑害大病，恍惚間，不以爲暈船也。

### 雲霧濛濛之孟買

二日，抵孟買，雲霧冉冉，碧樹濛濛，知爲海洋氣候之地帶也，陳領事樂石船上來迎。相見甚歡。本團凡二次與函于陳領事，皆爲天逸其名，今日始知陳領事天逸乃前領事也。幸皆爲陳姓，不然，終不能開信以觀也。

大船不能攏岸，乘小舟以渡，岸上有僑胞衆人來迎。同情之心，溢于眉宇，此地亦覺熱甚，惟能出汗，故甚舒適，所別於巴格達者，彼處爲沙漠之熱。此地爲海洋之熱也。

領事館少休息，倩人覓旅館以居。旅館名綠旅館，面海，時來涼風，故不覺煩熱。

### 達阿衡等已先來數日

達阿衡與沙儒誠先生，先數日來此。已與各方面多接洽矣。

此地食飯，又成問題，華僑飯館，不能往食，印度之回教飯，無菜不有辛辣，余等多不習慣，晚間，得一回教警察，領導，始得一半西餐式之館子，可不喫辣食也。

晚，陳領事與諸僑胞來訪，談甚久。

### 訪印度回民領袖紀納先生

三日，十二點，陳領事陪往訪回教領袖紀納先生。(Dr. M. A. Jinnah)先生極表歡迎。并介紹各地之回民情形，望本團多費時日。藉以徧觀各處云，領事謂：「此公極為深沉，印回近頗有合作之趨勢，公力為多。」

下午：答拜歡迎之僑胞。此地華僑組織，有黨部孟買社及山東同鄉會。經商于此者，不外粵之人，廣東商人多店戶，山東商人，則為批發轉運之商。

晚間，海濱乘涼，印度士女之散步於此地者甚多，靜止安詳，不愧東方大民族焉。



## 訪印度國黨會祕書

四日。訪印度國會黨祕書胡鐵生 H. H. H. Singh 談約一時許，彼謂本國宗教之色彩過濃厚。余等答以本國固為中國國民之民衆組織，其對象乃為近東各回教國家與民族也。今至印度，雖有印度教與回教之對立，然在同一弱小民族之立場，對於全部民族仍然有彼此之同情心。余等之敵人，乃為擷取他人之利益而為自己滋養料之侵略者，非不同之信仰也。胡鐵生君深以為然。與辭，路上錦章嘆曰：「知識階級民族相互間之成見且如此，下層民衆，尙可論乎？」孝先曰：「不然。此地下層民衆，交際往還，固無所謂，而帝國主義者，故意造成壁壘，引起鬥爭，而鞏固其地位也。」錦章曰：「若是以國家與民族為犧牲品，宜乎帝國主義之得勢。而造成獨立局面。豈乎其難也。」

## 國內來電

十一時，訪回教黨諸負責人。紀納先生送路程表來，余等研究之至久。下午：

錦章與德源等預備講稿。

六日，國內來電詢本團赴土被阻事，有無其他嫌疑，當即覆電未有證明。

孟買連日陰雨，致不得外出，本地人則了無阻礙，平時皆手持一傘，遇雨，則無惶惶忙迫若。然其源與錦章赴一咖啡館購食品，座中一回民，熟視之曰：「君等得毋為中國之回民弟兄耶？」錦章先曰：「然。」乃舉之入座，請喫茶，雖欲謝却，亦可得也。彼曰：「今日乃我最得意之事。」下午達阿衛與沙儒誠先生來。談甚久。

### 印度民族之同情我國運動

七日，印度民衆最同情於中國之抗戰，認為中國乃為真理與和平而奮鬥者。乃弱小民族自拔之先驅。故對中國，不僅輿論之同情而已，更有經濟及醫藥之贊助，最近將有專備之汽車，運輸醫藥來華，作救護工作云，并定本月之七八九日為中國日。專為同情我國及宣傳侵略者之暴行，在此三日內，共作募捐之運動，印度民族之救災恤鄰如此，至可感也。

### 會見新疆教胞

是日。新疆二同胞來，一爲本地禮拜寺之掌教，一爲商人。彼等表示，「自金樹仁執政以來，直至今日，新疆回民始終在壓迫中過活，自馬哈木德師長逃出後，株連者衆，繫於迪化獄中者數百餘人，今交通更爲阻絕，漫云人之來往不可得，即函件亦被禁止入境，余等早成無家國之人，流落於國外者有年矣。」余等加以安慰。并告中國抗戰成功，對於國內各民族及邊疆諸問題，自有妥善辦法。彼等以宗教感情極力詢問白健生總參謀長之歷史。并祈主賜其安富，余等詳以告。孝先尚：「若等何以詢問如是之切？」曰：「此地回民莫不知其爲中國抗戰之回民英雄也。」余等聞此消息後，精神爲之一振。

十一時。孝先與錦章隨二新疆同胞，參觀大禮拜寺，寺規模亦宏敞，樓二層，皆可禮拜，余等登班克樓，下瞰市景，歷歷在目。此寺建築頗奇，寺下爲活水，擴爲浴池，俯而窺之，若橋下之孔道。寺旁爲市肆，商人皆頂有簇髮，額點紅金之點，非同民也。

## 「中國日」之會

下午六時，國會黨爲中國日開會。余等前往參加。首由本團同人與華僑唱國歌，主席以次

均有激昂之演說，皆爲同情我之抗戰，并痛詆日本侵略之暴行。陳領事演說後。本團由孝先說明本團之組織與宗旨，縷舉日本之侵略情形，并申謝印度民族救災恤隣之盛意云。最後由二女士唱印度歌而閉會。

國會黨備有一標幟以爲募捐者之襟飾。標幟爲聯連之二國旗，一爲我國國旗，一爲國會黨之黨旗，旗爲平列之紅白綠三色，中間襯一綵布機。用意極有價值而耐人尋味。

八日，大雨。十一時余等冒雨往大禮拜寺 Juma Masjid 作主麻。寺甚大可容數千人。「虎圖拜」時，「伊馬木」上講台，乃由「目安金」遞杖，與西貢所見者相同。

### 回教黨之歡迎會

九時半。印度回教黨 The Muslim League 孟買省支部召集公開講演會於凱薩爾布格回教廳 (Kaiser Bhai) 到會者五千餘人。主席爲其黨魁紀納先生。首由世明誦古蘭經，主席繼報告開會意義并歡迎本團之來印。本團由孝先與醒東演說，聽衆極爲動容。方散會時，羣衆包圍數重，一一握手，良久始出。其同情表現，殊不減於大馬士革日，陳領事亦殊稱讚回教之崇教感情。

與團結力量。

### 多雨之孟買

九日，雲脚低下，仍不時有雨，出門時，雨衣不可暫去也。余等所住旅館，面海而居，斷島零星，烟樹隱隱。時見船艦往還，東西相值，不知有多少飄泊入也。連日海水增漲，波濤激盪，長堤不掩，時衝岸上，余等憶暈船苦，不忍卒觀。

下午訪孟買日報主筆阿卜都拉卜來維君 Seyd Abdullah Brelvi 君回教人在國會黨者也，故立論與回教黨者微有不同。余等以二黨相擊，殊非印度全民族之福，此時應當算大賬，所謂大賬，即爲脫離帝國主義之羈絆，而求全民族之自由解放也。至於小賬，一國內局部之利益問題，固須有待也。

### 回教黨盛大之茶話會

十日。下午六時，出席紀納先生召集之茶話會，參加斯會者皆爲回教一時之顯宦名流。濟濟然約四百餘人。茶點後，由紀納先生致辭，大致爲（一）本回教一家之旨任何回教人應有熱

烈之宗教感情，訪問團諸君，今日不但爲遠來之貴賓，實爲我等之弟兄。(一)中國國民爲和平與民族生存而抗戰，印度回民有無限同情，對中國國民所希望者爲有力之援接。(二)印度回民亦將派代表團往中國訪問以求兩國回民切實之聯絡。繼由孝先致謝辭，并介紹覺源講演，演題爲「回教世界之聯合運動」出席人士，類皆爲汎伊斯蘭主義者，聽者極爲注意，紀納先生并索其底稿以觀。

會中，紀納先生以鮮花之圈，分置余等頸上，藉示歡迎之意，故余等一時皆香噴噴花簇簇矣。陳領事亦參加是會。席中頗得紀納先生之讚揚。獻花時，領事亦得一圈也。

十一日。余等之行程，早逾原定之六個月。惟紀納先生之意，欲使余等往印度北部各回民省區，參觀純回民之精神，意至誠。親爲計劃路線，情不可却，且本團之目的地，印度實爲重要。上午乃討論行程，結果，乃決由醒東與覺源以簡短之時間與路線，往拉呼爾一游，拉呼爾者純回民之省區也。事畢，余等分向科命布會齊，返我祖邦。下午六時，醒東與覺源行。

十二日。國內來電，仍令本團赴土訪問，并增加旅費。孝先與錦章等討論，將來需要時間，至少須二個月，既然如此，印度之宣傳路線，尙須變更。復決由孝先趕往拉呼爾，仍照原計劃行。本團既可多事宣傳，亦能少慰紀納先生之盛情也。乃致電醒東等，於拉呼爾少待，

孝先卽往。下午六時半，孝先啓行，孟買只留錦章與世明。

十三日。錦章與世明整理國內報紙并寫公私信件。今日此地報載，敵機又襲我漢口與廣州，暴行無已，使人髮指。

十四日。世明病。熱地益受感冒，至不思飲食，錦章殊悶悶，早飯後，錦章再游博物館值雨，更得久流連。歸時，世明仍頭痛不已。

十五日。錦章作國內通訊稿，并又覆看國內之報紙，幾月來，全民抗戰之情緒，有加無已，多難興邦，使人心慰。世明病少好，下午，訪陳領事談話，時間甚久。晚飯後，天乍晴，月明如晝，涼風襲人，余等閒步於街上。

### 爲國宣勞之陳領事

十六日上午陳領事來談甚久。關於本地印回之事，言之甚詳，每次械鬥，動輒殺人流血，以人數論，則印多於回，至勇氣則回強於印。民族間相爭，本不爲稀罕事。然印度全民族未得

解放，而彼此相爭，使帝國主義收漁人之利，印回二民族何不智也。

陳領事入頗熨爽，作事極負責，本團來此，助力爲多，印度民衆之同情於我國，固由於同一之立場，激發情感。然領事之奔走，不無功焉。

十七日。孝先自拉呼爾 Lahore 來信，備述其途中及本團活動情形，茲節其要點，權作筆記。

### 拉呼爾回民歡迎會

十二日下午六點五十分車站握別後，原車北上，十四日上午八時十五分，安抵拉呼爾。站上歡迎者，有醒東覺源及此地王子之代表。寓於奈都旅館。十時拜晤王子，相談頗洽。晚八時半。出席王子主持，拉呼爾回民歡迎會。與會者千餘人。由孝先演說「本團使命及中國回民」，醒東演說中國回民雜誌。十點半散會。情緒熱烈，有若孟買歡迎會之口也。十五日下午五點半，王子召諸茶會。八點。回教專科學校學生會歡迎會，孝先等准時前往，與會情形，至爲熱烈。



王子約四十許人，隆準美髯，容貌豐滿。待人極爲誠篤。孝先等旅館等費，已聲明由其招待，再三辭謝，不可得也。王子名納瓦滋汗 (Shah Nawaz Khan) 而公稱之曰「瑪穆杜特之王子」 Nawaz Of Mandor 王子之子名阿斯拉汗 (Aslam Khan) 年二十許，清逸俊秀，畢業於本地回教大學，每日自駕汽車，陪同人游覽各處，殷勤招待，終日不倦，尤可感也。

### 火車上所見

印度火車之路線頗多，四方縱橫，頗稱便利，一二等均備臥舖，不另收費，至於枕褥等物，均須自備。男女分車而座。女子用車，除以英印各文標明外并畫女相，以爲不認字者之標識焉。車中佈告常用五種文字曰英文曰伍兒讀文 (印度回文用阿刺伯字母畫寫) 曰印度文 (Hind 文用印度字母而讀音與伍兒讀文同) 曰斯和文 (Sikh 音同 Bengali 而亦用印度字母) 曰遜地文 (Sindhi 用回文字母書寫。) 至於複雜之語言二百餘種，而以伍兒讀文與印度文較爲普遍。今國會黨人欲定印度文爲國文，而回民則謂爲若普遍，仍以伍兒讀文爲合理。問題未能解決，而英文已成爲事實上之通行文字矣。

### 車上同民之同情

孝先由孟買登火車北行，夜分向車守索臥具，不可得。適有同車之印度回民名穆哈麥德古拉本Muhammed Ghaffar者，爲一軍人。互談間，知係同教，倍覺親熱，比問及孝先姓名，彼訝曰：「君莫非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長者乎？新聞紙上，固早稔君名矣。」急解行李，分其枕褥之半。孝先極遜謝不已。路上暢談，遇事代爲籌劃，直至拉呼爾下車，始別。

### 車上之飲食問題

飯車之侍役，皆回教人也。次日發現我等爲回教人，乃潛告曰：「飯價甚昂。且係外入經理，奈何以多金資彼等。君可言於車守，令以電報通知前站，彼處回教師館自情人送來，潔而廉，何樂不爲耶？」然之。乃通知車守，以後每至一站，卽有回教裝束者送飯來。毫無耽擱，稱便利焉。惟代旅客定飯，不收電費，實爲初觀。然回教在印度之勢力，亦可知也。

### 回教勢力在印北

印度北部，回民特多。愈北，其勢愈盛，火車上下職員，幾多爲回民。伍兒語語，亦極普通。回教女子搭車，先乘一木轎來，抵女車之門，乃張幕于轎外。入車，車復有幕，始終在幕中，而不得見也。

### 美麗之禮拜寺

路上樹木叢茂，田禾蔚然，不若阿刺伯等國之沙漠連綿，赤地千里也。經阿哥拉(Agra)遠望回教禮拜寺，矗立霄雲，輝煌美麗，蓋中古時代曾有某回教國王建都於此。惜不能一臨觀也。

印度此季，南方多雨而北方極乾燥，塵土甚大，熱度亦高，室內已達九十四度，平坐汗流，晝間不能作事也。

十四日余等游博物館。古畫甚多，強半爲波斯繪畫，間亦有摹仿中國者。更游動物園，園規模設備，有類孟買。此地有名禮拜寺，規範甚大，名巴德沙希(Badshahi)余寧於齋禮日，作一主麻，並講演於此。

### 巴德沙希寺聚禮

七月十五日，星五，溫度，室內九十四度。下午一點半，赴巴德沙希(Badshahi)禮拜寺作聚禮，此寺爲拉呼爾最大之寺，建于三百餘年前，地址廣闊，高塔矗立，形勢壯麗，寺之大門東向，入門係廣場，中有水池，可作沐浴，大殿在盡頭，均以石建，可容數千人，「阿衡」去印度便服，戴尖形金帽，纏以淡青巾，左手執木杖，右手伸出食指，登台先讀阿刺伯語，繼以伍兒讀語講道，約歷一小時，言詞激昂，旁有通英語者，轉告所言，乃鼓勵回民發奮自強，勿長受制于人下云云。聚禮畢，由戴民大耳(Neminder)報主筆，葉古白(Hafiz Yaqub)向衆介紹本團，本團同人登台演說訪問意義，深得聽衆同情，詞畢，已三點半矣，所有聚禮之人，均來與本團同人握手，爭先恐後，應付維艱，復有多少人，當場要求前往彼等各人所屬之城，同人各唯唯應之而外，別無他法，加以解說，因要請者衆，如言不能前往，有負其歡迎熱情，如言前往，每地即以一日計算，則非數十日不可矣。

下午五點半，王子Navab of Mamdoor請茶會于其第，整治豐盛，同座十餘人，俱當地回

教上等階級，相談之間，無不以中國抗日戰爭爲念。暨向彼等詳解我國抗日戰略及必勝理由，舉座莫不祝禱冀幸必佑中國，剷除強暴。

### 回教學生聯合會講演會

下午八點，班扎布(Banzab)省回教學生聯合會，在回教專科學校大禮堂，召開大會，歡迎本團講演，由孝先講「本團之使命及中國回教現狀」，馬醒東講「中國回教青年」，張覺源講「世界回民運動」，約歷二小時平散會，此會仍由瑪穆杜特王子主席，因正值暑假，參加者該校教授學生及外界知識分子，約五六百人，同人甫入會場，鞭炮大響，全場起立，登台後，由主席各予同人頂上戴以緋花一掛，製作美麗，清香四溢，參加此會者，均知識分子，通曉英語，無須繙譯，同人依次講畢，聽衆中一人名納卜奴斯陸貴布(Napah Saib Khan)，躍上講台，代表聽衆，對中國抗戰與中國回民表示欽敬之意，並喚聽衆一齊起立，誓言不購日貨，用以間接助中國，全場空氣，爲之緊張，聽衆中有日本商人二人，同人入場時，主席詢孝先是否許彼等參加，孝先謂彼等前來聽講，頗爲歡迎，余等反對者，乃日本軍閥，而非其人民也，會畢，聽衆爭請孝先等簽名，以作紀念，歷半小時始畢，本團每次赴會，均由王子自駕汽車接送，

疲倦不倦，頗使人心感不置也。

### 參觀紅十字會

七月十六日，星期六，溫度，九十四度。上午，拉呼爾回教各界來訪者，絡繹不絕，鐘至十點，拉呼爾紅十字會秘書，巴施爾阿賀瑪德汗 (Bashir Ahmad Khan) 來邀，前往參觀紅十字會，此會係由回教人主持，會內職員及醫生，亦多回民，內容整齊，活動積極，對於公共衛生，尤為注意，年來工作對於中國頗多協助，同人除與洽談中印回民問題外，頗致謝意云。十時歸旅舍，則來客滿廳相候矣，其中除新聞記者學生及各界外，尚有遠自他鄉來會者，回民盛情，誠足稱也，客中有三人，名蘇非，巴失耳，哈其木 (Sooji, Bashir, Hakim) 自言來自凱地洋 (Qadian) 為阿哈麥弟耶 (Ahmadiya Community) 教派之代表，歡迎本團前往該地一天，彼處已預備歡迎云云。善以行程已定，乃婉詞謝絕。

下午四點半，納卜奴斯薩貴布以車來迎，前往其寓茶會招待，至則賓客滿室，約十餘人，同人分別與彼等相談，情緒融洽，會畢，前往王子處辭謝，下午七時，登班扎布快車，前往樂

可謂(Lucknow)車站，送行之國民及學生頗多。

### 樂可諾途中

茲扎布德快車遂加宿各達，同人先遣旅館前往車站購二等車票，而車票已無餘，欲改頭等，而車價過昂，不得已，乃乘二等半車，車上八客過多，行李雜集，至夜裏雨不得開窗，氣悶蒸蒸，頗感不適，同車印回均極表好感，各以所帶食品相贈。而同人在車，正襟危坐，渡此兩夜，雖得食品，無處置放，至某站，站長同人，隔窗望見，急上車周旋，謂于報紙曾見同人照像，故一望而知本團也。即購來鮮花每人頂戴一掛，以表敬意。甫擬詢其姓名，而車已開矣！印度鐵路多為英人所建，車多舊式，雖二等車亦極顯敝。車內頂棚設有鐵鈎甚多，蓋備軍用時架槍之用也。同人在車雖感不適，而宣傳工作亦不敢忘。同車人衆。多有譏余等者。因本團所經各地方，各報均以大字刊載，極表同情矣，火車每至一站，即有食物小販沿窗叫賣，並呼出屬於何教，如「回教茶呀！」「印度涼食！」。各行其便，不相侵犯，今日讀報，得知俄國軍隊已趨滿洲邊界消息。

七月十七日到樂可諾Lucknow。本團同人在車一夜，備受顛連，屈膝危坐，無處臥眠。又

以天雨，車窗不得開啓。旅客過多，行李滿車。同人衣履多污，面目無法整淨。下午十二時半，聖訓雖可諧謔，已有當地回民之人，在站迎候矣。下車察暄致謝畢，卽由彼等迎至當地回民首戶馬合穆德阿巴得王子之府第下榻焉。

### 阿賓瑪德汗王子招待

王子名阿密爾阿賓瑪德汗(Amir Ahmad Khan)年三十六歲，少年英俊，爲印度回民黨中之中堅人物，學識湛深，思想新穎，極熱心宗教事業。此次受全印回民黨主席紀納先生之命，特行招待本團。故於同人未到之前，已行代籌一切矣。王子之先人，原爲阿剌伯人，隨同回教王來征服印度，以功受封於此，卽以其祖先之名，名其采邑。阿巴得者(Abad)一開發克服之意。馬合穆德者，其先祖之名也。因其封邑名馬合穆德阿巴得(Mahmudabad)也。王子印度稱爲拉扎，故此王子之官稱爲Rajamahmud Abbad。

王子爲同人預備食品，居室備極豐盛，同人住其城市中之府第，高樓廣廈，園宇寬大，陳設富麗，一呼衆諾，蓋印度回民中之大家也。



下午五時，本地名教授扎瑪路底尼 (Moujara Jamaluddin) 請同人茶會于其家。同座三十餘人，招待極盛。當即請本團報告訪問意義，及中國回民參加抗戰情形。七時餘散會。九時，王子晚宴于其家，同座二十餘人，宴畢，由樂師三人奏印度音樂。樂器雖只三件，而音調幽若頓挫，頗有可觀。樂畢，繼之以歌，夜深始散。

七月十八日上午有當地回民易瑪木 (Syed Ghulam Inam) 來訪，談論多時，關於汎回教運動，印度回民中，多有研究汎回教運動者。並聞北印度各省回民青年，有所謂巴基斯坦 (Pakistan) 運動。此項運動之起源，因印度教人與印度回民起衝突，彼此拋嫌合作，認爲永不可能，不如將印度平分爲二，各自爲政。一爲印度教人之國，一爲回民之國。此理想回民之國，將包括印度北部各回民自治區，以班扎布省爲回民最多之地位，故以班扎布 (Punjab) 字爲此地區之代表。包括阿富汗 (Afghanistan) 並包括克什米爾 (Kashmir) 遂取此三字之字頭爲 P. A. 故名 Pak, Stan (Stan) 者，國也。(Pakistan) 即將來理想之印度回教國名。現北印度回民青年熱心此項運動者，頗不乏人。

### 參加禮拜

下午一時，同人赴卑爾堡王子之午餐於其府第。同座二十餘人，王子弟兄五人，其長兄賽和第 (Mohammad Mehdî) 繼承爲卑爾堡王子 (Raja Pirpur) 年四十許，待人恭謙，亦回民黨中有力人物。兄弟五人，均留學英國，頗敦友愛。同座二十餘人。樂可諾有禮拜寺數處，建築雄偉，價值天雨不晴，不得參觀。只往寺院一處，寺名伊瑪目巴拉 (Imambari of Nawab Astir oulan) 內容極爲廣大，裝飾極爲富麗。

下午五時，前本省省務總理賽易德汗 (Nawab Ahmad Saïd Kahn) 請同人茶會。同座二十餘人，就中除現任省務總理潘特 (O. B. Pant) 及各廳長外，尚有外國新聞記者數人。同人當場致詞，說明中國目前地位及抗戰決心。

八時扎汗歸耳王子刺蘇耳汗 (Ejaz Rasul-Khan Raja of Jehanginabad) 請晚宴于其府第。同座三十餘人，設備頗豐，一切均用歐西禮節。富麗堂皇，制比王候。同人就席，各別分爲談話，散放宣傳品，十時始散。

### 回民學生談話

今日有樂可諾大學回民學生數人來訪，談話之間，得知下列數事：

孟加拉省(Bengal)回民人數，佔印度回民全體三分之一；

印度北滿達省(Bombay)回民人數佔全省人數百分之九十五。

克什米爾(Kashmir)回民人數，佔全省人口百分之九十五；

印度西部信德省(Sindh)回民人數，佔全省人口百分之七十五；

俾路支(Baluchistan)省亦多數均爲回民。

印度宗教大致分之如下。

回教(Islam)教派不一。

印度教(Hindu)不食牛肉。

司克教(Sikh)不信佛，信一種聖經，蓄髮。

佛教(Budhism)人數不多。

克尼斯目(Kanim)不殺牲，保護蚊蚋小蟲之教。

拜火教(Parsi)來自波斯，不食牛肉不食豬肉，只食羊肉。

基督教(Christianism)

天主教(Catholicism)

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日記

布達拉喇嘛 Bvna and Hwijia 在印度之南部，人數不多，爲回教之別派信阿裏汗 (Ali Khan)

今日下午七時，樂可諾回民本定開會歡迎本團。詎至開會之前半小時，預定之主席，忽告身亡，人衆因往弔唁，而會因之停頓。

### 王子招待訪其封邑

七月十九日招待本團之王子，今日邀請同人前往其封邑，以便與其家族相會。上午八時半，冒雨乘汽車行，邑名馬合穆德阿巴得，距樂可諾東北四十五里。十一時至其邑宅，沿途風景頗佳，彼之采邑頗大，彼邑所用農戶人口，約十萬人，儼然一地之諸侯。王子弟兄二人。其弟名海得爾 (Haidar)，兄理外事，而弟理采地及家務，宅屋頗偉巨，家中藏書甚富，開樓陳之，琳琅滿目，宅中食客衆多，回教文士內，並有一土國人名發得爾 (Mustafa Faris) 方來數日，爲著作家，與同人相談甚得。

王子之太夫人，聞余等之來，極爲喜悅，雖拘于教禮，未出相見，而頻頻使人致其慈愛，聞余等今晚將行，乃親備食物數色，被單一件，苜蓿一袋，玩物一匣，每人得有一份。盛意慈

心，至可感也。王子在其邑里，辦有回民工藝學校，招收回民青年子弟，授以藝能，俾能自立，所有經費獨自担负，誠善舉也。下午四時，余等辭歸，依依有不可捨之意。至車站，六時五十分，搭車赴帕特納之路矣。

### 參觀庫達巴什圖書館

七月廿日上午七時，火車到帕特納站，即有當地回民黨部副主席，各回教會代表，及回民多人在站相迎。蓋彼等已得有回民黨總部主席紀納之電令，介紹本團矣。帕特納回民黨分部主席阿布杜阿則滋(Syed Abduraziz)因事適趕他處，特遣秘書易瑪木(Jafar Imam)招待余等，直至其別墅下榻。屋宇華貴，地帶清幽，翠樹圍繞綠茵若鋪。帕特納乃印度北部富庶之區，全線景色，青蔥令人胸襟暢怡。余等沐浴畢，十點往參觀庫達巴什東方圖書館(Khoca Baksh)庫達巴什者，帕特納回教名人也。生前儲藏圖書甚富，即闢別第設為公共圖書館，以其名為館名，創設於一八九一年。余等前往，由創設人之子，現充館長瓦利幼底(Waliduddin)接待參觀，果見圖書頗富，多屬回文，英文，回文書籍中更多古代手寫絕本。裝訂美觀，書內圖畫，彩色

線明，復有古蘭天經多本。本式不一，有大至尺餘者；有小甫盈寸者。字體挺秀，裝色美觀。其中一本，係數百年前，經名人以鵝翎書於極薄之羊皮紙上。紙色潔白，透明，字小如蚊翅。周邊繪以金花，全部古蘭經於手中，握不盈掌。凡此寶貴冊籍，俱蓋香儲備保險箱中。輕取輕放，不致偶觸，因紙過薄脆，觸之恐碎也。十一時，新聞記者四人來訪，相談一鐘點。

下午四點半，參觀博物館，館屋二層，內頗寬敞，所陳多屬古代佛相，大小形狀不一，均係石製，蓋帕特納前既爲佛教中心，相傳曾有中國佛者，來此取經，傳說亦不詳其係于何年代也。館內除佛相外，尚有人影彩畫，古代兵器，及印度風俗模型等物。就中有最使人注意者，卽水磨石一株，長約五十二呎，爲十五萬萬年前之大樹，周身紋疤均現，而質則成石矣！得之於東部印度深山云。

下午六點，拜訪帕特納回教名人蘇丹阿賀麥德 (Sultan Ahmed)，銀髮銅面，五十餘歲，相談頗洽。自云：不久將去日內瓦參加國聯大會；並云：曾於英法等國相過顧大使維鈞，胡代表世澤，及聞中國回教遭受日軍慘殺情形，自願到日內瓦時代爲斯諸國聯云。

## 回民黨歡迎會

回民黨分部，因本團到達，即定今晚七時半，在回教演講廳開會，歡迎本團公開講演。即日趕印回文英文傳單，沿街散放張貼。至時到者千餘人，廳地不廣，幾不能容。由黨分部副部長伊如瑪易 (Khan Bachtlor Nawab M. Ismail) 主席，孝先講「中國抗戰政策及必勝理由」，薩東講「中國回教與抗戰」，講畢，主席向本團之請，勸告回民，抵制日貨，於是全場起立，以宗教儀式戒誓不購日貨，全場一致通過後以回文高呼「滋呀巴得泰！」即中國萬歲，「滋呀巴得泰穆斯理曼！」即中國回民萬歲，有數少年，手持日本摺扇，均當場撕毀，片片飛擲，十時散會，出場時尙見片扇飛揚。余等出場時，與會人衆，一一向前向同人握手。握手已過之人，又紛紛爭先奔出場外，余等出場，輒見人衆排班于街頭，左右兩行，余等登車行過，又連呼中國萬歲！大聯合萬歲！打倒日本，抵制日貨等口號不止。

七月廿一上午，印度國會黨人來請本團出席彼等今晚行將召集之歡迎會，余等以時間緊迫婉詞辭謝。又有各報記者來訪，相談頗久。

下午四時，本省教育廳長馬賀木澤 (Dr. Mannud) 在筵請余等茶會。同座二十餘人，其

省務總理，及各廳長均在座。帕特納爲畢哈爾省（Bihar）之首府，有廳長四人，爲回教人。五時回民黨畢哈爾省分部副部長伊斯瑪易，在席請茶會。同座十餘人，均回民黨中人物，相談多關印度奮鬥回民歷史，及中國回民之風俗習慣。九點五十分，余等登車而行，去加爾各達。

### 帕特納回民情形

本日有帕特納大學回教學生來訪，言帕特納大學爲印度教人所主持，學生約千人，內有回民學生一百五十人，本年因細故開除回民學生六人，於是當地回民共同譴責，另創大學一所，本年六月開辦，雖規模初具，而是見回教人好強精神也。聞該學生等又謂：世界回教民族之聯絡，當由文化聯絡入手，欲作文化上之聯絡，當由推行回教國際語言入手，回教國際語言會阿剌伯文與阿也。

畢哈爾省人口有三千萬，內回民四百萬，省會帕特納有人口十八萬，內回民四萬五千，省會議中有議員一百五十二人，內有回民議員四十席，爲法律所規定者。



余等旅行西部北部未見人力車，今在此東部之帕特納地方，始見之。車式寬大，可三三人同乘一車，此處有華僑十餘戶，多業鑲牙或鞋業。

七月二十二日上午七時，車到胡拉站，胡拉 (Howrah) 與加爾各達 (Calcutta) 隔胡格里河 (Hugli) 相對，河西爲胡拉，河東則加爾各達也。余等下車，有當地回民及新聞記者來迎，卽至旅館休息，早餐後，拜訪當地回教名人薩德基，薩君一見余等極表歡迎，堅請移住其家，余等無法辭謝，卽由旅館移至其寓下榻焉。招待一切，歷數周到。彼本人並終日以自備汽車，陪同余等各處遊覽訪客，毫無倦容。薛德基君 (Mr. Abdul Rahman Siddiqi) 四十許，身長頗，面慈和，留學英國，現任省議會議員，並自經營保險公司。熱心宗教，好賓客，通英語土耳其阿剌伯各國語言，爲加爾各達回教中特出人才。此次本團到此，得遇此人，工作方面，尤感便利。

十點，訪中國駐加爾各達總領事館晤馮領事執正，並與薛領事相談頗久。馮薛二君，對本團極表同情，認爲本團工作，實爲今日抗戰期間之要圖，開國民外交之先聲。

### 納侯達清真寺參加聚禮

下午一時半，去納候達 (Nakhoda) 清真寺，參加聚禮，此寺爲加爾各達最大之寺，建以白石，上下四層，能容數千人，余等登第二層，遇有雲南回教亦來禮拜。教長旋登一珉拜一禮，殊勝，目大有光，原麥地那人，來此長教，已十餘年，登台之際，一步一息，台雖石製，亦彷彿不勝其重量者。至台之上層讀阿刺伯文，久而不竭，聲音宏大，聽畢作喘良久，觀畢而下，開始禮拜，拜畢由薛德基君介紹本團與拜衆相見，余等即致短詞，說明訪問意義，衆即湧前爭與余等握手致敬，情況異常熱烈。

下午五點，馮總領事來答拜，即陪余等往拜中國國民黨印度總支部，明新支部，醒僑支部，印度報館，嘉應會館，四邑東安南順各會館，致公堂，及華僑總工會等，華僑旅居於此地者，約五千人，多屬工人，或經營皮業，原籍多屬廣東，次屬山東，居處自成一區，曰唐人街。總支部，成立於民國初年，印度報已有十餘年之歷史，初曰週報後改日報，爲印度惟一之華文報紙，由河南人霍肖佛君主持，日出七百張。

### 慶祝達穆德

七點三十分，加爾各總回民慶祝達穆德名人達穆德 (Sir Adnanoo Hajee Danoob) 演講

公素行慈善，盡出私財，辦理回教，及社會慈善事業，本年得受英王賜予男爵，今晚爲回教民衆所稱賀，本園被邀參加，至則人山人海，內外堵塞，燈彩輝煌，鼓樂喧鳴，慶祝禮拜畢，以夜餐，所有回民莫不鼓舞色喜，如過節然。庭中置有小桌列成行，以圓盤托盛食，物約五六色，旁置圓餅，人客隨意相邀讓，桌而坐，均以手食，不用刀叉，余等雖不慣此，亦只可勉強相效耳。

七月廿三日上午八時，加爾各達阿扎德，(Ajad) 報主筆阿克賴目汗 (Aclankhan) 來訪，詢中國抗戰情形，與回民歷史及現況頗詳。孝先一面解說，彼則逐字筆錄。談至回民勇敢，參加抗戰之際，記者眉飛色舞，呼主不止，極表贊揚之意。談至十一時始去。阿扎德報乃加爾各達以班加利文 (Bharati) 出版之最大報紙，爲印度國民之喉舌，對於印度回民運動，曾大致力，加爾各達回民，多用班加利文，故此報在當地，不啻回民機關報也。

### 黨部及學校歡迎會

下午九時，加爾各達國民黨總支部，聯合梅光學校，嘉應會館，假梅光學校開會，歡迎本團。到華僑及學生五百餘人，馮總領事亦到場參加。由總支部常務委員王志遠君主席。孝先當

場演講「本團使命與中國回民」，議一小時餘，繼由醒東藩「回教與抗戰」，張覺源譯「我們對於抗戰應有的信念」全體華僑聞之色舞，歡聲雷動。十一點半散會。

旅印華僑約八千人，加爾各達一處，有五千人，多廣東人，山東人次之。華僑多以工業為業，次則皮業，次則商業。我國設有總領事館於此，現任總領事馮子正（執政），領事薛頤平（襄衛），雖到任尚未一年，而領導華僑及各方交際，頗為融洽，華僑愛國捐款之募集。及救國公債之推銷。馮總領事每親自出馬。各處奔走勸募，聞自抗戰開始迄今，一年之間，只加爾各達，華僑已捐二十萬元矣。華僑中非盡富有，其中失業，無法生活者，亦屬不少，即此等僑胞，對於捐款救國亦莫不忍飢撙節，欣然輸將，僑胞此種精神，誠屬可欽可佩，僑民中尚有粵籍回民數人，聞本團之來，尤表欣喜，時來相談。國民黨總支部，初設於民國初年，歷時頗久。加爾各達有中國飯館二處，曰中華，曰南京，設備整潔，外表輝煌，極為印度人所樂食。

七月廿四下午，華僑各團體代表來訪。下午四時，努力抵尼先生（Mr. Khawaj Nure din）在其第，請本團茶會，同座十餘人俱當地回教知名之士。該省省會議議長，阿滋聚拉哈克（Mahamud Azizul Husn），及大商人伊布拉欣阿茲夫（Ibrahim Arif）等，均在座。余等分座而談，亦宣傳「良法也。努力抵尼先生年二十許，娶英女為婦，為當地富家公子，擁有

大畧地畝曠曠，組織固長足踴躍，而自爲會長，在當地體育界頗稱活動。下午七時，萬總領事，請本團同人晚餐，同座十人。

### 華僑歡迎會

八時半，余等出席唐人街，華僑區，華僑各團體歡迎會。到滿總領事，各國代表。及華僑六七百人。孝先講演「全民抗戰與中國華僑」。醒東演「回教與抗戰」。張覺源講「我國抗戰政策及必勝原因」。聽衆均極鼓舞，十二時散會。今日之會，爲四邑會館所主持。四邑者，廣東之新會開平台山恩平也。是日由華僑工會梁爲英君主席，並有振華學校校長李建奇君，率領學生參加。

### 游覽加爾各達

今日上午十時，由薛德基君陪同出外游覽風景，加爾各達。街道整潔，廣場草地甚多，銅像比立，碧樹參天，樓房羅列，式樣不一，而以政府機關之房屋，爲尤壯麗偉觀，蓋印度自十

八世紀，被英國征服後，印度中央政府即設在加爾各達，後始移至德里（Delhi）云。旋至一湖邊，下車遠眺，遙見湖心有房，孤立其中，玲瓏小巧，翠樹繞之；白紅相間，屋頂矗立，頗類回教教堂，詢之薩德基君，果回教堂也。余等鼓勇，欲往近觀，由湖邊至教堂，通以長鐵懸橋，橋可數十丈，堂內有教師居焉。相談甚洽，頗親余等，始知此湖，乃收拆民房人工掘成。當時以此回教堂係屬公產，特留之保存聖蹟，兼以壯觀瞻也。與教長握手作別，登車前往大公園（Butincaea Carde）園立已逾百年，方圍頗廣，老樹成行，中有一廣場，廣可畝餘，中植一樹，名榕樹（Banyan）樹本一株，枝幹極繁，枝各下垂入地，又成樹本，輾轉相生，乃成多樹，樹幹雖多，而枝葉相連，實則一本也。

### 訪視孟加拉各廳廳長

七月二十五日上午，拜訪孟加拉省，（Bangal, Calcutta 其首府也）。內務廳長納溫穆低（Sir Nasimuddin）及勞工廳長蘇和拉娃爾地先生（Sir Shaid Suhrawardy），班加

爾長計十餘人，均立於廳前，有省務總理，談至午始辭。

下午四時，拜訪工商廳長哈必布拉先生（Sir Habibullah）此人亦當總理國民黨，和善可親。

觀，年四十許，方面長身，極熱心宗教者也。

下午五時，余等被請往觀回民隊與英兵隊比賽足球，廣場雖大，人爲之滿，內多紅帽或白帽者，均回民之來參觀助陣者。回民隊在加爾各達足球隊中，特強，身高體壯，勇武奮發，比賽結果，卒勝英兵，四周回民聲震若狂，呼主之聲，連綿不絕，聞回民隊不特爲當地最強之一隊，且亦最富之一隊。最初創立時加爾各達回民捐有十萬。印度盧布爲開辦費云。

下午七時，班加利回教青年進步黨，開會歡迎本團，到會者七百餘人，余等到場講演，奉先講「日本侵略中國的原因及此次抗戰之結果」，馮總領事亦到場參加，聽講者多學生及知識份子。九時散會。下午九時，四邑會館，及華僑各團體請余等晚宴。

### 班加利國務總理

七月廿六日上午，余等訪馮總領事子正，及黨部王常務委員志遠相談。

十一時，拜晤班加利省省務總理發卒里艾刺哈克此公年逾五十，精神頗健，面黑色，面小而牙缺，著印度回教式短衫褲，領紐敞開髮蓬鬆，據案而坐，文牘滿桌，正在處理公務。余等

進見，於公表以宗教隨問安畢，連請：余甚歡迎貴團，欲與諸君作五小時之談話，頃則忙無暇，余實歉疚。一乃問：諸君尚有幾日住留？一答以明晚將行，曰：何來之遲，而去之速耶！一又問：今日君等有何約會？一答有穆民君請午宴。總理遂言：穆民君乎，雖未邀余陪客，余亦願自來相附，藉以相談也。一余等乃與辭，聞此公性好施予，極受本地回民之擁戴。

下午一時，穆民先生 (Mr. Mohamad Abdul Momin) 在筵以午宴歡迎本團，所備為印度回教式之菜，賓主三十人，環桌而坐，指取而食，陪客中除省務總理及各廳長外，均當地回教省界領袖，隨食隨談，備極歡洽，宴品豐盛，而食不拘禮節，有如家庭兄弟之聚餐，余等就此機會，除與省總理暢談外，向衆宣佈昨日對於我國民衆之慘殺，及回民抗戰之熱烈。食畢，共作祝禱，願我國早日勝利。

穆民先生，現任加爾各達回教教產保管委員會監督。回教教產，阿刺伯文謂之瓦克夫 (Wakaf) 此項組織，各回教國，均列為政府組織之一部。而印度地方年入印幣約六百萬盧布約合華幣七百六十一萬元，舉凡當地一切宗教上之捐款以及學校用款慈善費等，均由教產收入中支付，保管委員會委員七八人，由當地公正而具有資格及資財之回民選舉充任之，穆民先生家頗富有，已將家財捐作教產，樂情愛戴，推為教產監督，現印度此項組織，正在設法推廣中，以免各



地教區，無人稱管，支配無章也。

### 加爾各達同民歡迎會

七時。加爾各達同民特開大會於阿爾培特廳 (Albert Hall) 歡迎本團同人，按時蒞止，由薛德基君主席，其省務總理各廳長及當地同教名人並我國領館薛領事及華僑多人均到，首由省務總理代表同民爲本團同人各掛鮮花，全場繼以喝采，同人講說，聽衆悲憤，全場三千餘人，一致表決，特向中國全體同民致敬，抵制日貨，並通過一電文，以大會名義，分別拍奉 蔣委員長、白副總參謀長，除致敬外，並祝中國抗戰早日勝利，九時半散會，九時半團民黨駐印總支部，聯合梅光學校，民新書報社，印度報社，請本團晚宴，席間十數人，由王志遠先生致詞，本團由孝先致答詞，賓主盡歡，夜深散。

七月二十七日日本團已定今晚西行返孟買，上午分向各處辭行。

下午四點，加爾各達大學開會歡迎本團，由教授刺達克力士男 (Sir Sovapalli Radhakrishnan) 主席，參加者該校男女學生四五百人，孝先講中國革命與近年建設，覺源講中國同教與世界，聽衆極歡迎，刺達教授乃印度有名哲學家，英國牛津大學，亦聘爲教授，半坐居英。

半午居印，固考方自英歸也。又該大學回教教授蘇第規（D. MANSURJI）亦到會參加。蘇第規君精通回教及阿刺伯文，此項回教學科爲該大學必修學科之一，前有加爾各達回教人名阿淑突史（Sir Ashutosh）曾捐款在該大學建有一樓，卽名阿叔突史樓，今日之會卽在此樓之中，加爾各達大學創立於一八五七年，爲印度最初三大學之一，今設有研究院大學院十二，校款則卽給予官款基金及私人捐贈。

加爾各達回民人口占全省百分之二十四，省會議中議員二百五十七人，回民議員占一百二十三席，班加刺省全部回民人口爲三千七百八十一萬零一百人，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全印回民總人口百分之三十五。

### 自由牛

下午七點半。余等去車站行至中途，汽車爲一自由牛所阻，停車，俟其安步通過馬路始得前行，自由牛者印度教中慈善者購得之牛而放之，自由牛受法律之保護，無人敢加以牽繫或侵犯。加爾各達通衢大道，此項牛隻頗多，隨意行臥，無拘無束，印度教人以牛爲神而拜之，甚至飲牛之漚以爲聖水，至牛肉一項，在印度只有回民食之，因此印回之間常起衝突鬥爭之事。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時。安返孟買，船章世明二君來迎於站，相晤頗歡。

### 令人留戀之印度門

船章與世明在孟買所見亦補記於後。

七月十九日數日苦雨。不得出，天少晴，則陽光照人，熱復弗能支。薄暮，印度門（孟買濱海之建築物）在望，仕女聯翩游其下。汽車頭尾相銜，魚貫甚長。至夜不散，星月明燦，微窺海天之界域，船隻往還，可由燈光辨之。其距離遠者，發發紅綠，乍隱乍見，飯後，弗早寐，徘徊不忍去也。

### 同胞女兒之裝束

逾午始多見陽光。少俯積雨。音問久乖之好友，乃得暇作書以通。飯後，步游街市。印度爲古老之國，頗可供人參觀與研，究不盡也。

乍到孟買，覺印度爲多冠之民族，五花八門，形色各異。孰爲婆羅門？孰爲回教？孰爲佛

教者均不可釋也。此數日之習心，頗能分析。其最使人感覺興趣者，厥爲回教之小結婚。新娘衣裝尙紅綠。著綉及足。戴小帽，花彩極美。雙辮垂腦後。衣若大「坎肩」，露兩臂。行且跳躍，活潑可愛。世明曰：「我國新疆教民女兒之裝束，亦類此，余曾見一家屬之像片。」余曰：「良然。願小辮仍較多也。」

二十日孝先自樂可諾 *Leekoo* 來信，謂二十日可至加爾各達。囑致函駐該地之馮總領事，關於本團事并有所詢，錦章卽作書二通，一致馮領事，一覆孝先。繼往領事館，與陳領事商洽，陳以時間迫切乃先致電馮領事介紹，復發專函，陳領事之熱心周到，殊可感也。孝先有詳細之日記，寄來，見前記。

### 聚禮前各誦經

七月二十一日，閱英文報知孝先等在印度北部，頗得各地回民歡迎，喜甚。天氣仍不少晴，旅館中看書遣悶而已。

二十二日，今日爲聚禮。參加「主麻」禮，欲在另一禮拜寺。願地理不諳爲，唯恐耽擱，仍往向所禮拜寺。路上奔走，極煩熱。北至寺，靜坐大殿中，距離稍遠。電扇音聞，一室涼爽。

。此地作禮較晚。早來者僉手經一本而歸。殿上皆備小架，架上係備各種經典焉。其不讀者，默誦而已。若加聚禮者，有阿刺伯裝束人，乃阿國民僑居于此者。禮拜之形式又多不同，如我等者，殊不多見。

### 回族抗戰歌

二十三日，晨未起，大雨如注。望海濱寂寥無人，颶風激盪，雄濤不平如山谷。遠島烟林，辨色而已。

錦章殊平強，不知國內回民，近日對於抗戰建國運動，進展如何。回憶北平之回民事業，爾同志苦心籌畫，今則悉數摧毀，不禁神傷而太息。情思所致，乃擬回族抗戰歌一首，歌曰：

「敵虜飲馬黃河人，嘆我民族精神消。

回民自有真肝膽，偷生爲恥戰爲高。

禮拜寺兮成焦土，無辜婦孺染血膏。

悲哉教胞五千萬，蒙塵含羞在今朝。

文秀英雄勵我魂，彥虎烈氣猶未撓。



不易，至情極可感。下午世明打聽西往船，大概孝先等歸來，不能久就擱也。晚間，見一大船，燈光輝煌，乃西行之意大利船也。我等設無牽延，今日乘斯船與孟賈告別必矣。

### 孟賈之華僑學校

二十七日，錦章世明往華僑學校回拜杜文昌校長。杜講：「不再西往，將于今晚往加爾各達，轉往檳榔嶼，而遊爪哇。所帶之學生，均聰穎可愛，看人口部動作，而能辨言語，洵難能可貴也。華僑學校只二十餘小學生。類皆廣東人。教師爲鄧君，頗能循循誘導。海外之僑民教育固亟應提倡之也。校中多有畫報刊物，余等大稀奇，翻閱之不已。」

### 令人難堪之華僑區域

華僑所住地方，極湫隘。更有幾百日本人湊趣。華僑均粵人，以言語隔閡，殊少往來。見面時，知爲中國人，互表同情而已。至於同鄉，匪特言語不通，文字亦不能達意，更以貌類印

度人，初視時，幾不知其爲中國同胞也。此地近印度之娼妓區域。妓羣處籠中，籠無門窗，只有縱橫之索帶牛羊欄，向街上游人媚笑，余等驚怪其俗，轉却避之。將來華僑有辦法，亟應擇隣而處也。據訪山東同鄉會，會中我國北方風味十足，即其商家組織，亦舊日家法，會中有徐君等，皆爲經營人。諺近日商况甚詳。大致謂因戰事影響，貨物來源甚難，幾至于停滯狀態也。

### 爲兒都文（印度回文）之學塾

隣屋爲一教小學校，一老教員正教讀「烏拉都」文。此文回民通用之文字也。阿刺伯字母，實爲印地語。余等往參觀。老教員初疑余等非回教人。比世明捧「古蘭」經而誦，始驚奇嘆賞。小學教員念「索雷」，字句極爲清楚。乍來，小學生若羞懼知余等爲回教人，便來嬉戲不休，老教員呵責之不能止也。

### 不爭氣之華僑

華僑之遠出經營，頗可欽佩，而使吾人最不滿意者，厥爲貪雅片者甚多，外人不明我國真



相者，以爲我國人人食鴉片，有食之者，固不能諱，豈舉國以之嗜好哉，僑胞不爭氣，幾個個烟容滿面，不啻我國之鴉片代表人物。益信我國爲鴉片國無疑，與陳領事談及此，陳謂正設法勸導，效果如何，太息而已！食水思源，吾人不能不懷想我國鴉片之戰，西方帝國主義所賜者也。孝先寄來信，謂二十九日晨可歸。想彼等行期必又變更也。

二十八日。天氣頗清明。望海中羣島畢露，翠樹含烟，遠處船帆，隱約可見。在雲霧蕩漾中，至不能辨。晚訪陳領事談話。

### 孝先等南歸

二十九日，孝先醒東覺源自加爾各達歸。三人奔走北印度凡十七八日，倍極勞苦，而精神殊良好。他北印度各回民省區招待之殷，有若阿剌伯民族各國家。工作之詳細情形，已于孝先日記中述之也。今日致電國內，報告行蹤，孟買耽擱不久，又將渡海洋生活也。

### 訪新堪大耳汗

晚。訪斯塔德爾汗 Shtardar Khan Dehlavi 乃加爾各達薛德基先生所介紹者，斯塔德爾汗先生之表弟也。常在孟買，諸事可請其幫忙。不遇，十時許，打電話來，約明日上午九時來旅館見面。

三十日。斯塔德爾汗來，言談間，深憶相見之晚，聞余等在孟買之計劃，佯以諸事竣畢，不久歸國，須將遠遊也。斯塔大耳汗將導余等遊孟買之名勝。下午余等未出門，準備園內之報告。

三十一日友人自漢口來電。謂增加之旅費，已匯寄。室內工作較多。乃併數桌而辦公焉。程靜已集中矣。諸同志或爲報告，或寫信件，或作日記，儼然辦事廳中矣。今日爲星期。印度門前游人多。樓上視之，紅淡如雲，車馬塞路。余等飯前，曾亦徘徊于其側。

八月一日。薛德基先生自加爾各達來信，約參加埃及開羅之援助巴里斯重大會，余等討論此事頗久。決由孝先製定綱要函復之。

日領大言不慚之聲明

本團在印度宣傳。頗得印度之同民同情，關於日寇摧殘宗教及燒燬禮拜寺一點，尤爲憤恨。故反日之聲浪日高。日領事殊爲恐慌。乃於新聞紙上聲明，日軍絕未燒燬禮拜寺。余等不禁俱笑。本團尙未離印，竟大言不慚欺騙社會耶！乃作文以駁之。

晚。余等共訪陳領事。閱孟買晚報，知蘇俄與日本在偽滿邊境衝突。瘋狂之日本，行將見其末路也。我國軍隊，已奉總攻擊令向各路前進。日內將有大進展。

### 斯塔德爾汗請午餐

八月二日。斯塔德爾汗請余等午餐於本旅館，參加者多爲名流與紳商階級。彼等乃一俱樂部之組織爲 Rotary Club。每週必有一會。飯資則爲公份。主席介紹來賓時，介紹日本領事，影響殊寥寥，比介紹本團，全體掌聲大作，相形之下，自覺榮寵，然亦足以代表國際上之厭棄日本帝國主義也。繼有講演者，爲一英人，題目爲「印度與蒙古之關係」純爲歷史考據之學，聽者頗感興趣。

### 遊回教街

晚。錦章世明遊回教街。果回教街也。商業行人莫不戴回民之帽。店鋪牌匾，亦多阿刺伯字母之烏兒都文。余等基於宗教感情，以爲至此地，卽爲到家中也。路上人見余等連續問安，至應接不暇。

### 會見新疆僑民首領

路上遇新疆教胞，名胡特畢底尼。(Hutbiddin)爲本地一禮拜寺之「木安金」，曾訪余等於旅館者也。相見甚歡。伊約余等訪新疆同鄉會會長。乃同往。比至，乃一禮拜寺。余等乃脫鞋而入。天熱甚。印度回民禮拜誦經者甚衆。會長出。彼固同「木安金」在旅館中相見者名薩利和(Muhamad Salih)貌敦厚，類樸實君子。約余等上一涼亭。鋪席與紅被褥，請余等坐。談話間彼等殆與麥加之新疆人同一心理，不外下列數點：(一)懷疑政府(二)痛恨新疆現狀(三)返國希望有保障。世明以阿刺伯語解釋甚詳。彼等頗爲欣慰。少選涼風來，細雨四霽。

。人不能安，捐簾下，均是冰。勢轉大，衣帽漸濕。余等相視而笑。終而處迫下，赤足挽衣而行，水深可至脚面。至一屋中，儲物甚多，空氣弗清涼，繼來二新疆教胞，皆甚頹頹甚同民，一人貌清癯，微鬚髯；一人體壯清幹，齒頰彤紅，皆類馬松亭剛毅。彼等相談新疆事，皆熱淚含眶，彼等誠於地方官吏之淫威，流離異域，固早有天難奔；有國難投也。余等際陪同悲感外，復有何言，慰藉之而已。雨漸歇。余等僱汽車回旅館，會長堅持付車錢，意良不忍。心感而已！

### 日俄繼續衝突

三日。閱此地報載。日俄已繼續衝突，俄機連往高麗轟炸，想我國內戰事，必有轉機。日寇在我國已有極長之戰線，應付疲於奔命。今東北邊省又有蘇俄之勁敵，彼更輾轉爲勞矣。

下午，錦章擬國內通訊稿，覺源作剪報工作。

四日，一教胞來訪，名馬國華。乃新疆省昌吉吉人也。余等曾遇之於麥加。尙有同伴四五人，在旅館中。彼等朝覲後，又耽擱較久，今始乘船來，中途有人失金者，正請我領館，代爲交涉，惟此事，殊無頭緒。彼等留印或返國之意見，四五人不能統一，余等力勸其東歸。彼等尙

有無證照者，就地簽照，須有新疆同鄉會作證。託余等代爲設法。余等允以明日禮「主麻」時，向該會諮詢。

### 新疆教胞邀同作聚禮

某日。今日爲聚禮日，一新疆教胞名哈密德 Jamid 者，來旅館相約。往濟克里雅寺 Zira 寺作「主麻」寺在完全之回民區域中。規模不甚大，而清潔過于他處。參加聚禮者，多新疆教胞，然皆漢髮深目，將何以分；實則亦不難，仍可以由其目辨別之。蓋印度人目爲圓形，新疆人則呈狹長之狀，類我國之內地人也。余等入寺，新疆教胞愈來愈趨前問安。親暱之情。胥爲流露，印度回民，胥爲感嘆。

### 中國回民與印度回民之異點

教長爲阿刺伯之麥地那人。世明以阿刺伯語與之談話，彼宗教學頗深沉。語甚投機。印度之回教情形，彼詳以報告。有兩點頗爲吾人注意。(一)印度法律之民法部份，對於回民應用回教法。(二)印度回民始終以教國自居，蓋曾統治印度七百餘年也。

我國回民，適得其反。內地回民，輒互稱曰「鄉老」，意卽爲客居也。又率自稱曰：「西域回回」。稱陝甘新疆之人爲「老人家」。阿衡說教，亦輒言「回民居非回教之國度裏」凡此種種，均足以表示回民之作客內地也。與印度回民之觀點不同，故發展之情形，亦呈異趣。

### 教籍大於國籍

印度回民教籍，大於國籍。至於種族，地域，更其細微者也。以今日之禮拜寺而論，教長爲阿刺伯人，二掌教爲中國人（卽胡特畢底尼），印度回民并不覺其爲外國人也。「回教一家」之思想，印度回民實爲其實行者。

### 喫新疆飯中之熱淚

胡特畢底尼請余等午餐。作陪者爲新疆同鄉會會長薩烈和奧哈密德。更一青年名阿布杜哈克 Abdihak 年二十計，已爲印度某寺之「伊馬木」。彼乃應父命，攜二弟求學于外者，比出國，新疆之路卽絕，既不能求學，轉困于此權爲「伊馬木」，藉以自養而恤弱弟也！言至此，淚已下。余等爲之傷感不已！

飯極美。有羊肉包子與新疆抓飯，尤為稀罕，余等食量，今日乃激增。

### 飄流失學之二小兒

飯後，訪新疆同鄉會。而有新疆教胞二十餘人。率皆窮困。詢之，多以磨刀為業者。小學生齊紅帽，印度衣裝，皆聰秀可愛。問其姓名，一名努力穆哈默德 *Nur Mohamed* 一名賽爾德 *Said Abdul-* 正阿布杜哈克之二弟也。二小學生見余等意殊戀戀，近余等坐，若小鳥之依人。賽爾德，年僅十歲，已能背誦八本「古蘭」，當乘朗誦，音清亮動人，孝先謂：「俟國事大定後，此種聰明小兒，頗可就學於內地。歸當與艾沙君言之。」艾沙者，新疆回族領袖之人物現任立法院委員也。返旅館，已下午三時許。

### 阿布都加得爾來訪

六日。余等皆在旅館工作。未出門，此地頗苦寂寞。無處可以玩賞。且時晴時雨，數困於途中也。



旅館附近有數中國鞋店，店中有華文印度報，假借閱之，所得國內消息較多。

下午。一新疆人來訪，名阿布都加得爾 Abdul Carter 曾就學於南京。戰事起乃來印度營業。赴埃留學之新疆學生阿滋與高夫爾乃其舊友也。

七日。終日大雨。望海內島嶼，俱在雲霧中，海帆更不多見。來往巨艇，亦無向日之情景。舉現也。

### 再訪阿哈麥德

晚。阿哈麥德 Ahmed 來訪。君爲世明在埃之同學友，來印度，對余等頗爲招待。比本園之一部份往印度北部，阿君以爲鄙陋印度矣，後竟未見。昨日致君一信，君家在鄉郊，竟冒雨來，情可感也。

### 駐土日大使召集駐各國教國之領事會議

八日。閱印度報（華僑所用之中國報紙）登載一與本園有關之消息。即日本駐土耳其大使將召集駐各國教國領事，開一秘密會議云。本園頗疑其爲有與本園有關並相反之宣傳。

日俄衝突漸烈。華北敵方空虛。我軍在河北收復多縣。北平四郊游擊隊密佈。再有變動，平津收復，亦指日可待耳。

九日，雨。余等仍在旅館中工作。數月來未能清算之賬目，經連日之核計，頗有端倪，鎮靜之中，固能辦多事也。

### 阿哈麥德君請晚餐

晚。阿哈麥德君請晚餐。君家去城市較遠，仍屬于孟買。往君家須乘火車。經五六站始可到。下車，走街上，商店櫛比，居戶繁多，未至鄉間區域也。到阿哈麥德家。已先有二客在。一爲其房客。一爲阿刺伯烏曼國（Oman）之首相。與彼談，始知阿刺伯半島上固有許多之政治組織也。茲不憚煩，分書于左。以爲研究地理者參考。

國名

京城

國王

（奧扎茲內芝得）

（麥加）

（伊品蘇烏德）

（也門）

（沙那阿）

（衣馬木耶黑牙）

（蘇里他拉哈之）

（沙哈之）

（國王不詳）

〔哈羅門特〕

〔毛克拉〕

〔蘇丹薩利哈〕

〔麻哈拉〕

〔蘇克他馬〕

〔國王不詳〕

〔烏曼〕

〔麻斯加特〕

〔賽易德品鐵木爾〕

〔飾海巴哈因〕

〔國都詳〕

〔飾哈麥德品伍斯哈利弗〕

〔飾海刀拜〕

〔國都詳〕

〔飾海賽衣得品馬哈特品哈斯耳〕

〔飾海慕衣特〕

〔國都詳〕

〔飾海阿哈麥德品馬白瑞艾爾薩布哈〕

首相爲阿刺伯之文學家，曾游日本，彼誦其游日本之詩句，世明轉譯之，覺其含義甚廣，逸趣風生也。

阿哈麥德所預備之飯，因余等故，未放辛辣物，故食之，頗得滋味。飯畢，已九時，乃告辭，乘火車而歸，比返旅館，已十二句鐘矣。

### 印度佳節

十日。今日爲印度之佳節。或云爲收「靠靠乃」果之節。或謂爲季候風停止之節。街上人摩多。觀其服裝，頗有由鄉間來者。余等本想出遊，陳領事約午後來見於旅館，故未出門。日

落仍未來，訪之又不遇，悵然而已。曉陳領事來，謂爲一印度人約賓佳節，堅留不獲辭致爲耽擱。

十一日友自濱口來信，備知國內消息，甚甚。閱晚報。有日俄已議和說。固謂日本已曲膝，蘇俄又何苛求。惟日本第一等強國之地位，將因是而減損矣。

### 孟買全年在熱帶中

十二日天氣本清明，惟復苦熱，走路，不數武，汗已溼背矣。

印度南部之空氣，全在熱帶中。今雖盛暑，轉爲清涼，若秋冬不雨之季，則赤日中天，宣肆虐矣。此地人因天氣熾暖，著極單薄之衣裳。回教人則知有褲。若印度教人則用長布裹體，然又牢緊，風吹布動，輒爲流露，乍見者，指以爲笑。

### 渴望國內消息

十二日。渴望國內之消息來，以定行止，而終無所見，望海悵悵而已！時見客船往返，目

隨影移，動心難迫，何能越雷池一步也。益增懨懨！

今日天氣益清朗，迷離之島嶼，已呈翠蔚顏色，深淺相間，嫩而隨，指點其間，如觀美畫。波濤，烟樹依稀，棋枰中，辨形而已。

### 印度亦尙白而不尙黑

十三日。幾日來，益知印度社會之複雜，蓋印度之階級觀念甚深也。其上流人物，皆白皙清秀，戴帽如我國之道冠。女人衣裝亦皆侈麗。印度之經濟權，皆操於其手。然此種人，非土著，乃波斯族，遠來徙于斯土者。久之，不改其俗，迄於土著，則皆黑黝，且乾瘦，日處于奴隸生活，雖子孫亦不能易其業。回教人富庶遜于波斯人，然皆精悍，社會上認其爲外來之民族，彼等亦自稱之也。

憶前地理時，謂印度人以黑膚色爲美，妻妻亦以宛如墨者爲尙，此印度人之所以益黑也。今履其地，則見固以白色爲其上流人物之代表色也。黑人亦正以黑色爲恥。著書者每以黧度之，輒抹殺事實，自欺復欺人也。

十四日。家居無事，余等讀書閱報，以度永日。聲譽猶熱，汗淋漓如雨下。

薄暮，天漸涼爽，白樓上視印度門，游人如蟻。夕陽方歇，明月復放光芒，風習習襲衣襟，昏夜中，月下人影幢幢，集海濱而弗去。

十五日。今日報載，長江北岸，日本阻於大水，損失奇重，華北游擊隊尤作戰得手。余等心甚懣。蔣委員長表示有百萬受軍事訓練之精兵，固我武漢，日寇乃強弩之末，終不得逞也。

十六日。新疆同鄉會會長等三人來訪。談甚久。兩禮時乃去。下午。阿哈麥德友來，談印度宗教之多。有特殊之信仰，極爲恢諧可笑，至不能以筆墨形容。

### 蘇丹阿哈麥德之仗義

十七日。印度北部帕特那(Patna)省，有回教聞人名蘇丹阿哈麥德(Sultan Ahmad)者，爲國際法庭之法官。方本團訪問該省時，與之談，頗爲融洽。彼對於日本之侵略我國及摧殘國內回民，深爲扼腕不平，將欲於今歲秋赴歐時，刈合回教團代表，陳訴國聯。屬本團作一書面報告，俾爲根據。今日乃將日本在中國之暴行，回民之損失，及回民之抗戰，製爲長函，寄往帕

特那。并分函西大使少川胡代表世澤，請其惠予招待并贊助一切。蘇丹阿哈麥德君純基於宗教感情，而有此舉，頗可欽謝也。下午，印度宣傳工作之報告完成，乃寄往國內。

十八日。報載日軍在長江一帶，遭疫甚重，病者相累，前方之敵住醫院者有二萬餘人。敵方多行不義，人厭之；真宰亦厭之矣。其爲禍正方興而未艾，孰謂天地無真理哉。

十九日。報載我軍擊北大捷。計一月中殺敵一萬三千人；傷敵四萬六千人。偽滿軍之被俘虜者六千人。長江北岸敵方復阻於水。九江之敵，屢犯皆不得逞，又困於疫，其潰滅之期，自不久也。

### 浩罕之「依馬木」

午赴另一禮拜寺，作聚禮。寺規模不大，而教民頗衆。「依馬木」爲新疆邊境之浩罕人，而豐滿如古月，鬚髯如銀絲，六十許人也。方說教時，人皆感動。彼極流利之阿刺伯語，世明與之談，「伊馬木」乃彼之同學，歐戰前，畢業於愛賓哈大學者也。醴禮拜寺，新疆教胞多人咸聚聞訊，情感皆爲表現焉。

晚訪陳領事，閱印度報，我軍在華北逐清軍，一陷濟南，再復保定，更迫津郊，日寇實力單薄，將疲於奔命也。

十九日。渴望國內之消息不來，焦甚。久居孟買，實非本意。同人整理過去之工作，皆已完畢。擬聯開，至以粘貼像片爲樂。

### 紛擾不休之旅館

所住旅館，週必有三四日離雜會。終夜始散。若爲有節奏之音樂，婦旅人寧不願資饋之，藉遣愁懷。而事實大不然。入夜。始聞悠揚之歌舞聲，不久，漸叫囂紛擾。使人寢不欲寢。夜間則謔罵聲，相撲打聲，盃盤毀碎聲。歷夢人輒驚醒，徬徨不知所措。曠野天明，不能再眠矣。以是乃不能不以晝爲夜。今夜演意劇，聞又兇嚴，經理皆較高，余等再不能忍，乃決明日作喬遷之計。

### 遷居鐵路旅館

二十日。余等遷居于鐵路旅館。旅館在孟買之繁華區，仍不免騷亂。然價值較廉，更能作



好飯，心乃安之。

戲窗前視街上，可窺孟買社會之形形色色，富者乘汽車而衣綉緞，貧者圍裹襤褸之布，膝腹盡露。手雲板而行乞者，踵相接。以膚色而論，顯然分其階級。其白哲者類久居之波斯人，莫不爲資產者。其黧黑之士著，則日過其下層生活。常見羣婦女，敝衣破裳，頭頂極重暈之物，奔馳於街上。嗟！其將永爲此等生活乎？惻然惻之！

二十一。復得國內一電，衆心益慰。

### 平民市塵

曉游于平民市塵。有爲魔術者，觀人如堵。其籠絡人之姿態，索錢財之方法，與說而不練，延長時間之情形，與我國之爲此業者，殆出一轍，我師彼乎？彼師我乎。市塵靠海濱。印民皆既足以迎潮，獲潮之頭者而爲祭，殆其國俗也。

此地賣果子者，皆剖開，切成零碎，分類而置之。購者來，則各分檢少許，錢不多而得多。我國有雜拌，乃乾果。此則鮮果之雜拌也。茲有疑焉，設不能售罄之菓，豈不腐潰而賤本乎。

### 發達之電影業

印度電影業，頗甚發達。其宣傳之方法，亦皆另出心裁，所耗至鉅。嘗見路左之宣傳室，作影戲之標本，眉目刻露，酷類生人。過者，莫不佇足而歎其工。更有驅雙牛挽標本之車，繞行于街市。更有扮鬼之形，吹喇叭，擊鼓，作怪惡之狀。以誘惑行人者。此地戲價極昂貴，而電影業不衰。

二十二日。上午復大雨如注。下午在旅館中又復遷屋。錦章世明料理行裝。孝先醒東電源勸陳領事。有章領事自南非洲來者，將返國，相談甚歡，與孝先乃南京之舊相識也。

### 象首人身像

二十三日。余等閒游街上。更多所見聞。過一塑像店。製成者，無慮百數。若爲細泥造，有光澤，又類磁品。像雖多，皆雷同。惟大小有異耳。像爲一象首人身者，長鼻下垂，體軀美健爲男人。下蹈一女子，半裸，甚堅好，手挽男人腰。佇觀久之，主人若極不耐，乃引。嘗聞佛家有三大士，其座騎爲獅子吼象三種動物。象以是而貴，然則此象又有何種意義耶。

## 印度教廟

路上常見印度教廟。擊鑼鼓，作佛事。一如國內之廟祿，外人不得入，潛窺之，香鼎燭臺，燈火熒熒，檀檀人影與偶像相混雜。都不知何爲者。間有僧出，皆長毛髮，赤情，微布纏。臉塗白粉，額間劃金紅細線，若皮篋劇中之淨角曹操。不似國內和尚之蓮台雜度，頗清淨也。廟規模不甚大，悉攢登蓮仄。有寶塔，亦與國內異，形非層層，圓長多楞角，彷彿倒置之波羅果。廟中皆有佛像，亦皆作各種姿勢，努目低眉，情各不屬。求四大金剛十八羅漢之形狀，殆不可得。一廟峻壯麗。門前書曰：「最高之印度教人始得入。」森嚴若此，回教人自尤斷絕之例也。

## 印度教區域所見

在印度教區域中，輒見人頭上豎異狀，髮均蓬淨，只留頂端毛一叢，多者只一縷，少者才七八根耳。不禿。只以長布纏。女人善著深紅大藍之衣，額下眉間，染紅點，如泥丸大。臂膊處，俱重重銀鑲，趾間亦套以小金質物。行時，顧盼生姿，行人側以目。則以手曳披縷之線

，徵構其首，蓋以其美也。

### 訪章陳二領事

二十四日。天復大雨。午後，少晴。余等赴領事館訪章陳二領事。章領事居南非凡二年，談該地之風土人情甚詳。經濟與政治之勢力，均在白人之手，黑種土著，仍處于被治之地位。南非之天氣與出產，不若理想之惡。我國華僑，幾均爲廣東人。

### 印度之波斯（信祿教者）人

領館前，爲大空場。椰樹亭亭，細草嫩碧，時見青年嬉戲其間。樹下備有長椅，憩息乘涼。其內者，皆旅印之波斯人也。近對彼等之衣冠，亦頗有研究。所衣衣，皆黑上身。較普通西裝爲長，白褲。所戴帽，因年齡而異。年高而有資望者，皆繪巾。皆青色有光。不知者，疑爲印度之道教也。中年者。戴桶形之冕，其基周以淺綠，若盆之有淺然。青年則爲小綫帽。圓形平淺。與國內之筒民同，不知者又必疑爲回教人也。以一族而多帽如此，信乎，印度乃多疑之國也。波斯之婦女，皆簪而長，綵綉完。長髮垂目，楚楚多情致，與滇紅樓賣之梳妝，當風而云。

氣韻若仙也。其老婦人仍以深藍老線爲羅裝。小姑娘皆小辮垂背土，戴各色花樣之小帽。不  
尚散金頂，浮燈頭上，而只戴金釵于下額。頗類新羅女兒，不知者，又必疑爲同教者蓋也。按  
斯人在印度頗有經濟勢力，但族方汲汲于工作，而彼等正爲自得，表現其爲有閒階級也。

二十五日。今日章領事陳領事來訪。相談甚歡，細雨紛紛，不知時間之已暮。

## 印度劇場

飯後散步街上。路過一印度劇場，燈火照耀，出入人如穿梭。余等頗奇之。世明錦章乃躊  
蹰而入。余先覺源歸。入劇場。對廳中，多婦女。踞坐相談笑。亦多曼姿，而短于膚色之黧  
耳。

劇場殆爲下層之娛樂場所，環顧四周，皆平民階級。惜此種情形，更足以見印度社會之天  
真也。劇台與他國所見者大異。燈口皆內向。佈景爲普通之房屋，而簡陋，不甚逼真。

## 舞女姿態

舞女歌且舞。披各色帛，邊緣綴以花繡。髮挽高髻，插花枝如榴。額間染紅點。赤足，足上繫小鈴無數，行走時，鈴皆顫動，作零丁聲，彼此相續，舞時。自顧盼，影乃搖曳。兩手撫胸，捫額，左右伸動，雙股屈曲隨之。與臂呼應。繼以碎步，足履地板，不作起揚勢，漸緊湊，足忽前忽後，進退極迅速，而春山登，秋水濛，插花微亢墜，腰孌孌如柳枝，撲轉聲妙若翫繡劇翫舞。

### 能發多響之鼓

舞時，曼歌隨之。高低疾徐，悉中節奏，情態繚綿，可徵窺之。音樂不甚繁，曰風琴，曰鑼琴，曰鼓。而奇者莫如鼓。鼓亦鑼皮，而周以縛牢之索。鼓皮之色不一，遠視之爲黑白色不簡，而音之高低乃呈異趣。擊鼓者以指不以槌。指力輕重，發音響有差。一人可控多鼓，故擊鼓時，撫此觸彼，心力爲勞，不久，而汗已盈額。鼓音與琴聲頗相合。淵淵之聲，而能分上下，中國鼓未多聞者。故舞止，歇歇。音樂亦驟停。而鼓之尾音，有若金石，頗嘆其技之工。

舞女藝術佳，固上乘矣。而色亦重要。舞女中有數色不甚黑者。觀者皆醉焉。

舞女歌亦婉美。鄰人譯而聽。殆皆下里巴人曲，語涉淫蕩，不足以登大雅。且表情時亦多

樂處也。觀者爲之胡慮。

### 捧角家之醜態

觀客喜某舞女，可隨時贈以錢。耗財者固可以買臉，受錢者亦爲榮焉，因此顯其爲有價值之角色也。贈錢者，持錢赴台前，示以目或招以手。則所望之舞女來，贈錢者置錢于手心。受錢者取錢時，兩手相合。乘機一緊握之。甫鬆手，舞女飄然去，贈錢者，洋洋歸，而有得色。志可嘉情可憫矣。其以握手爲樂者，一「盧布」可換十六「安納」，二「安納」一次，可使舞女往返八回。觀者厭之，舞女厭之，而贈錢者，情致轉不已。其隱于幕後之顧客者，不願露身，而一擲輒數金焉。舞女持錢，轉表揚之于衆。甚矣！錢之不可忽也。

時大雨如注，欲歸不得，十二時許，雨少歇，乃作歸計。出門，無馬車，履泥濘而行。中途，雨勢較大，衣帽濡濕，身瑟縮良苦，抵旅館，門已闔，大鏐迫。叩關甚急，良久，比入屋，雨水已透浸肌肉，燈下相顧，淋漓若水鷄，大笑。然自慰者，得亦能償失也。

### 多雨之子丑買

二十六日。終日雨，未少止。至聚禮不得。同人尚清談，語涉廣袤，前雷不斷，積者有人。可打破空中寂于也。下午七時。孝先宴章領事及陳領事夫婦。飯後。暢談者久之。

二十七日。今日報載，敵方用毒瓦斯作戰，同人均極憤慨。倭寇殆力盡智窮者耶？不然，何國國際正義不顧，一至於此。

### 阿英之爭未已

巴利斯坦阿刺伯人與英方大起爭鬥，阿刺伯民族與我遂爲點綴，竭英猶之力，而不臨少據其絲毫，如此肝膽，是亦寧爲玉碎，不爲瓦全者也。惟此消息傳出，想回教世界必躍爲響應也。

### 印度教之「干派梯」節

二十八日。今日爲印度教之「干派梯」(Ghatotshtami)節。街衢爲繁華，鐘鐺均着新衣裳，花岩，利市數倍。



出旅館中，時聞喇叭與鼓聲，憑欄視之，數人匆匆行。前者奏音樂，樂器均甚簡陋，後者頭頂一偶像，卽街頭所見象首人食物也。一日，凡五六見。其不事鋪張之家，只隻人，頭此像，倉皇行，若行旅人之奔於途。較鄭重者，則載像于車，七八人前導，簇擁者甚衆。偶像爲印度教最愛之神，夜中供奉數日，然後委于海中。

下午七時。陳領事請晚飯于領館。飯後，談笑甚久。章總領事明日將搭輪返國，數日過從，頗爲相得，異域之別，又不盡依依也。

二十九日。章總領事饒亭返國。乘意大利船。余等遂至碼頭。同船者尙有數中國人，想其途中必不寂寞。

### 國人相認之難

日本人源自我國，面貌與我自彷彿處，歐西人不能辨之；我亦不能辨之也。自歐西人來中國以來。國人共仇敵愾，海內尤厲。故我國人與日人相見，自相語無言，心各憤憤。卽國人與國人相見，彼此先各懷疑，而不能互談，然後得以游言，示以善言，遂互相認，幾欲殺戮。

愛之，親愛之情，若骨肉重逢。不數語，而國內戰爭之對問訊，腫焉以生。此種情形，固屢見之矣。一女郎爲中國人。初見余等，時斜日視，作不耐狀。比知余等爲中國人，而滯已開，乃驚其手不止，若示意曰：「我同情君等也。」至船遠逝，影色迷離，始不可見。章總領事上船時，嘆曰：「國亂奚以家爲！余家已分爲二部，上海重慶各有其半。」錦章感而作曰：「公尙清半家可會見，我等則全家隔絕，近音問且無。國土不光復，奚能一返桑梓也。與日本之讎，不共戴天！」送行者有陳領事夫婦。船開後，約余等赴領館，以時間晚，辭謝焉。

### 回印械鬥

三十日。今日天氣大晴。精神爲之一爽，箱篋衣裝，惟恐霉毀。乃共瞭望于平台上。

今日報載，印度教人送象神，欲過回教之禮拜寺前，回民允之，惟須在禮拜時間以外。印度教人不應，乃相械鬥。時國會黨（印度教人）與回民黨之領袖，正在茶會聯歡聲中也。

旅館中一印度人。關於印度宗教相互水火之情勢，不勝感嘆，曰：「印度之宗教不能與中

國比從也。中國之宗教，人民之信仰而已。彼此相安，各無所擾，若印度不然，印度教爲人作，<sup>佛</sup>不來民族各有其帶來之宗教，種族傾軋，宗教亦繼爲磨擦。歷史上留下許多爭鬥與不合作之痕跡，今日欲求民族于無形，乃不可得，一惟其情勢如此，此印度之所以日趨於于裂處之途也。

### 操握經濟權之巴爾西人

三十一日。天氣轉陰雨。盼國內消息，仍不來。焦急。設中途不覺更計劃，余等早已推，終日無事，書有限，至無以排慮。

余等所住區域，多爲巴爾西人（原波斯人），巴爾西人者，波斯古代之移民也。奉祇教。平保持其信仰，自成風氣。在印度操握經濟之大權，表現頗爲優秀。蓋已成反客爲主之局矣。

### 嚴肅之 教殞禮

午後，天漸晴朗。旅館前汽車雲集。街上人觀者如堵。余等頗疑之，而不知其究竟。視對面換上人家。男戴表冠，女戴紗帽，小姐亦皆戴蔽頂之金華小帽，僉佇立俯瞻，不墮嘩，不亂奔走。繼疑今日必爲巴爾西人宗教之大典也。

未幾，情景益爲肅穆。人羣如撥浪湖。入人昇一牀，人皆直衣冠，不類爲役者。床上亦蓋潔布。窺其狀，知爲出殯者。送殯親友，四人爲行，魚貫行，老幼分前後。縞纈一片，踵弗絕。無儀仗，無音樂，簡潔有類回教。觀衆僉正立，合掌作祈禱禮。同情死人，正足以團結生者。余等竊爲嘆。厥教爲天葬，鷹鷂裂食屍體，正如我國蒙藏之習俗。

### 吳一飛委員過孟買

九月一日。立法院吳一飛委員過孟買返國，同船者尙有二留洋學生，一王君，山西太原人，一王君，河北豐潤人。吳委員乃隨同孫院長赴歐者。以事繁而多留數日。吳與孝先爲同事，甚友，國外相逢，自極親快。下午七時。孝先請吳委員等晚飯。十二時，搭輪東返。印度派往中國之醫藥救護隊亦同船行。印度民衆及華僑歡送者甚衆。印度與我患難相共，今日實當有

價值與可紀念之日也。

## 再游動物園

二日。余等再游動物園。園前有陳列所，規模不甚宏大。設置亦鮮秩序。所可取者，厥維印度之畫品，融冶東西，各得其美，而于輪廓設色，尤多近于中國畫也。一破瑠璃中，列蛇甚夥，胥醜惡可怖，一印人指謂：「此扁頭如傘者。毒甚大，噬人立死。更有印度各民族造像之羅列，奇冠異裝，無所不備，何種族，何宗教，皆標列綦詳，曠觀止矣，不必街上費心思，鑑別之也。園中風景如昔日，步其中，自覺心曠神怡，胸襟滌盪。羣兒騎象游，共拍掌談笑，天眞可愛。而象俯首帖耳，極爲馴順。以人類之立場觀之，象實爲忠誠之動物。然其龐然大物，而不能抵抗，任人擺弄如此，吾人不勝悲其遺遺。甯願觀獅虎之咆哮于柙中，不願觀象之供人馳驅也。

## 僑商之生活

一、由東亞而來。與之對。吾人深資彼等在外國之不爭氣，日唯鴉片賭博是爲。彼乃戚然曰：「冤枉哉！我輩勞苦人，尙敢作他妄想。終日負債奔走，生活疲于奔命，只得薪金中國幣五元耳，我輩及于八者，一經理可用七八人。彼乃坐待家中，不勞而獲，我輩血汗換得之金錢，供其一人之虛糜濫用。少不如意，輒斥罵，不然卽解雇。數萬里外，了無親友，將誰投奔，竟忍受之。此其所以益爲挾制也。彼等少數人之作孽，而累及全體，冤枉哉。此種生活，余亦不諱忍受矣。明後日，余亦將返國矣！」言訖，不勝神傷，余等亦爲之悵惘弗已。

### 大規模之送象神

三日。今日乃得觀印度教之送象神。街上人填滿，汽車首尾相銜，均阻手行。印警已不敷用，黃髮碧睛之英兵，亦分衛各崗位。樓上人家，男女觀者如屏。

象神不一。有只一象首人身者，有象首人身與美女相擁抱者。有母騰象鼻者。其旁踏蹀，更有他動物，或以獅，或以牛，或以虎。象首亦不一致，披髮金冠，布纏者，均有之。其構造較精者山石草木，有如花園。致有女像如生人大。貌哲美，危坐椅上，數人昇之行。象神頗多，而走同一路，萬人頭上，偶像相連續，遠而弗滅。

一家屬有一神，頭頂者，扈行者，馬車汽車而速轉者，均不屬，但以貧富爲差。其極貧者，則手捧半尺許小象，在人羣中出沒，禮簡而意誠也。每送一神，老幼空家隨之。結隊行，不少紊亂。送神者，皆向善人，絕不爭路叫囂，嘗罵抵門，除人多擁擠外，無他弊焉。象神前有樂隊，且奏且舞，力盡筋疲，而不示弱。舞者，面塗彩，紅色如血，藍如靛，白如粉，亂髮蓬飛，八人四對，相向撲舞，以前以後，躍高躍低，均有格調，手中持短木，木重重繫鐵環，搖之鐺鐺有聲，與音樂相呼應。若舞者爲兩家，距離密邇，則有競爭心，互炫其美，不少讓。觀者微舉揚之，則舞益力，而氣喘，而汗流，而步伐亂，均弗恤也。十數齡小兒，數壯漢手托之，兒作掌上舞。輕揚疾徐，尤爲可愛。樂器殊不一律，有鼓，有曲頸多口之號筒，有如牛角之大喇叭。戛然齊奏，聞之悲涼。象神所過，兩旁善男信女如堵皆遙爲合掌，喃喃有辭，擲灑米粒如細霰。余等方佇立以觀，而已裹入羣衆中，前行無岔路，後退不可得。茫茫然隨偶象之後，自視有如送神者，觀者亦必以爲余等爲送神者，觀神復觀余等。大窘，不獲已，乃反身透圍出，後行者訝曰：「君等胡爲退歸也。」不之理。象神至海濱。置神于地，衆復圍之作辭，絮絮不已。樂復奏，舞益狂。事畢。有人裸全身，只胯間繫一布，才蔽羞體。乃頂神而下海。漸入漸深，行將沒頂，神亦隨水去，隨波逐流而逝，裸者出水，身淋漓冷戰，情至可憫，然不

得不繼續頂送，蓋以此爲業也。委請之家，乃欲躍而歸。人如是多，皆印廣教人。不見回教人，不見祇教人，信仰恭嚴，逢場作戲，亦見其疆域也。

### 日本受風災

四日。領館中得閱香港寄來之大公報，晤對之下，有如故人。國內軍政情形，得知大略。游藝隊之活動，尤使人精神鼓舞。連日報載，日本受水風及火之災，人民傷亡與經濟損失均奇重。多行不義，致干真宰之怒，孰謂世界無公道哉，惟日本軍人作孽，波及民衆，吾人轉爲悲之不勝也。今日發國內一電，託陳領事代爲譯轉。

### 巴爾西人之新年

五日。印度種族龐雜，教俗亦異。印度教之崇拜象神尙未完畢，又至巴爾西人之新年矣。今日爲該族之除夕。祇教廟作祈禱者隨相接。家家戶戶，均門懸花環。圍前澆以細白粉，作



無數小魚狀，極工細。男女皆鮮衣裝，小兒悉美冠，金色晶袋，活潑可愛。遙觀屋中，亦香烟燭火，不知供何神象。嘗見一老人，旁竄祈禱，合掌鞠躬，口中喃喃作辭，情望虔篤。該族商店，皆大施捨，乞者連續如魚貫，放錢者坐台前，乞者索得，即匆匆赴他寮，以滴垂殘廢盲跛，老幼扶攜，亦可憫也。夜間，各家燈火輝煌，中夜不寐。

六日。天未曉，而街上樂聲已大作，余等皆于夢中驚醒，扶窗俯視，賀年之音樂隊凡數起。導者皆給巾白裳，著大紅褲子，作奇怪形狀，目的在引人譁笑也。奏樂者皆黃頭纏，衣色亦相類。樂器除大小鼓（外國鼓非本地之鼓）外，皆多吹口之喇叭。製亦巧妙，聲悲涼若湖笳。各家僕役競送禮物，盤中盛之，覆以綢布，外人不得窺之。過午，男女皆作街上游。港中車滿，至暮弗絕。巴爾西人，乃波斯遺民，非印度種，人皆白皙秀美，裝束亦皆古監，觀其長髮覆髮，衣角搖曳，飄飄然類我國古代之服色，又如我國之戲裝。

### 多情之巴爾西人家

與旅館相對之人家，雖未通言語，樓上日相見，已成神交，感情既生，亦有餽贈其家雜之

糕點者。并書以短函，示賀新年而歡迎外賓也。余等亦作書，復賀其新年，且報之以伊拉克蜜聚。

### 沿岸月游

晚。陳領事夫婦來訪。乃共晚餐。飯後，街上開游，信步行，不覺已至海濱。時明月當空，天無纖雲。涼風微來，胸膈舒暢。乃雇二馬車，沿岸作月游。夜漸深，行人稀少，四周景物，極爲靜愜，惟聞怒濤拍擊之聲，訇訇不已。海旁有壩，精潔若石，乃其憩于其上，相談既久，興味愈淺。月色西斜，風有涼意，始踏銀影而歸。

### 電影片之糾紛

七日。某電影院演一影片，爲印度回教民族與英人戰鬥之內容。孟買回民認爲與事實不符，含有侮辱性，有強烈之反對，今日該電影院前已森列警察，此事正有人調解，事態或不致衝突云。

## 縫工之增薪運動

八日。印度之縫衣工人有增薪運動，街上游行者甚衆，旗上大書縫衣工人萬歲。羣衆中回印人皆有，頗有合作之精神，蓋爲經濟而奮鬥，自無種族信仰之別。

天晴，萬里無雲，轉爲燥熱，復思陰雨之涼爽宜人也。

## 巴爾西人不忘祖國

九日。同旅館中有巴爾西人，久之，漸稔。與其相談頗洽。彼謂巴爾西人，雖久居印度，始終保持其祇教信仰與血統。彼等雖與母國波斯斷絕關係，然在印度始終認本身爲外國人。巴爾西民族善于經營，嗜好和平。彼等宗教并未禁止食肉。然爲見好于回教，不啖猪，更爲見好于印度教，不食牛。該民族以有經濟上之優越勢力，故十分之九，均受教育。最後謂印度民族器量極大，若少有排外之心，少數之巴爾西人，來時自被驅逐，卽今日不容亦非難事云。

### 較爲開明之阿衡

今日作聚禮于中國街附近之禮拜寺。禮拜者極夥，殿中既無隙地，門外鋪席始敷用。阿衡說教，除阿拉伯文外，尙用烏爾都語，若是情意可達于羣衆，必收效果也。教民雖朝夕見中國人，從未見有信仰回教者，今日始知中國亦有回教，衆大稀罕，爭來握手，表示歡迎云。

### 山東同鄉會長來訪

十日。華僑山東同鄉會會長李君與唐君來訪。李君乃新自國內來者。談山東日寇暴行及游擊隊抗戰之情形甚詳。敵人勢力，僅及于交通線，而不能深入，蓋我國軍隊勢力，仍極活躍也。惟游擊隊所缺欠者爲經濟與器械，致不能大威脅敵人也。魯省所有者，殊乏訓練，且又各自爲戰，號令不能統一，此其所以少牽掣日本人之力量也。繼談至中國民衆被日本蹂躪之情形，言之令人髮指，奇恥大辱，將永世不能忘也。

## 祇教拜上帝而敬火

十一日。今日復爲巴爾西人之節日，今日乃祇教教主之誕辰也。故巴爾西人又皆美衣冠，休業以紀念。街上奏樂者，無慮十數起，祇教非拜火也，仍拜上帝。以火亦上帝所造化者，有益于人生者至大，以火實爲上帝之表徵。故極敬火。吹火以扇不以口，不吸煙，蓋口中污濁，不能褻瀆火也，巴爾西人表示，其教已有萬年，教誠古，若謂萬年，有誇詞矣。

中國街附近之禮拜寺前，有大空地，近忽一變爲繁華之市場，夜間燈火輝煌，商販呼喝，儼若北平之天橋。而出入者紅帽纓冠，皆回教人也。

## 歐洲風雲又行緊張

十二日。報載歐洲風雲益趨緊張，列強皆備戰，舉世皆注目于希特拉其人。兵猶火也，不戰將自焚。各國莫不準備充實之殺人利器，幾何不欲一試新也，處今日之世。好勇鬥狠之民族固無論矣，好和平之民族，雖欲求和平而不可得。欲求和平，亦須于奮鬥中求之。是仍須殺人流血也，哀哉！

### 孝先染疾

十三日。孝先染疾，謂夜間受涼，身上作熱，發汗皆虛寒。同人俱心憂之，世明爲之按摩，良久。骨血若少舒。下午，自覺已愈，乃往平台上散步，復感風，致臥不起。衆心焦急，受寒本非大病，正恐轉時疫。

### 孟買大雨

十四日。終日大雨。未少停，入暮，轉甚。俯視樓下，街道已成河，電車停駛，汽車闕于路，水皆沒輪。惟馬車往來，飛沫濺花而行。樓上燈光，倒影入水，不啻江湖中游也。

今日孝先不食，終日復臥。而世明操心調養，頗得其道，晚間，以金屬物，刮其身臂，俱赤紫，熱頓止，呼吸亦平順，夜得安眠。

十五日。得國內電，余歸心中甚快，鵬旅愛情，爲之一振。

孝先病已痊。可下地活動，更少進粥糜。同人仍勸其靜養，勿急于出戶。

## 領館遇一中國僧人

十六日。天大晴。孝先身體已恢復原狀。下午。孝先歸章往領事館。館中遇一異人。大領長衣。鬚髮蓬鬆。乃中國之和尙也。陳領事見余等入。鼓掌曰：「大佳！大佳！此公爲佛教，君等爲問教，領館中已爲宗教空氣所籠罩矣。」和尙名善遠法師，本拜鄉。陳領事之中學同學也。在校時，和尙用功甚勤，每試輒冠儕輩。

善先詢之曰：「君遠來辛苦。願聞法師明教。」和尙曰：「佛教發源于印度，而實盛于中國。然中國之佛教，因交通險阻，彼此鮮有往來，真義早失。良美之宗教，維持現狀且不可，遑論發展。余在求學時代，即有心得于佛典，自出家後，潛心揣摩，始知學之不足。故遠來印度，習梵文，而訪師友，俾得其精華，以補我國佛教之短。」孝先曰：「志趣高尙如此，良爲欽佩，敬祝君之成功。」陳領事曰：「中國佛教，早形中落。欲圖復興，故應求真義于佛國。法師之使命至矣。」善章曰：「佛教中有階級乎？」和尙曰：「釋迦牟尼聖人之所以創佛教，正有感于印度階級之形也。」善章曰：「然則中國所謂和尙修比鄰，比邱修羅漢，羅漢修菩薩，菩薩修佛，佛爲正果，其非有不同之等級乎？」曰：「不然，人之智慧，受受各有不同，故其

造詣，亦呈異趣，是非階級之分也。」孝先曰：「中國佛廟，所供偶像，多與佛家無涉，致怪力亂神，皆爲人之崇拜者，究屬在中國何者爲純佛之廟乎？」和尚曰：「此點言之可笑，偶像龐雜，誠有如君所言者，惟中國之以寺名者，皆爲純佛之廟，如西湖之靈隱寺，北平之法源寺是也。至于以廟名者，多爲風俗傳說之神也。」孝先曰：「唐玄奘西游，溝通中印之文化者至大。願因西游記小說，寓言甚多，事實荒誕，轉使人疑鬼疑神。法師能否道其簡略？」和尚曰：「甚善。唐玄奘中國之高僧也。離長安而來印度，凡十七年。天竺舊國境，足跡徧至。時取道于旱路，橫越喜馬拉雅山。交通險阻，備極辛苦。來時經霜凍，轉入印度，道途紆迴，路上費時甚久，抵目的地，已兩易寒暑矣。歸國則走便徑，到長安，不及半載。初玄奘自長安西行，履沙山，走戈壁，跋涉爲苦，至高昌，國王召見，極爲欽慕。欲留之，不使再西行，玄奘婉言謝卻。王殊失望。乃與玄奘結爲兄弟。賜以黃金良馬，綢緞數百匹，扈從多人。所過國宰，皆有王之介紹書，路上頗受優待，無多苦也。玄奘至印度之帕特那地，乃停而不行。國王賞賚甚厚，玄奘悉却之，而專心于佛學。苦修十一年，心中明悟，羣魔漸息，胸襟益廣。造詣之深，邁印度學者而上焉。將離印度，乃就所學，著一長篇論文，集衆印度學者而請教，竟無一人能窺其一字者。故玄奘之歸，極爲榮耀。返國。唐皇極爲嘉獎，中國之佛教，于焉昌明。」



今印度佛教式微矣，而全國莫不知中國之有高僧唐玄奘者。」孝先繼問曰：「今日佛教最盛之地何在，分佈之情形如何？」答曰：「佛教最盛之地爲中國。以其僧尼廟宇之多，非他國所能及也。西藏純爲佛教區域。緬甸亦佛國，雖鄉村中，亦隨時可見其佛廟。暹羅安南日本亦多佛教信仰者。印度之佛教，轉爲衰落，以孟買之大，只有二佛教之廟。較輿之地，則爲加爾各達與鴉爾島耳。錦章詢曰：「佛家主慈悲，戒殺，清靜無爲，大同世界，善莫善于此矣，然在今日弱肉強食之時，帝國主義之侵略無已，苟本斯道而行之，適以速一民族之亡乎？」和尚曰：「佛教非獎勵不抵抗主義者也。譬諸蚊蚤噬人，殺之本無不可，若以殺之爲不當，是曲解佛教之戒殺也。佛教所謂『剛刀慧劍』，正是主張以殺止殺者。若今日日本之壓迫中國，爲生存而奮鬥，原合佛道。」孝先錦章齊聲曰：「若此甚佳，先此未之聞也。」和尚曰：「宗教于民族間之和諧甚有關，若印度之信仰衆多，衝突時起，宗教適爲民族之累也。」錦章曰：「誠然。在中國民族間之相互磨擦良有之。然未有由信仰而起衝突者。其原因有二（一）中華民族原爲愛好和平，若因宗教而起衝突，實爲罕見。（二）中華民族除宗教之信仰外，尚有儒家之維繫人心。儒家實爲宗教間之緩衝，彼此自無不信賴也。至于民族間之鬥爭，乃過去統治階級爲鞏固其地位，挑撥離間，而故意造成之，輒至波及宗教，是又因民族而累及宗教也。」和尚曰：「

印度學者近頗致力於佛教復興運動。蓋東亞各大國，莫不盛興佛教，發源之印度，轉爲無聞。實爲可恥。彼等爲研究古代之佛教文明，反爲求諸我國云。「錦章曰：『中國佛教，初因政府力量而提倡，後乃普徧民間，其中必有一時期，得宣傳之力，不然，在今日佛教情形之外，絕不能宣揚普徧也。』和尚曰：『然。隋唐間佛家書本，竟廣流傳于坊間，且多于他書，後乃因儒家之排斥，異軍突起之喇嘛教（佛教別派）元清兩代，又極提倡。中國固有之佛教，勢益衰弱。錦章曰：『北方之青衣僧（和尚）在清代勢力遠不及黃衣僧（喇嘛）青衣僧出家耳，黃衣僧出家而又爲皇帝當差也。北方青衣僧，學識亦若不逮南僧。』孝先問曰：『法師何因而出家？』曰：『一人一口負擔實輕，靜居中，有冷茶淡飯，心亦良慰，在家煩惱多，出家無煩惱也。』後和尚言，佛教不拜偶像，余等未深問，而滋疑甚。若不拜偶像，則所謂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爐香。將爲誰而發乎。和尚對余等亦極欽敬。謂印度之回民黨與國會黨對壘，頗與中國隔閡，自君等來各處宣傳，回民方面之輿論已爲變更，且更積極抵制日貨矣。時已七時許，乃向領事告辭。并與善遠和尚約作異日談。

十八日。陳領事來訪，談話少許而去。

飯後，街上閒游，遇一中國牙醫鋪。主人抱兒于門前，見余等似欲言而未言。錦章付曰：此君之困將與厭惡心理相矛盾也。其必以余等爲日本人耶？乃急與之說話，彼確定余等爲中國人，極表歡迎，便揖至其鋪中。出妻子以相見。情極懇摯，詢國內事甚詳。自云爲湖北天門縣人，陳其姓，名義發，世代牙醫也。湖北之僑于此者，莫不爲牙醫云。并倩小女購橘子水以敬客，余等以凉水之逢，如此擾擾，心實不安，遂謝不已。

### 印度教之說教

路過一印度廟。傳道人正說教。善男信女，環而聽，境極寂靜，余等試步而入，廟前橫簷，繫七大銅鈴。中間者甚大。皆發黃光。傳道人黃衣黃纒，項掛以花環，作歌詞，抑揚有致，下有奏琴擊鼓者，嗚然淵然以和之，極爲有致。聽之者，俯首，注目，啓喙，嘆息，若極心領神會。所供佛爲一黃面大頭者，不知中有何故事也。

### 初得艾沙君等離港消息

十九日。聞人言，印度文報載中國有回教代表艾沙等來近東各國作宣傳者，已由香港起身矣。晚。孝先世明答拜同鄉會李會長不遇。

### 回教何得分派

二十日。訪新疆同鄉會會長薩利漢。哈密得伊馬木亦在座，相談甚久。印度之回教不外「笱尼」與「十葉」二派，十葉派中又分三派。笱尼與十葉之人，可以互爲友，而不能通婚姻，以經濟能力論，十葉優于笱尼。印度回教中分爲若干派，未能團結已呈分離之象，如之何能與他民族共奮鬥也。

### 印度佛國不擾禽鳥

二十一。家居無聊，閒看禽鳥嬉戲。印度爲佛國，不侵害及小動物。此地多烏鴉，與我國北方所見等，而頸間呈灰色。最討厭。黎明即唧唧聒耳。驅之不去。庭中放食物，輒爲擱去。鴿子無白色者，胥灰青之野生者。往返飛翔，頗多雅趣。停午，日光灼熱，乃避暑于室內，床竿構架皆鴿子也。更有麻雀，大小與我國者等，而雌雄異色。此鳥更不客氣，與人同屋，殊

不畏避。電燈下可觀羣鳥臥，其巢可及，其骸可探也。人鳥相安既久，初奇之，繼亦不奇。世界非僅人類所有者，奈何排除異己，致使無容身地耶！巴爾西人爲天葬。人死置屍于葬場，招大鷹鷂而食之。必肉盡血竭，至白骨粲粲時乃止。是禽鳥進而以人爲滋養料者也。孟買之綠鸚鵡，寄跡于茂林間，飛舞如錦，鳴聲清嬌，甚可念也。不足此奇，印度北部，路上多孔雀，翱翔空中，若飄彩綢，觀之令人神往。然則此與報達之仙鶴可并稱，珍禽異獸，固多產自熱帶也。

## 打破寡寂之大公報

二十二日。國內消息轉寂，衆益感無聊。久居孟買，不啻幽囚于孤島也。

孝先讀可蘭經，世明教以埃及念法，反覆習之，頗得神似。

昨日自領館帶來之大公報，衆披閱于秋雨瀟瀟中，可破客中寂寞也。

二十三日。大公報載艾沙馬賦良二君已將離港西行，乃國聯同志會派往近東各回教國作宣傳者。若我等統攔再久，或能于孟買相遇乎？

### 張伯倫出賣捷克斯拉夫

捷克斯拉夫既爲張伯倫所賣，波蘭匈牙利又有親德傾向。其國內民族障線又不統一。今日雖說，彼將有屈服于德之趨向矣。歐洲風雲，或至少告平息。然醞釀既久，其將來所發生之變化亦愈大也。

### 何處傳來之謬息

二十四日。昨夜一新疆僑胞來。謂中日有講和消息。余等皆未置信，此何時期，豈有和平之可言。驗于今日之報果無其事。

德國志在波捷克斯拉夫，歐洲仍在緊張景象中也。張伯倫或仍將赴柏林一行。以斡旋和局。英國在各處殖民地蠢動之時，趨于自保，故極力變化事態，不使其擴大。晚飯後，孝先錦章世明訪陳領事。

重會馬哈木德師長

二十四日。馮哈木德節長來訪。隨行來，新疆同鄉會會長穆利漢及其隨員一人。彼來孟買，已將一週矣。余等與師長在麥加別後，即赴埃及。彼不久亦游埃及，居半月久復往里那彼別墅，由沙漠轉入土耳其。行蹤殆相類，不同者，余等未往土耳其，彼未往伊拉克伊蘭耳。闊別既久，相見異常親熱。談國內戰事，彼關心甚切。孝先勸其前往重慶，彼自謂願在 蔣委員長領導下，共赴國難，唯歸家不得，徒使人情慙耳。余等告以可直往內地，亦足濟事，彼謂爲得計，艾沙君不久來孟買，當與之商量。以定行程。

### 孟買初聞雷聲

二十五日。天氣燥熱，未動作而汗已浹背。過午。風少清涼，烏雲自東方綴起，閃電窮忽，始聞雷聲，衆大稀奇，蓋孟買無日不雨，未嘗有雷聲，今日乃第一次。愈大雨必驟至，而風止雲散，天復清明。

### 巴爾西人之節

今日又爲巴爾西人作節，家家門前後懸花環，焚香禮拜，向日祈禱。余等所到各回教國家，誦經時，未嘗見有焚香者。我國之回教，與波斯甚有關係。波斯信回教之前爲祆教。然則我國之焚香誦經，殆受古代祆教之影響耶？

### 答拜馬哈木德師長

二十六日。余等答訪馬哈木德師長。并得見其長兄。其兄爲六十許老人，有腿疾，就醫于土耳其，此次乃與師長同歸。老人體軀，較師長更魁梧。隆準朗目，雙眉入鬢。鬚髯不甚濃密，清疏若內地人。

### 被迫離國之情形

師長談其被迫離國之情形，使人扼腕爲之不平。彼曰：「余爲傾向中央政府者，余爲照從蔣委員長者，余在喀什噶爾時，曾派「穆氏阿衡」，往南京謁蔣委員長，中述新疆回民



內向之般，并願在領導之下，在邊區爲國家服務。委員長頗爲嘉許，卽賞給「穆氏阿衛」一綬，卽在隘口被逮捕。余，迫使離國。時余有軍隊只三千餘人，乃流亡于外。今新疆之交運梗塞，消息隔絕，已成有國難投，有家難奔之情景也。「言下，不勝感慨。復言「彼于馬無深交，止一面。然相信其爲好人。而彼此仍小有誤會，甚爲憾事也。俟艾沙君來後，當請君等共商撥款以後之行止方針。」相談甚久而別。

### 國內之補助費收到

二二、日。國內之補助費收到，赴土耳其宣傳有期，衆精神爲之一振。惟兌款之銀行，此籌無有，必須將支票寄往倫敦，俟倫敦之款轉撥後，此地銀行，始可代兌。陳領事爲之奔走者數日，盛情極爲可感。

二十八日。國內所隨之補助費，若寄由倫敦轉兌，往返又費時日。幸先覺源分向各銀行交涉，皆無效。仍請陳領事，航寄倫敦，至少又須耽擱一週也。

### 歐洲風雲又甚緊張

歐洲風雲，復行緊張，英國亦有總動員之令。地中海交通，若有阻礙，余等之赴土耳其，海路又恐發生問題。

二十九日。歐洲戰事，恐終不能免。此地謠言頗繁，同旅館一老人。報告一消息，謂日本將轟炸印度。此種情態，言之未免過早，蓋形勢上不可能，日本之力量，尤不可能也。然日本爲天下之獨夫，雖與人無爭之印度民衆，且望之如洪水猛獸，立國于天下者，何貴乎此也。

### 多情之巴爾西人

三十日。歐洲開四強會議——英法德意——捷克斯拉夫其將爲犧牲者乎？強權即公理乎？

巴爾西人情感人最重。其家人一日之別，宛然久離，行者意戀戀不忍去也。嘗見一家，其夫將出門，乃向天合掌祈禱，婦送之于門，握手撫背，夫行且顧，下樓，仍互招以手，皆以其將遠行也。抵暮，夫歸，衆奇之。而翌日晨，夫再出門，彼此又作昨晨態。始知固是禮也。又

一家，一女客。日必來，來必半日久，而別時依依，若與綸罕之容分難然。

巴爾西男人有腰繩，圍身可雨。日當覆以大衣，不得見也。東時亦有禮，口中喃喃作聲，橫繩齊胸，向空中數拂之，然後圍腰一繞，以餘者加于額，然後束窄。女人于薄暮時，覆髮，捧爐香，烟氛繚繞，馨芬播，亦有趣味也。

今日。天燥甚。雖電扇運轉，不覺涼爽，靜坐亦汗。同人中竟有生癩子者，見時苦痛，又重羅受。入夜，大雨，抵翌日晨不止。

### 冒雨營生之老車夫

十月一日。終日大雨不歇，此乃燥熱之結果也。最可憐者，乃為街心冒雨之車夫，淋漓若水鷄，褲腳點滴，周身冷縮，而仍奔馳如故。車夫殆皆白鬚老人，苟有強壯身體在，能勞力而糊口，不貧亦不老也。挽車之馬，乃來自阿刺伯者，皆魁梧矯健，較我國蒙古產者，有過之

二日。時晴時雨。奉命赴領館，辦理赴土耳其之護照事，并探問倫敦轉款之消息。

下午，一新員入京。請前駐疆地方官更利用以回教回之政策，而蒙回等統治地位，遂不知

有多少作無謂之流血犧牲者，聞此，令人憶遠。連日雨，天氣轉涼爽，人亦舒暢，居印度燥熱之地，與其晴朗也，寧雨。

### 雨多傷稼

三日。雨仍連綿不止。時吹涼風，亦弗能晴。侍者言：「如是多雨，必將毀稼。」我國北方有農家諺曰：「有饑難買五月旱，六月連陰喫飽飯。」若至七八月，雖雨勤亦不畏也。蘇家之于自然，關係固甚重也。今日又爲印度之佳節，家戶均懸掛黃花綠藥。汽車電車亦然。天雨，未出門，街上必有熱鬧。憶之！

### 三新疆人來訪

四日。上午，雨少晴，三新疆人來，皆戴頂之小帽。鄰居乍見，指點以爲奇。其所怪者，不僅其罕觀之帽而已。實以新疆人相貌，在中國與印度間，有印度之陰準深目，有中國橫圓之面孔也。

相談卽久，衆請讀新彙韻味之正蘭經。世明謂：「讀法不必論，其詞則然，勿謂清晰，已有遜于內地。」乃其讚賞不已，詢「新疆所謂之「東干回」，與甘肅甘肅人同乎？」曰：「固不少異。」東干回」與「畏兀兒回」一卽纏回」語言面貌，固已無大別。」然則何必強自分家，以爲人造機會乎？」談至此，衆俱黯然。別時攝影而散。今日風雨大。起居失憶，多有受感冒者。五日。徹夜雨，至晨而不停。

### 傀儡場中有名流

昨日在華僑處借來之漢奸報，如天津府報烟台之復與日報等。得見漢奸之傀儡活動，爲虎作倀，正不知人間之氣節爲何事。而更有名流學者亦不免同流合污，士風如此，一何可嘆也！華北游擊隊之活動，日寇亦未否認，可見其忠勇作戰之力。

### 款已兌來

倫敦之款匯來，衆心甚慰。行期有日，乃早爲準備。孝先錦章覺源赴滬常辦理款項之義舉

畢：醒軍詢問殷勤。世明感冒，復病。

### 白理事長致電國聯請制裁暴日

大至報載中國回民抗日救國會理事長白崇禧代表全國回民電請國聯，痛責暴日，情詞切迫。衆傳讀之不已。我國爲最忠實最信賴國聯之會員國，我所遭之侵略與破壞，國聯皆應制裁而不爲之制裁，國聯實如木偶耳，雖祭之而無靈。

六日。上午九時開團務會議，討論事項爲經濟預算驗務分配與選擇路程，十一時散會。終日大雨，未嘗少停，據晚報載，雨量有十二尺半之厚。在每年則早過風雨季矣。印人頗以爲奇談。

### 巴爾西人口中國印之爭

七日。今日聚禮于動物園附近之禮拜寺。教民頗具同情心，而語言不能互達，相視悵然。今日一巴爾西人競回印之爭，頗有逸趣。巴爾西人曰：「回印兩族，固極合作，而無珍域

七日。今日聚禮于動物園附近之禮拜寺。教民頗具同情心，而語言不能互達，相視悵然。今日一巴爾西人談印回之爭，頗有逸趣。巴爾西人曰：「回印兩族，固極合作，而無畛域也。以後之爭，乃理于統治者之挑撥。茲舉一例，足可證明之。回印兩族之服兵役者，頗相善，忽有人向印人曰：『若之槍孔內灌有牛油也。乃回民灌之者。』印人不暇思，大勵公憤。其人復激刺回教人曰：『若等之槍，已灌有豬油矣，乃印民灌之者。』回民亦不深察，乃挺身而鬥。終至相殺不已。久而波及于民衆。走街上，輒相暗殺，穿胸洞腹者，屬于道。而統治者引以爲樂，不顧也。」余等曰：「若等卽不能解釋乎？」巴爾西人笑曰：「良難！根深蒂固矣！彼此相讎之心，甚于讎英。」繼曰：「巴爾西人與彼等共處久，雅不願觀此事，然又不能制止之，惟有退而自保，不與任何人爭也。」繼曰：「回族好鬥，印人亦有好鬥者。且印人有力人物輩出，頗多進取。以今日之情勢論，回民勢力輸于印民！君等須知印度最後亡國之君爲回民，設回民如有此普遍認識，其有不復讎而逐英人手境外者乎！原因則由于回執性成，教育不善及也。」余等詢曰：「君等遠祖，不容于波斯之回教人，而流徙于印度。巴爾西人怨回教乎？」曰：「回教乃極偉大之宗教。當其征服波斯時，波斯已呈衰落狀態。然波斯之文明正因回教而宣佈于世界。」

### 簽赴土耳其護照

八日。赴阿富汗使館簽赴土耳其護照，頗爲順利。阿富汗領事乃代辦土耳其領事廢權者也。

船票購妥，定于十一日啓行。

### 各處辭行

九日。余等赴紀納先生斯堪德爾先生木哈木德師長新疆同鄉會等處辭行。于領事館遇王溫佑博士，王爲礦學專家，政府派赴歐洲考察者。相談甚洽，將來同船之友伴也。

### 我國抗戰片將演于子虛買

國會黨演我國抗戰片，計分三部；（一）日本暴行（二）正規軍之游擊戰（三）淞滬抗戰情節頗詳。觀難民之流離辛苦及傷亡載道，不勝心酸，益以悲涼之致，使人激昂奮發，使人



痛哭流涕也。今日爲預演，該黨將演于孟買，以爲我國宣傳也，情實可感。

### 紀納在印度北部大受歡迎

十日。孝先醒東覺源持所擬告別印度回教民衆書，訪回民黨祕書伊斯發杭君，請其斧削，彼于該文之內容，頗爲推許，辭句間少爲修改，約于明日報上發表。彼謂紀納先生（全回民黨之領袖）在印度北部各省區，頗受歡迎，今日略啣蜜，不久便可反孟買矣。

### 阿哈麥德齋余等之仍在孟買

錦章世明乘火車往卡爾向阿哈麥德君辭行。君見余等尙在印度，頗又驚異。責以遷居胡不通知，致使諸君冷落于孟買，堅留午餐，惟以國民黨孟買支部尙有歡迎王博士寵佑會，亦須參加，乃辭謝之。

### 國旗飄揚之中國街

下午一時，余等赴款迎會。今日爲國慶紀念日，中國街上，青圍塵飄蕩。美哉！絢爛乎！若在祖國也！徘徊其間，精神鼓舞。會中參加之僑胞甚夥。更有天真可愛之小學生。王博士演講後，陳領事繼爲致辭，本團則由孝先代表演說。情緒甚爲熱烈。茶點後散會。

八時，華僑李公同等商號，請晚餐。被邀者仍有王博士。飯後，暢敘甚久，夜一時許，始盡歡而散。

### 最後秋波在象島

十一日。陳領事夫婦請王博士與余等游象島。

島在海心中，自孟買視之，蔚然若翠球，約略有十四五里許。此地僅有之古蹟也。

島名象，非多象也。初島有石象，太興生象等。政府爲保存古物，移于動物園側之陳列所。余等固嘗觀之，神情舉肯石刻極工也。

上午六時，自印度門碼頭起身，乘小火輪，可容二十餘人。計爲王博士，陳領事夫婦，余等五人，餘皆爲華僑，蕩漾海心，願盼良得，幸風浪不大，無搖簸苦。今日晨報載，薛岳將軍殺日軍二萬人。衆俱欣喜，船中談笑甚歡。陳領事二公子背藹秀可念。衆撫愛之，更不寂寞。

去島不遠，水勢漸淺。有長隄如帶，而由于開墾方墩，連綴成之，墩墩相離，只半步遠。行其上，青苔敷焉，甚泥滑，有顛蹶之患。

島幾全爲綠樹所遮蔽，石土至不可見。上山有小道，狹長，無曲折。山麓有肩輿，與世間者，少不同也。褐色乞兒，羣索錢，最至悽愴。

拾級而登，路上時見秃頭鷹息于樹杪。鳥貌甚奇，頸上無毛，頸部凸出，體軀亦偉壯。飛時，頸前向，兩足後伸，有類鶴鷺。陳領事指之曰：「此巴爾西人天葬時，食人肉之物也。」我國蒙古人亦天葬，食人肉之鳥，名「類歹」，亦鷹屬殆與同種也。

山嶺有印度廟，佛像皆由山石而刻成。年久剝落，然因其形，可辨其爲男女。更有象首人身者，乃孟買所見之廟偶也。洞中空微，萃其中，傳響甚大。同行者有巴爾西人，悄悄謂陳領事曰：「廟本堅固，此乃毀于回教統治時代也！」意恐余等知，轉以相告。余等大笑。王博士詢破毀偶像之故。余等對曰：「回教崇拜偶像，此乃杜漸防微之表示。惟印度非完全之回教國，冒然爲此，彷彿不適也。」錦章曰：「余等于玩賞古蹟之餘復追憶回教之武功矣。」

半山有亭，周以美花草，紅黃爭豔。陳領事乃爲衆照彩色像。時已近午，乃下山乘舟而歸。余等昨晚未得多眠，今日復作遠遊，故甚覺疲殆。

返旅館，余等皆酣睡，飲食弗顧也。蓋今日乘船發，設精神不好，必有暈船苦。

### 告別孟買

下午七時。余等與孟買告別，乘意輪康泰謂太 *Conlic Verho* 西渡。送行者有陳領事夫婦，領館之巴爾西祕書新疆同鄉會會長薩利漢，及桑華僑四十餘人。在印度之一幕，暫告終結，而赴土耳其之劇，又復開始矣。

九時船發。陳領事夫婦多情。直至船開始辭別，三月來之殷殷招待，盛情固不能少去諸懷也。

### 船中不寂寞

同鄉之中國人。有王博士，及自國內來之青年四人，二赴羅馬，二赴德國。相見甚歡，旅程中當不寂寞。更有二意大利教士，長髮披，著中國衣裳。曾服務于陝西省者十三年，故能說陝西話。相談頗多愉快，尤同情于中國之抗戰，若是則又有二位準中國人也。

## 海洋平靜

十二日。走印度洋中，風雨之季已過，波濤不險惡，航行如履陸地，始則談海色變，今則心安矣。自國內來者談，離香港已第二日，遇颶風。顛簸甚厲。至印度洋，轉為平靜，殊出意料外也。

船較法輪「大德德」為大，且極新美。在荷屬時，曾為遠阿衡送行，故於是船，有一面緣。今相伴如故友矣。

船客自孟買上船者，有十四五位回教人，萍水之逢，宛然兄弟。國籍種族，俱不能限制也。觀者以為奇。

## 大費思索之船上飯廳

船客之信仰，甚為龐雜，回教佛教印度祆教，天主耶穌俱備。以寥寥之數中國人而論，或回教或佛教或天主焉。宗教之不同，飲食亦多所禁忌。如回教不食豕，印度與佛教不食牛。天主教耶穌無所忌。于是飯廳大為作難。于今晨早點心時，便同客曰：「請告我，君之信仰。」客

一一對客後。乃筆之于簿。午飯時，船客因宗教而分區域焉。余等四周，自爲回教區，峨冠多髻，均羣民也。衆乃相視而笑，此乃自然之介紹也。既分區域，而飲食自呈異趣。

每艙房有四床位，余寺位二房焉。設備較一大棧，能「爲佳，寬敞亦過之。沐浴依時，日二三茶而二飯。飯廳與吸烟室有別。若無風浪，旅行自若家居也。

### 同情中國之意大利老牧師

意大利老牧師，頗同情中國。陰製錦章衣曰：「昨日有消息，謂中國殺日軍二萬，信乎？」錦章曰：「此乃晨間消息，晚已證實矣。」老牧師曰：「余聞之良喜，中國將得最後之勝利矣。」

下午，訪王博士，談近東各回教國國情甚詳。

### 階級乃人造者

十三日。今日天氣益好，海平如大地。誠走印度洋中之幸運也。

數國人皆廣東籍，不諳國語，與余等稍稍談話，彼等頗認爲好機會。

人類俱聞顯方趾，固無所謂優劣上下之分也，而所以判然者，乃在社會制度。以乘船而論，以經濟之有差，等級亦因之而異。而乘客之價值，亦因之而有高低。在上級者，因可顯指氣使，廝僕亦趨之，隨之，迎之，奉之。其在下級者，固嘗受廝僕之白眼，而受之者，亦覺氣絲。不平之事，莫甚于此，金錢之物，竟爲厲乃爾。

下午。作火警演習。汽笛作悲鳴，乘客咸戴救生帶，趨往上艙，情景至緊張。

### 日寇改犯廣東

今日電傳，日寇改犯廣東。彼華北不利，長江不利，其倉皇往返，有若螻蛄之瘋咬，終必爲鎮靜者所敗。彼始已呈黔驢之技矣。

晚八時，演電影。電影約分二部；前部則爲映演羅馬之古宮，後部則爲普通影片也。和之平平，無足取也。

### 船上聚禮

十四日。今日爲聚禮日。船中回教人有主張聚禮者，理由則爲雖在旅行中，實無困難可言。

，且人數已有相當數目矣。更有甚者，無聚禮者，理由則為旅行中無聚禮，結果主張聚禮者嚴辭，乃舉行聚禮，回教民之國籍，計五中國人，七八印度人，一阿刺伯人，一英人。而請阿刺伯人為「伊馬木」以甲板為禮拜處所。紅帽者，白纏者，氈毯聯屬，脫鞋有序，雍雍焉；穆穆焉，伊斯蘭空氣籠罩的矣！拜後相向握手，食餌而談，備極歡樂，天主教人參觀者有之，好奇者，乃為余等攝影，余等復相向，「晨禮」與「夕禮」，相聚而成班，餘則于房中自禮之。

意大利老牧師，曾傳教於西北各省，頗知回民之情形。彼對於西北回民之批評有三；（一）能戰（二）有團體（三）講理。彼以極客觀之態度而言，諒不謬矣。

### 漸入紅海

下午，見多海鳥，斷續甚長，隱約可見黃沙。老牧師指之曰：「此回教之發源地阿刺伯也。」就旅程之經驗言之，今反可入紅海。

十五日。自今日起，晨禮與夕禮，成班聚禮「伊馬木」仍為阿刺伯人，「目安全」則由一印度回民充任之。船由印度洋轉入紅海，幾經曲折，而麥加之方向，亦時生變化。每禮，須先以指南針定之。



今日，仍多見高麗，南岸瀕于菲湖，北岸意是阿剌伯之「也門」國境。青草成簇，黠黠可見，其爲戈壁地無疑矣。

### 有若子孟二將軍之神甫

自國內返意之二神甫，年歲相彷彿，而一赤鬚，一黑鬚，皆茸茸然飄灑于胸前。赤鬚人自稱爲白神甫，黑鬚者姓哈。余等則以孟良焦贊記之，以孟焦二公在京戲中，以髯色而區分也。

### 關於回族之新名稱

、白神甫操中國語甚流利。每語逸趣風生，聽者解頤。彼說一民間傳說，謂陝西漢人分回族爲三級：（一）最高者爲拈鍋回，以彼等絕不喫漢人飯，隨時備鍋以自炊也。此等回族，極保守，而信仰甚真。（二）其次則爲洗鍋回，至漢人處，洗滌其鍋，始炊以爲飯，此種回族，則較不甚嚴格矣。（三）至于「問鍋回」則極放任，至漢人處，只問鍋潔淨否，告以潔淨，則食。只憑答者之一語雖真不潔淨，亦不問矣。余等聞之大笑，中國回族，確因宗教之禁止，有多物不能食，至與漢人呈異趣。然如此具體而有趣味之區分，尙屬初聞也。

夜間復演電影，爲一滑稽片，觀之忘倦。惟天熱甚，靜坐，汗已濕襯衣。

### 赤道下之買梭瓦

十六日。上午十時，抵買梭瓦，乃阿比西尼亞之一港口也。全市皆在黃沙中，更無草木，惟寂寂備比之平房而已。天熱甚，不動而汗，使人燥惱。時阿境苦于意大利擾，兵敗而心不滅，游擊隊出沒無常，故船上禁乘客游覽，以防不測，若是阿比西尼亞民族，未嘗亡也。

此地搭船之客，皆意大利人，而爲日光所曬，貌皆黧黑，設在赤道下多，幾有不變爲黑種人者乎？

苦力皆黑人，甚矮儼。一意人指之曰：「此我國之敵人也！」嗟呼！奪其領土，逐其君王，奴隸其人民，而仍謂爲敵，帝國主義之于弱小民族，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耶！

自船上以望眼鏡觀，市中有大禮拜寺，意此地回民必甚多。

### 白崇禧將軍南征

今日消息甚好，日寇擾廣東，不得逞，頗受損失。買梭瓦報紙謂：「中國派作戰設有能力

之自崇儒將軍南征。」印度回民頗稔知白將軍，羣來訊問，共祈禱其成功，余等極爲致謝。

### 「吐露」在望

十七日。去蘇彝士運河近，漸有涼風。作晨禮，不能在甲板上，兩側山巒，多昔日經過者，故能辨視。自阿刺伯歸來，羈居三日之「吐露」，亦可約略知之。

船中添新乘客，故甚覺熱鬧。今晚，有跳舞會，燈光之下，人影幢幢，華裝男女，翩翩成雙。余等只作壁上觀也。

### 三過蘇彝士

十八日。抵蘇彝士。船未旁岸，全市乃于船中遙望之。余等于斯土固有緣，凡三過于此也。

海中舸葉往還，人皆紅帽，三星新月之綠旗，復觸目皆是，使人流戀之埃及，又復重履其地。西南望開羅，悵悵而已。

日落，船開，蘇彝士運河，乃于夜間過之，星色籠罩，無限風光，捉摸諳味，亦得之矣。

河道逼仄，水復不深，船行故甚緩，一帶之運河，終夜始渡。

### 重到波賽

十九日。黎明，已達波賽，檢驗護照後，便匆匆下船。

波賽亦故游地也。市中景物，無大變更。就其表面視之，若較繁華。旅館仍爲向所住處。經理固極蕭然，行事亦極落落大方。過去曾數爲余等辦事，甚忠實可靠也。

上午。發國內報告及好友信件。

午後四時，船票購妥，明日可往土耳其。

### 土耳其總統有病篤消息

二十日。土耳其總統基馬爾有病逝消息。余等爲之怛怛！此信果確，實回教世界之大損失也。余等赴土之工作，亦必大受影響。

燬日機三十餘架

埃及報載，我國飛機與寇機大戰于廣東，燬其三十餘架。敵陣爲之破壞，連日得東京安傳之消息，使人不快，今日得少安慰矣。

新聞記者來訪，對余等之旅程及工作，徵問甚詳。

### 搭船北渡

下午三時。搭K. P. 五耳納船北渡。船爲保加利亞船，噸數甚少，貨船也。顧客艙位極精潔，設途中無風浪，當不甚苦。

船中侍者，不能通英法語，土耳其語，乃大有效果，然則已到土國矣。

### 航行地中海

二十一日。船行地中海，無風浪，衆心甚安。

乘客有意大利人保加利亞人。男女老幼，共十餘名。彼等不甚諳英法語，談話甚艱難。

早晚飯，尚豐富，味道鮮美，作法近于我國矣。

船上無線電報告，凱馬爾總統尙在人間，惟溫度甚高，要在朝夕間耳。

漸有風浪及暈船現象

二十二日。夜間有風雨，船搖簸甚厲。黎明多不能起床。隔窗外視，兩旁多島嶼，終日不斷。

下午四時許。風浪少息，衆始集于客廳中，相共談笑。余等數經海，屢遭海疾，直談海色變矣。

方船擺盪時，人搖曳不能立穩，足下若踐棉花。偃臥則少蘇，惟覺心頭昏悸耳。神稍定，則入睡鄉，旋而夢，不欠，便醒。醒而有思，心斂而復眠，復得異夢，如是思而睡，睡而夢，夢而醒，醒而復思，思而復睡。日以達暮，夜以達旦，直害瘖耳，何得謂之暈船而已乎？

入望加錫海峽

二十三日羣島走盡，風勢漸小。乘客如大病之瘥。相續集于船廳中。

下午。入望加錫海峽。峽兩山夾海，岸陡遙相望，犬牙參差，出沒不可見。陵嵒無突兀削立

勢，而級草鋪焉。更有碧樹成簇，星星點點，瀟瀟蒼蒼，可隱得千萬軍馬也。峽勢時環合，時斷續，彷彿窮途，又有行路，斗折蛇行，良增趣味。海道可駢行多船，然水側浮淺，沙石可見，只一線路耳。距離不遠，便有礮台，皆位于咽喉扼要之處，誠險港也！

### 油然同情之三警察

路過一碉堡，孝先指謂曰：「凱默爾總統曾抗英軍于此，英始終不得逞，土京賴以安。人稱總統爲捍衛京城之將軍。」更至一迴轉處，山坡大字書曰：「一九一五，三一八。」綴以土國國旗。蓋紀念土軍擊破英意法奧希臘軍艦事也。路上上船三警察，頗有思想，談當年戰爭事，言笑風生，指劃了了，如昨日。好鬥之民族性，于焉可見。

三警察檢查護照時，知余等爲中國之回民，大爲欣喜。頗致慰問，并極關心中國戰事。曰：「我國報紙固極爲中國宣傳也。」

護照檢查畢，一人背武裝帶，類長官，持指照一紙單曰：「諸君幸勿失此。我等與諸君同屬弟兄，惟限于地位甚愧不能多幫助也！」

三警察將直送至伊斯坦堡。彼等大稀罕余等，暢談中夜，始各就寢。

### 夢想伊斯坦堡已然到達

二十四日。夜間，船微搖顛，臥床上如篩糠，肝膽易位。

破曉，昏昏中，見遠處燈火，錦延如龍，知至伊斯坦堡矣。

天明，船近，始識山河之雄狀。全市築于山上，樓宇皆作重疊形。屋宇倒置，如蟻樹蔚然，亦擅風景之美也。市中禮拜寺甚夥，金頂耀目，尖塔參天，更有多古建築物，遙為點綴，外形表現，同非西效窠者比。衆相謂曰：「此地之古香古色，殆與我國之北京相侔。」因爾，土耳其民族亦有其光榮歷史者也。

耳聞土耳其稅關森嚴，雖小篋，亦必檢查備至。余等固無違禁物，因不怕此，而費多時間，亦至苦事。而稅警檢查視護照時，悉爲中國之回民，同情之心生，竟抽查一箱而渡，并極道歡迎意。卽僮運行李之苦力，面上亦呈喜色。

市街皆鋪石子，不甚寬大。路紆曲，行時須上下盤旋。人皆矯健，雖老翁亦糾糾苦武夫。婦女而幕已去。青年者皆回裝，中年以上者仍著古服，青巾蔽面。人種固難辨爲黃種，黃髮碧睛者有之，黑髮黑眼者有之，來自新疆，非新疆人之面孔矣。



## 中國學生之父

此地住一新疆人，名阿布都阿滋斯，七十上下人也。爲國家觀念最濃厚之人，爲最有操守之人。翁精土耳其文，阿刺伯及波斯各國文學，頗爲土耳其社會所注意之人物。翁愛護我國內地及新疆留土之學生如兒女。學生于每周必一拜見。若有不來者，翁乃滋疑，曰：「伊得毋有疾病乎？伊得毋有意外事乎？」必躑躅往視，慰問有若父母。以是學生感之，雖有惰者，亦不敢不來。翁爲學生之銀行，雖零星數目皆記帳，每月與學生查視，毫厘不爽。學生有妄費，輒加訶責。我國學生有請求免費者，土政府只求翁之一言即可。翁與土耳其人本同文同種，固可隨時易其國籍，然始終認己爲中國人，至老而弗變。氣節尤可欽也。此孝先留學土國時，身感其德，而屢爲同人道之者。

甫至伊斯但堡市。孝先即約余等謁翁。翁供職于博物院，境至幽僻。其屋前碎石鋪路，花草撩人。孝先曰：「老人隻身在此，有居如是，亦足以慰其懷。」

至其屋，翁出迎。翁固一長軀人。而光彩照耀。神氣盎盎。孝先爲余等介紹後，翁一擁抱親吻，而老涕已在眶中。余等亦不能自禁。翁固極愛孝先，十年之別，有若家人父子之乍會也。

。甫三四語，孝先警嘆曰：「噫！老人何顛倒乃爾，往日之精明何在，何前後判若兩人矣。老人殆受刺激矣。」翁無多言語，有問則答。孝先曰：「向日是人早侃侃而談，他人不能置喙也。」精神雖在昏冥中。而國家與宗教之觀念，處處可見。談至中國之回民參加抗戰，翁即起立，以手加額，曰：「感謝真宰，有如是為正義而戰之教胞。」後談至政府優遇新疆學生，翁益喜，復起立，以手加額曰：「感謝賢明之政府。」後復談至中國回教學生在埃及有四十餘人之多。翁復起立，以手頻加額曰：「其中國回教之最需要者，感謝安拉！」談既久，孝先私問侍者：「老人之生活若何？」侍者嘆曰：「老人之生活，頗能自保，而為中國學生所担保之債務，至今還不清也。」孝先神傷者久之！辭別時，翁目仍盈相送，余等亦不勝依依也！

繼參觀一大禮拜寺。建築如一環形，中有空地，水池位焉。殿中容量極大，為大老士革後僅見者也。其大稀奇者，為粗壯之石柱，如精美之彩玻璃。余等該世明誦古蘭，禱而退。

二十五日。余等所事各不一，有欲訪友者；有欲購買物件者；有欲遊覽風景者，乃各行所事。

### 麥蘇烏德之母

人斷腸者。離家人何禁得此！

參觀伊斯坦堡大學，孝先之母校也。時已放假，約略觀其外形而已！

### 土耳其人皆「哈乃飛」教派

繼參觀一大禮拜寺。適值晌禮，余等得與禮。男女同殿而分班。女只蓋髮而不蔽面。男子除教長外，無白纏。帽無紅色者，而形態不一。更有不帽者。土耳其殆皆由「哈乃飛」教派，與我國回民同。故禮拜形式頗一律。殿雖廣大，而無隙地，踵來者仍不絕如縷。觀其對於信仰，胥于自然中得之，孰謂土耳其厭棄宗教哉！嘗觀記載土耳其之書籍，殆皆道聽而塗說，信而不察，輒致疑鬼疑神，土耳其乃研究宗教而為改革運動者，留其真精神，而去其與「天經」「聖諭」無關之糟粕，不亦理之宜乎？時已入齋月，殿中電燈佈懸甚美。夜間作禮時，必有盛況也。

### 童代辦請吃茶

晚五時。童代辦德乾請吃茶。童與孝先為交，賓主甚為盡歡。席間，關於近東各國國

情與中國之關係，談論甚詳。

二十六日。決于今晚往土京安哥拉。上午。余等購買應用物品，價值極昂貴，約兩倍于彼。自入土耳其來，連日雖得不幸消息，然余等氣不稍奪。前方將士正忠勇作戰，後方工作者，能無堅忍之心？定神趨向，仍積極爲宣傳之工作。董代辦表示，即刻返安哥拉，協理本團工作。

### 離伊斯坦堡

下午六時，搭輪過海，由歐洲而亞洲。八時一刻，乘車東上，望伊斯坦堡市，燈火萬點，上下紆環，海中倒影，尤多美趣。禮拜寺之尖塔，更放異彩。東去較寒，由毛衣而大氅矣。

### 到安哥拉

二十七日，晨九時，抵安哥拉。安哥拉誠時代化之國都也。土耳其之本來面目，殆已消除。無處不呈朝氣。十餘年之建設，可謂有卓越之成績矣。

街心中，橫懸標語甚夥，電燈紮設如網，蓋準備度其國慶日之佳節也。

安哥拉有新城與舊城。建築無大差別，因時間而有異也。政治區域則在新城。

嘗見街上過軍隊，怒馬健兒，軍容甚壯。

晚。余等會議。決定在土活動綱要爲九項。

### 人民呼凱馬爾「土耳其人之祖」

二十八日。明日爲土國國慶日，機關商戶，莫不積極準備慶祝，新月獨星之紅旗，殆已飄於全城市。凱馬爾總統之像片與刻露如生之銅像，隨處可見。人民之愛戴極矣。通常說話，不敢呼其名，稱曰：「土耳其人之祖」，「准萬衆所認爲憾事者，今年國慶日，適逢其病期，且更爲其最嚴重之病期也。」

街心有凱馬爾總統之騎馬銅像，攪輻昂首，作遙視狀，雄眉倒豎，虎目生光，誠一世之雄也，機關學校，僉來獻花致敬焉。民衆圍觀者如堵，情緒頗爲熱烈。

### 待人以誠之外交部長及其談話

下午四時，童代辦陪同余等晉謁外交部長魯師第阿拉斯 Rustu Aras 外長爲國際上馳名之外交人物，亦復興土耳其民族之重要份子也。童代辦代爲介紹後。彼極爲欣喜。外長約略五十許人，髮已蒼白，沉毅中而談鋒甚健。童君介紹本團同仁與之談話，其所談者頗有價值。

外長謂：「余極歡迎君等，君等不特與土耳其民族有宗教感情，實有血統之關聯。君等之面貌骨骼，固與普通之中國人有異。雖距離較遠，而懷念實爲甚切。」

土耳其民族殆已分佈於各地。其所在之國家，皆爲該國忠實堅忍勇敢之國民。土耳其國家非講汎土耳其民族主義者，故對於在他國之土耳其人，實願其爲該國之優秀成份與忠於國家者，若波斯有許多土耳其人，實爲絕對之大伊朗主義者。此種情形，甚爲合理。若其被人壓迫，土耳其當然對之同情，而厭棄壓迫之者。」

中日戰事，彼不詳其遠因與近因，而以亞洲相殺爲憾。并謂：「日本宣傳『中國人聯絡白人而殺黃人。』此種說法當不可輕信。然中日同文同種，不應作此長久爭執。」孝先解釋謂：「白人壓迫中國之情形，雖中國之婦孺，俱不能忘懷。然都能容忍，思以報復。而壓迫中國有甚於白人，而使中國再不能容忍者，厥惟日本。日本人尙欲以其鬼虐之伎倆，而欺騙黃族乎

外長謂：「中國之抗戰精神，甚可欽佩。須知一民族之奮鬥，固爲好表現，而保全力量亦爲不可忍者。能屈能伸，始得其道。土耳其民族亦死中求活之民族也。固屢戰而屢敗，屢敗而屢戰者，至不能戰，則不能犧牲全力，暫忍辱而講和，條件苛則仍戰，終不能戰，始接受條件。不平等之條約，未有甚於土耳其人所忍受者。然土耳其人始終心不死，始終有一信念：「土耳其民族不亡，直至一人寸地，而仍不亡。因寸地失而人亦犧牲，無土耳其人矣，土耳其終不亡也。貴國之遭遇，頗有類昔日之土耳其，過去之事，或可爲今日之榜樣。然維持一民族之生存與獨立，則仍有待於此民族之子孫也。」

「歐洲人曾鄙視東方人，實則東方人有文明時，彼等尙在草莽時代。土耳其人始終爲東方之民族，始終爲亞細亞洲之民族也。」後談至宗教問題，外長笑曰：「君等光臨敝國，齋值齋月。君等看我國人民之信仰回教，有如何之自然。禮拜寺之禮拜人數，無時不充滿。孰謂土耳其放棄回教！我之母親日仍禮五時，我之妻正在把齋也，孰謂土耳其放棄回教！」談時頗久，約略日已落，屋中電燈效明，乃興辭而出。

### 古城住戶有類我國之西北

飯後，與留土學生數人，走游街市。人多擁擠沿僻巷而履高地。新月微光，可辨石道。遇一古城，不甚大，而極厚固，城中住戶，隨牆爲門，鑲佩，更有樓房，未墜瓦蓋，直在我國西北之回民區域。土耳其人之文明，與我國甚有關也。

至一山巔，數人燃火爲烟，旁有數紅燈照之。雲氣突起，煜煜作胭脂色。雖數十里外可辨之。亦慶祝國慶之表示也。更上，不數武，又有古城，登之，可俯瞰全市。燈火極多，照耀有若白晝。各大機關與學校，皆裝置玻璃管，放各色彩電，益增美麗。城中有大國旗垂而未升，懸導曰：「此我國之元首旗也，以元首病，乃未能飄盪於空中。」

### 最古之大禮拜寺

下山。過一大禮拜寺，尖塔大放光輝。孝先曰：「此乃最古禮拜寺，土耳其祖先賽爾往人，初信回教所建築者也。」夜間，觀其建築形式，曲折點綴，又富於東方意味，自與他寺不屬地！



## 土耳其國慶日

二十九日。本日爲土耳其國慶日，凌晨，街上人已滿。全市紅旗飄盪。基馬爾總統之銅像前，花環有如山積。鄉下人初來城市，圍而瞻其偉相者，踵相繼。積弱之土耳其，有此英雄，奮臂一呼，而撥亂反正，重揚國威於世界之上，宜乎得人民之擁戴矣。

與余等之旅館相面者，爲土耳其國會。議長代表總統，招待外賓。外國使領，皆來致賀。衣冠濟濟，汽車往還，頗極一時之盛也。

## 參加閱兵禮

下午。余等被請參加閱兵。軍容極嚴肅，精幹之土耳其民族，於焉以見。我國連年之努力，又何讓於此。而敵人乘夜未饒全而謀我。殊不知正足以磨鍊我不可拔之心志。雄氣不滅，復何傷焉。

全市徹夜燈火。人相依戀，不忍卒歸。凱馬爾總統之銅像前，炬光一片。圍觀者皆歡呼。爆竹之聲，連續震耳。炫目之燈花，時與籠罩之夜色相激盪。

### 土耳其男女之服裝

三十日。慶祝國慶日已成尾聲。街上人無前兩日多。而凱馬爾總統之銅像前，萬頭攢動，摩肩接踵。安哥拉之鄉下人，面貌骨骼，仍是東方色彩，尤以婦女之潤面隆鼻，與新疆回族相類。土耳其來自我國，信不誣矣！男人服裝，殆皆歐化，紅帽白纏，均已廢止。代表宗教意味者，惟泰絲必呵（回教之念珠）耳。城中婦女，稍守舊者，黑巾蓋髮，其鬢新者，盪髮短衣裝，直與歐人無異矣。鄉間婦女，仍著土耳其民族原始之服褲，上下相連。視之粗笨，實甚輕便也。

### 俄國之「東干共和國」

土人某君談：「俄國有東干共和國，爲其優秀之部份。俄京有東干學院焉。東干另有字母，由意義而變爲音聲之文字也。」東干者何？我國內地回族之名稱也。何以來至俄國？乃回民之革命英雄白彥虎，反抗滿清專制政府，不利，被壓迫流亡於此者也。先是白公自陝甘韓戰，

而入新疆，更由新疆而入於俄。清政府原求引渡，俄政府以爲政治起見，拒絕之。乃置白公之衆於「脫庫莽」地，「脫庫莽」水草不生，多蛇蝎之士也。而眞宰護佑，有水可用焉。田可耕焉。衆始得以自保。今之東干共和國，正其子孫也。余等以同教之誼，感情油然而生。而尤使人注意者，安得其東干字母，以爲我國繁雜文字之救濟乎。東干之語言文字，固與漢族同也。

晚六時。我駐土使館請晚餐。賓主歡笑甚歡，九時始散。

### 殘敗之古羅馬廟

三十一日。所住旅館，爲安哥拉最大者，房價極昂貴。招待且不周，乃於上午遷居另一旅館。房價可省三分之一，亦甚精潔也。飯後。參觀一禮拜寺，教衆正虔心誦經，余等乃禮而出。旁有一殘敗之古廟，多斷毀之石刻，其形態可撫摩者，余等亟嘆其工。所雕鏤相，獸類姿式，類皆於想像所得，不酷肖原物，而仍弗能泯滅其藝術上之價值也。更有古羅馬圖，怒馬輕車，上有二壯士，一司射，一司御，如我國古代焉。碑碣之破壞者，尙有埃及之像形字可辨，

知其文化之高。孝先謂：「先是此廟爲拜偶像者，基督教至，改爲教堂，迄今教征服斯土，乃保存此古物，於其側，另建一禮拜寺焉。」

### 本團所載之消息被阻

十一月一日。訪烏魯斯報 *Ulus* 記者奴俞丁 *Mr. nuretin*。國慶日曾與孝先相遇于檢閱場。當晚，即訪之于該報社。詢問本團宗旨組織及經過甚詳。并允代爲披錄。惟有三日久，并無半點消息，乃向之質問。記者不待孝先問，乃曰：「敝報社對於貴團毫無成見可言，極願幫忙。惟貴國使館來人阻止之，恐引起其他情事，是以不敢登載。」孝先急問：「使館來者何人？」記者曰：「此實礙奉告也。」余等大爲驚詫辭出，即訪童代辦，童亦詫異，認爲此事極重要，應急設法追尋。

### 真相大白

二月，昨日之事大白，今日孝先請烏魯斯新聞記者奴俞丁君共午餐，君患病。乃於下午三

時奈，孝先復請董代辦參加。席間，談登載新聞事，三面對案，證明確爲使館有人爲命阻止。董代辦極爲痛心，認爲此事極嚴重，雙方應設妥善辦法措置之。

晚參加「泰拉衛阿」禮（齊月之禮），精神良好，與中國回教，殆皆相同，所異者，因拜後始左右說「賽備目」耳。

### 不得盡意活動

三日。關於本團在土耳其之活動，統由使館向各方接洽并分配時間。除於國慶日之前一日。謁見土外長外；至今尙不得作其他活動，同人甚爲無聊。加以陰雨終日，益少情緒。

今日報載我國游擊隊，恢復察哈爾之下花園，并進圍宣化府。數日來一僅有之好消息也。

### 參加聚禮

四日。余等參加聚禮。土耳其畢竟是回教國也。其於宗教育於自然中求之。參加聚禮者人殊夥，余等至，已無隙地，乃於樓梯上禮主麻前四拜。其更晚來者，則悵悵然失望而去。門前曠土，悉鋪氈墊細雨淩人，雅不却避。「虎頭拜」則強半爲土耳其語，班克亦爲土耳其語。入

拜，則仍爲阿剌伯文。「伊馬木」必爲一善論經者，聲音鏗鏘，聽之動人。

本團爲烏魯斯報接錄本團談話被阻事，曾致函質問，究係使館所派者爲何人？并長函報告，冀代辦此事前後經過。今日重代辦復信，甚表遺憾，并勉勵本團，仍本熱衷，爲國宣勞。

### 關於本團之消息談話始見土報

今日烏魯斯報，披錄本團談話，若是本團殆已爲使館所承認之團體，可以公然活動矣。下午五時阿克沙報 (Absam) 記者來訪。

五日。本團趕印土文宣傳品，俾寄往土國各地。新聞記者來訪者甚夥，據其表示，頗爲同情於我。阿克沙晚報 (Akshar) 記者，并爲余等照相。

### 中土兩民族之關係

下午。來一學者名阿力臥斯非阿他汗 B. Ali Usfi Atahan，彼乃汎杜蘭主義者。關於中土兩國地理與歷史之關係詢問甚詳。尤以中土兩國語言之音聲意義相類者，羅舉並列，甚有興味。彼出其本國歷史與土耳其民族發展圖，有些處甚爲牽強。彼謂土耳其民族之繁殖，西望美洲

，而蓋南洋。蓋其立論基點有二：（一）回教勢力所及地卽土耳其民族所及之地。（二）黃種人勢力所及地卽土耳其民族所及之地。如此種說法，殊嫌不自然。彼謂中國之回教，與土耳其民族血統有關，誠然，蓋新疆回教固爲土耳其民族之祖邦，內地回教之信仰生活與面貌，亦不可分之勢，此語甚說得通。若謂蒙古亦與土耳其人爲一脈，甚覺牽強。蓋我國之費古與畏兀兒（回族）無處不呈異趣，語言文字宗教血統生活與地理歷史上之發展，固極判然。蓋元之強盛時，中亞及小亞細亞一帶之回教民族，受摧殘甚烈。何得謂之回族？至元朝所封各地之汗，受回教之感化而變信仰，於理或然，惟此亦後來事，不能溯及於既往也。尤甚者，有一土耳其歷史謂孔夫子亦爲土耳其族，此更毫無影響之事，不知何所根據也。

### 土耳其捍衛回教之功

彼又謂土耳其捍衛回教之功。此點固無疑義，蓋此種事實，不只在於回教人士之心目中，抑且聞名於世界。基督教之東侵，設非土耳其予以打擊，回教民族之發廢迫，想必不自今日始也。彼謂：「土耳其一萬八千騎兵，爲掩護回教軍隊之撤退，深入塞爾，結果，全軍殉難，無

一生還者。此事在歐洲之今日，猶爲道之。更有一事，是可紀念者，土俄戰爭時，土國三萬軍隊被俄軍四十萬包圍。勢盡力窮，不能再戰，一英國參謀，勸土軍隊降，其將領曰：「我是信仰回教者，回教垂示，不能曲膝奴顏而受制於人。」乃下令曰：「軍中尙有十五日糧耳。諸君降乎？戰乎？」帳下闕然而應曰：「唯有戰與死耳！」將領曰：「善」乃開城衝圍，齊呼：「安胡乎艾克」勒」上阿刺伯語真幸至大之意！兵到之處，如有神助，精力倍增，如入無人之境。終破圍出。英參謀對此種忠勇之軍隊，大爲駭異，乃將當日血戰之情形，著專書告於世。余等聽此歷史故事，亦爲之神往矣。歐洲人嘗謂：「土耳其人所過之處，青草皆無。」此非形容土耳其人之野蠻，正足以描寫土耳其人之武功也。彼繼謂「土耳其對回教之表面冷淡，有許多苦衷。今日敬告君等，土耳其人因爲傳統之回教血，土耳其人爲回教人，家庭爲回教家庭，固仍是回教國也。」言訖，呼其小兒來前曰：「汝恭誦天經首章。」小兒乃捧手作式，琅琅而讀，衆精神爲之肅穆。小兒名阿耳汗，秀目修眉，巖然可念。有幾分其類我國內地回民也。談甚久。始與興。

## 安哥拉中學校長來訪



五時。安哥拉中學校長哈君 H. H. H. 君來訪孝先，君乃孝先之伊斯蘭堡大學同學也，舊雨新知，自甚快樂。談畢，並堅邀孝先晚餐。

### 多情之父子

六日，阿力臥斯非阿他汗率其小兒復來訪。此來係據其小兒之請求。昨夜其小兒便要求其父與同一信仰之弟兄攝一影，其父不忍拂其意，乃與俱來。談少許，攝影而別，父子固多情，其父亦好客人也。

### 游凱默爾新村

午後，游凱默爾新村，大野中，荒林一片，點綴少許房屋，花老色殘，葉黃飄落，秋意無限，徒增人悲感耳。

### 參觀農學院

七日。上午參觀農學院。院長法則爾頗為招待，談話間，對我國極表同情。并介紹一塔什

干人名震易得阿立。C. G. E. 始以同在較遠東方人也。阿立君留學於德，凡十二年，畢業後，任土耳其農學院教授，來安哥拉方二年耳。君偕余等參觀各處，隨行之學生甚夥，彼等極愛慕中國之回民也。談中日戰事，彼等咸祝中國之最後勝利。一學生更感情激動曰：「我等是一源也！中國作戰，土耳其人實有無限之焦心！」情更可感。

童代辦來談甚久。披觀我等所經各國之照片，殊為贊許，曰：「諸君輾轉數萬里，為國宣勞，頗可欽佩，余覽畢照片，彷彿亦走徧近東矣。」

### 日使眼中之本團

國際間之陣線，既劃若鴻溝，而駐外之各國使節，亦自分門別戶，相遇之下，亦自難免鬥法寶也。土耳其國會於國慶日後開幕時，各國使節咸參加。意大利與日本為鄰，日本與蘇俄為隣，蘇俄與我國為隣。日本公使稍謂意大利公使曰：「何來中國之回教近東訪問團？何來之中國回教代表？實則乃反對余等之國家者！」意公使領首，而以目視蘇俄大使。實則蘇俄大使早已發覺，故作不知，而意使之語亦止。以此事後，此消息透傳，土耳其社會傳為笑談，深譏日使之庸人自擾也！

晚五時。一伊斯坦堡雜誌之記者來訪。雜誌名半月刊 (Yeridegi)，記者名尼雅滋 Niyazi。談約一小時許，索本團之宣傳品與像片而去。七時。兼代辦請余等晚餐。

### 共和報厚誣本團之事亦查有端倪

八日。余等趕製宣傳品，土文內容，并請賴宜夫先生修正文字，賴先生乃孝先之故交，曾旅行於中國者也。

共和報厚誣本團之消息，自本團抵伊斯坦堡後，即開始調查，今日已得端倪，並已證實。何本團來土不幸之甚也！何我國之不幸也！乃共訪童代辦商酌證明及措置辦法。

### 同情我國之譚報

九日。土耳其譚報 (Tanzimat) 報發表本團消息甚詳，對於中國之同民自成組織一事，根據本團談話之非正，尤有鄭重之登載。蓋日方宣傳中國同民之自成組織，不遺餘力，近東各國，頗受其害也。

譯報爲最同情我國者，今日爲其恢復出版之第一日也。先是以登載凱馬爾總統病狀，被政府封閉，勒令停業三月，今日始爲復版，除披錄本團之消息外，尙有同情我國之長篇論文。

自新聞公佈本團之消息後，來訪之名流不絕，孝先之舊日同學，亦皆聞風而至。

### 凱默爾大總統病逝

十日。凱默爾總統病逝。總統爲再造土耳其之英雄，世界聞名之人物，回於民族失一人，東方民族失一人也。時約九時半，全市突皆懸半旗，余等卽疑彼已死，果爾，民衆不期而會於其銅像之前，僉垂首悲哀狀，間有淚數行下者。警察騎馬來往彈壓，解散羣衆。而踵來者如繼。小學生聞此訊，相向哭失聲。余等大爲感動。回思 蔣委員長西安蒙難時，全國憤懣之情緒，又何下乎此，唯眞領袖方能獲得民衆之眞同情也。余等亦終日爲之不釋。下午。余等向國務總理及各部部長處辭行。明日決離安哥拉西上。

### 離安哥拉

十一日。上午九時，薩安哥拉。送行者，黃代辦，駕馬二匹，留學生楊滌新林鳳梧二君。土耳其人頗毅夫君。別語云：又不勝依依也。上次乘安哥拉時，乃以夜間，路上風景不得覽略，憾之，今乃以晝行。

薩安哥拉，渡凱獸爾村，漸荒涼，邱陵起伏，地僻耕種，間有河流，殘柳點綴。羊羣甚夥，設不端蠕動，疑爲羣石。牧羊者則騎馬追逐，若我國之蒙古，遛羊亦以犬，犬皆白色。過午，山漸奇，草木漸多；人家亦可於山窪中見之。風車引水，良田成畦，車上徘徊，宛然畫景。土耳其終爲回教國也。雖零星小村，皆尖塔矗立，禮拜寺在焉。寺殊簡單，不若我國之院落剎然，樓宇錯落也。農家房舍亦敝陋，窺其狀，若亦呈凋板之象。沿站時見土著人物，婦女皆長衣肥褲，色作鮮紅。小兒甚鄉愿，而成秀麗可愛。薄暮。車過險山，石巖巖懸空中，若欲崩墜。崖隙皆松樹，蔚然多生氣。凡數過黑洞，烟氛入窗，光蔽昏昏，人對面相失。時過鐵橋，俯視危澗，不知有若干仞，碎石如沙，流水若帶，驚心駭目，不敢卒觀。

夕陽銜山，映石作赭紅色。四周之景像愈美，樹木深處，時見奔流，果圃菜園，觸目皆是。惜夜色籠罩，窗外咫尺，皆不可辨，我負美景，美景正亦悵然也！

### 重來伊斯坦堡

九時。抵伊斯坦堡，渡海而至旅館，已十時餘矣。

十二日，伊斯坦堡市上，雖繁華如舊，而人之心理，痛遭大故，景象自與昔日不同。到處懸掛之凱歌爾總統像片，皆纏以黑紗，而新總統伊斯美伊烏努之玉照又紛紛現於市上。人之生死聚散，不過爾爾，死者不必悲，生者不必喜也。伊斯美總統爲再造土耳其之第二人物。人望所歸，選舉時，全場一致通過，視其像片，大約亦幾六十許人也。

### 阿亞索非亞大寺

下午。余等參觀阿亞索非亞 *Ayazofia* 大禮拜寺。寺乃昔日之基督教堂，今日之博物院也。寺建築於耶穌聖人降生後之三百六十年，距今已一千七百餘年矣。所遺雕石古柱，斷殘零落，徘徊其間，足供後人之憑吊。土耳其人據伊斯坦堡後，乃改教堂爲禮拜寺。教堂中之壁畫裝飾，悉爲變化。今爲古物貢獻，集人禮拜於此，點綴一如舊觀。

其精殿中有耶穌聖人及聖母像，彩色未褪，若不甚顯潔，大門爲銅質，左右皆爲十字形，改禮拜寺後，去其豎而留其橫，「十」字改爲「一」字矣。房頂之天花板，花樣極好，按跡畫之，皆像徵十字。殿中多美石，紋理新異，而呈各種形態。有曲頸龍，有面目猙獰若猴首者，有眉臉兇惡若鬼者。更於石柱端見一手掌痕跡，乃攻破俄斯地堡之主耶其將軍到此，抵掌於柱，循絲而刻爲手形，藉以爲紀念者，將軍之功，果與此柱不朽矣。殿內之朝向，爲耶穌撒冷。改禮拜寺後，輒斜向角裏作禮拜，以其向麥加也。寺之尖塔，高可涉雲，工程亦頗偉大，乃土耳其歷代皇王之所建築者。殿中之「珉班」(講演台)極精美，至其巔，可數十級。殿中作禮拜，區域亦有不同，皇帝人民與婦女各異，蓋有君臣之分，男女之別也。今則銅塔猶存，可追尋其往日之情態。漢者爲一印度翁，精流利之英語。彼於少年時自印度來此，乃爲護教而與英人戰者。久而不歸，乃入土國籍。彼知余等爲中國之回民，營利之心理而不能戰勝宗教感情。親熱之心，油然而生。願爲義務之嚮導。旁有舊風景片者，昂其值，爲諷之曰：「此中國之回民也！若何無同情之心。若果有能力，何不與歐人周旋」舊片者慚謝，乃減其價。「回教皆兄弟」之精神，於此徵小處，皆可見之。

## 地下室

夏麥觀一地下室 *Yerbatan Baray*。有階可下隧道。闌干曲折，捫之，皆濕潤。至其底木板爲台，可俯水池。極目視之，一偉大之地下建築也。石柱粗大，相擊，共數萬三百三十六。柱基在水中，不可測。水頗清冽，深約一碼水下爲泥約三碼。時見水紋成泡，若有小動物。

導者謂：「此乃蓄水池。蓋古代皇帝防人圍攻而預備之飲料也。久之，水與泉連，乃得多量之水。池有隧道，可通大禮拜寺，可通大海，其長可十四哩。昔日爲皇帝之隱蔽逃脫處所，今乃防空之建築物也。」

## 土耳其之土城

十三日。上午游土耳其之土城牆。牆高與我國之大城等。而邑額落。登之遠望，綿纏山河，舉現目前。伊斯坦堡自古爲軍事必爭之地，此防禦工物，不知幾經戰場也。

其城外爲墳林。碑碣交錯，鋪石疊嶺。蔓草荒烟，悲風冷月，不禁爲之神傷也。嘗聞土耳其其時以乃死人求生者爲其所禱之作。設意既新，情亦哀惋。錦章愛好之，乃靜如下曰。



「昨日我如君，今日我如彼。明日君如我，同查幽冥裏，他日君所望，我今早祈君，天經爲我頌，恩澤被荒墳。更有過君者，如君過我時，真宰仁且慈，生人奚不知。」

今乃朗誦與全仁聽，全仁亦大動心，乃馳下城牆，共捧手誦天經首章而退。

更參觀一禮拜寺，名克雷耶 *Kereya*。又爲基督教堂之改建者，壁畫模糊，尙可辨其爲許多宗教故事也。憶讀世界史時，形容土耳其征服基督教國時，輒易其教堂爲禮拜寺，去其「十字」，改爲「新月」，務使其全國教化而後止茲躬臨其地，殊足以證明，亦可回憶土耳其過去之武功也。

### 參觀故宮

下午。游故宮。Topkapı Sarayı 其偉大味，亦不減于我國之北平故宮也。蓋土耳其過去亦爲領土跨歐亞非三洲之老大帝國。文物建設，武功遺烈，自不少讓。故宮不甚莊嚴，而極盡曲折之美。內部之裝飾，點綴尤爲可觀。入宮，多松栢，晉童童如蓋，路旁細草若氈，菊花亦多種，善蓄正廣。左側有殿，殿中幾地鋪地毯，而其甚廣大，坐褥有長枕，雅可倚坐。大臣之禮

朝室也。更有寶鏡之類。地下鋪墊如故，而牆上有鏡籠，恰可一人坐。乃皇帝聽政處也。其何以自處于籠中，蓋以防不測者。皇帝之不自由，乃如此。武器室多奇刀劍。甲冑重重，與我國者異。強弓勁弩，極製能為彷彿。收效最大之火槍，因時代之進化，式樣亦多所變更也。好武之民族，武器之陳列，自不可少。瓷器室陳列之瓷，無價數十種，蓋花色彩，皆屬我歷代物也。我國之文明，蔚然以生。而有日本瓷；務新奇而少典雅，側身於我瓷間，直如小巫見大巫也。西洋瓷則另陳一室。土耳其為愛好珠寶之國。於其衣冠器具，皆可見之。有寶座，全為金製，密鑲寶石，紅綠不屬。大者如鷄卵，小如核桃。電燈映之。光彩奪目。更有珍珠衫。連珠如花紋，鈎畫了了，皆無虛置，有特大之顆粒，其如黃豆者，比比皆是也。歷代王冠及刀劍之裝飾，又皆寶石。透澈晶瑩，備極美麗。

### 古代之腦骨與鬚

此皆不足奇也。所奇者為伊馬木雅哈雅之單臂與腦骨及貴聖穆罕謨德之鬚。而在珠寶中觀映也。依單臂之形製以金，黃光四徹，宛然如生，其手背處有孔隙，可窺腐骨。腦骨為白碎塊

天子寶石龍中羅置之。聖人之猿貝二毫，爲黃黑色。設不細視，不可窺，蓋寶物閃閃之光，籠罩於其間也。

### 皇帝宮室

繼參觀皇帝之宮室。入其中，徘徊如入疑陣。皇帝之優越生活，在古代已然享盡，然較之我國故宮，似仍少遜也。

### 菊宮公園

十四日。上午游菊宮公園。園靠近皇宮，若北平之南北海，亦昔日之禁地也。園之勝爲樹木，疊疊重重，黃綠雜錯，種類既繁，表現亦異。今日秋風吹起，落葉飄零，設在夏季，能不碧海綠霧者乎。園更無他點綴，既僻臺閣，更少池沼，路亦亂石堆成，行者爲苦。然至其巔，可挹全海峽之景于懷抱，自覺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止此亦洋洋乎大觀矣。

伊斯坦堡之美，美於天然，若少加工，則其山水可甲天下矣。人謂伊斯坦堡之美有三：  
(一)禮拜寺直天之尖塔 (二)海峽多曲折 (三)就山建築，高低起伏，頗添趣味。信不虛也

### 新村路上

下午。赴新村 (Yenkov) 郵局。路經海峽，翠秀松林，古雅木房，觀之不倦。漸遠愈見天冥。逼狹處似類砲壘，依山爲垣，垣端爲壘，壘壘相望，勢可俯窺海中，形勢之壯，又爲前所未觀。歸來入暮。兩峽漸燈火，燦燦若繁星。其發光兩綫者，皆禮拜寺也。飯後應伍達 (Wed) 夫婦極爲招待，廿一時始歸。

### 訪伊斯坦堡省長

十五日上午拜訪伊斯坦堡省長兼市長穆希丁於斯通達 Bay Muhittin Usunpday 頗爲歡迎，并送請帖，請明晨參加講會已故總統典禮。

繼訪土耳其人民 Turk Talk evi 會乃黨部領導之下人民團體也。由秘書澤雅 (B. Ziya) 招待，并贈該會出版之書籍多種。

## 弔唁土故大總統

十一時許，余等往土大總統行宮 Dolmabahçe Sarayı 都魯麻巴差宮弔唁。謁德爾總統，即逝於是宮也。宮爲白色，建築壯麗，依山靠海，尤擅風景之美。簽名時，禮官肅立，記者爭求照像，情景至爲肅穆。

## 未來之「中國專刊」

下午。巨報 *Yeni Sefir* 社長韋克雷牙 *Nedims Bey* 相談既久，甚同情於我。願爲中國出一專刊，其內容規定如下（一）中國之復興運動（二）中國的初步改革（三）介紹孫總理（四）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之中國革命（五）日本侵略中國與國際之意義（六）日本侵略下之中國統一（七）中國回教——附介紹本團——贊助之情，甚可感也。繼共和報 *Cumhuriyet* 社長幼勞司納地 *Bay Yunus Nadi* 來談亦頗同情，詢中國抗戰情形甚詳。

## 同情中國之拉希德先生

吃，訪晤拉希德先生 Bay Karid 先生爲一七十許人，飽于學，精神殊健旺，孝先舊日留學土國時之友也。先生充精於中國之地理與歷史，我國之山西陝西二省，外人以其音相近而不能區分者。先生語言惻然。又先生殊欽佩我國宋朝之大政治家王安石先生，王氏辦法之要旨，俱能道其大略。先生談鋒甚銳，笑罵皆文章，每語，甚富逸趣，一塵解圍。

### 瞻敬故大總統靈禮

十七日。上午十點被邀參加瞻敬故大總統靈禮。至行宮，靜默虔禱而退。路上學生結隊來，路爲塞滿。故總統感入最深，路上觀祭，軍民莫不盈眶熱淚也。

### 薩巴華女士茶會

晚八時。孝先前同學薩巴華女士 Sayan Sabhat 請吃茶于其寓所。相見甚歡。其弟名伊立哈密 Bay Inani 妹名達荷妹 Bayan Fa Fatme 皆待人親善。伊立哈密爲藝術家。其所繪作品以觀，皆爲珍品，同人錦章竟作數中國畫以報之。發荷妹肄業於大學，學工程，性極溫婉，是東方女兒狀。

## 拉希德老先生來訪

土文之宣傳品，今日余等總動員，掃數寄發各地。國內報告，亦於同時郵出。

下午。拉希德先生來訪。談笑風生，不減昨日。余等欲與之吻禮作別，老先生拒之，謂此非最後分袂時也。

## 塞爾衛女士茶會

五時。去夏策村 Kadikoy 赴塞爾衛女士 Baya Server 茶會。女士乃孝先之舊日同學，畢業後，曾留學於法，造詣極深。現在伊斯坦堡女子師範學校副校長。老母六十許人。慈祥滿面，見余等皆為青年人，溫慰良殷，均灼然若對兒女，旅行者尤為感動也。

## 訪穆尼爾

九時半訪穆尼爾 Bey Muniyev 先生。先生為俄國之塔塔耳人，曾東游中國與日本，繼去美國，然後轉入歐洲而來土耳其，寄居久，入土耳其國籍焉。彼工英法日德俄土阿刺伯諸國語言，

堪稱能人。貌甚類我國人，驀然視之，酷似東三省之張子文阿衡。今日凱默爾總統靈，任民衆瞻敬，不索入門證，乃巷滿途塞，車馬爲阻，行人內，至有被踐踏致傷者。

### 乘羅馬尼亞船東歸

十八日。聚禮後。余等乘羅馬尼亞船東歸。好友多人送至碼頭，殊爲依戀。黯然銷魂者，別而已矣。余等凡十個月之旅行分相離之幕，不知歷多少，然悽楚之情，終不釋然於心。感荷所至固爾爾。船謂三時開。入夜，始離伊堡，安稱景物，可於天涯水角綠色深淺中辨之。其放光芒而映照于吾人之目中者，厥維各大禮拜寺尖塔層層之輝燦耳。船開，無風靜默，一夜恬然。

### 遊雅典市

十九日。船抵希臘京城雅典。雅典又一古老城市也。停於此約六小時，余等乃上岸一遊。



近碼頭處，不甚繁華，乘汽車，時間甚久，始至其中心。城在錯雜之山內，經過轉折，皆是屋宇。樹木亦夥，蔚然松柏，隨處可見，仙人掌高可逾牛，間有棕樹，天氣若少臨於熱帶。更有植物。紋理勻細，枝葉秀小，皆羽狀，紅實纍纍，疑爲天竺屬，朱碧襯映，異常美麗。

### 太陽廟

游一太陽廟，廟名周波特兒（Juncot）廟亦頽廢無存，荒草蔓生，亂石羅佈。供人憑弔者，只數枝粗壯參天之石柱耳。一仆者，節腕十餘段，尙敷湊，步之，約六十丈。嚮導言：「此乃毀于地震者。」羅馬遺跡，率以建鐘稱也。

### 酒神戲院

世界最古之戲院名酒神戲院（Theatre）院亦年久失葺，上可露天。三面石椅如梯上。其前排中心最大者爲王座，兩側少小，而刻鏤精工，乃大臣與神甫之位也。再後者，皆長石橫列，數十層而始止。院之間爲平地，演劇處也。一面爲壁，壁上刻人物，毛髮逼真，栩栩如生。一老者並一足，曲一肢，僂僂若使氣力狀。嚮導曰：「此肩荷地球之神也。」更其叟，面目外皺紋，

長鬚披腹，聞卽酒神也。更登高處，另一戲院，如在釜中，大數倍於向所見者，可容四千餘人。雖亦露天，然仍不時演劇焉。

### 歐林匹克運動場

國際運動場，名歐林匹克Olympic就原地重建極新，爲世界最有歷史意義之運動大會第一次舉行之場所也。形式一如固有者，頗爲古美，惟嫌面積太小耳。場之側有二石像，每像之前後各爲一男子頭。爲一老人，一青年。生殖器皆裸露。其不同處，老人若作矯起狀，青年者則下垂。余等怪而問警導。曰：「此乃古代獎勵運動也，青年不運動，雖年少而萎靡若此，若善運動者，雖老，而精神猶強也。斯乃古制，今則仍之。」余等相顧笑曰：「獎勵之方法甚多，奚必取於此，蓋亦古代之質樸說法也。」

### 希臘人之裝束

復游街市。道路亦整齊，商家亦夥，而不甚豪華。時見古衣裝人。幾款紅袖，長黑褲下襪

衣鋪金紋，極繁縟。褲窄小囊腿。若拿破崙式者。鞋尖如搥鉤，綴以花珠。大可抵皮鞋二分之一。打扮奇異，爲禮所未見。

希臘國爲希臘正教，自無一些回教意味。路上時見黑衣袍，平冠而長髯者，皆神甫也。希臘人種不甚矯強，黑髮墨眼有之，而黃髮碧眼兒仍佔重要部份也。晚六時，船開。

### 乘客多猶太人

二十日。全日橫渡地中海，蓋將由希臘半島而里那也。上午少有風雨，船上飯桌皆纏以綵，防盪碗滑落也。此乃暈船先兆，余等相顧而失色，幸陰雲過，濤浪息，終日安然也。

船上客三分二爲猶太人，乃自歐洲返巴里斯坦者。該地阿猶之爭方興，是亦居危邦而返亂國者。阿猶之民族與宗教并不衝突，而帝國主義者故意使善於經濟之猶太人剝削適以自保之阿剌伯人利益。使之相殺不已，玩弄於股掌之上，犧牲者何罪歟？

二十一日。晨抵伯魯特，以其舊游地也，未下船，遙望全市而已。

### 海發路上

十二時船開，路傍山行，巒障層疊。嶺有積雪，植物多松柏，碧苔一片，雅不枯燥。至一山頭，曲折若港，行客中指之曰：「此里邦與巴里斯垣分界處也。」

四時。到海發。同船之猶太人，紛紛準備上岸。檢驗行客者，盤問甚嚴，直至夜間，始爲完竣。婦孺顛連，不堪言狀，甚矣；行旅之苦也。二十二日。船停。下午二時始開。余等乃重游海發。

### 戰時狀況之海發

海發較過來時，形勢極嚴重。路上皆英兵哨，荷槍若臨大敵。沙袋鐵網，到處皆是。武裝之軍用車，穿行街市如梭，機關槍口皆外向。而阿刺伯人仍安堵如故，若無事然。飛機翱翔於空，隨時偵察於四野。

### 海發市上所見

阿猶之人，仍分區而住，阿街無猶人，猶街則有往來之阿刺伯人也。戰時，街市自爲淒涼，加以齋月，商家皆閉戶，視之，不啻爲死市也。砲燬火燒之房屋，觸目盡是，街頭流離之老

弱，衣襟後而行乞，方向余等討錢時，旁有一老者嗚之曰：「奈何求異教人之可憐！」余等急辨之曰：「我等中國之回教人也！」老者趨來問安，遂謝不已！

### 阿刺伯拋同情之淚

走街上，兒童僉以厭惡之狀，呼余等爲日本人。比知爲中國人，便稍稍禮敬，更知爲回教人。兒童乃恬靜，其父兄叱之曰：「此我等之弟兄也！小子何得無禮？」人漸攏合，一老者握余等之手曰：「中國之回教人，亦知阿刺伯民族所罹受之痛苦耶！」熱淚已數行下。堅約余等至一貨鋪中，甫數語，人又環集，問安者，握手者，頗爲忙迫，有識者，便勸衆引去，以避聲氣，然皆意戀戀，雖暫離開，而於遠處佇望之。老者有多量話，不敢說，亦不暇說，而于同情淚中表示之。余等行，數阿刺伯人隨之，猶太人皆側目以視。彼等自另有一種心理，實則余等并不恨猶太人，所痛徹於心而不能忘者，厥維以人食人之帝國主義。

### 紅帽易爲白巾

上次過此地時，阿人皆紅帽，今則白巾而黑箍，雖稚童亦如此。怪而問之，曰：「向者有革命性人不紅帽，於抗歐則顯然有強弱之畛域，且歐人注意力亦集中而橫遭逮捕。今白巾而黑箍，正足以表示阿刺伯人皆爲有革命性者，更藉以掩護革命之領袖也！」

### 難以安居之猶太人

阿人抗歐之心理，若永燃之火焰，子子孫孫而不滅，歐人雖強，何能久相持也。設歐人少却，此等寄生之猶太民族，前途命運無時不在飄泊中，亦可悲矣。阿人有一定信，輒曰：「猶太人鼠子耳，何配與我等戰！設歐人去，十二小時內，胥使彼等血染海發也！」此語余等固數聽之。轉問猶太人，彼等除對於經營買賣有相當之把握外，於武裝抵抗阿刺伯人之力量，微乎其微！嗟乎！可憐之二民族，何以善其後也！

### 亞歷山大之賀開齋節

二十三日。今日爲回教之「大開齋節」。作「而以代」禮時，余等已在亞歷山大之碼頭上矣。

亞歷山大爲埃及之繁華商埠，較波濤蘇彝士，實有過之。加以適當新節，全市三星新月之綠旗，迎風飄盪，視之悅目。十時許，余等赴行宮，向埃王法魯克賀「開齋節」。文武官員，胥冠戴，人如蟻聚，車若流水，又極一時之盛。

### 回教味濃厚之埃及

埃及終爲回教國也。無處不顯宗教風味。工人休息。小兒女胥著新衣裝。面呈歡欣之色。或打鞦韆，或爲球賽，或聚錢雇馬車，遨遊於街市，羣合爲歌聲，但求快意，都不必竹節奏。天真之樂，於焉以見。街上野戲場時見之，人羣中設一臺，無帳幕遮，演角男女扮之，怪裝束，更作奇形態，粗俚可笑。街上人相值，皆握手爲禮，互慶祝。其踵致敬者，相接弗絕，行之者不厭，受之者不暇，以我中國回民分散之地，于是日，尙且賀節疲于奔命，况爲回教之國。

### 民衆賀王生女

今日爲埃王生公主之第七日，又適佳節。故夜間，尤熱鬧。各大行政機關，皆滿裝電燈，照耀有如白晝，人遊街上，奔走而不倦，軍隊皆持火把，遠視如火龍。更奏音樂，愈有聲色。余等連日旅行，困殆已極，茲已不覺其累。

### 鄉間亦顯活潑之氣

二十四日。上午九時，余等乘火車轉往波賽。路上風光，自與往日不同，無處不顯活潑之氣。僻陋之鄉間，亦可見小兒女子於樹枝上繫繩作鞦韆戲，其乘老牛車者；約三十餘孩童，皆鮮衣美帽，行且歡呼；窺其狀，若將遊大城鎮者。鄉下小兒，能入城玩耍，在其心理中，亦大快樂事也。

### 又抵波賽

下午三時，抵波賽，聞該地之阿刺伯城，慶祝開齋節亦極爲火熾，以距離遠，未往。  
二十五日。交涉船位。意大利公司允爲電詢，而不敢賣票。二十七日船可到。



## 錦章世明赴開羅

錦章世明赴開羅，留埃學生大出意料外，疑飛將軍自天而降，欣喜不已，爭詢旅中情況，談久弗倦，學生謂：「此數日，國內戰事轉佳。」心中積悶，爲之打破。

二十六日，赴法魯克學生團，訪龐阿衡。乍見面，話太多，不知何處說起。學生感集，又如昨日狀。不惑無話說，但愁無時間也！龐阿衡出艾宜裁來信。備悉北平之回教情形，悲且憤。

## 兩喫中國飯

龐阿衡與諸同學留早餐，國外能吃本國飯，是大樂事。飯後，錦章世明分訪友。

下午二時。留埃學生部請午餐。菜肴極美，醜東錦章自孟買帶來黃醬多匣，今日用之爲佐料，故能增色。

## 再離開羅

五時，際開羅，學生咸來送行，歡樂不久，轉復黯然，錦章曰：「上次爲假別離，此爲真別離也！」乃相互勸勉不已。更有致僑商亦來站相送，至情可感。汽油一鳴，真與聞聲作別矣。

### 無東去船

返波賽已十時許。孝先謂：「船位接洽尙無結果，明日能否成行，未可卜也。」

二十七日。意大利船來，經旅館經理半日之接洽，仍無空位，蓋此船滿載德國運出之猶太人。雖求一艙，皆不可得也。余等爲之悵然！只再待他船。

二十八日。無東去船。二十九日有英國船，然無艙位，倘長途乘坐通艙，自極痛苦。然返國心切，苟能容忍，雖息臥於甲板上，復何憚！乃定於明日看英國船，合適卽啓程。

### 難久乘坐之英貨船

二十九日。英國船來，余等往視之，乃一貨船也，箱篋雜陳，無處不污穢。走其上，須彎腰，懸貨左右搖動，應急閃避，不然，有碎項顛患，艙位有若馬糊，四壁皆煤黑，捫之汚手，

觸之傷衣，更無處可求水。且與廁所爲隣，臭味四溢。余等以爲暫時可忍，一月之程，恐不能忍也，乃決再候他船。

### 有緣之法輪「大德能」

三十日。今日詢知有法國船，將於十二月五日過此。船名「大德能」，固孝先錦章覺源由香港乘坐來埃之船也。船上人又多熟識，又可直達海防。羣認爲合適。惟須待五六日久。

十二月二日。今日購妥「大德能」船票，決於五日啓程矣，法國船公司，對人極苛刻，毫無禮貌可言。乘客花錢買票，有若行乞，決決乎大國之中國乎，再不速醒，不能寄生於世界也。

### 報告國內及各領館行程

二日。拍電報國內，報告行程。并致函海防河內各領事，請其於本團到達各地，加以照應，因安南海關，對於我國人，時有誅求，行旅人雅不願惹開氣，若有當地領事之關照，自免去多少麻煩也。

### 龐阿衡與諸同學來信

得龐阿衡信，知艾沙馬賦良二君已抵孟買，朝漢志後，再來埃及，若是尙有兩三週之時間也。乃航函孟買領館，轉致艾馬二君，詢其近況，并述本團之工作經過。備其參攷。

三日。開羅之留埃學生，紛紛來函，深以未得久會爲悵。

### 波賽已爲熟游之地

報紙上不斷爲本團宣傳，余等在波賽，又多待時日，走街上，幾無人不認識者。回教人間變之聲弗絕。波賽雖埃及屬，而經濟勢力操於猶太希臘與意大利人之手，埃及土著轉瞠乎其後。埃及人究爲和平之民族，處處表現其彬彬儒雅。雖勞工階級，亦頭白纏身長衫焉！

### 波賽郊野之游

四日。波賽全市殆已走徧，今日乃作郊野遊，徒步行，路上多荒沙，鮮草澤，幾經轉折，

忽現一林，廣可數十畝，澗壑翠碧，綠蔭匝茂。樹葉類，非松非柏，紋理細美，徜徉其中，陰可蔽日，地下落葉鬆軟，如踐氈毯，沙漠中得此樂地，若錦花，若生命之源。衆乃吟嘯，一際悶氣，四面回音，朗徹不絕。出林，尼羅河見焉。漁入正噴，佈網於水。就而視之，衆見外國人來，表面甚類歡迎，而實寓譏諷意。比發現余等爲回教人，乃大驚異，擲魚棄網，成來問訊，觀慈友愛之情，皆爲流涕，即遠處結崗之巡警，亦來答話。談許久，漫步而歸。

### 乘法輪東歸

五日。今日乘法輪大德輪東歸。蘇伊士悉河爲路，船亦故人，流連兩岸，對於熱情感人之阿剌伯民族，對於回教中心之開羅，皆回憶不已！河旁多沙磧，人家猶呈遊牧民族味，間有松柏之林，亦不過星星點點而已。船行河中者幾，入夜始抵蘇伊士港。同行有數中國人，亦假道安南而入雲南者，路上不寂寞矣。

### 船行紅海

六日。船行紅海，遙向可愛之埃及作別，埃及使人留戀處甚多，自有不可磨滅之印象，故重遊而不厭。埃及人亦稱：「遊開羅者，必將再來飲尼羅河之水。」然則余等固數飲尼羅河之水也。紅海中天氣，較晝時爲涼爽，船行風大，至甲板上不可居。

### 船上吃飯之難

七日。船上用人，多已更易。夫役無我國之廣東人。蓋皆爲安南人矣。彼等雖亦具有同情心，而言語不通。至開飯時，每菜必問，極困難。乃花錢買動廚子，囑其另爲作飯。余等不酒。與法人交涉，允以多給水果。

### 有思想之安南工人

八日。一安南工人來。見余等之東周列國志小說。證明余等爲中國人，頓生無限之同情心。

。彼雖不能操中國語，而能寫工楷之漢字。彼大書曰：「中國不強，我甚悲哀！中華強！安南亦強。」語極感慨，余等頗增愧怍。我國過去對於安南持之大方，較諸法國之狹隘思想，自應使彼等回憶，然我國歷年不強，而使安南人沉淪不復，殊有乖人望也。

### 夜遊吉布地

九日。紅海行將走盡。兩岸連山，平曠重重，黃沙隱隱，望之，令人生燥心。下午十時半，到吉布地。孝先覺源以曾遊此地，夜間無可觀賞，未下船。錦章臥病。醒東世明上岸夜遊。十二時始歸。謂「時當冬季，又在夜間，天氣不甚酷暑。此地有較大之禮拜寺，想回民必甚多。」

### 險要之亞丁海峽

十日。到亞丁海峽。隔窗外視，石樓重重，青樹翠美，意是好地方。孝先覺源等皆下船，錦章病勢未退，仍留。計下午一時許去，四時始歸。亞丁海峽固英國之軍港也。構造無以不堅固。有多量之汽油筒，並潔之馬路。選于無形之軍實庫。載重汽車路上相隨。設一旦非常此

處重兵駐之，阨紅海東西來往之路。近臨阿剌伯而遙控印度；甚擅形勢之險。

### 峽上土著皆回教人

峽上皆黑人，信回教，說阿剌伯語。體格強壯。眉宇間皆含怨抑氣。發覺余等爲中國回教，多來親近。一人不知，有輕視意。一人詈之曰：「此乃中國之回教弟兄，若何不禮遇若輩，則湖人血者耶？」大曰：「困，章老弱本欲索錢，此知余等爲回教人，乃竟不娶。孝先等益憤而懼之。船不大。數苦力作禮拜不其上，擁擠爲苦，而意殊恬然。英法人視之，頗爲動容，此非造作也。此非明召大號于衆曰：『我乃禮拜也！』宗教之信仰如此，乃趨于自然。峽上有中國商店五，皆山東人經營者。閩人之冒險來此，良可佩服。至一家。其廛理見孝先等，殊傲不爲理解之。疑之，良久始曰：『君等真中國人耶？』曰：『然，無庸有冒充者。』經理乃改容以謝。蓋此地固多見日本人而以見中國人爲罕也。孝先等問其疾苦，曰：『昔然，今日爲冬季，穿單襪。



若夏季，則不黏言狀矣。君等視我等，皆如此黑瘦設日子久，我等亦將成土著矣。醒東買一西瓜歸，橢圓形，抱懷中如一孩子。敲之，作生硬聲，皆曰：「非熟瓜」，乃置之床下，數日後，自可變熟。下午五時開船。

### 錦章病臥

十二日。走阿刺伯海中，甚平靜，錦章熱度不減，終日假臥。勸其診視。錦章謂「病乃受重涼，靜養可愈。」

### 海中美色

十二日。海中多美色，凌晨，船中照耀通紅，衆俱驚念，夜色未退，何處曠陽？乃撫窗外視，海水殊赤，色極鮮豔。水先成溜，被波浪激盪，漸相失，因而復合。羣指爲美。覺源願而吟曰：朝陽未吐浪花紅，睡眼朦朧月一弓，却問此輪航底處，亞丁北望阿非東。頗富詩意。

### 夜間海景

十三日。海中多沙魚，結夥逐船行，鱗鱗磨擦作聲，間有騰躍出水面者。夜間。海面又生奇景，月光隱，衆星繁，波浪寂寂，忽現大光明，閃爍萬點，若無際之荷燈。是何物使之然也。衆未有定論。

### 錦章病勢少減

十四日。今日少有風浪。夜間，爾等給有跳舞會。并來邀請同人，以國舞期間，無此心緒，謝絕之。

錦章熱度少止。而渾身出許多紅點，孝先等屬不得再受風，不然，反覆之病，難以醫治。

### 印度洋中

十五日，入印度洋中，風濤甚厲。白浪亂拔筒內帆。乘客多有暈吐者。

十六日。風濤益大。乘客已不能如時來飲食，更無從車板上散步者。乘之希望，明日可到科命布，能得少蘇也。

### 重游科命布

十七日。抵科命布。烟筒中綠樹模糊，空氣濕熱，彷彿在孟買間也。登岸。碼頭上人極夥，自其衣帽觀之，仍有多種族。時見雜髮黃衣之佛教和尚，乃爲他地所鮮觀者。街上人力車往還，形式頗簡古，高且大，坐車如坐轎上。此地有佛廟，建築彩畫，歐化已深。欲求古香古色如中國有者，不可得也。動物園不甚大，來時曾一游，轉瞬一年，重來茲土，自有不少回憶，乃相與徘徊于禽獸逼人之處，毛猴孔雀，依然故人，共指之而笑。

### 華僑公會會長馬澤民

馬君澤民南京回教人，商于此凡十數載，頗富辦事能力，任華僑公會會長，對余等頗爲招待。華僑多數爲山東人，詢其生活狀況，頗孟買，亦有吸食鴉片者，請馬君重應嚴法遏止也。

下午七時，船開。

### 法屬印度旁地車里

十八日。船方向爲東行，又遇東北吹來之風，波濤轉趨猛烈。全日又有顛簸苦。

十九日。漸見島嶼連綿，全染碧色，知去岸不遠矣。下午二時，抵旁地車里 (Pondichery)。此地乃印度屬于法者。水勢甚險，木筏奔波濤上，如上下行山，衆人持槳，且划且唱，觀者正嘆其險，彼等轉爲夷然。船上人類皆苦力，胥赤身，唯跨間一布，僅足以蔽羞體。人皆矯健，雖孩童，泳海如魚。木筏繫繩船上，人攀而上，相連續，若羣猴之升木。衆爲之咋汗咋舌不已。噫！亦優秀民族也，奈何轉制于人。船上告以岸上不靖，未下船游玩。此地貨物多，明日船始開。

### 英屬印度馬達拉斯

二十日。船停既久，未得上岸一游，殊悵悵。十二時許，開船，旁岸行，犬牙參錯，翠色不斷。日落，已抵馬達拉斯 (Madras)，此地爲英屬。英警發護照，以備上岸游。人多，手

續繁，爭先恐後，毫無秩序。下船，已夜十一時許。走許久，始至熱鬧街道，而寂寂無人行，店鋪多已閉戶。路旁席地臥者，蓋嚴頭部，下皆露足。殊可怪。間有燈火之家，則爲累心鋪咖啡館耳。貧困之車夫，尙兜攬生意，人皆沉沉于睡鄉，此種階級尙汲汲然不已，可憐哉。夜間，走路遠而不覺遠，歸船，甚爲疲殆。

### 再馬巡達拉斯

二十一日。晨起。再游馬達拉斯，一縮形之孟買耳。聞人言此地有六成回教人，皆街市上觀之，若不甚多。此地印度教甚盛，廟宇隨處可見。路過一寶塔，滿刻宮殿人物，類宗教中故事，嘆其逾古，驚其工致也。欲內參觀，見多人正作禱，揚手作勢。余等竟被阻。時間已過，恐誤船，乃匆匆市水果而歸。十一時許，開船，悠悠然于印度洋中矣。有風浪，船搖盪甚厲。

### 馬達拉斯乘客多回教人

二十二日。深入印度洋，海本無大風浪，而載貨配置不均，致有顛簸苦。且船上生活，太覺單調，徬徨卻頹，甚覺悶燥。自馬達拉斯上船之乘客，多回教人，皆高帽花裙，帽質既異，顏色亦不屬。裙則以深紅暗綠者爲尙。彼等人既多，乃自爲炊。中有一教長，貌亦黧黑，而滿呈儒雅之氣，衆俱禮教之。余等告中國回教狀況，彼大爲嘆賞，連續捧手作式感讚真宰不已。馬達拉斯所買之水果，在船上之價值甚大。「波羅密」味較酸。香蕉放美味撲鼻，真香蕉也。

二十三日。船行較穩。衆心神適然。有印度家屬，仍有暈船苦，婦人呻吟，小孩喊叫，甚覺累頓也。

### 奴化已深之印度青年

船上有印度青年，年十六七許，能說英法文，貌甚醜類，與余等談話，彼謂：「中日之戰事如何？」覺源答以仍繼續，不願出日人，不能止也。若將來之安南與印度願逐歐洲人然。彼曰：「否。是不能作比也。余爲法屬印度人，自接受法國文化之後，得有今日之發展。印邊荒之野人，亦受感化而入于文明之路。安南人有革法國之命者，彼等實爲忘恩負義。」余等聞之，嘿然。深悲此種青年之心死，復驚法人軟化政策之毒也！

### 綠潤欲滴之海島

二十四日。全日海水平靜，雖暈船之乘客，亦能徘徊往返于甲板上。水色銀碧，不若前二日之油黑狀。意海必弗深。上午可見斷續之山島，距離遠，而仍甚高峻。或謂近蘇門答臘大島矣。未一時許，翠山橫焉。山不甚大，幾全爲碧樹所遮，視之，無曠土。林色含烟，綠潤欲滴，枯燥之海洋，殊多點綴。山基不見，階階惟枝幹叢生，始露沙石，怒濤激盪，白沫隱隱指顧其間，未見人家，復鮮漁艇悠悠自然，轉覺寂寞。過山，嶼石出沒，仍青色濛濛，遠而弗斷，其在天涯天際者，可于大牙參互中，推知之。

島嶼走盡，又是平洋，水勢愈平，如履羅文。時見飛魚無阻，良久始沒，墜入海，如亂石。

### 耶穌聖誕之前一日

今日爲耶穌聖誕之前一日。歐西人又大形活躍，跳舞音樂，自少不待。同等船之小兒女，皆攜玩物以歸。余等亦曾遊，願以信仰有異，乃婉謝之。

### 海中自然之風景

地在熱帶，天際多纖巧雲縹。傍晚，益美。朱陽隱現，雲之厚者黑，薄者白，愈薄者則銀赫發綠。玲瓏剔透，若奇石，若山水之畫。更有輻線射出，滲紅入海，水染丹珠，血濺般浪，上下搖盪，與遠處之銀湖雲影，掩映生趣。時近黃昏，紅日無語，慷慨下流，暮色籠罩，觀者奪氣。方欲與殘雲告別，而新月如鉤，吐淡黃光，去海三竿許，徬徨雲裏，若招人以手，示挽留意。人固多情，乃爲佇足。天色愈黯，水涯雲角，已遠不可辨。獨于目者，惟月光倒垂，坦直結路，可達船底，約略距離，若去月不甚遠，住月宮，彷彿雜雜事，更有船相撞盪，亦風



吹下折，與月光相混亂，若堵牆，若亂樹，若傾危之寶塔。轉瞬美景。時久，月不流連，徐徐入海，人方厭倦，小星閃爍，又欲誘招，而精神無所託，終不能一顧也。

### 法人惡作劇

同船有法國下級軍官幾人，每日均作笑話。昨日作綁票遊戲，情景緊張，居然有被捕而高吊起者。余等固未嘗少示快諾俾免于難。二印度人扮男女，作印度舞，且舞且歌，狀甚猥褻，相歌詞欠文雅，觀之肉麻。今日。天氣好，衆俱有精神，故睡較遲。

### 船行遇雨

二十五日。船行遇雨，亂而尺咫不能見來船，汽笛屢鳴，動人心魄。旋陰旋晴，至夜陰雲不散，去新加坡甚近，兩旁多島嶼，航路狹仄。夜深，燈火來往甚繁，知船甚夥遠處閃閃微光，排列整齊，疑有港岸。陰雨後，甚涼爽，赤道下難得之際遇也。

## 到新加坡

二十六日。夜間，約略三時許，已底新加坡。惟在海心中，未靠岸。黎明，大小翠鳥，鱗現目前。樹色嵐光，倍覺美麗，樓宇層層，不作突起聳立式，饒有東方味也。小船皆雙帆，若蠅翼，若扁蟲翅，歐人指以爲有逸趣。此中國漁舟也。停船頗夥，余等所乘船，已爲十七號，故至十時許，始靠岸。星洲日報記者二人來訪，詢問本團在近東各國宣傳工作情形甚詳，乃以本團之書面談話相奉。彼等認爲極滿意，攝影而辭。

## 訪高凌百總領事

余等訪高凌百總領事。相見談甚歡。總領事極關懷本團，曾致電駐土使館，詢問本團行蹤，伊殊未料及今日到，且以不得久停爲憾也。新加坡華僑極多，男女衣著，商店牌匾，宛然已在本國內，想此地領館事務必較他處爲繁瑣，然有此賢能之高總領事，亦華僑之福也。

此地有國內回民馬朝齋君者，雲南人而在長于上海。開館于此，而晚間始營業。高總領事請余等午餐，馬君導至一印度回教館，獨少加辛辣，亦美饌也。

### 馬來人只知廣東有回教

新加坡之土著馬來人，十分八九信回教，僑居之印度人，亦多回民，故此地有相當之回教勢力。馬君謂：「我國回人，此地尙有廣東及甘肅三省之數人。馬來回民只知中國廣東有回教，不及于他省。實則廣東乃回民較少之省區也。」余等走街上，馬君戴土耳其式帽，錦章爲紅帽，頗引起馬來與印度回教人之同情與注意。設華僑多爲回民，則更能與土著打成一片，在新加坡之勢力，正不止此而已也。馬君請攝影。時間切迫乃匆匆返船。二時許，船發西貢。

高總領事言「有二十七位中國學生，將與君等同船往海防。」若是途中更不寂寞矣。

### 絕無僅有之回教僑民

馬君朝朝極樸實。不多言，而感情皆爲流露，囑常通信。高總領事亦極讚美其人，實爲回

民之好面目者。余等一路思慕不已。

### 法輪上之華僑大會

二十七日。上午十時。余等與返國學生相會。返國學生多來自德國。計有軍政部雷電學校派赴德國留學學生十人，資源委員會派赴德國留學學生十二人，美國留學軍事學生一人，并有二人攜眷者。經各自介紹團體性質與個人履歷後。相談甚歡。自然在國外大洋中，有如此多之青年同志會面甚覺稀罕也。中有楊君珍者，河北大名之回教人，尤為親摯。下午。風浪大。船極搖簸。衆復感不適。入夜，愈厲。

二十八日。上午，船搖甚。隔窗視，波浪如山高。衆勉強飲食而已。

### 西貢海港

下午二時許，入西貢海港，翠山橫于途，麓基有房屋甚夥，類皆東方式也。斷續島嶼，荷碧樹叢生，青烟一片。入曲灣，水平淺，波瀾不揚。兩旁密林，葉青黃相間，微露秋意。根浮

于水甚長。其隙處自亮如鏡者，皆河沿。樹種亦不一，由枝葉可分之，而不能舉其名。數經轉折，路愈狹，愈險。設伏兵于林，外來船，不能飛渡也。或謂「林中多水，泥亦濕軟，雖有炸彈，不能奏功。」然則馬來人何以輕擲要塞于人也。惜哉！

### 重抵西貢

下午。五時許。抵西貢。故地重游，情景猶昨。類似中國人面孔之安南人，觸目皆是，紅帽鐵冠之印度人，已不多見，船停，游西貢。苦熱，走不數武，汗已浹背。幸是冬季，若在夏天，豈不炎暑如焚。靠近碼頭，有一印度叟，爲雜貨商。來時，頗爲同情于我。以其名字繁雜，不易記。復以其貌類北平一叟名黑三爸者。故亦以黑三爸稱之。今日既抵西貢，自然先訪視此老友爲快。至其鋪，二子在，謂其父已返印度矣。甚憾之。走西貢街市，仍多中國買賣。此地多廣東僑民，與安南人實難鑑分。商家佈置，一如國內，若仍欠潔淨。店夥多袒胸露乳，雖「暑熱無君子」，然外國人何能整衣束帶乃爾。若此習慣，實爲不雅。談話室如林立，仍如昨日。顧主甚夥。據云：「一元二毛只買少許。」若是價甚昂貴也。法人謂：「此種稅收甚多

，實則不必皆爲安南人，華僑吸烟者頗佔相當數目。『痛乎！恥哉！

### 訪印僑努潤第

繼訪努潤第（Mr. Nooruddin）君，來時遇于禮拜寺且甚招待余等者也。惜乎又不遇。其代理經理名巴差，Mr. Batcha固又多情者，堅留晚餐，却之不得。飯後。游西貢中心區之市場。歸船已十時許。

### 訪駐西貢方領事

二十九日。上午。游西貢街市，今日細分辨，無處不華人。男女小學生，衣著悉如國內，西貢多樹木，路旁分植，蔭可蔽路，涼風習習，無熱晒苦了。訪駐西貢方領事，誤少許，與辭。

### 游蘇龍

下午三時許，游蘇龍。蘇龍全華僑區域也。乘電車，約半小時許，始到。路上遇一湖北人，曾歷東三省，故能說流利之北方話，華僑盡粵籍，若此甚爲難得。適至其寓，飲茶。情極熱。余等爲遠來客，僑胞觀之而生，路上頗引人注意。此處多會館祠堂，建築宏麗，內俱有神位，海燈綵綵，香烟繚繞，神味不減于僧道之廟。

### 清潔之禮拜寺

這一清靜區。安南人與華僑雜處，碧樹參天，細石鋪路。踱步其中，甚覺舒暢。數轉折，至一禮拜寺。外觀極新麗。內部花木叢生，禽鳥鳴嘯。余等作小淨後，爲禮拜。下拜，印度教長贈余等綠花，味芬芳若香蕉。

### 數阿富汗人之一見如故

路過數阿富汗人。乃相向問安。卽未暇細談，乘余等往咖啡館喝汽水。意至誠，不可却。咖啡館爲粵僑，以爲余等素識，告以乃淨水之途。彼等殊驚奇，回教團體精神之偉大。復游西官市，買蚊香。以昨夜大苦蚊擾也！飯後歸船，約八時許。

### 聚禮之演講會

三十日。今日爲聚禮日，余等與楊君珍赴此地大禮拜寺作禮拜。孝先錄章與覺源乃第二次參加此禮拜寺之聚禮也。教長如故，「目安全」已然易人。余等殊回憶黑面白鬚之叟也。

拜後，由此地回教領袖伊斯馬儀 (Ismail) 介紹本團後。乃由孝先述明本團之宗旨并按名介紹諸同人更表示在此地能與如許多之回民弟兄相會實爲榮幸云。繼由世明以阿剎伯文講演中國回民之情形與此次參加抗議，言辭慷慨，聽者頗爲動容。會散，衆共攝影。門外圍觀之僑胞甚夥，咸爲稱贊不置，謂華僑居此者極多，而真本國人向少往來，足見回教精神之偉大云。

離禮拜寺，游公園。天熱甚，未能盡興，被迫歸船。晚飯後，復作街市游。更無其他可玩賞處，直消磨歲月耳。

今日報載，謂白健生總參謀長，行蹤不明，此事大離奇，多方推測，確定其必爲謠言，然余等俱焦灼不已，夜不得安眠。

### 印度回民之熱情



三十一日。二印度回民來，能說阿剌伯話。自謂爲此地之小商人，深慕余等之跋涉遠東各回教國。茲聯合五人，願爲東道主，明日請余等晚餐。彼等二人又係代表云。辭謝不可得。請求其以弟兄相待，預備務求簡單。井囑不加辛辣。

### 華僑誤會余等爲日本人

西貢之中心市場，四周皆攤販。強半爲廣東人。余等數經過，皆疑余等爲日本人。雖屢向聲明，均未置信。今日錦章以名片相示，衆惑始解，環來問訊，倍加親熱。問彼等何以認余等爲日本人？答謂：「體格有異。君等北平人。孰近日本，故有許多相似。」此乃太笑話也：寧不知日本人多侏儒者乎。晚游街上，路遇數阿富汗人堅邀飲汽水，相話甚久。

### 西貢以後

一月一日。今日爲新年，然街面殊冷落，無特別氣像，特備不過新年，印度回教人遍回教年，安南人仍過舊年，過新年者，只法國人耳。

上午十二時，伊斯馬俄老先生請午餐。老先生述其經商西貢之始末，今已有三大店鋪，所用鋪夥，皆爲馬達拉斯（在印度東部）之教親云。此項大禮拜寺建築不久，工程頗爲浩大，老先生之力爲多。下午，天氣熱，未出門。連日游西貢，殆已盡其風景區矣。五時，赴大禮拜寺。數印度回教人請晚餐。菜餚極豐富，數主人招待良殷。席間，談中國回教民情與中國今日之抗戰，彼等因極關心于我，并有爲我打算之建議，用意良佳，惜乎，不明中日戰爭今日之情形也。九時，以船，余等已入睡鄉中。今日請晚餐之數印度回教人名如下，阿布篤拉哈Abdullah 謨哈麥德伊卜拉欣Mohamed Ibrahim 阿布篤瑞扎克Abdul Rezak 阿布篤賽米哈Abdul Samih 謨哈麥德阿里Mahmed Ali

二日·船行海洋中，仍多旁島嶼，知去岸不甚遠。颶風濤大復搖蕩不安。幸久暈船，不然殆矣。同船一英國老人，久居馬來島，極愛馬來人。對於中日之戰，亦表示中國必勝。衆對之頗爲欽敬。今日之情形大不然。老人一日不斷飲酒。至晚，乃大醉。始而言語多，毫無倫次。

歌唱，漸狎變，至穢不備入耳。衆稍引去。彼乃歸船。不久赤條條出來去若無牽掛。婦  
孺驟送，衆爲之謗笑不止。酒之誤人，甚矣。

三日。靠岸甚近，翠山出入，白雲多如林，知不遠必有大城市。近岸可避風，殊不知風轉  
厲，遙視山基，驚濤如雪。船搖甚，久而安之，不覺暈也。下午二時，抵杜蘭 Tourane 杜蘭  
又一險要軍港也。環以山，山俱攢蹙，橫視層層，闕口逼仄。樹若納柳，皆撥天生，一抹老青  
微有秋意。林夥，枝幹高密，不能見城市。水淺，不能靠岸，停海心中。乘汽艇，走約四五  
里，始達岸。對面有一片島，植物暢茂，點綴以片片黃沙，望而美之，漁戶頗多。水面爲庭宇  
，船爲廬，男女老少，聚而居，日與大自然接觸，能樂其樂，自有無限趣味。男女食檳榔者甚  
多，其口中無時不咀嚼，牙變紅赤。殆成爲冰，吐池如血，殷然一路也。男女頗有秀美者，而  
皆齒白如玉，想此地亦未必如此以染牙爲尚也。岸旁皆爲住宅區。林木蔚然，境亦恬靜。寂寥  
無人，未深入。華僑不多，只三百餘人，而皆操此地經濟勢力。相見，頗具熱情。前有印度河

數人；只三四家店舖耳。詢其鄉土，亦皆馬達拉斯人。入一市場，多爲售蔬菜魚果者。十之八九爲女人，皆戴草笠。聚而談，俱切切若私語，宛然夕陽下之麻雀鬧于林中也。此處核桃大倍于向所見。椰子水，一人飲有餘。香蕉之味特香美。至一處，似爲古物陳列所。皆石刻之古佛像，頗類我國遺者，安南國佛國也。歸船五時許，六時半復發海防。

四日。離岸漸遠，又入深洋中，衆意必多風濤，孰意竟恬然一日。有謂今日可到海防者。下午四時。城市已在望，相去六七里許，唯水淺不能攔岸。待潮來。五時半。船上同胞舉行相別會。各團體均派代表談話。本團則由孝先代表。大意謂「基于今日之機緣，而爲將來之共同努力。」

五日。抵海防，涼風習習，頓覺秋意。不若西貢之黏熱惱人也。此地人大惡。多小竊。同船人竟有被盜者。安南民族實無希望，而法國人奴之，畜之，而塞閉之，使其民族精神消沈。若此，其毒烈我東方民族一何深也。苦力多女人，皆纖小不勝衣，而皆能操作如男子。視爲奇事。

余等爲過路人，于安甯境不停。海揚未檢驗。此又一件滯礙事也。路旁甯行夜合花，結實纍纍若扁豆。更有美樹，大葉如掌，強半鮮紅，餘爲老綠。落地者若黃蕊之花瓣。天氣漸涼，乃知漸有四季。此地多烟霧，潮濕有若上海。街道尚精潔。而民風狡詐，見面者輒矚注意錢物。洋車夫瞪眼訛人，不知羞恥之何在。訪劉領事，瞭解國內戰爭情形，各線均好，心甚快慰。馬達五阿衡已寄來港存之箱件矣。飲食大爲難，向一印度回民店鋪打聽，一老者頹經理曰：「此地無有，君等乃貴客，請都請不到，招待遠來弟兄，是我等之責。作爲之熬魚白米飯，太簡陋，君等勿辭。」此時雖有無限之謙遜，亦不能推却也。乃習而就食焉。然心中實不安。此地有禮拜寺不甚大，而建築極精美，阿衡能說流利之阿剌伯話。回民皆印度籍，約三百餘人。歸國同學，欲聯合坐演越鐵路包車遠雲南，謂能節省費用。難辦多，不可得。若此進行事必多費金錢也。余等所住旅館名車站旅館。

七日。今日本可搭車北返，而港存行李，手續綦繁，未能領出，故多留一日。此地食價甚難，又不忍作印度回民不速之客，早晚皆麵包與鹹菜。阿喇伯之苦況，今日又嘗之。遇一康姓青年，云爲河北滄縣回教人，上海事變後，自滬流落于此，充一非回教飯館之司康。而另自設爨。守宗教之嚴，頗可欽佩。法人經營安南，殊鮮良政，乃養成民不知恥之澆風。各機關莫不呈零亂之像，較之英于印度，不啻天淵矣。同船來之同胞，紛紛離開此地，證明日余等行李領出，亦即可成行。

八日。港運之行李，卽已領來。復錯誤一件。復往庫房中尋找，久之，不可得。今日使不甚苦，康君代爲炊素飯，君乃忙裏偷閒，熱情極可感也。

九日，今日晨尋得行李。乃決于下午起身。康君請午餐。當地只此一中國回教人，又爲河北滄縣者，甚爲難得。今日言別，彼此均不勝依依也！飯後，往印度教民處辭行。下午五時，乘米士林車發河內。車實爲利用汽油而活動者，非火車也。惟其依鐵軌而行耳。車中尚潔淨。東西乘客均有。法國數兒童，傲視恣肆，直無教育可言，令人生惡心。

七時許，抵河內。河內領事館吳主事志豪來站歡迎。吳君乃北平回民，服務於外交多年。與孝先因爲舊相識。吳君在海參威時，孝先固與君早相會。所住旅館亦名車站旅館，乃法人經營者，設備管理，大勝于國人與安南人所立者。

二十日。今日無車發老開，須待明日。九時許，訪許總領事會。總領事頗爲招待，并謂在老開若無適當地點住，可電該地督辦公署設法。館中客多，未能多談而辭。河內爲安南繁盛之城市。且古味盎然者。建築蓋近于國內。買賣家則以安南人幫力爲大，華僑轉應乎其後。更有印度回民數十家，類皆布商也。法人之經營商業者，殆不可見。此地安南人較西貢爲壯大，吾謂亦不甚細小。男女衣著相同。惟男人履屐降車之黑帽，較他處爲多。女子仍以染黑牙爲美。安南人商店小鋪，經理鋪夥，皆爲女子，然則男人皆何往耶！此地女子身軀雖小，而能肩担重物，不以頭頂之也。安南人舊亦有漢字，字體頗有乖異者。今城市已改爲拉丁拼音字矣。安南鄉下人，仍自稱爲漢族，日夜孜孜于漢文學，對我國頗爲回憶。我國今日之抗戰，尤甚關心。此

地之街道頗齊整，加以綠樹成行，一望無際。氣候潮濕，塵埃不起，最適于居人也。今日早晨，由吳君招待。稍覺奇感。後復之，便隨在游街市。彼此又甚依依不置。十一日。晨九時。離河內，許總領事與吳君來站送行，陰雨霏霏，黯然作別。路旁多水田，田成樣式，稻苗井然有序，水可增減。田間起伏，皆為翠綠所掩蔽。人家皆築水居，茅屋簡陋。更有以稻袋爲廬者，浮漂于水上。草木暢茂，高且濃密，熱帶物，難以道其名。所知者爲竹，幹如椽，枝葉參天。香蕉樹到處是，肥綠叢生，結實累累。更有藤根如鬚髯之喬木，蒙絡纏繞，尤增美趣。草木攢鬱，道路逼仄，火車搖動甚厲。下午七時許，抵老開。河之隔爲河口，我國國境也。下車檢查護照，被執點名，如投考之學生。情近侮辱，人難以堪，然法大辦事之無條理，往往如此。此地旅館大爲敲詐，一夜之費，宛然內地一月之租，且床被不全，旅客有寒冷苦花錢甚多，且有露宿。地方雖小，而賭風極盛，曾至一家，門前大書曰「勝利公司」。更有一小條，曰「殺倒八方」，余等頗奇之。入其門。男女環而坐，華僑與安南浪客居其半，都無歲三十餘人。



，眉眉飛色舞，面紅耳熱，錢票羅陳于案上。中坐一胖大人，觀其衣裝爲華僑。手搖骰盒，意味濃甚。其二門更書曰：「入我殺門」旁有二聯，上聯爲「綸銀揭筒」下聯爲「直殺到尾」字句新奇，含義無限，此法國對於殖民地之良好政治也。街上紮台唱劇者，衣冠扮束一如我國所有。誠能如此，中國在安南之文化，永不能消滅也。

十二日。渡橋，入我國國境，河口上車。自覺人民商戶，胥是自家風味也。男人皆瓜皮小帽，婦女則戴帽箍。間仍有安南住戶。路上警察，身體均甚孱弱，面上若有烟容。我國不乏身軀偉大之人，奈何不選拔，而啓人輕視之心。昨日所走路，有山，而山在草木中。而今日則有山有水有樹木也。山多石，險峻盤曲，車行維難，故鑿洞以過，洞窟相續。樹木亦夥，溝壑處，翠碧成簇，條條有序，流泉下奔，環紋頻遞，白沫積疊如雪。山上鋪雲，縷縷若絮，橫抹極巖。下者圍圍，漸墜于谷。條痕不滅，有類輕烟。漸深入，人家漸多，阡陌交通，農村連綿可

見，雅不寂寞。七時許，到開遠，開遠滇南之重鎮也。尋得旅館後，上街上，發現回教飯館，衆心快慰。方余等與其堂櫃談話，一婦人作驚奇之狀曰：「君等得毋爲親戚耶？」余等曰：「然。」彼等頗歡迎，極爲招待。回教乃一家，無貧富階級之分。平津一帶，回民至稱爲朋友，河南以西，直至西北各省，人民至稱爲「老表」，意卽爲彼此爲中表表親也。此地則直稱爲親戚，更爲澈底也。乍由刁猾人民之雲南來，覺此地民風甚爲樸厚。言語腔調，行動表現，何階類陝甘人之甚也。入一說書館，聽書者甚夥，恬然若太平之民，不得戰時景像。

十三日。破曉離開遠。路上雅不寂寞。村落屢見，且多磚瓦之屋。山多草木，漸黃。猶有丹葉滿樹者，頗美麗，始知此地有秋意。山轉多，高可廢天。車轡上甚緩。山洞仍相續。中途有車毀于路上阻不能行。復移到倒子他車，費時甚久，疲殆甚。抵昆明已夜間八時許。

車站上歡迎者，有明德中學（回教中學）學生，各清真寺教長，徐君廣裕，楊君珍。入昆

明市，回教俱進會會長馬伯安君已代覓旅館并於旅館相候甚久，極表歡迎之意。

十四日。所住旅館爲回教人開設者，名護國旅館。并爲余等特作飲食，頗稱便利。上午。沙竹軒納阿衡來訪，徵詢各回教團情形甚詳。關於回教民族都已趨于復興之途，回教光明，又將重放。二阿衡欣勞不已。下午。赴省府謁龍主席。不得見。繼答拜昨日車站上之歡迎者。天暮始返。省府副信處送函來，謂明日下午一時半，龍主席將會見余等于大客廳。七時許，馬會長伯安偕衆鄉老來，頗致歡迎之意。

十五日。下午一時半，拜晤龍主席。相談甚久。主席對於近東各回教團軍事政治及經濟情形，徵詢甚詳，頗感興趣。最後關於抗戰，主席縱論激我情形瞭如指掌，我之前途，極爲樂觀。并表示滇省軍民，正準備力量，伺仇敵愾。本人曾聞古代不乏忠臣烈士，守土殉難。今日之抗戰，只聞有以死報國之縣長，未聞有殺身舍生之主席，言之何勝浩嘆。滇省前於其黨侵入時，曾有四縣長死於職，此種精神，當能繼續。總之，吾人只知守土有責，決不以尺寸與人云。滇省向重實作而不宣傳。又以遠在邊疆，風氣隔絕，國人對其缺乏認識，然台兒莊一役，

漢軍之耐苦戰，乃爲社會所知，國難期間，方足以表現其力量云。所住旅館狹隘不能作事。諸主席并指定幽僻地點，爲本團辦公之用。皆極可感。自亮臣先生荳園白珍君請午餐，菜肴均雲南製法，頗類北平味道。金箴武先生請晚餐於西城樓。此飯館爲保定回民底社開業者。回教中較好者也。

十六日。納爾瀨先生請午餐。作陪者多本市回民士紳，席間相談頗洽。下午二時許。聯合大學（北大清華南開）與雲南大學之回教學生假清真大學歡迎本團，到會南大之學生三十餘人。明德中學學生三十餘人。俱進會會長馬伯安沙竹軒阿衡。孝先羅東與錦章均有演說，關於各回教國之復興運動，回教民族之聯合，國內回民之動向，發澤甚多，聽衆頗感興趣。青年之精神尤爲奮發云。六時。馬會長伯安請晚餐。

十七日。李傑侯老先生雲南之昭通人，畢生致力宗教與教育事業。今亦作客於昆明。本團來滇，老先生極表示欽愛。數相會，頗有所發揮，關於回民教育與經濟，尤有特別見地。同人莫不讚佩。今日晨起，摩邀余等吃牛菜余等乃以都是客居爲之辭謝不可得。席間更有鐵保二君作陪，老先生介紹，謂爲昭通之回民領袖人物。赴馬子靜先生晚宴後，出席明德中學歡迎會。

。出席之阿衡鄉老與學生，共二百餘人。本團同人均有演說。茶點後散會已夜十二時矣。

十八日晨八時。納明安阿衡請早餐。昆明市曾經轟炸，人民多已向四鄉疏散。然外客來者，有加無已。街上之人物，形形色色，頗有意味。有著紅戴綠之鄉間人，有鬘髮裸臂之時裝女子，相差懸殊，爲他地所未見。昆明人生活程度甚低，民風古樸。然自外客來，物價激增，漸染奢侈之風。貧戶致被迫居鄉間。雲南軍分核唐主任繼麟派人來，接洽本團借用軍校另院地點辦公事。孝先世明同往軍校拜訪唐主任。相談甚洽并表示極願幫忙。龍主席指定之地點，房屋頗寬敞，且極清潔，較之旅館，幽靜多多矣。

本團在昆明受回教全體之歡迎，由王團長講說訪問近東之經過及其效果。本擬在昆明製作總報告書，旋以重慶回教協會電催速返，乃於二十八年一月廿五日由昆搭乘飛機返抵重慶。備受回教民衆及各團體之歡迎，輿論報紙之稱贊。錦章適於此時臥病，診治於醫院。王團長製作總報告書，由張覺源王世明助理。致函訪問各團人士表示謝意。致五月中旬事務完畢，訪問工作，乃告結束。（完）